

虎山行（新派俠情倫理傳奇故事）隆中客・著

王子爭權，富貴奪美，導致一場波詭雲譎的殺劫，佈局奇特，節奏明快，英雄肝胆，兒女情懷，躍然紙上，是一篇娛樂性與警世意味並重的佳作。

$3.50

1135

編者話

暌別本刊讀者一時的東南亞名作家古龍先生，很快將有最新作品與各位見面了。﹂飛刀，又見飛刀﹂是他兩年來的第一部創作，亦是讀者們兩年來渴望先睹爲快的一部作品。

﹂飛刀，又見飛刀﹂這個故事，與﹂李尋歡﹂，﹂小李飛刀﹂都有很密切的關係，但與前一部﹂小李飛刀﹂却有完全不同的獨立發展。

古龍的作品，素以神秘、傳奇、多變、刺激見稱，主角人物均富俠義精神，早已深嵌讀者腦海中。﹂飛刀，又見飛刀﹂快將在本刊連載，敬希留意

**　　**　　**

巨型小說今期刋出是隆中客作品——﹂虎山行﹂。這是一篇集倫理、俠情、且深具警世性的好小說，故事開始由王子爭權，貴冑奪美而引起了一場大劫殺事件，過程十分曲折，刺激緊張兼而有之。

**　　**　　**

龍乘風在下期將有一部以民初作背景的巨型小說刋出，﹂龍虎灘﹂是描述當年弱肉强食的社會中所發生的驚人事件，主角人物林林種種，連環火併，陰謀互逞，到底鹿死誰手？未到結局難以逆料。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81.00
　　　　　一年港幣＄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87.00
　　　　　一年港幣＄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00.00
　　　　　一年港幣＄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113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明知山有虎　偏要入山擒

型俠義傳奇故事

虎山行

隆中客・文
盧　令・圖

是綠肥紅瘦的初夏。

雨後的後花園，更是滿眼一片清新的嫩綠，令人心曠神怡。

一位倩裝中年美婦，正悄立窗前，默然沉思着。

她，約莫三十五六歲的年紀，臉蛋嬌美，皮膚白皙，尤其難得的是，身材還保持花信年華的少婦一樣的苗條，襯托上那一身裁剪適宜的青色衫裙，更顯得清麗脫俗，有如一枝水仙。

由外表粗看，她，好像是正陶醉在目前這美妙的風景中。

但仔細瞧瞧，却顯然不是那麼回事。

因爲，她的俏臉上、美目中，却籠上一片濃得化不開的憂愁。

那兩道秀眉，更是時而緊蹙，時而高挑。

眞箇是：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又上心頭。

究竟是甚麼事情，使得她如此苦惱的呢？



良久過後，只見她一挫銀牙，仰首幽幽地一嘆，道：「這畜生，甚麼女人不好玩，爲甚麼偏偏要去捅那馬蜂窩，自找麻煩。……」

她背後傳來一串滿含幽怨的語聲，道：「娘，不是自找麻煩，是自尋死路。」

隨着話聲，一位約莫雙十年華的紅衣少婦，徐徐地走向中年美婦的身邊。

那紅衣少婦也很美，但由臉部輪廓判斷，她們之間不可能是母女關係。

不可能是母女關係，而又叫中年美婦爲「娘」，那就該是婆媳，或者是義母女的關係了。

那中年美婦伸手搭在紅衣少婦的香肩上，雙雙苦笑着長嘆出聲。

中年美婦忽然沉喝一聲：「誰？」

那紅衣少婦立時搶先答道：「是呂總管……」

室外也傳來一串清朗語聲，道：「啓稟夫人，屬下呂文才告進。」

語聲中，一位身着青色長衫的漢子，緩步而入，並向中年美婦和紅衣少婦的背影躬身施禮，狀極恭敬。

這位呂總管呂文才，約莫四十出頭年紀，身材頎長，面相清癯，算得上是一表人才，而且還有幾分書卷氣息。

兩位女主人仍然面對窗外。

那中年美婦頭也不回地問道：「甚麼事？」

呂文才恭聲答道：「回夫人，關于少主的案子，屬下方才想起了一個解救的法子。」

兩位女主人霍地轉過身來，那紅衣少婦並搶先問道：「是甚麼法子？」

呂文才道：「回少夫人，咱們去找古大俠，一定可以馬到功成。」

那中年美婦道：「古大俠是誰？」

呂文才道：「回夫人，古大俠就是『千面殺手』古劍，也有人叫他做『冷面書生』。」

「怎麼我沒有聽說過？」

「夫人，自從主人去世之後，您一直閉門謝客，不再過問江湖中的事，屬下也不敢有瀆清神，自然沒聽過古劍這號人物呀！」

那中年美婦苦笑道：「有道理，好！你且說說看，那古大俠是怎樣的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說完，並與那紅衣少婦相偎着坐了下來，並擺擺手道：「請坐。」

「謝夫人！」

呂文才的禮節很周到，躬身施禮之後，才在一旁的錦墩上坐了下來，而且是目不斜視，甚至是眼觀鼻，鼻觀心地道：「夫人，這些年來，您雖然不過問江湖中事，但對於武林第一奇人『黃山俠隱』天龍子，當還記得？」

「當然記得。」中年美婦接問道：「難道你說的古大俠就是天龍子的徒弟？」

「正是。」

「來頭是眞不小。」

「古大俠的夫人江小玉的來頭，也同樣的不小哩！」

「那又是怎樣的來頭？」

「是白石庵主和金花鬼母兩位武林奇人的徒弟，身兼正邪兩派之長。」

中年美婦道：「呂總管，有一點你必須了解，虎父可能生犬子，明師未必出高徒。」

呂文才道：「夫人言之有理，但屬下所說的這兩位可的確是明師高徒，四個月前，消滅修羅敎的那一番盛況，至今還是武林同道們茶餘飯後的談笑資料哩！」

中年美婦輕輕地一嘆道：「我相信你說的都是實情，但你要明白，你少主所犯的案子，不是憑武力可以解決的。」

呂文才道：「這一點，屬下知道，如果武力可以解決，就憑夫人您一個人的力量，就綽綽有餘，用不着去求人了。」

「那你爲何還提議找甚麼古大俠？」

「因爲，古大俠除了武功超絕之外，朝廷中還有極具權勢的奧援。」

「那是誰？」

「當今皇叔恭親王。」

中年美婦美目爲之一亮，道：「恭親王的確是極具權勢的人物，有時候，連當今皇上也不得不賣他的賬。」

接着，又注目問道：「古大俠跟恭親王是甚麼淵源？」

呂文才道：「古大俠是恭親王的布衣朋友，也是忘年之交。」

「古大俠多大年紀？」

「二十三四歲。」

「還這麼年輕？」

「他是天龍子前輩的關門徒弟呀！」

中年美婦道：「據我所知，恭親王已經是五十出頭的人了，又怎會跟一個毛頭小夥子的江湖草民訂交？」

呂文才道：「因爲，古大俠是恭親王的救命恩人。」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約莫是一年半以前，有刺客向恭親王行刺，于生死一髮間，被適時路過的古大俠救了下來。」

中年美婦道：「救命之恩，形同再造，這份交情，的確是够深的了。」

呂文才道：「所以，只要能找到古大俠，屬下胆敢保證，少主的案子一定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中年美婦沉思着道：「話是不錯，只是，咱們跟古大俠非親非故，又素昧平生，人家會管這閑事嗎？」

窗外忽然傳來一串清朗語聲道：「大丈夫有所不爲，有所當爲，作爲一個俠義道中人，如果只因爲『非親非故，又素昧平生』，就不肯過問人間的不平，那麼，『千面殺手』古劍，就不配被稱爲『古大俠』了。」

那是一位面貌很普通，中等身材，年約二十三四歲，身着白色長衫，腰懸長劍的年輕人，也就是四個月之前，使得修羅殺手一夕之間，冰消瓦解，而更加名震江湖的『千面殺手』古劍。

但室內的三位，顯然都不認識古劍。

他們都睜着充滿訝異的雙目，注視着他侃侃地說完之後，才幾乎是同時發問：「閣下是誰？」

古劍含笑答道：「在下古劍。」

呂文才目光爲之一亮，道：「就是名震江湖的『千面殺手』古劍大俠？」

「不錯。」

「眞的？」

「如假包換。」

室內的三個人六隻眼，一齊在古劍的周身上下溜轉着，一時之間，都沒開口。

古劍又笑問道：「諸位心中，是不是都有『見面不似聞名』之感？」

那紅衣少婦搶先嬌笑道：「是有那麼一點兒感覺。」

古劍道：「是由于在下貌不出衆，語不驚人？」

那紅衣少婦道：「不是。」

「那麼，是哪一點不對勁呢？」

「方才，咱們呂總管正談到你閣下，除了『千面殺手』之外，還有一個『冷面書生』綽號。」

「不錯。」

「可是，現在，你一直笑口常開，一點也不冷嘛！」

「哦……原來妳說的是這個。」古劍禁不住啞然失笑道：「那是由于現在在下正是新婚燕爾，喜上眉梢，想冷也冷不起來呀！」

也直到這時，呂文才才含笑說道：「古大俠于新婚燕爾中不請自來，那眞的太好了，太好了。」

古劍却笑了一下，說道：「恐怕不太好。」

呂文才一怔，道：「此話怎講？」

古劍道：「閣下不妨多想想看，你們正想請我幫忙，我就適時出現在你們眼前，世間會有那麼巧得不可思議的事嗎？」

呂文才道：「這個……難道說，此中還另有文章？」

「不錯。」

「那是怎樣的文章呢？」

那中年美婦也含笑說道：「古大俠，咱們隔着一個窗兒說話，不但不是待客之道，也太不方便，能否請入內待茶，以便詳談？」

「謹遵芳命。」

古劍朗笑聲中，已穿窗而入。

這是這幢巨宅中面臨後花園的一間小花廳，陳設豪華而不失典雅，加上四周窗戶洞開，清風徐來，置身其中，別有一番舒適的感覺。

雙方分賓主入座，由使女獻過香茗之後，古劍才含笑說道：「很失禮，在下還沒請教諸位尊姓大名。」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但當諸位聽過在下的補充說明之後，就不會以此見責了。」

呂文才拈鬚微笑道：「即使古大俠不加以補充說明，咱們也不敢責備古大俠失禮，因爲，方才，古大俠還沒請教『尊姓大名』的工夫。」

「多謝諸位的諒解。」古劍正容接道：「其實，在下來此之前，已經知道諸位的來歷，尊姓大名，以及此間所發生的事故了。」

三位做主人的面現訝容，却誰也沒吭氣。

古劍徐徐地接道：「這兒主人姓劉，名大山，是京城中數一數二的大戶，去世已經三年，對不對？」

對方三人默默點首。

古劍又道：「這位夫人姓文，芳名素媚，爲峨嵋派傑出的俗家弟子，過去是劉老爺子的繼室，現在是這兒的主人。」

那中年美婦含笑點首道：「不錯。」

古劍又向那紅衣少婦道：「這位少夫人是這兒少主劉小山的元配，姓白，芳名敏芝，也是出身武林世家。」

那位紅衣少婦也含笑點首說道：「是的。」

古劍的辭鋒轉向呂文才：「閣下姓呂，名文才，是這劉府的總管。」

呂文才點點頭，沒接腔。

古劍道：「劉家世代經商，不諳武功，你呂總管也不諳武功。」

呂文才點首笑道：「在下殺過雞。」

「很有勇氣。」古劍一本正經地接着道：「我想，你也一定還踏死過不少的螞蟻。」

白敏芝禁不住爲之「噗哧」笑出聲，文素媚却是掩口媚笑。

文素媚一笑之後，又立即正容問道：「古大俠，對於寒家，您還知道一些甚麼呢？」

古劍道：「我還知道令郎劉小山吃上了風流官司，目前正關在九門提督的大牢中。」

文素媚點首長嘆。

古劍又道：「據我所知，這一宗風流案的女主角，也就是九門提督貝銘貝大人的六姨太，如果不速謀解救良策，令郎生命勢將不保，影响所及，不但劉家偌大家財乏人繼承，香火也會斷絕。」

一頓話鋒，又注目問道：「這些，都沒說錯吧？」

「沒錯。」文素娟苦笑反問道：「這些情節，古大俠如何知道的？」

古劍却是答非所問地笑道：「諸位都知道，我有一個『千面殺手』的綽號，但我有我的原則，那就是不殺好人，而且要求的代價很高……」

對方三人顯然不明白古劍爲何忽然說出一段題外話，而爲之一齊現出困惑的神色。

古劍却狀如未覺，娓娓地接道：「作爲一個半職業性的殺手，爲錢可以殺人，當然也可以爲錢而救人。」

接着，他淡淡地一笑道：「在下此行，就是爲了爲錢救人而來。」

文素娟美目中異彩一閃，道：「就是爲了救小犬而來？」

古劍含笑點首道：「不錯。」

文素娟道：「那太好了，古大俠需要甚麼代價，請儘管直言。」

古劍說道：「不！已經有人付過酬金了。」

文素娟訝問道：「是誰付的酬金？」

古劍道：「不知道，我所收到的，只是一封信，信末沒署名，有關貴府的情況，也是那封信中告訴我的。」

文素娟道：「那人付過多少酬金？」

古劍道：「白銀一兩。」

呂文才插口訝問道：「古大俠僅僅爲了一兩白銀，就趕來救人？」

古劍道：「難道不可以？」

呂文才訕然一笑道：「當然可以，當然可以，而且，站在敝東的立場，更是無任歡迎，無比感激。」

文素娟立即接道：「而且，古大俠也知道，寒家薄有資財……」

說到這裏，她忽然訕然一笑道：「古大俠請莫誤解，我的意思決不是炫耀我的錢財。」

古劍道：「我明白，文夫人的意思是想說，事成之後給我一筆大大的酬金。」

文素娟含笑點首，說道：「正是，正是。」

「那我先謝了。」古劍正容接道：「錢，固然是人人喜愛，也人人都不嫌多，但我古某此行，決不是想獲得貴府的巨額酬金而來，也不是爲了那個不明來歷的人所預付的那一兩白銀的酬金而來。」

文素娟的美目睜得大大的問道：「那麼，古大俠此行究竟爲了甚麼？」

「好奇。」

「好奇？」

「是的，那個不明來歷的人所寫的信中，除了說明貴府情形和簡略的案情之外，還說：『古劍，聽說你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物，對于目前這一件很平凡的案子，應該是易如折枝，馬到成功。但我敢跟你賭一兩銀子，除非你不插手，否則，不論你能不能擺平這件案子，今後，江湖上決不會再有『千面殺手』古劍這號人物。」

他，一頓話鋒，又笑問道：「三位請想想看，如果三位中任何一位站在我的立場，是不是也會同樣的好奇？」

呂文才搶先笑道：「是的，不但好奇，也絕對不服氣。」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古劍含笑接道：「所以，儘管我明知可能是一個陷阱，也只好硬着頭皮向裏面鑽。」

文素娟微顯不安，却是很誠心說道：「古大俠，雖然我很希望你能對小兒義伸援手，但如果讓你陷入別人的陰謀陷阱之中，却……」

她「却」了半天，沒接下去。

古劍含笑代她接了下去，道：「讓妳心中殊感不安，是不是？」

文素娟點點頭道：「是的。」

古劍道：「文夫人大可不必感到不安，因爲，這固然可能是對付我的一個陷阱，但也可能是有人跟我開玩笑。總而言之，一句話，爲了令郎的生命，也爲了替我自己爭口氣，這件事，我是管定了。」

「好！」呂文才拇指雙翹地笑道：「見面更勝聞名，古大俠不愧是義薄雲天，豪氣干雲的鐵錚錚漢子。」

古劍道：「還有嗎？」

文才呂道：「有，在下代表敝東先致，最衷誠的謝意。」

古劍說道：「呂兄別只是口角春風，已經是晚餐時間了，還是先請我祭祭五臟廟吧！」

「失禮，失禮。」呂文才連聲歉笑：「待會，在下自罰三杯。」

文素娟也歉笑道：「只是事先不知古大俠大駕光臨，臨時湊合的濁酒粗餚，請莫介意。」

古劍笑道：「古某人是一個浪跡江湖的浪子，一向是隨遇而安，不求享受，但我也深信，貴府的便餐絕對差不到哪裏去的……」

不錯，儘管是臨時凑合的便餐，還是少不了一般人難得嘗到的山珍海味。

一頓豐盛的晚餐，吃得賓主盡歡。然後，爲了了解劉小山跟九門提督貝銘的六姨太通姦的詳情，古劍並跟文素娟做了一次單獨的詳談。

當他們的詳談結束，古劍起身告辭時，窗外忽然傳來一聲慘呼。

古劍臉色一變之下，幾乎沒經過大腦攷慮地，立即穿窗而出。

此時夜幕早已深垂，但古劍目光如炬，于穿窗而出後同時，已看到約莫十五六丈外的一株桃樹下，有人濺血橫屍。

死者是劉府的園丁，致命傷是一把匕首，插在心臟部位，深沒及柄。

桃樹的樹幹上還釘着一張素箋，上面潦草地寫着：

「古劍，你走到哪兒，哪兒就有人喪命，信不信由你。還有，在下在陶然亭恭候大駕，如果有種，今夜三更，歡迎準時赴約。」

古劍看完之後，扭頭向一旁的文素娟笑道：「文夫人好俊的輕功！」

原來文素娟也是緊跟在古劍之後，穿窗而出的，與古劍不過是前後之差到達現場。

在輕功方面，能與古劍趕個前後脚之差的人，當然決非泛泛之輩。

所以，目前古劍所說的話，不是溢美，而的確是由衷之言。

不過，此情此景之下，讚美對方的輕功，好像有點兒不合時宜。

但文素娟却好像沒聽到這些，只是蹙眉苦笑道：「古大俠，非常抱歉，……」

古劍截口說道：「不！該道歉的是我，因爲，如果我不到這兒來，貴府的這位園丁，就不會喪命。」

誰能否定古劍說的不是理呢？

誰又能否定古劍說的不是歪理？

因此，文素娟一時之間沒法回答，而只好報以苦笑。

古劍劍眉一揚，又道：「文夫人，到目前爲止，這件案子已經好像是我古劍自己的事了，所以，妳大可不必有甚麼歉疚的想法……」

不等對方接腔，又立即正容接道：「文夫人，現在，妳甚麼都不用說，有關令郎的事，我想，快則一天，遲則三日，當有佳音回報，告辭。」

話落，長身而起，在夜空中劃上一個美妙的半弧，一閃而逝。

× × ×

陶然亭在天安門內之南下窪，原址爲遼金時代的慈悲庵，清康熙乙亥，郎中江藻在此設亭，採白樂天詩：「更待菊黃家釀熟，與君一醉一陶然」，而命名爲「陶然亭」。

亭上有聯云：「十朝名士閑中老；一角西山恨有青。」頗富逸氣。

在京城中頗負盛名的香塚，就在陶然亭東北不遠處。

朦朧月色下，塚旁石碑上那「浩浩愁，茫茫刼，短歌終，明月缺，鬱鬱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滅，一縷芳魂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爲蝴蝶」的字跡，清晰可辨。

現在，古劍就卓立在石碑前，目注那石碑上的字跡，默然無語。

少頃，他背後不遠處忽然傳出一聲嬌笑，道：「眞想不到，名震江湖的『千面殺手』古劍，也是一位雅人，面對死亡約會，居然還有興緻尋幽探勝，發思古之幽情。」

語聲嬌甜，而且，對古劍來說，還好像有似曾相識之感。

但一時之間，他却想不起來，究竟是曾經于何時何地，聽過這樣的嗓音。

他沒轉過身去，也沒任何反應。

那嬌甜語聲又道：「喲！畢竟是見過大風大浪的人，够沉着。」

古劍還是沒任何反應。

那嬌甜語聲嬌笑道：「古劍，咱們也算是老朋友了，你應該聽得出我的嗓音來吧。」

古劍仍然沒轉身，却已開了金口：「是的，我已聽出妳的嗓音了，但是我不敢相信。」

「哦……」

「我不相信一個已經被廢除功力的人，還能够再度掀風作浪。」

「古劍，你未免太孤漏寡聞了，你要明白，死人復活，是不可能，但廢除功力的人能够東山再起，應該不算奇聞。」

「那麼，妳果然是鐵木燕兒了。」

古劍口中的鐵木燕兒，也就是四個月之前被古劍等人消滅掉的修羅教的公主。

如果古劍沒聽錯，那麼，鐵木燕兒的母親，也就是修羅教的教主鐵木青青，是否也已經死灰復燃了呢？

四個月之前，以古劍夫婦及師兄弟們爲首的羣俠消滅修羅教時，對于鐵木青青母女，並未加誅而只將她們的功力廢掉。

一個被廢掉功力的人，竟然在短短四個月的時間之內恢復功力，並再度在江湖上掀風作浪，可能嗎？

× × ×

那嬌甜語聲笑道：「何不轉過身來瞧瞧？」

古劍霍地轉身，目光一觸之下，楞住了。

因爲，俏立他對面五丈之外的，果然是被稱爲修羅教公主的鐵木燕兒。

暗淡月色下，鐵木燕兒不但嬌艷如昔，而且，比四個月之前更容光煥發。

她，似笑非笑地注視着古劍，道：「古劍，你看像不像？」

古劍凝注對方，沒接腔。

鐵木燕兒又道：「還是不相信？」

古劍苦笑道：「是的，我不能不相信事實，……」

鐵木燕兒櫻唇一動之間，古劍又道：「但我還得攷驗妳一下，才完全相信。」

鐵木燕兒說道：「很好，我也想攷驗你一下，看看你這四個月來，已有多少長進。」

話落，合掌三擊，只見一陣人影飛閃，古劍周圍已傲立着四個青布包頭，面色青慘的青色勁裝漢子，鐵木燕兒身邊，也多出四個同樣裝束，同樣臉色的人。

這八個人，由他們出現時的身法判斷，都是可以列入一等高手的人，年紀約莫在四至五旬之間。

由于他們那青慘的臉色，顯然都是戴着人皮面具。

不過，儘管他們的裝束、臉色都一樣，但手中的乒刄却並不完全一樣。

圍着古劍的那四個人，是兩個持劍，兩個持牛耳尖刀。

站在鐵木燕兒身邊的那四個，却是一刀、一劍、另兩人持鐵杖。

古劍精目環掃之後，目注鐵木燕兒笑道：「怎麼？妳不屑親自賜敎？」

鐵木燕兒嬌笑道：「只要你有本事殺掉這八個，我自然會親自出手。」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我知道你這位『千面殺手』雖然殺人無算，但有一個原則，不殺好人。所以，我特別提醒你一聲，跟着像我這樣的邪魔外道的人，絕對不會是好人，只要你有本事，儘管放手屠殺，我保證你一定會心安理得。」

古劍精目一轉，冷笑道：「妳眞顧慮得够周到。」

接着，目光環掃圍在他四周的四人，沉喝一聲：「請！」

那圍着他的四人，毫無反應。

鐵木燕兒笑道：「古劍，別客氣，你一發動攻勢，他們自然會有反應的。」

古劍沒接腔，只是冷笑一聲，揮劍進擊。

他使的雖然是一招很平凡的「橫掃千軍」，但平凡中却有着最不平凡的威力。

尤其是那一份快速，更令人目不暇給，就像是突然之間閃過的一道冷電。

以古劍的個性，自然不肯佔那先行進招的便宜。

所以，儘管他這一招「橫掃千軍」，由表面上看來威力無儔，實際上却是虛應故事的虛招。

但那四個青衣漢子也似乎看透了這一點，居然沉穩有如泰山似地，紋風不動，一任那森寒的劍尖以尺許之差，由他們的前胸掠過。

「好！値得我放手施爲，……」

話聲中，古劍身隨劍轉，還是那「橫掃千軍」的原招式。

招式雖沒變，但那劍尖上冒出的烝芒，却突然增長了一尺有奇。

此情此景之下，如果那四個青衣漢子還是紋風不動的話，那就勢將被斬腰了。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就當古劍的長劍上突然冒出尺許長的烝芒的刹那之間，那四個青衣漢子突然一齊疾退八尺。

一退之後，又立即疾撲而前。而且是採取上、中、下三路分進合擊的戰術。

那就是一個使劍的騰昇三丈有奇，攻古劍的頭頂。

另一個使劍的攻古劍的中盤。

兩個使刀的却以「地堂刀法」攻古劍的下盤。

這一個分進合擊的攻勢，固然算得上是別開生面，而那四個青衣漢子的身手之高，與招式的快速，奇詭，也的確够得上稱爲一流高手。

像這樣的攻勢，自然是企圖一舉殺掉古劍。

因爲，此情此景之下，古劍已沒有迴旋閃避的餘地，而只有放手硬拚一途。

一方面是由于沒有選擇的餘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對方存心險惡，其心可誅。

因此，古劍的反擊也絕不留情。

只見刀光似雪，劍氣森森中，一道矯如游龍的精虹電疾一閃，立即一切歸于靜止。

不！所謂「靜止」，也不過是那麼一刹那。

因爲，站在鐵木燕兒身邊的四個青衣漢子，已飛身向古劍撲了過來。

至于原先那四個，已在古劍那雷霆萬鈞的一擊中，立即斃命——兩個使劍的身首異地，兩個使刀的不但腦袋搬了家，而且一個失去一條左臂，一個被砍下一條右腿。

四個人都是連慘呼聲都不曾發出。

由這一點，也不難想見，方才，古劍那石破天驚的一擊，威力是如何的強，速度是如何的快。

× × ×

那新上來的四個，顯然比方才那四個還要強上一二籌。

尤其是那使鐵杖的兩個人，不但功力特强，而且使的竟然是少林寺的「達摩杖法」。

「達摩杖法」是少林寺中七十二般絕藝之一，而鐵杖又屬于重兵刄，使將起來，虎虎生風，別具威力，加上另外兩個一刀，一劍的配合，雙方惡鬥了十五招，還是難分勝負。

一旁觀戰的鐵木燕兒嬌笑道：「古劍，現在這四個，還算差強人意吧？」

古劍沒答話，只是冷笑一聲。

繼一聲冷笑之後，人已騰昇四丈多高，一式「蒼鷹搏兔」，俯衝而下，慘呼連連中，四個圍攻他的人，又全告了賬——兩個使鐵杖的，左胸插着一把飛刀，深沒及柄，使劍的一個被掌力震斃，使刀的一個被一劍穿胸。

片刻之間，現場中橫屍八具，而且，一具具死狀奇慘，令人不忍卒睹。

古劍俯身由兩具屍體中收回飛刀，鐵木燕兒又嬌笑道：「高明，高明！」

古劍沉聲說道：「別廢話，該妳親自賜敎了。」

鐵木燕兒嬌笑如故地道：「不忙，你且先瞧瞧，被你殺死的是一些甚麼人。」

「我沒興趣。」

「你一定會有興趣的……」

鐵木燕兒于話聲中，飛快地繞場一周，手中已多出八張人皮面具——揭自八個死人頭上的人皮面具。

這也就是說，那八個死人，都已現出了本來面目。

原來那八個死人中，三個使劍的是武當派的俗家弟子，兩個使鐵杖的是少林寺的俗家弟子，那三個使刀的却是八卦門中的高手。

這八位，都是他們本門中的傑出人物，在江湖上也都有頗爲响亮的名號，而且，他們也都是跟古劍或多或少有點兒交情的人。

因此，古劍目光一觸之下，如受電殛似地，當場定住了。

鐵木燕兒媚笑道：「要不要我介紹一下？」

古劍目光如電，凝住對方，沒接腔。

鐵木燕兒又說道：「現在，你有興趣了？」

古劍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氣，抑平心中的激憤之後，才冷笑一聲，道：「是的，但妳用甚麼手段控制他們的意志，我有興趣知道！」

鐵木燕兒道：「本門的姹女惑心術，脫胎于天竺的瑜珈術，却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瑜珈術只能短時間控制對方的意志，但姹女惑心術練到登峯造極時，却能使對方終身接受控制，我記得四個月之前，你好像曾經見識過，是不是？」

「我已經不記得了。」

「不記得不要緊，現在，你總算又開了一次眼界。」

「多謝！妳的姹女惑心術是否已經練到登峯造極了？」

「你說呢？」

古劍目光深注地道：「我說嘛！我要親自領敎一番。」

「很好！」鐵木燕兒嬌笑一聲：「接招！」

話出招隨，身隨招進，刹時之間攻出十八劍，將古劍逼退十八步。並媚笑道：「我這兩下子，還不算賴吧？」

「也不算怎麼好……」

古劍于朗笑聲中，揮劍反擊，也是一十八劍，將對方迫退一十八步。

而且，也不乘勝追擊，只是冷冷地一

笑道：「方才，我所說的領教，是要領教妳的姹女惑心術。」

鐵木燕兒道：「算啦！你是大行家，應該明白，這種屬于精神方面的功夫，當對方心理上有了準備時，是無效的，何況，四個月以前的經驗告訴我，像你這樣的高手，也不是施術的對象。」

「妳總算有自知之明。」

「所以，我跌倒了還能再站起來。」

「才給妳四兩顏料，就想開染坊。」

「我自己倒不覺得。」

「那我可以提醒你：雖然妳有自知之明，但今宵，妳却犯了高估自己的錯誤，妳要明白，高估自己，跟低估敵人一樣，都是兵家大忌。」

「啊……」

「妳好像是不相信？」

「我不是不相信，而是我這個人，從來不低估自己，更不高估敵人。」

古劍冷笑道：「所以妳才有四個月以前的一敗塗地，並有今宵的重蹈覆轍。」

鐵木燕兒笑問道：「你以爲，四個月以前的歷史還會重演？」

古劍道：「不錯，我有把握，在三百招之內，將妳生擒活捉。」

「活捉我幹嗎？」

「逼妳供出幕後那個見不得人的東西來。」

鐵木燕兒櫻唇微披，沒接腔。

古劍背後却傳出一串沙啞語聲道：「古劍，夜風不小，當心閃了舌頭。」

由語音判斷，那人已欺近古劍背後十丈距離之內。

憑古劍目前功力之高，敵人欺近背後十丈之內而未曾察覺出來，古劍內心的震驚，自不難想見。

但他外表上却是神色不動地，冷然問道：「你是誰？」

他不但神色不動，而且，連身軀都沒轉過來。

那沙啞語聲笑道：「够沉着，不愧是老江湖。」

古劍霍地轉過身來，沉聲道：「答我所問。」

傲立他面前的，是一個面色蠟黃，身着黃色長衫的中年文士。

可能是由于身着黃衫的襯托，在朦朧月色下瞧起來，更顯得黃得怕人！

因此，古劍一怔之下，又注目問道：「你戴了人皮面具？」

黃衫人含笑點頭道：「不錯。」

「也服過變音丸？」

「不錯。」

「你是我所認識的人？」

「唔……」

「那麼，我收回我方才的問話。」

「你並不太笨，知道我不會將眞實姓名告訴你，所以乾脆不問了。」

古劍目光深注着，沒接腔。

那黃衫人又道：「但我自己却必須告訴你，我是要將你留下來的人，也就是你方才對鐵木姑娘所說的『生擒活捉』。」

古劍笑道：「這話好新鮮。」

「我還有更新鮮的話。」

「說！」

「我要在百招之內，將你擺平。」

「不錯，這兩句話的確更加新鮮。」

黃衫人笑道：「我想，你一定不相信，是嗎？」

古劍說道：「如果你是我，你會相信嗎？」

黃衫人道：「我當然不相信……」

古劍冷笑一聲：「所以，不必再廢話，接招！」

「招」字聲中，一道冷虹已疾射黃衫人胸前。

黃衫人疾退丈外，同時朗聲笑道：「古劍，老子先讓你十招……」

古劍當然不會要對方禮讓十招，「唰、唰」地一連攻出十招虛招之後，才放手搶攻，並冷笑道：「老子不領情。」

黃衫人一面拔劍迎敵，一面笑道：「古劍，你够狂傲，不但對老子禮讓的十招不領情，連稱呼上也不肯吃虧，現在咱們只好在藝業上一分高下，看看究竟誰是老子了。」

就這說話之間，古劍的攻勢，有如長江大河似地，精妙絕招，源源而出。

但不論古劍的劍招如何迅速，如何精妙，黃衫人却顯得從容不迫地見招拆招，而且還拆得恰到好處，就像是對古劍的劍法非常熟悉似地。

這情形，自然使得古劍越鬥越心驚。

但也就當古劍越鬥越心驚之間，黃衫人又說出驚人之語：「古劍，你畢竟不過是天龍子的最小的徒弟，這套分光劍法的火候還不够，像方才那招『風起雲湧』，如果能够偏左半寸，一定可以在老子的衣袖上留下一點記號的。對了，像現在這招『電逐星飛』，速度方面，也還慢了那麼一點兒……」

試想想：像這樣的情形，古劍還能鬥下去嗎？

但事實上，古劍却不能不鬥下去。

名震江湖的「千面殺手」古劍，如果就這麼栽在一個還不知來歷的神秘人物手中，不但是笑話，他自己也不甘心。

古劍沒作聲，他的心中有甚麼打算，也沒法知道。

那黃衫人又道：「古劍，百招之數已過了一半，知道嗎？」

古劍這回開口了：「知道又怎樣？」

那黃衫人又道：「不怎樣，只是像現在這樣，已用不着一百招，八十招之內，一定將你擺平。」

古劍道：「如果八十招之內，擺不平老子呢？」

那黃衫人又說道：「老子立刻撒腿走人。」

古劍笑着說道：「這……太不公平了吧！」

那黃衫人又道：「難道你還想將老子留下？」

「老子正是這個意思。」

「作夢！」

他們雙方口中沒閑，招式上更是一招快似一招，也一招狠似一招。

到目前爲止，已經接近七十招了。

在這一段對話之間，古劍也一直處在被迫而節節後退的情況中。

由于那黃衫人熟悉古劍劍法的招式而穩佔絕對優勢，所以，他說古劍想要將他

留下來是作夢，倒也不算過份狂傲。

古劍冷笑道：「究竟是誰在作夢，馬上就有事實證明。」

那黃衫人也冷笑道：「別廢話，古劍，只剩下十一招了，將吃奶的氣力都使出來吧！」

就這幾句話的工夫，黃衫人已採取主動，攻出七招，將古劍迫退七大步。

而且，黃衫人使的還是古劍師門的「分光劍法」，不論是勁力的拿捏與招式之間的精妙變化，都好像要比古劍強上那麼一點兒。

但現在的古劍，對于這些好像已經是一點也不感到震驚了，儘管他還是不由自主地被迫而後退，却是神態自若地笑道：「你也別廢話，只剩下四招啦……」

「老子知道。」

那黃衫人的話聲未落，忽然發出一聲驚叫：「咦！」

原來古劍的左手已悄沒聲地發出三把飛刀。

那三把飛刀以「廻風舞柳」的手法，由黃衫人的背後繞了半圈，兵分三路，分別射向黃衫人的上、中、下三盤，而且是分別由三個不同的角度進攻——一取背後「靈台」大穴，一取右胸，一取小腹。

這是一次意外的奇襲。

只要是行家都明白：飛刀這玩藝，利于遠攻而不宜近戰。

像目前的古劍，于雙方短兵相接，生死決于俄頃之間發出飛刀，而且，發射的手法又如此神乎其技，可說是令人嘆爲觀止。

也所以，古劍這一出人意外而又神乎其技的奇襲，立即使那佔盡優勢的黃衫人大驚之下，不得不回劍自保，而一時之間給弄得手忙脚亂。

那黃衫人手忙脚亂的結果，雖然已經將三把飛刀擊落，但由于空門大開，古劍的長劍已如電掣地一閃而入，直刺他的左胸。

黃衫人除了熟知古劍的劍路之外，內力方面，也跟古劍不相上下，但此刻，却是一步錯，滿盤輸，而只有閉目等死的份了。

但就當黃衫人的生死一髮之間，只見寒芒一閃，「錚、錚」兩聲，古劍的青鋼長劍斷爲三截，那黃衫人已被托出丈遠之外，俏立古劍面前的是鐵木青青——四個月之前，被古劍等羣俠消滅掉的修羅教教主、鐵木燕兒的母親鐵木青青。

鐵木青青顯得容光煥發，而且也比以前更出落得妖艷了。

她身着青色衫裙，手持一枝紫光耀目的長劍，似笑非笑地斜睨着古劍，默然不語。

古劍撥弄着已只剩下三分之一的斷劍，自我解嘲地一笑道：「恭喜教主，賀喜教主，不但神功已經恢復，而且比四個月之前，更爲精進了。」

這時，那位倖逃一死的黃衫人，默然恭立一旁，好像連大氣都不敢出。

鐵木青青不理會古劍那似是捧她似是損她的話，却向那黃衫人沉聲問道：「知罪嗎？」

那黃衫人躬身說道：「屬下該死。」

「你是該死！」鐵木青青冷哼一聲，接叱道：「臨行前，教主對你的吩咐，都忘了。」

「小的不敢。」

「你自以爲熟悉古劍的劍法，就目空一切，如果本座遲來刹那，你還能活到現在嗎？」

「總護法救命之恩，屬下今後沒齒不忘。」

「救命之恩可以忘記，但教主跟本座所交待的話，却絕對不可忘記。」

「屬下記下了。」

「希望你以後能有功可以折罪，否則，教主面前，本座也沒法替你週全。」

鐵木青青不等那黃衫人接口，立卽向古劍笑問道：「古劍，方才，我本來可以一劍殺死你的，你信不信？」

古劍不加思索地，道：「我相信。」

「但我沒有殺你，爲甚麼，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告訴你，那是爲了四個月之前，你們那些自命爲俠義道的人，對我們母女沒有過爲已甚，我才特別放你一馬。」

「那麼，今後，咱們兩方算是兩不相欠了。」

「不錯，錯過今宵，我對你絕對不再手下留情。」

「以後的事，還難說得很，現在，先說眼前的……」

鐵木青青截口笑道：「我覺得眼前已經沒甚麼可說了。」

古劍含笑接道：「我說還有，比方說，方才妳以寶劍削斷我的普通長劍，雖然你已手下留了情，但我既不領情，更不服氣。」

鐵木青青道：「我不要你領情，也不要你服氣，方才我之所以沒殺你，不過是盡我做人的本份而已。」

古劍披唇一哂，道：「聽這語氣，還眞有點兒一教之主的風範，哦……對了，聽你們方才的對話，現在，妳已經不是教主了？」

鐵木青青道：「不錯，我現在是總護法……」

「是誰把你降級了？」

「跟你不相干。」

「跟我當然不相干。」

「現在，也不是過去的修羅教，是天香教。」

「哦……教主是哪位高人？」

「你很快就會見到他，古劍，如果我是你，我早就走了。」

「可惜妳不是我。」

鐵木青青俏臉一沉道：「古劍，如果你不想見到明天的太陽，我定成全你。」

古劍劍眉雙軒，朗聲道：「鐵木青青，眞是給妳四兩顏料，就想開染坊，告訴你，儘管妳方才仗着寶劍偷襲，佔了便宜，但我絕對自信，即使妳方才手下不留情，也殺不了我，不信就以妳的寶劍鬥我的半截斷劍，且看究竟是誰濺血橫屍。」

鐵木青青冷笑道：「很好！也很像一個威震江湖的『千面殺手』所說的話。」

她的背後忽然傳出一串陰冷語聲，道：「可惜妳却沒有一點長輩的風度。」

鐵木青青霍地轉身，只見十五六丈之外，一道黑影一瞬之間已到達她面前丈遠處。

那是一名身材瘦小，白髮蒼蒼，在鬢上插着一朵制錢大小的金花的青衣老嫗。

鐵木青青心頭一凜地注目問道：「妳這話是甚麼意思？」

古劍却向那青衣老嫗躬身施禮，道：「劍兒參見姥姥。」

青衣老嫗向古劍一擺手，道：「退過一旁。」

「是……」

古劍恭應聲中，青衣姥嫗精目中冷芒一閃，向鐵木青青冷笑道：「我老人家的話，妳聽不懂？」

鐵木青青也冷笑道：「就是不懂才問呀。」

青衣老嫗道：「妳忘了，妳曾經是武揚的姘婦，而武揚却是古劍的老丈人？」

鐵木青青道：「那早已過去了。」

青衣老嫗道：「那麼，就談現在的，現在，難道妳不是古劍的師伯姚百化的姘婦？」

鐵木青青身軀一震，沒接腔。

青衣老嫗又道：「所以，不論是過去和現在，妳都是古劍的長輩，不折不扣的長輩。」

鐵木青青仍沒作聲。

青衣老嫗一字字地沉聲說道：「一個長輩，以紫電寶劍偷襲晚輩，得手之後，還要說出一套似是而非的道理來，妳自己想想，還有一點做長輩的風度嗎？」

鐵木青青居然笑了起來！

她，抬手掠了鬢際青絲，又淡然一笑道：「雖然妳說的都是事實，但我還是不認爲我是古劍的長輩。」

青衣老嫗道：「說理由。」

鐵木青青道：「妳自己也承認，我跟武揚，姚百化都不過是姘婦的身份，不是正式夫妻，既然不是正式夫妻，就不構成做爲古劍長輩的條件……」

青衣老嫗截口冷笑道：「够了，我老人家沒工夫跟妳胡扯。」

鐵木青青笑道：「那麼請妳老人家說說自己的姓名來歷，這點工夫該有吧？」

青衣老嫗道：「怎麼？妳還不知道我老人家是誰？」

鐵木青青道：「妳老人家額頭上又沒刻字，我怎麼會未卜先知呢？」

青衣老嫗道：「我老人家雖然沒有額頭上刻字，但就憑方才古劍對我的稱呼，以及左鬢上的金花，妳應該心中有數。」

鐵木青青媚目一轉，「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妳老人家就是古劍老婆江小玉的兩位師傅之一，威震苗疆的金花鬼母？」

青衣老嫗哼了一聲，道：「妳總算開竅了。」

鐵木青青媚笑道：「我一向是後知後覺，請老人家多多包涵。」

金花鬼母道：「少來這一套，我不是臭男人，妳這套狐媚伎倆白費了。」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儘管妳已經是老大不小了，但在我老人家面前，却還是後生小輩……」

「是是……妳老人家說得有理。」

「聽好：我老人家不以大欺小，決定讓你們自己離去……」

「是是是……妳老人家很有長輩的風度……」

「不許插咀！」

「是！」

「回去告訴姚百化，他師門中的恩怨，應該去黃山找天龍子了結，不許跟小輩過不去，不許跟官家扯上關係，更不許濫殺無辜。」

「是！這些，我都記下了，」鐵木青青含笑接問：「老人家還有甚麼指示？」

金花鬼母擺了擺手，道：「走吧！我不想再說甚麼了。」

「妳老人家不想再說甚麼，我却想說得很哩！」

鐵木青青本來就一直是臉含媚笑的，現在，她俏臉上的笑意更濃了。

金花鬼母好像是楞了一下，道：「妳這話是甚麼意思？」

「小意思。」鐵木青青俏臉上的笑意一下子消失得乾乾淨淨，並疾如電掣地向金花鬼母原先藏身處，也就是約莫十五六丈外的一處叢中飛撲，並一下子抓出一個人來，才嬌笑道：「原來是妳這死丫頭在搗鬼。」

鐵木青青口中的「死丫頭」是一個青衣俠女，也就是古劍的老婆江小玉的使女董雙城。

鐵木青青這一意外的行動，實在太快速了，因而使得古劍，金花鬼母二人不但來不及採取救援行動也當場爲之楞住了。

金花鬼母一楞之後，立即沉喝一聲：

「放開她！」

鐵木青青笑道：「我會放的，但我之所以放人，不是監於妳老人家的金面，而是我一向做人的原則，我不會跟後生小輩過不去，更不會爲難一個下人。」

說完，她果然放了董雙城。然後，又向金花鬼母笑道：「妳老人家也該現寶相全身了吧？」

金花鬼母精目深注，沒接腔。

鐵木青青又道：「妳老人家眞不愧是『千面殺手』的老婆，易容術已達到無懈可擊的程度。」

「千面殺手」古劍的老婆是江小玉，而金花鬼母是江小玉的師傅。

現在，鐵木青青竟然這麼來纏不清，難道說目前的金花鬼母是江小玉所喬裝？

不錯，目前的金花鬼母是江小玉所喬裝的。

因爲，她已經自動以最快速的動作除了一切僞裝，現出她的「寶相全身」，並苦笑了一下，道：「高明，高明。」

婚後的江小玉，身材方面比四個月前好像豐腴了一點，也可以說，已經有點兒少婦的風韻了。

不過，由於一時之間還沒服過變音丸的解藥，所以，儘管她已恢復花樣年華的青春，和那宜嗔宜喜的俏臉，却還是操着「金花鬼母」那蒼勁的嗓音，聽起來令人有濃厚的滑稽之感。

至于古劍，顯然是早就知道這情況的，所以，他表現得神態自若，一派安詳。

鐵木青青淡淡地一笑道：「也許我還不夠高明，不過，從現在起，該稱老人家

的是我。」

「我不反對，」江小玉嬌笑道：「我已現出寶相全身了，妳老人家怎麼說？」

鐵木青青道：「不怎麼說，但你們小兩口可以放心，我老人還是堅守不爲難後生小輩的原則，但你得老老實實回答我一些問題。」

江小玉道：「我可以回答的問題，一定是老實話，但我要特別聲明，我之所以同意回答妳的問題，並不是怕妳爲難我們，妳要明白，現在的『千面殺手』，跟四個月以前又不一樣了。」

「如何的不一樣？」

「我自信，咱們夫妻聯手之下，我還想不起當代武林中的邪魔外道，還有誰能難爲得了我們。」

「小丫頭，光是咀皮子犀利，是不管用的。」

「別鬬咀了，讓我先問妳一些問題，可以嗎？」

「可以，」鐵木青青含笑道：「妳是不是想問我，是如何察覺妳的僞裝的？」

江小玉也含笑點首說道：「正是，正是。」

鐵木青青笑道：「我不妨老實告訴妳，方才，妳一現身就露出了破綻。」

「啊……」

「但我不能不佩服妳，年紀輕輕，居然能使出這種鬼點子來。」

江小玉沒接腔。

鐵木青青道：「方才，妳本來是想以令師的身份，並施展『千里戶庭，縮地大法』的絕頂輕功，將我一下子鎮懾住，對不對？」

「對。」

「以妳的年紀來說，不論妳有多少奇遇，也不可能練成『千里戶庭，縮地大法』的絕頂輕功。」

「唔……」

「但妳方才是趕鴨子上架，冒充令師的身份，不得不別出心裁，勉力一試。」

江小玉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沒有接腔。

鐵木青青又道：「於是，妳使出了吃奶的氣力，並要董雙城在暗中全力相助，才勉强完成方才那一晃就是十五六丈的壯舉。」

江小玉含笑接道：「對！一切有如目睹，我不得不又讚妳一聲高明。」

鐵木青青道：「現在，我老人家要指出妳一現身就露出破綻的事實了。」

話鋒一頓又起：「當時，妳的呼吸是比較重濁，也比較急促，儘管那種重濁和急促都很輕微，但是，却逃不過我老人家的法眼。」

江小玉苦笑道：「不錯，這是我百密一疏中的敗筆。」

鐵木青青道：「就因爲妳這一敗筆，引起我的懷疑，試想：令師跟天龍子，白石庵主齊名，是當代武林中有數的頂尖兒高手之一，怎會由于施展一下絕頂輕功就顯得呼吸重濁而急促……」

江小玉截口苦笑道：「所以，妳因生疑而凝神默察，而察覺到十五丈以外的董雙城？」

鐵木青青道：「不錯，而且，董雙城的呼吸，比妳更爲急促而又重濁，所以，儘管是相距十五丈以上，我都聽得清清楚楚。」

江小玉苦笑無言。

鐵木青青又道：「當時，儘管我已斷定妳這位金花鬼母是假的，却還不知道妳究竟是甚麼人……」

江小玉道：「直到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抓到董雙城之後，才確定是我冒充的？」

「唔……」

「好！現在，問妳想要問的吧！」

「我自然會問，」鐵木青青笑了笑道：「江小玉，妳別罵我得了便宜還賣乖，現在，我先要數說妳幾句：妳畢竟太年輕，想得也太天眞了。」

江小玉沒接腔，只是向一旁的古劍扮了一個鬼臉。

鐵木青青又道：「妳想想看，對我來說，四個月以前的教訓，難道還不够慘重嗎？」

江小玉道：「是够慘重。」

鐵木青青道：「那麼，我此番東山再起，又豈有不將令師等幾個老不死的干預預計在內之理，何況，天香教的主要敵人，就是黃山的天龍子，這些，妳已經早就知道了，是不是？」

「不錯。」

「那麼，妳方才假扮金花鬼母，還能對我發生甚麼鎮懾作用？」

不等江小玉接腔，又道：「既然發生不了鎮懾作用，豈非是證明妳太天眞。」

江小玉正容接道：「方才，我雖然是冒充家師的身份，但所說的話却是完全代表家師的意旨，希望妳能轉告姚百化。」

「我會轉告的。」

「現在，請趕快問妳所要問的，不然，我要告辭了。」

鐵木青青道：「我所要問的，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妳對本教的事，已經知道多少？」

江小玉道：「到目前爲止，我已經知道姚百化和師門恩怨，也知道他就是天香教的教主，也是妳這位總護法的相好。」

「妳是怎麼知道的？」

「妳忘了，我跟古劍成婚之前，曾經以『包打聽』的身份，到處招搖。」

「妳說的都是實話？」

「信不信由妳。」

「好！我姑且相信。」鐵木青青沉思着接道：「你們走吧！」

江小玉嬌笑道：「要不要我說一聲：『多謝老人家手下留情了』？」

鐵木青青沉聲說道：「丫頭，別油腔滑咀的，惹火了我老人家改變『不爲難後生小輩』的原則，對妳可沒好處。」

江小玉嬌笑如故地道：「好啦！我惹不起妳，逃總可以吧！劍哥，雙城，咱們走……」

「走」字聲中，三人同時長身而起，疾射而去。

目送他們離去的背影，鐵木燕兒不以爲然地道：「娘，爲甚麼不留下他們？」

鐵木青青笑道：「這叫做放長綫，釣大魚啊！」

接着，又苦笑了一下，道：「其實，

妳也明白，要想留下他們三個，可不是那麼簡單哩！」

× × ×

客棧的上房中。

斗室，孤燈，人兒三個——古劍、江小玉、董雙城。

桌上有剩酒殘餚，他們由陶然亭回到客棧之後，已消過夜了。

喝了點酒的江小玉，董雙城，俏臉上一片酡紅，燈光下看起來，使得古劍有比美酒更使他陶醉之感。

江小玉伸了一個懶腰，道：「我醉欲眠君且去。」

古劍苦笑道：「已經快天亮了，妳要我去哪兒？」

江小玉俏皮地一笑道：「自然是董雙城房中呀！」

那時候，丫頭使女都是隨同小姐陪嫁的。

董雙城雖然跟江小玉情如姊妹，但名義上畢竟還是江小玉的使女。

江小玉跟古劍成婚，董雙城自然也跟着陪嫁過來。

作爲姑爺的人，在習俗上，對於陪嫁過來的使女，不論是收爲偏房，或者是另行遣嫁，都有絕對的權力，可以爲所欲爲的。

由目前的情形看來，董雙城顯然已被古劍收爲偏房了。

× × ×

古劍苦笑如故地道：「小玉，妳怎能裝迷糊……」

江小玉也苦笑道：「這年頭，好人可眞難做，你跟雙城睽別將近兩個月，有道是：久別勝新婚……」

古劍也截斷她的話道：「小玉，現在是甚麼時候，妳還要開玩笑。」

江小玉道：「那……依你之見呢？」

古劍道：「方才，我提出一連串的問題，妳都說等吃飽後再說，現在，吃飽了，妳却裝起迷糊來。」

江小玉嫣然一笑道：「抱歉，我的確是够迷糊，你不提起，我已忘記了哩！」

「好！我只好重新問過，」古劍含笑接道：「方才，當妳現身之前，我聽到姥姥的眞氣傳音，所以，當妳出現時，我還以爲妳眞的是姥姥，但事實上妳這位姥姥却是假的，那麼，那眞氣傳音如何解釋？因爲，以妳目前的修爲，眞氣傳音絕對不可能達到十五六丈之外。」

古劍口中的「姥姥」，指的就是金花鬼母。

江小玉道：「那以眞氣傳音給你指示的，是我師傅。」

「當時，她老人家眞的到了那兒？」

「不錯。」

「那……以後——？」

「她老人家爲了引走姚百化，不得不先行離去。」

「姚百化當時也在場？」

「現在，你瞭解當時的危機了吧！」

古劍苦笑了一下，道：「還談不上了解，因爲，對於姚百化這個人，我才不過是由妳這位假姥姥口中，聽到了那麼一點兒。」

江小玉訝問道：「你竟然不知道有這麼一位師伯？」

古劍道：「恩師從來不曾跟我提過，我怎麼會知道？」

江小玉道：「那麼，就由我來告訴你吧！不過，我也是才由恩師口中聽到一個大概。」

古劍道：「『大概』也不要緊，總比完全不知道要好得多。」

江小玉沉思着道：「據我恩師說，令師祖大方眞人一共收了兩男一女三名弟子，兩位男的是姚百化和你師傅，女的最小，姓花，芳名萬枝……」

「好名字！」

「不但名字好，人更長得美麗大方，師兄妹三人中，她雖然最小，論武功却排第二位。」

「我師傅當然是排名第一？」

「不！論武功，令師排名第三，姚百化是排名第一。」江小玉輕嘆着接道：「你那位三師叔雖然美麗大方，武功也好，但她的命却實在不好。」

古劍訝問道：「此話怎講？」

江小玉道：「因爲，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被姚百化所施暴，因而羞憤自戕了。」

古劍身軀一震道：「會有這種事？」

江小玉娓娓地接道：「令師祖雖然是道教中人，作風却很開明，對於三個徒弟，既未強迫他們出家，更不干預他們的兒女情懷。」

她一頓話鋒，又道：「當時，令師和姚百化都對這位美而賢淑的小師妹展開追逐，但小師妹却是表面上對兩位師兄都保持若即若離的態度，暗中却將一縷情絲繫在二師兄也就是令師的身上。」

古劍若有所悟地「哦」了一聲。

江小玉接說道：「男女之間一涉及感情的事，那是最敏感的，花萬枝暗中鍾情於令師的情形，自然是逃不過姚百化的明察……」

古劍插口苦笑道：「於是，姚百化爲了造成既成事實，乃先下手爲强，來一個霸王硬上弓。」

江小玉道：「但他却沒想到，花萬枝性烈如火，受汚辱之後，竟然含憤而自殺了。」

古劍長嘆一聲，道：「以後呢？」

「以後，令師出了家……」

「我是說姚百化。」

「姚百化闖下這滔天大禍之後，自然是脚底揩油，逃之夭夭！」

「我師祖沒找他？」

江小玉道：「怎麼會不找，本來，以江湖之大，如果姚百化能隱姓埋名，安份守己，也很可能逃過你師祖的追踪，可是，他不此之圖，反而賊性難改，一而再，再而三地到處姦殺良家婦女，仗着一身所學，成了一個十足的淫魔。」

說到這裏，她忽然岔開話題，道：「劍哥，四個月之前，協助鐵木青青攪修羅教的麻鎭西，還記得嗎？」

古劍一楞，道：「妳以爲我的記憶力那麼差。」

「不差就好。」江小玉含笑接道：「麻鎭西具有練武的最佳資質，但姚百化的資質却比麻鎭西更勝一籌。」

古劍苦笑道：「所以，他的武功成就也高於他的師弟妹。」

「不但高於他的師弟妹，而且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如果稍假時日，他的成就一定高於你們的師祖。」

「會有這種事？」

「你不信？」

「我……我當然相信。」

江小玉一嘆：「如果沒有當年的『這種事』，也就不會有今天的糾紛啦！」

古劍道：「難道我師祖當年一直沒找到他？」

江小玉道：「找是找到了，而且，最初發現他的還是你師傅，當時，令師還幾乎丟了小命哩！」

古劍苦笑道：「當他亡命江湖之際，自然要拚命保護自己，何況又是情敵見面，份外眼紅。」

江小玉嬌笑道：「當年，如果不是你師祖及時趕到，今天也就不會有你這個傑出的『千面殺手』了。」

古劍說道：「當年，我師祖爲何沒殺他？」

江小玉道：「據我師傅說，你師祖是一位有名的好好先生，當時，儘管他老人家對姚百化的喪心病狂深惡痛絕，一方面却也深愛他的絕佳資質和武功成就，所以，擒下姚百化之後，不但沒殺他，連他的武功都捨不得廢除，只是將他囚禁於黃山天都峯的一個絕險的天然石洞之內，令他面壁思過。

「那天然石洞甚爲寬敞，却只有一個進口，進口封死之後，是沒法逃走的。

「你師祖的意思，是認爲讓他面壁若干年之後，會化解他的惡性，變化他的氣質。

「事實上，當你師祖仙逝之前，他也是表現得很不錯，而且，每當你師傅給他送食物時，也一再地向你師傅表示懺悔之意。」

「可是，就當你師祖仙逝後的第三年，姚百化忽然破洞而逸，不知所踪。

「當時，你師傅自然感到十分緊張，除了自己提高警覺之外，也暗中通知一些同道友好，包括我的兩位恩師在內。」

江小玉一口氣說到這兒，才停下來，舉杯飲了一口香茗，潤潤喉嚨。

古劍却有點迫不及待地接問道：「以後呢？」

江小玉又飲了一口香茗，才徐徐地道：「以後，一直到你我成婚之前，多年來都沒姚百化的消息，你師傅以爲姚百化在那段被囚禁的日子中已經大澈大悟，不再爲非做歹了，起初是暗中鬆了一口氣，慢慢地也幾乎將姚百化這個人忘記了。

「可是，就當三個半月之前，令師和家師等人替你我主持婚禮之後，家師於歸程中却偶然跟姚百化不期而遇，雙方並曾交手百招。」

古劍接問道：「妳所說的是哪一位師傅？」

江小玉有兩位師傅，一位是白石庵主，一位是金花鬼母，都是與古劍的師傅「黃山俠隱」天龍子齊名的，當代武林中的頂尖兒人物，也由於江小玉有兩位師傅，古劍才不得不有此一問。

江小玉道：「我說的是你叫『姥姥』的那一位。」

這是說，跟姚百化交手百招的是金花鬼母。

古劍接問道：「交手的結果，誰勝誰負？」

江小玉道：「表面上是平分秋色，但我師傅心中明白，當時姚百化並未全力施爲，至少還保留了兩成以上的眞力。」

古劍身軀爲之一震，道：「他會那麼厲害？」

江小玉道：「如果不厲害，他憑甚麼胆敢出來掀風作浪。」

接着，又笑問道：「你道那姚百化當時對我師傅說些甚麼？」

「我怎麼知道？」

「他說：『廖金花，現在，我不說難聽的話，但請妳轉告柏長青，如果他有甚麼得力助手，趕快去邀請，三個月之內，我一定親上黃山，取他的狗命』。」

廖金花與柏長青分別是金花鬼母與天龍子的本來姓名，但當他們成名之後，一般人却只知道金花鬼母與天龍子，而極少有人知道他們的本來姓名。

古劍蹙眉苦笑道：「這實在太過份了，我師傅跟他根本談不上仇恨啊！」

江小玉道：「當時，我也是這樣問我師傅，她老人家說，站在姚百化的立場，他是有理由的，他認爲，如果沒有你師傅，他這一生一定過得幸福美滿，多彩多姿，就由於有了你師傅，才毀了他的一生幸福，所以，他才將你師傅認爲唯一的强仇大敵。」

古劍長嘆一聲，沒接腔。

江小玉又道：「我師傅又說，人都是越老越固執的，如果年輕時受過某種打擊，則除了越固執之外，還越老越偏激。」

古劍苦笑道：「這麼說來，姚百化現在的作爲，倒算是很正常了。」

江小玉道：「不錯。」

古劍道：「那麼，他脫困已有多年，爲何直到現在才採取報復行動？」

「這問題，我師傅也問過。」

「他怎麼說？」

江小玉又岔開話題，道：「劍哥，方才，鐵木青青手中那枝紫色寶劍，你知道它的來歷麼？」

古劍苦笑過：「小玉，怎麼又將話題岔開了？」

江小玉嬌笑道：「山人自有道理，請先答我所問。」

古劍道：「我不知道。」

江小玉道：「那我可以告訴你，那是三百年前，一代奇俠紫陽眞人所遺留下來的紫電寶劍，姚百化被囚的那個天然石洞，也就是當年紫陽眞人修眞的洞府。」

古劍道：「我明白了，姚百化因禍得福，在石洞中獲得了紫電寶劍。」

「還獲得了埋劍處所生的一株兩百年以上的劍蘭。」

「姚百化的福緣，可眞不淺。」

「可惜不走正路。」

「當時，姚百化服下劍蘭，功力大增，於是仗着紫電寶劍，得以脫困？」

江小玉道：「姚百化當年仗着紫電寶劍脫困是不錯，但他所服下的劍蘭，却並

未因而功力大增。」

古劍訝問道：「那是甚麼原因？」

江小玉道：「這原因，姚百化自己也不明白，一直到他姘上鐵木青青之後，也就是修羅敎被咱們消滅之前的約莫半年光景，才由鐵木青青替他解開這個疑團。」

一頓話鋒，才嬌笑道：「誰也不會想到，竟然是你師祖在囚禁他時，在他身上的某一處偏穴上，暗中弄了手脚。」

古劍「哦」了一聲，道：「那一定是可以制止功力增進的穴道？」

江小玉道：「是的，由於姚百化資質特佳，你師祖深恐他面壁若干年後，賊性不改，而功力大增，到時候，一旦脫困，你師傅也制不了他，那還得了。」

古劍道：「我師祖竟不幸而料中了，但他老人家的那一招還眞管用，竟然連劍蘭的功效也給阻住了。」

江小玉道：「可是，老天爺也未免太會捉弄人，讓他姘上鐵木青青，却又是太不幸了。」

古劍道：「所以，事後，姚百化感恩圖報，連紫電寶劍也送給了鐵木青青，並協助她們母女恢復功力。」

「鐵木青青也投桃報李，將她的寶貝女兒也獻給姚百化。」

「眞是無恥之尤的狗男女！」

「對於鐵木青青母女來說，這實在算不了甚麼，過去，對我爹，對你二師兄，以及對麻鎮西，還不都是母女一同奉獻的嗎？」

「這些狗皮倒灶的事，不要再提。」

江小玉媚笑道：「你們臭男人就喜歡這樣的臭女人，所謂臭味相投，提提也滿有意思的嘛！」

古劍苦笑了一下，道：「小玉，別開玩笑，我還有問題。」

「好！問吧！」

「方才妳說，姚百化姘上鐵木青青，是在修羅敎被咱們消滅的半年之前？」

「唔……」

「那麼，當時，姚百化爲何不助鐵木青青一臂之力？」

「問得好，你要知道，當時，姚百化被你師祖所暗制的穴道乍解，正在閉門苦修，以期增加功力呀！」

「哦……」

「何況，當時的鐵木青青，氣焰萬丈，根本沒將咱們看在眼中，所以，也根本沒想到要姚百化助甚麼一臂之力。」

「有道理，有道理。」

「現在，你該明白，方才那個黃衫人，爲何會懂得你的劍法了？」

「是的，那是姚百化的徒弟，對了，那是誰，妳知道嗎？」

江小玉嬌笑道：「我又不是神仙，怎會知道？」

古劍笑道：「妳雖然不是神仙，却是包打聽呀！」

江小玉道：「好！爲了保全我這包打聽的金字招牌，最短期間內，我一定將他打聽出來。」

古劍沉思了一下，道：「小玉，對於姚百化復出的事，姥姥是否還有指示？」

江小玉道：「有，她老人家說，鐵木青青母女倆的事，由我們小輩負責，至於姚百化，我們做小輩的管不了，也毋需我們操心。」

古劍沉思了一下，道：「看來，這兒劉府的事，就是鐵木青青在幕後操縱？」

「唔……」

「這妖婦這樣做，目的何在？」

「我想，現在不用瞎猜，當務之急，是先將劉小山救出來再說。」

「也好。」

江小玉道：「那麼，我們該分手了，你去恭親王府，我和雙城自由活動，晚間在劉府碰頭。」

古劍注目問道：「妳好像已經胸有成竹？」

「目前還談不到。」

「我認爲，妳們還是調息一下再走，因爲，昨宵一晚沒睡。」

江小玉笑道：「我們幾時變成那麼嬌生慣養了，晚把不睡，又算得了甚麼？」

古劍正容道：「話是不錯，但京城是臥虎藏龍之地，可不能掉以輕心。」

「我知道……」

「尤其是雙城，她的武功可不能跟妳比……」

「放心，雙城也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了，這兩個月以來，我師傅已給了她不少好處哩！」

董雙城苦笑道：「小姐妳別說了，方才，給鐵木青青那妖婦一下子就抓住了，人家好難過。」

江小玉道：「那不是妳太差勁，是妳遇上的對手太高明了，所以，妳一點也不用難過，何況，那妖婦的行動，又是那麼出人意外。」

古劍正容說道：「總而言之，一句話，一切以小心爲上策。」

江小玉嬌笑道：「記下啦！我的公子爺，要不要我排儀仗恭送？」

古劍苦笑道：「既然妳那麼討厭我，那我馬上滾蛋就是！」

他是說走就走，連房門都懶得開，逕自穿窗而出，一閃而消失於圍牆上頭。

奪人之妻者　人亦奪其妻

天上神仙府，人間宰相家。

這是說，富貴人家的豪華生活，可以跟天上的神仙府媲美。

宰相府尚且如此，那麼，貴爲當今天子皇叔，深爲皇帝所倚畀，權傾朝野的恭親王府，其豪華的程度，自是更不在話下啦！

現在，恭親王就在他那既豪華，又典雅的小花廳中負手踱着步。

恭親王是一位年約五十五六，身材魁偉的漢子，儘管由於環境的薰陶，使他由外表看來，顯得不怒自威，但那種外表的不怒自威，却難以掩飾他臉上那一份濃得化不開的隱憂。

才天亮不久，這位一向養尊處優，目前炙手可熱的恭親王，爲何不窩在美人的懷抱中多享享艷福？却是滿臉隱憂，一個人在小花廳中踱方步呢？

× × ×

突然，恭親王停止他那無比沉重的方步，臉上的隱憂也一下子就消逝得乾乾淨

淨，代之的是一片心底發出的笑容。

使恭親王一下子轉憂爲喜的，是卓立小花廳門口的一位不速之客——古劍。

古劍向着恭親王抱拳長揖，並朗聲說道：「王爺大哥別來無恙？」

恭親王好像還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實。

他抬手揉了一下自己的眼睛，才一個箭步，衝到門口，一把拉住古劍的健腕，搖撼着笑道：「我的好兄弟，你眞是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我正在想你，你就及時趕了來。」

說話間，他已將古劍拉進了小花廳，並將其強行按坐在一張逍遙椅上，含笑接道：「兄弟，你是怎麼進來的？」

古劍笑道：「大哥，你又不是不知道，如果我有興趣，雖然是皇帝的禁宮，我也愛來就來，愛去就去，你這小小的恭王親府，能算老幾呀！」

恭親王一掌拍在古劍的肩頭，道：「好！快人快語，也只有我的好兄弟，才配發此豪語。」

不待對方接腔，又道：「兄弟，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是：你應該先通報的，好讓我到大門口去接你。」

「一位親王，去王府大門口接一個江湖草民，你不怕御史大人參你一本？」

「誰敢管我的閑事，我先摘掉他的烏紗帽。」

古劍神色一正，道：「王爺……」

「你忘了？叫大哥。」

「是！大哥，方才，你說，你正在想念我？」

「是啊！正想得要命，可是，我又沒法找你。」

「究竟是甚麼事？」

「唉，一言難盡。」恭親王苦笑道：「兄弟，你還沒有吃早點吧？」

古劍道：「不但沒吃早點，昨宵還一晚沒睡哩！」

恭親王道：「那麼，先吃早點，然後好好的睡一覺，等你睡足了，再慢慢的再談。」

古劍道：「大哥，對我來說，即使是三天三夜不睡，也不妨事的，先叫點心吧，咱們邊吃邊談。」

王爺的一聲吩咐，精美的點心立刻送了上來，還有熱騰騰的燕窩湯哩！

由於恭親王有着嚴重的心事，儘管他心目中的救星巳經不請自來，對那精美的點心，却還是提不起一點興趣而根本不曾動用。

但古劍却老實不客氣地吃了雙份還不足，將恭親王的那一份也照單全收，然後才拍拍肚皮，道：「大哥，五臟廟巳經塡飽了，說吧！」

恭親王沉思了一下，才娓娓地說出他的心事來——

原來恭親王之所以獲得當今皇帝的寵信，是皇帝于王子時期爭奪皇帝寶座時所建立的交情。

這也就是說，當今皇帝之所以能登上皇帝寶座，恭親王是最大的功臣。

當年跟當今皇帝爭取皇帝寶座的，是當今皇帝的兄長，如今巳被封爲寶親王——一位毫無權勢和地位可言的冷門親王。

當今皇帝繼位之後，當年替寶親王賣命的人，全部被殺掉，但其中最厲害的一個，却乘機逃掉了。

被逃掉的那個人，複姓皇甫，單名一個正字。

皇甫正本來是一個江洋大盜，武功高超，人也很機智，當年是寶親王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其實，皇甫正的機智，也是很正常的事。

如果他不機智，不可能成爲寶親王的得力助手，也不可能於事敗之後，別人都被殺了，而他却能獨自逃生。

不過，皇甫正雖然逃掉了，但他的家小却全部被殺，無一倖免。

當然，這些血腥事件，都是恭親王所一手促成的。

也因爲如此，恭親王經常躭心皇甫正這個亡命之徒會向他尋仇。

一年半以前，有人向他行刺，被古劍適時路過，將他由鬼門關口搶救回來。

後來，那個刺客嚼舌自盡，是否是皇甫正所指使，無從查究。

但恭親王的心中，却一直有一個皇甫正的陰影在威脅他。

昨夜，他躭心了多年的事，終於降臨了——他的枕畔出現一把雪亮的匕首，還有一幅白布血書。

儘管那血書上只有「血債血還」四個字，却令他觸目心驚！

而更令他寢食難安的，却是那血書上的署名，赫然是「皇甫正」三字。

皇甫正終於找上門來了！

昨夜，皇甫正明明可以取他的性命，爲何却沒殺他？

是爲了要他在死前多受點折磨、威脅？還是別有原因呢？

自昨宵到現在，他一直在想——想解開這個謎，想如何才能逃過此一刧。

當然，他也想到了古劍，眞的是「想得要命」。

但事實上，他的精神却白費了。

心中的謎團固然解不開，而有如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古劍，更是想找也無從着手了！

總算天無絕人之路，當他的精神快要到達崩潰邊緣時，古劍却突然出現在他的眼前。

這情形，只有一種情況可以比擬恭親王的心情——就像是一個即將溺斃的人，忽然抓住一根足以救命的木頭一樣。

× × ×

當恭親王說明這些之後，古劍也深感這事情的確是很棘手。

因爲，這不是憑個人武功可以解決的問題。

王府這麼大，皇甫正又是在暗裏，隨時隨地都可以發動偷襲的暗算，而他自己，連江小玉、董雙城一起算上，也只有三個可用之將，可說是防不勝防。

這是古劍心中的事，却不便表達出來以免更增恭親王的憂慮。

他沉思着道：「大哥，事情雖然有點棘手，但既然給小弟遇上了，一切自有小弟代爲解決，不過——」

恭親王連忙問道：「不過怎樣？」

古劍正容說道：「大哥，我只有一個

人，不可能隨時隨地都陪着你，何況，大哥的家小衆多，而敵暗我明，防不勝防，所以，我必須將你兩個弟妹找來……」

恭親王忍不住截口笑問道：「兩位弟妹都已到了京城？」

「是的，但是必須到晚上才能找到他們。」

「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同時，我也覺得，王府的侍衛，不但身手太差，人數也太少。」

「那……該怎麽辦？」

「我想，可以分兩方面同時進行，一方面由大哥立即進宮，請皇上加派大內高手協防……」

「這一點，我馬上可以進行。」

「另一方面……對了，大哥，王府中有沒有秘密而又堅牢的地下室？」

「有。」

「那麽，從現在起，大哥的家小，全都進入地下室去，並且派最親信的侍衛守護。」

「好！這也可以立即進行。」

古劍苦笑了一下，道：「大哥，現在，要說到我自己的事情了。」

恭親王訝問道：「你……你有甚麽問題？」

古劍道：「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不過，那是小事，微不足道的小事……」

接着，他將劉小山被關入九門提督大牢的案情，簡略地說了一遍。

恭親王聽完之後，不加思索地道：「我馬上下手諭，叫貝銘放人。」

「多謝大哥！」

「你連這也要多謝，那不是太見外了嗎？」

「不，不是太見外，這叫作禮多人不怪。」

「好！好一個禮多人不怪，來人！」

一名聽差立即出現門口，躬身請示。

恭親王沉聲接道：「準備文房四寶，請總文案，快！」

「是！」

不多久，文房四寶就送了過來。

恭親王才將給九門提督貝銘的手諭寫好，王府的總文案也到了門口。

王府的總文案姓張，名鐵心，是一位年約四旬上下的中年文士。

那時候的一位親王府的總文案，地位相當於現代機關中的秘書長，職權却比現代的秘書長還要大，公私事務一把抓，也等於是東主的軍師和管家婆。

張鐵心顯然是才由床上給「請」過來的，雖然是衣冠楚楚，那清癯的臉上，却還有胭脂的殘漬。

恭親王入目之下，不等對方開口，就蹙眉說道：「鐵心，這手諭請立即派人送給九門提督貝銘。」

「是！」

「還有，通知本府內眷，立即遷往地下室，並加派可靠人員，嚴加護衛。」

「是！」

張鐵心躬身一禮，正待轉身離去。

忽然一名宮女裝束的少女，氣急敗壞地飛奔而來，並邊走邊嚷叫道：「張爺，不好啦，出了人命呀……」

本來就由於他東主的一連串命令，給弄得滿腹疑雲，却又不便發問的張鐵心，不由臉色爲之一變之間，那宮女已手持一張素箋，到達張鐵心身前，大口大口地喘着氣道：「張爺，世……世子被……被人殺死了……」

世子是將來繼承恭親王王位的長子。

「世子被人殺死了」，這消息，對恭親王來說，等於一聲晴天霹靂。

因此，恭親王像發瘋似地竄出了門口，一把抓住那宮女，促聲問道：「妳說甚麽？」

那宮女說道：「王爺，世子被人殺死了！」

恭親王厲聲道：「是誰殺的？」

那宮女道：「不……不知道，王爺請……請瞧這個……」

她揚起手中的素箋。

恭親王一把奪過那素箋，只見上面潦草地寫着：

「老賊！現在，你該明白，昨宵我爲何不取你狗命的原因了，從現在起，我每天殺你一個最親近的人，殺光你滿門之後，最後才輪到你，我要你在死前受盡精神上的威脅和煎熬，老賊，你等着，我還有你意想不到的絕招來消遣你……」

素箋上沒署名，但不問可知，那是皇甫正寫的。

隨後跟上來的古劍，當然也看清了那素箋上的字跡。

因此，當恭親王看完那素箋之後，悲呼一聲，幾乎要昏倒時，古劍連忙將其扶住，並沉聲喝道：「大哥，你應該節哀順變。」

恭親王强振精神，慘笑道：「兄弟，我方寸已亂，要休息一下，然後進宮面聖，此間一切，請兄弟代我全權處理。」

古劍連連點首，道：「大哥請放心，小弟當全力以赴。」

恭親王又向一旁的張鐵心道：「鐵心，我跟這位兄弟所說的話你都聽到了。」

張鐵心恭聲道：「是的。」

恭親王道：「從現在起，我這位兄弟所說的話，就是代表我的話，本府上下人等，一體凜遵。」

張鐵心躬身說道：「卑職遵命。」

恭親王又向古劍叮嚀道：「兄弟，偏勞你了……」

也不等古劍接腔，說完就轉身離去。

由他那步履蹣跚的背影看來，這位一向健壯得有如生龍活虎的恭親王，好像突然之間，衰老了十年以上。

說來也難怪，「中年喪子」，本來是人生最難堪的事件之一。

而目前的恭親王，除了「中年喪子」之痛外，還有莫大的精神負担。

試想：這情形，對於一向養尊處優，並一直處於順境中的恭親王，敎他如何承受得起。

另一方面，古劍的心中，也大大的不是味道。

劉家後花園中，那位神秘人物於殺人後所留的便條上留說：「古劍，你走到哪兒，那兒就有人喪命……」

很不幸地，那兩句話，居然馬上應驗了。

是巧合？還是那位神秘人物的故意安排？

×　×　×

不久，九門提督貝銘親自回報，劉小山早已於淸晨死於獄中，死亡原因不詳，正徹查中。

此時，剛好恭親王入宮面聖還沒回府，否則，貴爲九門提督的貝銘貝大人，必然免不了一頓訓斥。

恭親王也很快就回來了，皇帝對恭親王的寵愛，是沒得說話的，不但立即派來精選出來的三十六名大內侍衛，同時也派來五百名御林軍，担任王府外圍的警戒。

經過了半天的忙亂，恭親王的內眷已全部遷入地下室內，王府裏外的警戒也特別加强了。

午餐時，只有古劍和恭親王兩人，他們兩人說了些甚麽，旁人無法得知，午餐後，古劍却馬不停蹄地悄然離開了王府。

×　×　×

古劍到達劉家時，劉小山神秘死亡的消息也剛好傳到劉家，劉家上下人等的臉色，都是一片陰沉。

儘管劉家突遇少主死亡的刦難，但文素娟、白敏芝婆媳倆，以及總管呂文才等三人對古劍的接待，却依然是敬禮有加。

但對古劍來說，劉家主人越是對他敬禮有加，只有更增加他內心的不安。

因此，他滿含歉意地向文素娟道：「非常抱歉，如果我昨宵不去恭親王王府，而先去九門提督衙門，也許令郎還有挽救的機會。」

文素娟淒然一笑道：「這都是命，我絕不怨天尤人，古大俠也毋須自責了。」

古劍說道：「多謝文夫人大度諒解，但站在我的立場，無論如何，我必須竭盡所能，將兇手找出來，以慰令郎的在天之靈。」

文素娟盈盈地站起，向着他襝衽一禮，道：「古大俠雲天高誼，文素娟敬致最衷誠謝意。」

就當古劍起立還禮，還來不及說些謙遜話之間，門外有人恭聲稟報道：「啓稟呂總管，有人送信來。」

呂文才沉聲道：「呈上來。」

一名青衣漢子立即入內，雙手呈上兩個封柬，收件人之一是此間主人文素娟，另一封却赫然是古劍的。

呂文才注目問道：「這是甚麽人送來的？」

那青衣漢子道：「是一個短裝中年漢子。」

「人呢？」

「已經走了。」

呂文才一揮手道：「好！下去……」

古劍、文素娟二人已分別由呂文才手中接過那封神秘的來信，並都立即拆了開來。

給文素娟的信還算簡單，大意是：要文素娟於今天日落前準備好黃金五千兩，白銀十萬兩，一律開銀票，到時候他會親自來取，花錢消災，此後，他不再找劉家的麻煩，否則，劉家還會有人死於非命。

以劉家的財富，如果花錢眞能消災的話，半天工夫籌集五千兩黃金，十萬兩白銀，並非難事。

問題是：花了大把銀子之後，是否眞能消災呢？

至於給古劍的信，却使古劍有啼笑皆非之感，那信上的原文是這樣的：

「古劍：這一兩銀子的賭博，你已經輸掉大半了，失敗的滋味如何呢？也許你還不承認失敗，但現實是殘酷的，試問：從昨宵到現在，這不到一晝夜的短時間中，你有哪一件事是佔了上風？

「一個人，認輸要有勇氣，服輸更必須有更大的勇氣。

「你已經輸了，有沒有勇氣認輸，並服輸呢？

「在下爲你借箸代籌，你最好是早點服輸爲上策。

「如果早點服輸，當我事成之後，還可以封你個一官半職的，要是不見棺材不掉淚，輸到一敗塗地時，那就想服輸也來不及了。古劍，俗語說得好：識時務者爲俊傑，你本來是一位俊傑，希望你三復斯言。」

箋末沒署名，但古劍看得出來，那是皇甫正的筆跡。

皇甫正的信上所說的，都是實情，這一點，連古劍自己也不否認。

但不否認是一回事，服輸不服輸，是另一回事，他能服輸嗎？

何況，對古劍來說，目前這兩封信的本身，也具有極濃厚的挑戰意味。

——古劍才到劉家，信也跟踪送到，表示人家對他的行踪瞭如指掌。

——向劉家的勒索信同時送到，並限定時間，親自前來取銀子，這，等於是向古劍說：有沒有勇氣等着我一決雌雄？

古劍當然了解對方的用心，他也決心接受對方的挑戰——決定等到一決高下之後，再回恭親王王府，何況，到時候江小玉、董雙城二人也該到達劉家了。

古劍雖然已暗中這麽決定，却並未立即說明，因爲，他必須了解，皇甫正跟劉家，究竟有甚麽深仇大恨。

於是他向文素娟注目問道：「文夫人，皇甫正跟貴府之間，究竟有何過節？」

文素娟一楞道：「皇甫正是誰啊？」

古劍道：「皇甫正就是殺死令郎，並向妳勒索巨金的人。」

文素娟蹙眉苦笑道：「沒聽說過。」

一旁的呂文才道：「也許是先主人的仇家。」

古劍點點頭，沒接腔。

呂文才又道：「古大俠，目前這兩封信都沒署名，你怎能斷定就是皇甫正寫的呢？」

古劍道：「因爲我認識他的筆跡。」

說到這裏，古劍又不得不將皇甫正與恭親王之間的仇恨加以說明。

文素娟靜靜地聽完之後，才向古劍苦笑着一嘆，道：「那麽，目前，古大俠如何打算呢？」

古劍眉梢一揚，道：「我別無選擇，只有等在這兒，跟皇甫正一決雌雄……」

不等他說完，呂文才已含笑說道：「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古劍道：「現在，我有點小事情麻煩呂兄。」

呂文才道：「古大俠有甚麽差遣，請儘管吩咐。」

古劍道：「我須要調息一下，請替我準備一間靜室。」

「好！馬上就可以辦妥。」

「在我調息期間，除非是皇甫正趕來了，不要打擾我。」

「這好辦，我可以親自守在門外。」

「即使拙荊和小妾趕來，也請她們暫時在花廳中稍候。」

「是是……」

呂文才含笑連聲恭應中，文素娟插口訝問道：「古大俠兩位尊夫人也會來？」

古劍點首笑道：「是的，我跟她們約好，天黑前後，在貴府碰頭。」

呂文才也含笑說道：「這下可好了，古大俠加上兩位古夫人，再加上本府的夫人和少夫人，諒那個皇甫正即使是長了三頭六臂，也絕對難逃公道。」

文素娟道：「我們婆媳倆的這點三腳貓功夫，只能搖旗吶喊，助助威而已，主要還是希望古大俠伉儷大奮神威，替江湖伸張正義，帮寒家討回公道。」

古劍正容說道：「文夫人太謙虛，對我古劍也太過謬獎，不過，不論如何，在下當全力以赴，這一點，請文夫人絕對放心。」

「我已經放心了。」文素娟注目接問：「古大俠要不要先吃點東西？」

「多謝！我還不餓。」

「那麼，呂總管，請帶古大俠去調息吧！」

呂文才含笑接道：「好的，古大俠且請稍待，讓我先將房間收拾一下。」

說完，立即匆匆離去。但當他離去時，曾向一直靜坐一旁，愁然不語的白敏芝深深地盯了一眼。

× × ×

古劍調息的靜室，也就是劉府主人劉大山生前的書房。

書房佈置得很典雅，一點富豪之家的銅臭氣也沒有，而且，窗明几淨，纖塵不染，足以證明，儘管這書房的主人去世已經三年，却是每天都派有專人清理的。

當古劍游目四顧時，陪同他前來的呂文才笑問道：「古大俠對這房間，印象如何？」

古劍含笑答道：「很好。」

呂文才道：「很好是談不上，但却是本宅中最清靜的一個房間。」

「多謝呂兄，」古劍好像有點兒心不在焉。

「不用客氣，古大俠請好好調息，我不打擾你了，有甚麼吩咐，請一拉叫人鈴，我就會來。」呂文才也很識相，說完，立即躬身退出。

古劍關上房門，立即迫不及待地由衣袋中掏出一個紙團來。

那紙團是古劍離開花廳，經過白敏芝身邊時，由白敏芝塞入他口袋中的。

由於白敏芝的手法太快速，而當時的呂文才、文素娟二人又在前頭帶路，所以，這一個秘密，就只有古劍、白敏芝這兩個當事人知道。

而且，當白敏芝塞過紙團時，還向古劍投過一個令人難以意會的眼色。

那紙團一經打開，上面却只有很潦草的七個字：化功散，當心暗算。

這兩句話，好像有點不能串連，也不難想見，白敏芝是在一種非常急促的情況下所寫的。

儘管這七個字有點不能串連，但它所包涵的示警意味却是任誰都能體會到的。

但此刻的古劍，不論是表情和行動，都有令人莫測高深之感。

他看過那七個字之後，既不驚訝，不意外，也沒有不安的表情，就像是完全沒有那麼回事一樣，隨手將那紙條揣回衣袋中，就在書房一角的一張軟榻上和衣躺了下來，而且，不到盞茶工夫，就發出均勻的鼾聲。

時光在寂靜中溜走，在古劍那不斷的均勻鼾聲中，彩霞漫天的黃昏已悄悄地降臨。

江小玉、董雙城二人還沒來。

不處遠，有人在悄聲說話：「還沒醒來？」是文素娟的嗓音。

「他太累了，兩天一夜沒休息，人，畢竟不是鐵打的金剛啊！」答話的是呂文才。

「時間也太久，應該叫醒他了。」

「也好。」

呂文才的語聲接着訝問道：「你……你幹嗎？」

另一串嬌甜語聲道：「婢子給古大俠沏的鐵觀音。」

呂文才的語聲道：「誰叫妳沏甚麼茶來！」

「是少夫人。」

「噢……妳……我怎麼沒見過？」

「呂爺，婢子是少夫人身邊的小紅的姊姊，小紅今天不舒服，特地請婢子代她做三天。」

「妳叫甚麼名字？」

「婢子叫小桃。」

「以前，妳來過本府？」

「是的，以前，小紅帶我來過四次，所以……」

呂文才截斷她的話，道：「好了，茶給我，妳先回去吧！」

「是……」

接着是文素娟的語聲：「奇怪……」

呂文才語聲道：「有甚麼奇怪的？」

「古大俠的兩位夫人怎麼還沒來？」

「遲早會來的，晚一點來，不是正好嗎？」

語聲和步履聲逐漸接近書房門口。

接着，文素娟和手持一隻托盤，托盤上放着細磁茶杯的呂文才雙雙出現。

當他們到達書房門口時，呂文才向文素娟打了一個止步的手勢，他自己才舉手輕敲房門。

裏面傳出古劍的含含糊糊的語聲道：「誰呀？」

呂文才含笑答道：「在下呂文才，給古大俠送茶來。」

古劍的語聲道：「門沒上門，請進來吧。」

呂文才推門而入，古劍正由軟榻上欠伸而起，並歉笑道：「失禮得很，呂兄，現在甚麼時候了？」

呂文才一面將手中的托盤安放於一旁的茶几上，一面含笑答道：「還早，約莫才是酉初光景。」

古劍雖已欠伸而起，却還賴在床上，只是斜倚床頭，笑道：「眞想不到，這一覺，竟然睡了半天。」

說着，好像還沒睡足似地，又打了一個呵欠。

呂文才道：「古大俠請先喝杯茶，這是少夫人親自爲你沏的鐵觀音，功能提神醒腦。」

古劍「噢」了一聲，道：「不知是否也能消除化功散的藥力？」

呂文才聞言一楞之間，古劍又道：「你們少夫人眞是菩薩心腸，對一個已經失去功力的人，還能如此體貼入微。」

呂文才臉色微微一變，但旋即恢復正常，淡然一笑，說道：「也好，既然你已經自行察覺，那麼，咱們就打開天窗說亮話吧。」

「對，對！」古劍含笑接道：「呂兄眞是快人快語。」

呂文才冷笑道：「你很够沉着，不愧是見過大風大浪的老江湖。」

古劍苦笑道：「我不沉着又有甚麼用呢，何況，你的信上說得很明白，只要我識時務，就可以封我個一官半職的，是不是？」

呂文才道：「話是不錯，但你莫把馮京做馬涼，那封信可不是我寫的。」

「怎麼？你不是皇甫正？」

「皇甫正是我師兄，我是如假包換的呂文才。」

「哦……你，也是姚百化的徒弟。」

「不錯。」

「那麼，咱們也算是同門師兄弟。」

「不是也算，應該說，咱們本來就是同門師兄弟。」

「有道理……」

「也所以，你至到現在還能好好的活着。」

古劍笑道：「對，我也應該謝謝你呂師兄手下留情才對。」

不等對方接口，又笑問道：「呂兄，我可以請教一些問題嗎？」

呂文才連連點頭着，說道：「可以，可以。」

古劍注目接問道：「你跟恭親王，是否也有宿仇？」

「沒有。」

「那麼，你是站在師兄弟的立場，給皇甫正效力？」

「正確的說法，應該是說帮忙。」

「效力與帮忙，本質上是一樣的。」

「這一點，我同意。」

「還有，你跟劉家又有甚麼過節？」

呂文才臉色一沉，道：「奪妻之恨，你懂嗎？」

古劍訝問道：「這是說，現在的文夫人，本來是屬於你的？」

呂文才笑道：「恰好相反，文夫人本來不是屬於我的，但現在却是屬於我的了，而且……而且還有搭頭，嘻嘻……搭頭，你懂不懂？」

古劍說道：「搭頭是指少夫人白敏芝嗎？」

呂文才道：「一點就通，够聰明。」

古劍苦笑道：「別得了便宜還賣乖，我要是够聰明，就不會陰溝裏翻船了。」

呂文才陰笑道：「何必那麼認眞，栽在自己人手裏，又算得了甚麼。」

古劍又笑了笑道：「我可以下床活動一下嗎？」

呂文才含笑道：「當然可以。」

古劍下了床，在書房中一面踱着方步，一面笑問道：「劉小山的被殺，也是你在暗中搗的鬼？」

「不錯。」

「文素娟也同意你這麼做？」

「劉小山又不是文素娟所生，她爲甚麼會不同意？」

「劉小山是劉大山的元配所生？」

「不錯。」

「照你這麼說，有奪妻之恨的，應該是死鬼劉大山才對呀！」

呂文才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劉大山的元配，本來是我的老婆，是劉大山憑他的財雄勢大，强行奪走的。」

「噢……」

「當時，我根本不會武功，只好認命，可是，當我學好武功之後，劉大山却已經死了！」

「那麼，劉大山的元配又是甚麼時候去世的。」

「就是生劉小山時，因難產而死。」

「劉小山雖然是劉大山的兒子，却也是你心愛的老婆的骨肉，現在，你竟然將他殺了，你自己心中，能過意嗎？」

「這一點，我是有點過意不去，但爲了報復劉大山，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也就顧不了那麼多了。」

古劍又在床頭上坐了下來，沉思着沒接腔。

呂文才笑問道：「還有沒有什麼要問的？」

「有。」古劍注目接問：「攬那個跟我賭一兩銀子的把戲的，也是你。」

「不錯！」

「我的行踪，一直在你的洞察之中，昨天午後，你跟文素娟表演的那套雙簧，也是做給我看的。」

「不錯。」

「高明。」

「如果不高明，又怎能教你這威震江湖的『千面殺手』上當呢？」

古劍苦澀地一笑道：「現在，你那奪妻之恨，已徹底報復，而且還賺回兩位美人和劉家的無數財富，應該算是志得意滿了。」

呂文才含笑接道：「是的，現在我是志得意滿了，但你還漏了一項沒說明。」

古劍道：「漏了哪一項？」

呂文才道：「你自己呀！」

古劍一怔，道：「我……」

呂文才笑道：「替我師兄擒住像你這樣的一個强敵，難道還不值得我更加志得意滿嗎？」

古劍爲之啞然失笑道：「值得，你這麼一說，連我這個階下囚，也有點飄飄欲仙了哩！」

這時，文素娟忽然出現門口，冷冷地道：「你們的廢話，實在太多了。」

「不多，不多。」古劍含笑接問：「我還有兩個老婆即將自投羅網，先以廢話拖一段時間，不是對你們更加有利嗎？」

文素娟嫣然一笑道：「眞難爲你，替我們設想得這麼周到。」

古劍道：「一個能替別人設想周到的人，對他自己的設想也不會太疏忽的。」

文素娟一怔，道：「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小意思。」古劍話落手起，疾如電掣地凌空點了呂文才的四處大穴，並含笑接道：「文夫人，現在，你該明白了。」

呂文才儘管一向對他的武功保密，而以不會武功的文士姿態出現，但由於他是姚百化的徒弟，不難想見，他的武功絕對是一流的。

可是，碰上一流身手的古劍，而且是在絕對意外的突擊之下，他不能不乖乖地受制。

這一極端意外的變化，不但使呂文才爲之目瞪口呆，連那俏立門口的文素娟，也爲之俏臉大變地，駭然退後三大步。

古劍又笑道：「別怕，文夫人，如果我也同時對妳突襲，妳絕對退不了這三步，妳信不信？」

「不信。」文素娟冷笑道：「既然你那麼自信，爲何不將我同時制住。」

「那不是太乏味了嗎？」古劍含笑接道：「所以，我給妳一個公平一戰的機會，讓妳敗得口服心服。」

文素娟道：「那你一定會後悔！」

古劍道：「那不可能，馬上就有事實證明。」

呂文才截口一嘆，道：「古劍，能不能回答我一些問題？」

古劍含笑反問道：「是不是有關我仍然保持功力的問題？」

「不錯。」

「告訴你，我一離開恭親王王府，就獲得密報，知道你們的陰謀，也獲得了解藥。所以，我還未進入劉府之前，就巳經服下防化功散的解藥。」

呂文才臉色一變，道：「這一秘密，是誰透露給你的？」

「我老婆。」

「是江小玉？」

「不錯。」

「她是怎麼知道的？」

「你忘了，她一向就以『包打聽』自我標榜。」古劍得意地笑道：「其實，知道這一秘密，算了不甚麼，待會，還有更令你震驚的事哩！」

「是嗎？」呂文才冷笑道：「我且拭目以待。」

文素娟插口問道：「古劍，你離開恭王府以後的行踪，一直在我方人員的監視之中，據我所獲密報，一路上你不曾和任何人接觸過。」

古劍截口反問道：「也沒機會跟我老婆碰頭？」

「不錯。」

「那是妳所派的人太差勁，再說，如果我這個千面殺手這麼容易被監視，我還憑甚麼震蕩江湖。」

文素娟冷笑道：「古劍，別得了便宜還賣乖，別人怕你這千面殺手，我文素娟可不怕。」

說完，「嗆」地一聲，已亮出長劍。

古劍笑道：「文夫人，妳儘管放手進招，我說過要給你公平一戰的機會，就一定是絕對公平，我決不以呂文才作爲要挾，使妳有投鼠忌器的心理負担……」

文素娟截口冷笑：「哼！別廢話，亮劍！」

古劍道：「看情形，妳也一定得過姚百化的不少好處？」

文素娟道：「你明白就好。」

忽然人影與劍光同閃，一枝青銅長劍巳抵上文素娟的酥胸，並冷笑一聲：「可惜妳却一點也不明白。」

這個「半路裏殺出來的程咬金」竟然是劉家的使女小紅的姊姊小桃——不久之前奉少夫人之命，送茶來的小桃。

文素娟臉色一變，怒叱一聲道：「妳瘋了。」

小桃嬌笑道：「我沒瘋，是你們油蒙心竅，太大意了。」

古劍插口笑道：「小玉，妳這一橫裏架樑，豈不教我爲難？」

原來這個小桃，就是江小玉所喬裝。

其實，所謂喬裝，也不過是髮型改變衣衫更換而巳，面孔却依然是本來面貌。

因爲，劉家的人沒人認識江小玉，即使不易容，也不怕被人揭穿她的秘密。

也由於古劍自行揭開此一秘密，使得文素娟身軀一震，道：「妳……妳就是江小玉？」

「廢話，」江小玉頂了文素娟一句之後，才向古劍笑問道：「劍哥，你有甚麼爲難的。」

古劍道：「我才說過，要給她一個公平一戰的機會。這麼一來，豈不教我失信了？」

江小玉道：「這不構成你的失信，因爲你是你，我是我，你對她有承諾，我可沒有，再說，你瞧，天都快黑了，這兒的事，必須儘快解決，立卽趕往恭親王府，是不是？」

古劍一聽含笑點首道：「夫人言之有理。」

江小玉白了他一眼，道：「少油咀滑舌。」

古劍又笑問道：「還有，這些人如何處置，也請夫人一併示下？」

江小玉道：「廢掉他們的功力，以恭親王名義送往九門提督衙門，讓王法來制裁他們。」

她是言出「法」隨，話落手起，揚指凌空連點，但見文素娟，呂文才二人身軀一顫，頹然垂首——他們的武功巳被廢掉了。

呂文才厲聲道：「妖婦，妳爲何不殺了我們？」

江小玉道：「殺死你們，等於捏死一隻螞蟻，但我不願我的寶劍受到汚染。」

這時，白敏芝也悄然出現在江小玉身邊，一身素服，鬢邊還插着一朶白色絨花，手持長劍，俏臉一片冷肅。

好一個冷艷無雙的新寡文君。

呂文才入目之下，「哦」了一聲，說道：「我明白了，白敏芝，是妳出賣了我們。」

白敏芝幽幽一嘆，沒接腔。

江小玉却嬌笑道：「呂文才，你只說對了一半，是我先找上她的！」

呂文才道：「那是甚麼時候的事？」

江小玉道：「是昨天晚上。」

「妳……不愧是神通廣大。」

「多謝誇奬。」

呂文才目注白敏芝，恨聲道：「白敏芝，我一向待妳不薄。」

白敏芝凄然一笑道：「是的，你與文素娟狠狽爲奸汚我淸白，殺我丈夫，企圖霸佔劉家財產，這都是最好的證明。」

呂文才默然無語。

白敏芝又道：「還有，九門提督貝大人那個六姨太，也是你的師妹，她跟小山的一切，也都是你在幕後安排。」

文素娟插口冷笑道：「那都是經過妳自己同意的。」

白敏芝道：「當時，我有不同意的自由嗎？」

文素娟怒叱道：「好個利咀賤人！」

白敏芝道：「文素娟，別再端甚麼婆婆的架子，妳早巳失去婆婆的身份了，至於我，咀不算利，人更不賤，也由於我人不賤，所以，當江女俠找上我時，我才決定跟她竭誠合作。」

江小玉打斷她的話道：「够了，白姊姊，我們必須馬上去恭王府，這兒善後問題如何處理？」

白敏芝凄涼地一笑，道：「方才，我巳冷靜地攷慮過了，關於呂文才、文素娟這一對狗男女，就如大妹子妳方才所說，將他們送交衙門接受王法制裁。」

她沉思了一下，又道：「至於劉家的財產，我一文都不要，請賢伉儷代爲捐獻朝廷。」

江小玉點點頭，注目問道：「妳自己呢？」

白敏芝反問道：「我……怎麼樣？」

江小玉道：「我是說，今後妳作何打算？」

白敏芝凄然一笑道：「我嘛，找一個清靜尼庵，古佛青竹，木魚貝葉，以渡晨昏……」

江小玉截口笑道：「不行，我不同意，我看……妳自己的問題，且等此間事了之後，咱們再從長計議。」

接着，扭頭向古劍笑道：「劍哥，你該先去恭王府了。」

古劍道：「妳呢？」

江小玉道：「我協助白姊姊將這對狗男女送往九門提督衙門之後，同白姊姊一道去恭王府。」

古劍道：「好！那我先走了……」

小人與內宄　防範最爲難

恭親王府。

燈光如晝，刁斗森嚴。

恭親王端坐太師椅上，一臉憂容，猛吸水烟袋，總文案張鐵心侍立一旁，眉峯緊蹙，幾度欲言又止。

半响，恭親王噴出一個濃而圓的烟圈，向張鐵心問道：「鐵心，怎麼我那古兄弟還沒回來？」

張鐵心諂笑道：「王爺請寬心，時間還早，古大俠很快就會回來的。」

恭親王苦笑道：「但願如此。」

張鐵心諂笑如故地道：「王爺千金之軀，爲防萬一，您還是回地下室去吧！」

恭親王長嘆一聲，道：「不用了，至少他今宵不可能殺我……」

說到這裏，又有人送來了催命符。

儘管那不是用鮮血寫的，但用朱砂筆寫在白紙上，白紙紅字，却比眞正的血書更令人怵目驚心。

「地下室不能保證你家小的安全，今宵，我要殺你最小的女兒。」

閱後，恭親王臉色大變，不！其實，當恭親王看到那白紙紅字的「血」書時，早巳臉色一變，不過現在還變得更厲害一些而巳。

當然，張鐵心也是臉色爲之一變，並向那送「血」書來的漢子疾聲問道：「這……這……是在那兒發現的？」

那漢子道：「回總文案，就在前面井中的桂花樹幹上……」

同時，也傳出古劍的淸朗語聲，道：「是在哪兒發現這玩藝不要緊，要緊的是趕快保護小郡主的安全。」

說話間，古劍巳安詳地緩步而入。

「是是……」張鐵心連聲諂笑道：「古大俠來得正好。」

恭親王却一把拉住古劍就往外走，並道：「兄弟，趕快瞧瞧你的小女去。」

古劍邊走邊向張鐵心笑道：「張兄，我也很希望我是來得正好。」

×　×　×

通往地下室的通道上，燈光輝煌，明如白晝，短短十來丈長的地段，却安排了十六名大內高手，眞箇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

像這情形，如果說是一隻蒼蠅也飛不進去，那是太誇張了一點，但如果說是一個刺客能神不知、鬼不覺地進去殺人，那是誰也不能相信的事，除非那個刺客是早就混在恭親王的內眷之中。

恭親王的內眷中，會有敵人混在當中嗎？

答案是絕對否定的。

所以，恭親王對于地下室中家小的安全，他是相當的放心的。

不過，由于皇甫正那「血」書寫得那麼肯定而有自信，恭親王爲防萬一，還是不得不拉着古劍急急忙忙的奔向地下室。

×　×　×

恭親王的小郡主才六歲，是個聰明伶俐，有如粉粧玉琢、人見人愛的小女孩。

像這樣的小女孩，誰忍得下心向她下殺手呢？

當恭親王、古劍二人回到地下室時，小郡主正跟兩名宮女在捉迷藏。古劍也正好經過小郡主身旁。

眼睛被一條綢巾蒙住了的小郡主，一把拖住古劍的大腿，笑嚷道：「我逮住了，逮住了……」

恭親王一見自己的小女兒安然無恙，不由愁懷瞀去地呵呵大笑道：「小淘氣，妳瞧瞧，給妳逮住的是誰？」

小郡主巳自行揭下蒙住眼睛的綢巾，一見自己抱住的竟然是新來的古劍叔叔，不由連忙鬆手，小臉蛋一紅，一頭鑽入乃父懷中。

恭親王笑道：「小丫頭也會害臊，還不叫叔叔，叔叔最疼妳。」

小郡主由乃父懷中探出頭來，向古劍笑道：「叔叔，我不是小丫頭，是小郡主啊……」

古劍含笑說道：「對！妳是小郡主，小郡主乖，讓叔叔抱抱。」

「不！我還要去捉迷藏，……」

她脆笑着，掙脫乃父的懷抱，一溜烟地走了。

小郡主一走，愁懷又上了恭親王的眉頭。

他，雙眉緊蹙，向古劍問過：「兄弟你看，皇甫正能硬闖進來嗎？」

古劍道：「絕不可能。」

「可是……那賊子說得那麼肯定、可怕。」

「我躭心會有內奸。」

「這個……這兒都是我的家小，所有宮女，也都是絕對可靠的。」

「這兒，除了正式的入口和出口之外，是否還有別的暗門？」

「沒有。另外只有四個通氣口。」

「通氣口我已經查看過，即使是施展最好的縮骨神功，也絕對進不來，何況，每個通氣口外都派有雙哨，即使對方想施毒也不可能。」

恭親王苦笑道：「那賊子憑甚麼說得那麼肯定？」

古劍沉思着道：「也許那是虛聲恫嚇，目的在加重你精神上的壓力。」

「但願如此。」

「待會，小玉、雙城還會帶一位助手來，到時候，我要她們三個至少分兩人在地下室中。」

「對了，兩位弟妹怎麼還沒來？」

「按時間推算，她們都該來了，也許她們已經來了而我們都不知道。」

「會有這種事？」

「大哥有所不知，你這兩個弟妹的易容術之精，決不在我這個『千面殺手』之下，至于她們心中鬼點子之多、之巧，有時候會令人啼笑皆非。」

「哦！那很好啊！這才是眞正的賢內助呀！」

「多謝大哥誇獎！」

恭親王注目接問：「兄弟，方才你說，弟妹還會帶一位助手來？」

古劍點點頭，道：「是的，那是劉家的少夫人白敏芝。」

也直到此刻，古劍才有機會說明方才在劉家所發生的一切經過，使得恭親王一直爲之搖頭嘆息不已。

這時，江小玉、董雙城、白敏芝三人，在張鐵心的前導下進入地下室中。

由于恭親王跟他口中的兩位弟妹還是初見，儘管目前情況特殊，却還是免不了一番熱鬧。

尤其是王府的內眷們，她們實在想不透，江小玉、董雙城這兩個嬌滴滴的俏佳人，怎會有那麼好的本領，因而全部以旣驚奇、又羨慕的目光向她們打量着，連帶着使白敏芝也成了她們心目中的女英雄。

一番熱鬧過後，古劍夫婦略一商量，決定讓董雙城、白敏芝二人留在地下室中照顧小郡主，古劍、江小玉二人却又悄然離去。

× × ×

二更已過，恭親王府的裏裏外外，都是一片寂靜，但寂靜中却有一股無形的壓力，使得每一個人都有喘不過氣來的窒息之感。

地下室中，恭親王的內眷都已安寢。

也許「安寢」二字用得並不妥貼，因爲，此情此景之下，眞能安然入夢的人畢竟不多。

但不論他們是否眞能安然入夢，至少他們都已上了床。

至于那根本不知道死神正在向她招手的小郡主，可的確是安然入夢了，她沉睡得那麼香，那麼甜，小臉蛋上還漾着甜甜的笑意，可不眞是好夢方甜麼！

整個地下室中，還沒上床的人只有三個人——恭親王、董雙城、白敏芝。

董雙城、白敏芝二人勁裝持劍、分坐小郡主床位的兩邊，凝神戒備着。

恭親王却斜倚在一張太師椅上，儘管他雙目中滿佈紅絲，眼皮也不聽話而一再地自行垂闔，但他却是持堅着不肯上床。

入口處有輕快的脚步聲傳來，那是總文案張鐵心。

張鐵心緩步走向董雙城，向雙眼垂闔的恭親王呶了呶咀，悄聲問道：「董少俠，王爺是否睡着了？」

董雙城也悄聲道：「如果沒有特別情況，最好不要打擾他……」

儘管他們的語聲很低，但一直保持高度警覺狀態的恭親王還是聽到的。

只見他雙目忽睜，疾聲問道：「鐵心，甚麼事？」

「沒甚麼。」張鐵心連忙躬身笑問：「王爺，方才您派人叫我？」

恭親王一楞，道：「沒有啊！」

張鐵心一楞，道：「奇怪？」

恭親王接問道：「你是聽誰說的？」

張鐵心道：「是唐義……」

這唐義就是專門侍候總文案的聽差之一。

張鐵心話說一半，立即臉色一變，道：「這小子是發瘋了，王爺，我馬上回去問問他……」

也不等恭親王接腔，躬身一禮之後，又匆匆離去。

× × ×

唐義沒有瘋，却是四仰八叉地躺在張鐵心所專用的一張逍遙椅上呼呼大睡。

這情形，使得張鐵心一進門就臉色爲之大變，而怒叱一聲：「唐義……」

唐義沉睡如故。

張鐵心一個箭步，竄到唐義的身前，「啪啪啪啪」一連摑了四記耳光，道：「你是死人！」

儘管唐義的臉頰都被摑得腫了起來，却仍然是沉睡如故。

唐義沒有任何反應，別的地方却有了意外的反應。

只聽「噗」一聲，室內的四盞八角宮燈忽然變成了綠色，光綫也一下子減弱了一半以上。

那本來是十分豪華的起居室，刹時之間，變得綠慘慘、陰沉沉地，有如幽冥地獄。

當然！由外表看來，張鐵心也變成了一個綠慘慘的怪人，也因而沒法分辨他是

否已因目前的奇變而嚇得變了臉色。

但可以確定的是，張鐵心很沉着，因爲，他靜立原地沒挪動。

一般說來，在目前這種情況之下，靜立原地不動，也可能是被嚇呆了，但張鐵心却應該是够沉着而不是被嚇呆。理由是：他雖然沒有動，却由鼻孔中發出一聲無比冷峻的冷哼。

緊接着，屛風後發出「啾啾」鬼叫，一個披頭散髮的鬼魅也隨之出現，並厲聲喝道：「張鐵心，還我命來！」

那是一個頗爲年輕的男鬼。

慘綠燈光下，那男鬼身着血漬斑斑的錦袍，使張鐵心一眼就能斷定，那是昨宵慘遭暗殺的恭親王王世子的鬼魂。

張鐵心的確是胆大得出奇，此情此景之下，他仍然屹立原地，一點也不害怕地沉聲說道：「殿下，你該懂得冤有頭，債有主這句話的意思。」

那男鬼道：「我懂所以我才找你。」

張鐵心說道：「你來找我是找錯廟門了。」

那男鬼道：「我沒有找錯。」

張鐵心道：「有道是：生而爲英，死而爲靈，殿下，以你的身世來說，應該是靈鬼，不會是糊塗鬼。」

「我當然是靈鬼。」

「旣然是靈鬼，當知道暗殺你的人是皇甫正……」

「你就是皇甫正。」

「說來說去，你還是一個糊塗鬼，殿下，我是你父王的貞忠手下張鐵心呀！」

那男鬼冷笑道：「我知道，你就是皇甫正的化身。」

張鐵心也冷冷笑道：「這眞是鬼話連篇！」

那男鬼道：「我雖然是鬼，却具有人性，說的也是人話，不像你……」

「我怎樣？」

「表面上一副貞忠面孔，暗地裏却見利忘義，替敵人當劊子手。」

「殿下，就憑你這些鬼話，就能入我于罪？」

「我有證據。」

「好！請拿出來。」

那男鬼沉思了一下，道：「今天，皇甫正那份假血書，不是皇甫正的親筆。」

張鐵心說道：「你認爲那像是我的筆跡？」

「不像，但我敢斷定，那是你故意用左手寫的。」

「僅憑你的揣測，就能算證據？」

「我還有。」

「好！請說。」

那男鬼道：「不久之前當那假血書被發現時，你的第一句話，是怎麼說的？」

張鐵心道：「我已經不記得。」

那男鬼道：「那我可以提醒你，當時你是說：『這……這……是在哪兒發現的？』對不對？」

「不錯。」

「這，合情理嗎？譬如說，有人給你自己送信來，你不問是誰送來的，而問是在那兒發現的，可能嗎？」

「爲甚麼不可能，事實上，我已經這麼說過了。」

「但我却認爲，只有是你自己在暗中搗鬼的情況之下才有可能于匆促中說出那樣的話來。」

「殿下，你這種亂入人罪的說詞，等于是由鷄蛋中挑骨頭。」

「不服氣？」

張鐵心長嘆一聲，道：「殿下，如果你認爲這就是罪證的話，任誰也不會服氣的。」

那男鬼居然笑道：「好！不服氣沒關係，我還是具體的證據。」

接着，由衣袖中掏出一張白紙，一枝筆，一隻盛着調好了的朱砂的小杯，道：

「認識這些嗎？」

「認識。」

「是你自己的東西？」

「不錯。」

「你起居室中爲何會有這些東西？」

古劍捧着神秘的函件閱讀

「我準備用來畫符辟邪。」

「由於我的橫死怕我這厲鬼作祟？」

「不錯。」

那男鬼笑道：「眞是遺憾，你的辟邪靈符還沒畫好，我這厲鬼就找上你了。」

張鐵心也笑道：「那不要緊，我這人，不但名字叫鐵心，也天生一副鐵胆。」

「這是說，你從來不怕鬼？」

「對！」

「我想，你一定怕這個……」

那男鬼的衣袖中的「法寶」可眞不少。現在，他又掏了一件出來——也就是那份威脅着要殺小郡主的的假血書。

張鐵心漠然地沒接腔。

那男鬼又道：「這個你一定認識？」

張鐵心道：「當然！」

「我已比較過了，你所調配的硃砂顏色和所用的紙張，都跟這假血書一樣。」

「所以，你認爲這是我吃裏扒外的具體證據？」

「你能否認？」

「我當然要否認。」

「說理由。」

「巧合。」

那男鬼好像是苦笑了一下，道：「好像也有道理，我也同意，世間有很多的巧合，至於這樣的紙張，也很普通，人人都可以用……」

張鐵心截口笑道：「眞想不到，你這個厲鬼，倒是很通情達理的。」

那男鬼道：「我這個厲鬼，不但通情達理，也絕對公正廉明，對於搜集罪證的功夫，更是高人一等。」

「聽你這語氣，好像還有甚麼更具體的證據？」

「不錯。」

「還有多少你自以爲是的鐵證，一併拿出來吧！」

那男鬼抬手向仍然躺在逍遙椅上的唐義一指，道：「這個唐義，明裏是你的僕役，其實却是你的死黨，你的一切，唐義已經完全供出來了。」

張鐵心身軀微震，沒接腔。

那男鬼又道：「這是人證，比任何物證都管用得多。」

張鐵心仍沒應腔。那男鬼笑道：「張鐵心，你這份沉着功夫實在令人佩服。」

張鐵心冷笑道：「我也不能不佩服你的精明，古劍，別裝神弄鬼了，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吧！」

「好，這勞什子玩藝套在身上實在不好受，我早就想扔掉它了。」

那男鬼的嗓音忽然變了——變成古劍的嗓音。話聲才落，他身上的僞裝也隨之卸落，恢復了他的本來面目。

張鐵心道：「燈光的顏色，也請把它的改過來吧。」

古劍道：「不用費事，那不過是用了點特別調配的藥粉，已經快要燒完了。」

也許這也是一項巧合，古劍的話說完時，那慘綠色的燈光也開始消褪而逐漸恢復正常，張鐵心蹙眉沉思，沒接腔。

古劍注目問道：「能不能告訴我，你是怎麼斷定我就是古劍的？」

張鐵心道：「這原因很簡單，第一，我根本不信世間有鬼，第二，當我擱唐義的耳光時，已察覺到他的穴道被制……」

「第三呢？」

「第三，唐義的身手有多高，我自己心中有數，這兒，除了你『千面殺手』古劍之外，能完整無損的將他制服的人，找不出第二個來。」

「你很會說話，明裏捧我，暗地却捧你自己，」古劍含笑接道：「一個僕役的身手已是如此高明，那你自己豈非是高人中的高人。」

張鐵心道：「別廢話！古劍，我也有話要問你。」

「行！問吧！」

「你怎會懷疑到我是問題人物的。」

「問得好，這也可以分兩點來說，第一，就是你那『這是在哪兒發現的』那句話，引起我的懷疑。」

「第二呢？」

「第二，由於那句話引起的懷疑，使我聯想到暗殺世子的兇手也是你……」

「你的聯想可眞豐富！」

「過獎，但事實證明，我的聯想沒錯，當我仔細察看世子遇害的現場環境之後、發覺如果由你的住處暗殺世子，那是最方便，也是最不易被人發覺的。」

張鐵心默然無語。

古劍又道：「所以，我假定你就是殺害世子的兇手之後，又藉故試探唐義，唐義很差勁，一試就試出他有一身很高明的武功……」

張鐵心截口接道：「於是，你制住唐義，脅迫他假傳王爺之命，將我騙往地下室去……」

「對！」古劍含笑接道：「這叫做調虎離山。好讓我在你的房間搜查證據。」

「高明……」

「也許我還不够稱爲高明，但你可的確是相當的差勁。」

「別得了便宜還賣乖，古劍，目前就論成敗，還早哩！」

「有道理，張大總文案，還有甚麼疑問嗎？」

「沒有了。」張鐵心問道：「古劍，你對小郡主的生命好像一點也不關心。」

「誰說的？」

「那麼，你該明白，小郡主的生命，已經危在眉睫，你還儘說些廢話幹嗎？」

古劍「哦」了一聲，笑道：「我忘了告訴你，其實，我不說你也該明白，我還有一位神出鬼沒的賢內助。」

張鐵心道：「你說的是江小玉？」

「不錯。」

「今宵小郡主是死定了，即使江小玉再精靈一百倍，也救不了她。」

「我說，小郡主絕對死不了。」

「咱們賭點東道，你敢不敢？」

「我不跟一個即將死去的人打賭，但我可以提醒你一聲，小玉是苗疆奇俠金花鬼母的徒弟。」

「我早就知道。」

「那麼，你也該知道，金花鬼母是當代武林中役使毒蛇毒虫的大行家？」

張鐵心臉色一變，沒吭氣。

古劍笑道：「現在，你明白了。」

張鐵心漠然地道：「我不明白？」

古劍道：「那我再提醒你一聲，小玉

身邊有一條已通靈的鐵綫蛇，你應該早聽說過，鐵綫蛇是香蛇的剋星，你是應該知道的。」

張鐵心沒接腔。

古劍又道：「至於香蛇，你更應該知道，那是苗疆雲霧山的特產，其大小長短如一枝竹筷，通體透明，奇毒無比，雌蛇有異者，即使將其殺死，晒乾，磨成粉末，其香味也歷久不散。」

張鐵心仍沒接腔，但臉色却越來越難看。

古劍笑了笑道：「你是有心人，你不但有雌香蛇的粉末，也有一條活的雄蛇，於是你以雌香蛇的粉末製成香囊，伺機塞入小郡主的床頭，然後準備於今宵放出雄蛇，循着雌蛇粉的香氣進入地下室中毒殺小郡主，由於那雄蛇軀體小，又透明無色，而進行速度又快，必然能輕易地通過甬道，進入地下室中，達到你的目的。」

他話鋒一頓，又道：「這的確是一個天衣無縫的殺人計劃，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偏偏遇上小玉這個大行家。」

張鐵心的臉色已恢復正常，冷冷地一笑道：「既然江小玉已經知道我的陰謀，却爲何還要拐彎抹角，裝神扮鬼的？」

古劍道：「小玉當時雖然已識破這一陰謀，却還不知道是你的傑作，所以，她連恭親王面前都沒說明，只是悄然抽走那香囊，跟我暗籌對策。」

張鐵心長嘆一聲，道：「這眞是人算不如天算。」

門外，傳來江小玉的嬌笑，道：「張大總文案，現在，你那條雄蛇已作了我那鐵綫蛇的點心，我還沒向你致謝哩！」

話落人現，勁裝佩劍，綽約多姿的江小玉，已俏立門口。跟江小玉一同出現的，還有一位滿臉悲憤神色的恭親王。

古劍含笑招呼道：「大哥，小玉是否已全都告訴你了？」

恭親王點首笑道：「是的，弟妹全都告訴我了。」

接着，向張鐵心厲聲叱道：「張鐵心，本藩跟你何怨何仇？」

張鐵心似笑非笑地道：「你我之間，無怨無仇，嚴格說來，你對我很不錯。」

「那你爲何殺我兒子？」

「我是奉命行事，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你是奉皇甫正的命令？」

「不錯！」

「好，本藩先劈了你……」恭親王憤然拔出佩劍，却被江小玉止住，古劍並沉聲說道：「小玉護送大哥回地下室去。」

恭親王猶在掙扎着不肯走，並大聲嚷叫道：「不！兄弟，我要親自看你替我兒子報仇。」

古劍道：「大哥快走，我保證完成你的心願。」

江小玉也在恭親王耳邊悄聲說了些甚麼，恭親王才讓江小玉護送着離去。

張鐵心目注古劍冷笑道：「古劍，你眞是說的比唱的調還要好聽。」

「是嗎？」古劍笑道：「該說的都已說完，你我之間好像不須要再說廢話。」

「我深具同感。」

「那你還等甚麼？」

「等你先進招。」

「够意思，兵刃都不用，要我先進招，居然比我還要狂。」

張鐵心冷笑道：「你算甚麼東西？」

古劍眉梢一揚，揮劍進擊，一面笑道「我當然不算東西，是專殺鼠輩的『千面殺手』……」

話聲中，已接連攻出九劍，但九劍都是虛應故事的虛招，以示他不願佔先進招的便宜。」

但他的九劍才使完，只聽「錚」地一聲，寒芒閃處，森寒的劍尖已直刺他的胸前，而且使的還是他師門分光劍法中的一招「流星趕月」。

更絕的是，張鐵心手中本來就沒兵刃，身上也沒佩帶任何兵刃，現在，手中却突然有了兵刃，就像是變戲法變出來的。

兵刃來得意外，招式更出人意外，也幸虧是閱歷豐富的古劍，如果換一個身手差一點的人，恐怕不死也得重傷哩！

古劍心頭一凜之下，吸氣飄身，橫移三尺，險煞人地避過那要命的一擊。

但張鐵心身隨劍轉，接連攻出分光劍法中的九式絕招，一劍比一劍恨，一劍比一劍快。

古劍一面見招拆招，一面笑道：「想不到你也是是姚百化的徒弟……」

張鐵心道：「不，我的劍法是皇甫正教的。」

古劍道：「那麼，論師門、論淵源，你算是我的師侄。」

「我跟皇甫正沒有師徒名份……」

「怪不得你的分光劍法那麼差勁。」

張鐵心的劍法忽然一變，「唰！唰！唰！」接連攻出既辛辣、又奇絕的三劍之後，冷笑道：「這三劍又如何？」

古劍道：「這是崆峒派的靈蛇劍法，已算有八成火候。」

張鐵心道：「你很有點見識。」

古劍一面展開反擊，一面笑道：「但我最欣賞的，還是你手中的寶劍……」

「你也知道它的來歷？」

「當然，那是當今武林中僅有的兩枝奇門寶劍之一，名爲冷霜丸，不用時，可以捲成鴨蛋大小的劍丸，握在掌心中。」

張鐵心忽然一個倒翻，穿窗而出，道「到外面來，咱們可以放手一搏……」

古劍跟踪而出，展開一串以快制快的搶攻，並朗笑道：「張鐵心，我的青鋼長劍昨宵被鐵木青青的紫電寶劍削斷了。」

張鐵心截口道：「你以爲很光彩！」

古劍道：「不怎麼光彩，所以，現在，我要先奪你的寶劍，我砍下你的狗頭，替我那世子賢侄報仇。」

「作夢！」

「不是作夢，馬上有事實證明……」

說話之間，已將張鐵心接連迫退了二丈以上。好在現在他們已到了室外的花園中，有足够的空間讓他們活動。

其實，張鐵鐵心並非庸手，儘管他已被迫而連續後退，却是神態從容，並不慌亂。這時，已有八個大內侍衛聞聲趕了過來。

古劍揚聲說道：「張鐵心是暗殺世子的內奸，現已東窗事發，這兒不須帮忙，諸位請速回原位，愼防他的同黨滋事。」

「是……」

那些大內侍衛暴喏聲中，又紛紛離開去。

古劍忽然劍法一變，施展他的夫人江小玉的「降魔劍法」來。

降魔劍法是佛門絕藝，也是江小玉的另一位恩師白石庵主的獨門絕藝。

先前，古劍使的是分光劍法，由於張鐵心懂得劍路，儘管張鐵心身手較差，還能勉强撑持。

現在，古劍這劍法驟變之下，張鐵心立即陷入岌岌可危的情況之中。

古劍得理不饒人，一式「天網伸張」，劍化千鋒，待張鐵心被圈入綿密的劍幕中，並清叱一聲：「撒手！」

「噹」地一聲，張鐵心的寶劍被震飛三丈之外，人頭也跟着滾落一旁。

古劍飛身接下那枝寶劍，張鐵心的無頭屍體才「砰」然倒地。

遠處，傳來鐵木青青的語聲，道：「古劍，你的運氣很不錯……找死！」

緊接着，一聲慘呼，並傳來一陣人體由屋面上滾落聲。

情況很明顯，有人不知厲害，向單身闖虎穴的鐵木青青進攻而慘死于鐵木青青手中。

古劍連忙循聲飛撲。

當他飛登屋頂時，鐵木青青已在八名大內高手的包圍之中。

也不難想見，方才慘死于鐵木青青手中的，也必然是大內高手之一。

由于鐵木青青方才那一手發生了震懾作用，所以，那八名大內高手雖然已將鐵木青青包圍，却都不敢再行冒險躁進。

古劍精目環掃，沉聲勁喝：「諸位請退到十丈外去。」

那八名大內侍衛很聽話，一齊退了開去。

其實，那八名大內侍衛之所以立即退了開去，也不是完全由于他們很聽話。

如所周知，作官的人都是「識時務的俊傑」，他們都已親自看到，目前這個外表美而又艷的鐵木青青，有如張飛賣刺蝟——人强貨扎手，同伴中已經有人送了命，如非是上命所差，誰願跟自己的性命過不去，所以，有了古劍的那句話，他們也就樂得退到旁邊去乘涼了。

鐵木青青嬌笑說道：「古劍，你是越來越神氣了，連大內侍衛也可以給你呼來喝去的。」

古劍沉聲問道：「別廢話，妳方才那句話是甚麼意思？」

鐵木青青道：「就是說你運氣很不錯的那句話？」

「唔……」

「你不懂？」

「不懂才問。」

「好！我給你解釋，今天，包括劉家的那一場在內，你已連勝了兩場……」

「我連勝兩場，憑的是眞本領。」

「我的想法不同……」

「所以妳不服氣，特地自己趕來找回場面？」

「服不服氣，都是廢話，我也不是特地趕來找回甚麼場面，而是順道到這兒來告訴你一聲，你的好運已走完了，你信不信？」

古劍含笑接道：「我絕對不信。」

鐵木青青道：「明天，就有事實證明了。」

古劍屈指輕彈新獲的「冷霜丸」寶劍的劍鋒，道：「不是現在？」

鐵木青青冷笑答道：「明天也不算太遲。」

古劍道：「好！明天就明天吧！」

鐵木青青注目問道：「古劍，你二師兄也到了北京？」

鐵木青青口中的古劍的二師兄，也就是曾經被鐵木青青母女以「姹女惑心術」所迷，而一度成爲她們床頭膩友的「多情劍客」冷無情。

古劍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地含笑反問道：「是不是還想重溫一下舊夢？」

鐵木青青冷冷一笑道：「你怎麼說我都不在乎，我只是提醒你，目前，你的力量太單薄了，所以，你必須趕快將你的兩個師兄都找來，否則，明天以後，武林中就不會有『千面殺手』古劍這個人了。」

「有這麼嚴重？」

「信不信由你。」

「好！我拭目以待。」

「告辭……」

話聲未落，人已長身而起——

古劍揚聲勁喝：「讓她離去，不許攔截。」

鐵木青青的冷笑遠遠傳來，道：「攔得了嗎？」

古劍也揚聲冷笑道：「讓妳多活一天又何妨……」

古劍的話雖然說得輕鬆，但他的心頭却是沉重的。

鐵木青青方才所說的話沒錯，目前，古劍的實力實在是太單薄了。

因爲，儘管目前的恭親王王府人多勢衆，但包括那批大內高手在內，在面對像鐵木青青母女和皇甫正那樣的强敵，那批人所發生的作用是有限的。而眞正的主力，却只有古劍、江小玉兩口子。

至于董雙城、白敏芝二人，她們的身手固然高于那批大內高手，但也不是獨當一面的大將。

所以，古劍的心中，實在是很希望他的兩位師兄——「笑彌陀」劉烈、「多情劍客」冷無情能及時趕來相助的。

但他比誰都明白，這希望很渺茫。

原因是四個月之前，消滅修羅教的那一連串的血戰中，天龍子認爲劉烈和冷無情的表現還不如他們的小師弟古劍而深感不滿。

尤其是對于冷無情，儘管是名爲「無情」，實際上却是到處留情而混上一個「多情劍客」的綽號，更是大爲不悅。

也所以，當四個月之前，修羅教被消滅之後，天龍子即勒令他們閉關進修，連古劍與江小玉的婚禮都不許他們參加。

試想，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古劍能希望他的大師兄、二師兄趕來助陣嗎？

何況姚百化正要向天龍子尋仇，劉烈、冷無情二人在那種陣仗中，固然派不上甚麼用場，但爲長輩們跑跑腿是可以的。

所以，即使劉烈、冷無情二人已經啓關了，目前也不可能來助陣。

興念及此，古劍禁不住苦笑了一下，同時，也牽掛着乃師那邊的情況。

當然，古劍對乃師的一切，都深具信心，何況還有江小玉的兩位恩師白石庵主、金花鬼母等人助陣，即使東山再起的姚百化功力再高，也不難將其擺平，但身爲人徒，這種關心也是常情。

×　　×　　×

「劍哥，你在發甚麼呆？」

江小玉的一聲嬌喚，將古劍拉回到現實中來。

他舉目橫掃，屋面上已只剩下他孤伶伶的一個人，因而自我解嘲地一笑道：「這夜色不是很好麼……」

江小玉道：「夜色是很好，但你那王爺大哥替你準備的御賜美酒也不錯哩！」

「好！今宵不醉不休。」

「痛飲一番是可以，可不許喝醉。」

古劍輕攬愛妻纖腰，涎臉笑道：「夫人闔令，敢不凜遵。」

×　　×　　×

由于小郡主已逃過一刦，儘管恭親王仍然在爲世子的橫死而暗自傷神，但心頭的壓力已減輕，所以，大致說來，這一頓消夜的盛宴，氣氛還算是相當輕鬆的，縱然談不上「開懷暢飲」，却是酒到杯乾。

也因此，古劍、恭親王二人已于不自覺間，有了六成醉意，如非是一旁的江小玉及時制止，哥兒倆還要繼續喝下去哩！

也就當這哥兒倆已有六成醉意之間，一位侍衛裝束的中年人在門外促聲說道：「啓稟王爺，卑職有緊急事情奉稟。」

這位侍衛裝束的人，也就是三十六名大內侍衛中的領班——御前三品帶刀侍衛李大功。

李大功是奉命審問張鐵心的助手唐義的口供的。

因此，恭親王一怔之下，沉聲問道：「是否還有同黨？」

李大功道：「回王爺，唐義已說明，王府中已沒有別的同黨。」

「那麼，你何事緊張？」

「回王爺，事關王爺寶眷安全……」

恭親王截口喝問：「怎麼說？」

李大功苦笑道：「回王爺，唐義說：必須王爺親口赦免他的死罪他才肯說。」

恭親王道：「好！你帶他來。」

「是！唐義已被帶到。」

「砰」地一聲，本已被古劍廢去功力的唐義已匍伏門口，連連磕着响頭。

恭親王喝聲：「唐義，抬起頭來。」

唐義抬起頭，由于响頭磕得太用勁，額頭上皮破血流，加上塵土，顯得狼狽之至。

恭親王眉峯一蹙，道：「唐義，方才本藩跟李侍衛的話，你都聽到了？」

唐義道：「是的……」

恭親王說道：「本藩答應赦免你的死罪……」

「多謝王爺！」

「別廢話！快將你心中秘密說出。」

「是！王爺……張……鐵心曾經說過，除了世子、小郡主之外，第三個……」

「第三個是誰？快說！」

「是……是大郡主……」

大郡主是恭親王的長女，早已出嫁，並已有了兩個小孩子，郡馬爺還是一位三品武官。這兩天來，由于恭親王心痛世子慘死。小女兒又受到生命的威脅，竟然沒想到那位已經出嫁的大女兒了。

當然！嫁出去的女兒已經算是外人，這也未嘗不是恭親王沒想到他長女的原因之一。

現在，經唐義這一提起，不由使恭親王身軀一震，拿在手中的白玉杯，也掉落地下，摔得四分五裂。

唐義又恭聲說道：「王爺，他們預定對付大郡主的日子，本來是預定明天，但由于今宵對小郡主的陰謀失敗，很可能會提前採取行動。」

恭親王强振精神，長嘆一聲，道：「老天爺，但願他們還沒有採取行動……」

古劍連忙接道：「大哥，急不如快，咱們馬上趕往馬府去……」

話沒說完，人已穿窗而出。並沉聲說道：「小玉好好保護王爺……」

恭親王忙道：「兄弟，你知道郡馬府在哪兒？」

江小玉道：「大哥，劍哥不是去郡馬府……」

「那是去那兒？」

「外面來了强敵……」

「是皇甫正？」

「不知道……」

屋頂上傳來古劍的朗笑道：「好！該來的都來了，咱們提前解決也好。」

古劍說的是場面話，但也等于是向江小玉示警：强敵都到了，都到齊了，趕快送王爺進地下室。

江小玉自然懂得她夫婿的言外之意，二話不說，就拉着恭親王走往地下室的通道中，並扭頭對李大功說道：「李大人，情況十萬火急，請督飭貴屬，按預定任務，嚴守自己崗位。」

李大功恭應道：「下官遵命……」

路須讓一步　味要減三分

古劍所說的該來的都來了，那是些甚麼人呢？

他目光一觸之下，所看到的是：鐵木青青、鐵木燕兒母女倆。

站在鐵木母女倆左邊的是一名妖冶絕倫，約莫花信年華的紅衣女郎，右邊却是一男一女，那男的身着黃衫，初看之下，好像是前晚在陶然亭跟古劍惡鬥過一場的那個黃衫人，但略一端詳，却原來竟然是呂文才——劉府的總管呂文才。

男的既然是呂文才，那女的自然是劉府的女主人文素娟了。

呂文才、文素娟二人分明已被廢掉武功，並被送往九門提督衙門，怎會在這兒出現？因此，古劍說完了那兩句場面話之後，緊接着却「咦」了一聲。

鐵木青青笑問道：「古劍，你覺得很奇怪？」

古劍「唔」了一聲。

鐵木青青又道：「你們這刁斗森嚴的恭王府，我們竟然如入無人之境。」

古劍含笑接道：「這一點，我倒並不奇怪，因爲我交代他們，不必攔截。」

「哦……」

「先放你們進來，然後來一個甕中捉鼈，不是很省事嗎？」

「好主意。」

「還用妳說。」

「好，我不說……那麼，你之所以感到奇怪的，又是那一點？」

古劍笑了笑，道：「我所感到奇怪的是你們五員大將，却只有一個男的，形成陰盛陽衰，而且，唯一的一個男的，還是被廢掉了武功的人。」

鐵木青青「哦」了一聲，道：「原來你說的是這個，你自己不提起，我還幾乎忘記了哩。」

接着，又笑問道：「你以為這個男的就是呂文才？」

古劍一怔，道：「難道不是？」

「是，也不是。」

「妳總不是為了打啞謎而來吧？」

「當然不是，但我必須先將這個謎解開，免得你死了還是一個糊塗鬼。」

「要不要我先道謝！」

「馬虎一點，免了，」鐵木青青含笑接道：「古劍，呂文才就是皇甫正的化身，你明白沒有。」

古劍漫應道：「是嗎？那麼他以前有很多暗算我的機會，他為何不下手？」

鐵木青青道：「除了向你那王爺大哥報仇的事，他可以自己做主之外，其餘的都是奉命行事，我沒有叫他暗算你，他怎敢？」

「妳又為何不叫他暗算我？」

「這可以分兩點來說，第一點，昨晚上已經說過了。」

「就是為了報答我們四個月之前，沒有殺妳們母女倆的情份？」

「不錯。」

「第二點呢？」

「第二點，是咱們教主不准殺你。」

「妳說的是天香教教主姚百化？」

「不錯，你應該叫伯師……」

「他不配，黃山門下，沒有這樣的敗類。」

「但他對你們小兩口却特別器重，準備好好地栽培你們。」

古劍披唇一哂，沒接腔。

鐵木青青又道：「現在，我不妨坦白告訴你！此刻，有九成九的可能，武林中已沒有天龍子這號人物了。」

古劍心頭微震，但表面上却泰然自若地笑着道：「這是說，姚百化已經上了黃山？」

「不錯。」

「連妳自己都只能說有九成九的可能，而沒有絕對把握，我又怎能相信，何況，我對家師的自信，却是十成十的。」

鐵木青青俏臉一沉，道：「古劍，你最好是相信我的，也聽我的，否則……」

古劍截口笑問：「否則怎樣？」

「你，一定見不到明天的太陽。」

皇甫正插口笑道：「不！總護法，應該說是見不到今天的太陽，因為，現在已經快天亮了。」

鐵木青青「唔」了一聲。

江小玉適時飛登屋頂，俏立古劍身旁，並嬌笑道：「究竟是誰見不到今天的太陽，待會自有事實證明。」

古劍也冷笑接道：「對！事實勝于雄辯。」

鐵木青青沉聲說道：「古劍，你不接受我的勸導？」

「不接受。」

「你估量一下看，憑你們小兩口對我們五個，你有幾成勝算？」

古劍笑道：「鐵木青青，我提醒妳一聲：兵貴精而不貴多，何況，你們五個中，有兩個是已經被廢掉了功力的廢人。」

鐵木青青嬌笑道：「對了，你不提起，我又幾乎忘記了哩！」

古劍一怔，道：「妳忘了甚麼？」

鐵木青青道：「你以為，皇甫正、文素娟二人還是廢人？」

「難道不是？」

「你忘了，我們母女倆也曾經被廢掉過功力？」

「妳們的功力，恢復得這樣快？」

「當然！因為，我們有一位功參造化的教主。」

古劍心頭暗凜，沒接腔。

鐵木青青嬌笑道：「別怕，咱們教主沒到這兒來。」

江小玉接問道：「這是說，你們身邊，有立即恢復功力的靈藥？」

「不錯，而且，靈藥正好在她身邊。」鐵木青青抬手向一旁的紅衣女郎一指，道：「對了，我特別替你們引見一下。」

她一頓話鋒，又含笑接道：「她姓牟，名百合，也是你古劍的同門……」

古劍截口笑問：「是百化的弟子？」

「不錯。」

「也是姚百化的侍姬之一？」

「你很聰明。」

「妙極！妙極！」

「當然妙極。」鐵木青青嬌笑道：「你師伯是一個最懂得享受的人，你想想看：融徒弟與侍姬于一體，公餘之暇，燈前笑語，紅袖添香，那是何等美妙的賞心樂事。」

「高論！高論！」

「別打哈哈，古劍，還有一點，如果我不說明，你是絕對想不到的。」

古劍笑道：「那就痛痛快快的自動說明吧！」

「我現在就說到了，」鐵木青青含笑接道：「牟百合也就是九門提督貝銘的六姨太。」

古劍啞然失笑道：「哦！那我將呂文才、文素娟二人送往九門提督衙門，也就等于是一種變相的『送羊入虎口』啦！」

「更巧的是：恢復功力的靈藥，正好就在牟百合的身上。」

「巧極！巧極！」

鐵木青青冷笑道：「這回我要糾正你，不是巧極。」

古劍笑問道：「不是巧極，那又是甚麼？」

鐵木青青道：「是天香教應運而興，冥冥中有百靈呵護。」

話鋒一頓又起：「你想想看，如果當時不是你心存婦人之仁，因偷襲而得逞之後……」

古劍截口笑道：「我也要糾正你，當時，可不是偷襲。」

鐵木青青道：「就算不是偷襲吧！如果你當時得手之後，將他們一刀了結，現在不就可以減少兩個強敵嗎？」

「有理，有理。」

「只因本教冥冥中有百靈呵護，才鬼使神差，造成目前的結果。」

古劍笑了笑道：「我想，從現在起，冥冥中的百靈，再也不會呵護貴教了。」

一直冷眼旁觀的鐵木燕兒，白了乃母一眼道：「娘，您眞有耐性。」

鐵木青青苦笑道：「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教主曾經一再叮嚀，我不能不盡盡人事。」

鐵木燕兒又白了乃母一眼：「現在，您該死心了。」

「是的，我該死心了。」鐵木青青目注古劍，沉聲說道：「古劍，好話壞話都已說盡，你劃下道來吧！」

江小玉搶先嬌笑道：「有道是：笨鳥先飛，就由我先領教妳老人家高招吧！」

鐵木青青冷笑道：「很好……」

話聲中，一聲清越龍吟，紫電寶劍已經出鞘。

皇甫正忽然插口說道：「啓稟總護法！屬下的禮品是否可以送出了？」

鐵木青青道：「你的仇家已經躲入龜巢中去了！你的禮品如何送法？」

「由古劍轉交。」

「也好。」

此情此景之下的所謂禮品，當然絕對不是甚麼好禮品。

事實上，古劍也早已注意到，皇甫正身邊瓦面上，有一個黑忽忽的布包。

但他却沒有想到那就是皇甫正帶來的禮品。

直到皇甫正俯身拾起那黑忽忽的布包時，古劍才心頭一震地掠過一抹不祥的陰影。

這時，皇甫正已陰陰地一笑道：「古劍，你一定已經猜想到這是甚麼禮品？」

古劍注目反問道：「是一顆人頭？」

「誰的人頭呢？」

「九成九是大郡主的。」

「猜對了，大爺有賞……」

話聲中，那個黑布包已經向古劍扔了過來。

古劍接過布包，隨手向下面一拋，道：「接着，暫時不許告訴王爺。」

皇甫正緩步走向古劍身前丈遠處，冷笑道：「根本不須要告訴那老賊，待會，他們全家老少都會在陰間聚首。」

由于距離縮短，現在，古劍看得更清楚了。

目前的皇甫正，除了換了一襲黃衫之外，完全是呂文才的本來面目，既沒易容，也沒戴甚麼人皮面具。

因此，古劍沉聲問道：「皇甫正，這就是你的本來面目？」

皇甫正反問道：「你看，我的臉上有甚麼偽裝嗎？」

「沒有。」

「那你何必多此一問？」

「但我必須要問，你是朝廷欽犯，混跡在京城之中，像劉家這樣的大戶之中，你不怕被人查究？」

「也好，讓你死前增長一點見識，大爺的眉宇之間，曾經由極高明的大夫動過手術……」

古劍苦笑着，一「哦」道：「原來如此。」

由于古劍、皇甫正的對話，使得江小玉與鐵木青青二人之間的劍拔弩張的局面，也為之暫時弛緩下來。

這時，鐵木青青一聲清叱：「江小玉，為何還不亮劍進招。」

一聲清越龍吟，青虹耀眼中，江小玉嬌笑道：「這不是已經亮劍了嗎？」

鐵木青青脫口讚道：「好劍！」

江小玉道：「妳應知道它的來歷。」

「好像是傳說中的青霜寶劍？」

「不錯。」

「以前沒見妳用過。」

「是的，是恭親王臨時由皇宮中借來，它到我手中，還不到頓飯時辰。」

鐵木青青默然未語。

江小玉却趁機以傳音入密功夫向古劍說了一些甚麼。

只見古劍目光一亮！道：「眞的？」

江小玉嬌笑道：「信不信由你……」

鐵木青青道：「後事交代好了？」

「這正是我要問的話啊！」江小玉含笑接道：「鐵木老人家，你那兵刃上的優勢已經消失了，內心感受如何？」

鐵木青青又冷笑一聲道：「我老人家毋須兵刃上的優勢，也照樣能宰了妳！接招！」

話出招隨，一式「橫掃千軍」，只見一道紫虹，向江小玉疾捲而來。

江小玉嬌笑一聲：「來得好……」

青霜寶劍一揮，一式「攔江截斗」，硬接硬架——

只見青紫兩道光華一閃，傳出一聲裂帛暴響。

隨着那聲暴響，一青一紫兩道耀眼精虹一觸而分，一分又合，像游龍夭嬌，像雨中閃電，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給。

這是一場奇招迭出的精彩惡戰，也是一場互拚內力的激烈惡戰，由雙方寶劍下那長逾三尺的劍炁上，不難想見，兩人之間的生死，都是繫于間不容髮之間的先機之上的。

他們兩人是否還有甚麼殺着不會施展，旁人沒法知道。

但目前所顯示的，却是勢均力敵，好像誰都沒佔到一絲便宜。

屋頂上的搏鬥，由于活動範圍有限，一般人往往都有碍手碍脚之感。

但目前的這二位，却好像不受地形的影響，儘管她們精招迭出，劍氣沖霄，殺得如火如荼，但活動範圍，却一直在原地的丈許方圓之內。

這些，已足以證明，這二位的武功，都已進入收發由心，納須彌于芥子的最高境地了。

由于雙方都是以快制快，片刻之間，激戰已逾百招以上。

一旁的古劍朗聲笑道：「嬌娃對老蟹，紫電對青霜，好一場難得一見的精彩惡鬥。」

鐵木青青怒叱道：「古劍，少逞口舌之利！」

古劍歉笑道：「失禮，失禮，其實，

妳看起來，不但一點也不老，而且，還依然具有將天下臭男人都迷得七葷八素的魅力，方才，我之所以有『嬌娃對老蟹』那一說，毋非是爲了對仗工整，隨口胡謅而已。」

皇甫正忽然揮劍進擊，並沉叱一聲：

「狂徒看劍！」

「錚」地一聲，古劍手中的冷霜丸寶劍挾着一道耀眼精芒，迎頭痛擊，並朗聲笑問：「認識這寶劍嗎？」

冷霜丸本來是張鐵心的，而張鐵心與皇甫正又是同門師兄弟，因此，皇甫正當然認識冷霜丸寶劍。

也由于皇甫正認識冷霜丸，並且知道冷霜丸的厲害，儘管心頭一驚，却還能及時收招閃避，險煞煞地逃過劍毀人亡的厄運。

此情此景之下，皇甫正當然沒法回答古劍的問話。

但古劍于一招取得先機的情況之下，得理不饒人地，「唰、唰、唰……」一連八劍，將皇甫正迫退八大步，並笑道：「皇甫正，不能再退啦！」

皇甫正的確已不能再退，他背後距屋頂的邊緣已不足五尺了。

但皇甫正絕對不是省油的燈，前晚上陶然亭邊的那一戰，也證明他的功力跟古劍比起來，決不多遜。

目前之所以一交手就是一面倒的局面，是由于兵刄上的劣勢加上古劍使的不是本門劍法而是江小玉師門的劍法，在深感意外之下，失去先機所致。

所以，他奮力接下古劍的一輪搶攻之後，不但不再後退，而且立即以分光劍法中的連環三絕招展開反擊。

以分光劍法對付分光劍法有精湛造詣的古劍，自然沒法收到預期的效果，但總算將由于失去先機所造成的頹勢暫時穩住了。

但是得理不饒人的古劍又笑道：「皇甫正，我不用飛刀，就用這三尺鋒刀來殺你……」

「古劍，你最好是連飛刀也用上。」

插口截斷古劍的話的是妖艷絕倫的牟百合。

牟百合是話到人到，話聲未落，已由側面向古劍攻出了十三劍。

好一個「千面殺手」！現在，他算是顯出了眞本事。

他獨鬥皇甫正，固然佔盡上風，增加一個功力跟皇甫正在伯仲之間的牟百合後，以一敵二，也依然有攻有守地從容瀟洒，並含笑說道：「皇甫正，叫你的夫人也一起上吧！」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皇甫正，我特別提醒你一聲，有甚麼壓箱底的本領，趕快使出來，今宵，你們那位總護法自顧不暇，可沒法分神救你了！」

古劍口中的總護法，說的自然是鐵木青青。

目前的鐵木青青，在江小玉的快速攻勢之下，雖然還沒到「自顧不暇」的窘境，却也頂多只能算是暫時維持一個平局。

不過，鐵木青青還有兩員大將沒派上用場，那就是鐵木燕兒和文素娟。

但鐵木青青儘管在戰將上還佔優勢，却已經有點沉不住氣了。

因此，古劍的話聲才落，鐵木青青已沉聲喝道：「燕兒，下令發動總攻。」

「是！」

鐵木燕兒嬌應一聲之後，立即仰首發出一串清嘯。

嘯聲清越悠長，在黎明前的靜夜中聽來，更是特別發人深省。

江小玉一面繼續她的快速攻勢，一面嬌笑道：「鐵木老人家，外面妳還有多少助手？」

鐵木青青冷笑道：「不多，但足够超度你們這批小輩。」

「他們進得來嗎？」

「妳說呢？」

「我說，他們進不來，即使有極少數人能闖進來，也一定是豎着進來，橫着出去，妳信不信？」

「老娘不信！」

江小玉笑道：「那麼，妳且分點精神，聽聽王府外的動靜。」

這時，王府外殺聲大作，金戈鐵馬聲，金鐵交鳴聲，慘號痛呼聲，此落彼起。

這些由鐵與血所譜成的交响樂章，固然令人爲之心神震顫，但更令鐵木青青聞而心驚的，却是上述那些殺伐聲中所夾雜着的震天狂笑聲。

因爲，她明白，上述那些殺伐聲，是她的助手與御林軍短兵相接時所發出。

她也明白，那批御林軍，儘管人多勢衆，却不是她的助手們的敵手，這一點，她很自信，也很放心。

可是，那令她入耳心驚的震天狂笑聲，却使她臉色爲之大變而沉聲問道：「那狂笑的人是誰？」

江小玉道：「妳不妨多想想。」

「是『笑彌陀』劉烈？」

「是啊！這笑聲，妳並不陌生，四個月之前，曾經聽到過的。」

「古劍的兩個師兄都來了？」

「大概是吧……」

王府外那令人驚心動魄的殺伐聲已逐漸減弱，好像已近尾聲。

其實，如果眞是「笑彌陀」劉烈、「多情劍客」冷無情二人趕來了，對鐵木青青這批人來說，可的確是大大的不利。

因此，鐵木青青臉色一變再變之下，冷笑一聲，道：「他們兩個來得正好！」

江小玉嬌笑說道：「正好給妳一網打盡。」

鐵木青青冷笑道：「妳明白就好。」

這時，下面也傳來激烈的打鬥聲。

情況很明顯，已經有少數武功高强的鐵木青青的助手攻入了王府中。

負責王府內部安全的，是大內侍衞和恭親王府的侍衞。

至于董雙城、白敏芝三人，却都在地下室中保護恭親王的安全。

也由于自己的助手已有人攻入王府中，鐵木青青爲之精神一振，道：「江小玉，妳聽，是甚麼人攻進來了？」

江小玉嬌笑道：「不是有人攻進來，是魚兒入了網。」

話聲中，已有兩個勁裝大漢竄上了屋頂，並想檢便宜而分別向古劍、江小玉二人的背後偷襲。

但江小玉、古劍二人頭都不回一下，只是于冷笑聲中分別以左手反手凌空點出一指。

那兩個勁裝大漢的眉心，立即出現一個血洞，連慘號聲都不曾發出，就應指而倒，「骨碌碌」地滾了下去。

緊接着，又有四個勁裝大漢飛身而上，兩個一組，分攻古劍、江小玉二人。

古劍、江小玉二人仍然是頭都不回一下，不過這回不是左手反手殺敵，而是右手中的寶劍電疾地迴掃。

這一電疾迴掃的結果是：進攻古劍的兩個被攔腰斬成兩段。

進攻江小玉的兩個，却都是腦袋搬家，先行滾落下去，而且，其中的一顆腦袋正好落在一個繼續向屋頂飛登的勁裝大漢的身上，弄得那勁裝大漢一身都是血漬。

另一附帶的結果是：古劍、江小玉二個人這微一分神之下，幾乎挨了對方的一劍。

還有一個附帶的小結果，那就是繼續飛竄上來的五個勁裝大漢，不敢再貿然偷襲了。

本來嘛！好生惡死，人之常情。

這些鐵木青青帶來、由姚百化所調教出來的亡命之徒，不論他們如何的神勇、標悍，如何的不怕死，畢竟都是血肉構成的人，有了前頭六個同伴那血淋淋的教訓，他們能無動于中嗎？

江小玉美目的餘光已看到那五個勁裝大漢進退維谷的尷尬神情，不由嬌笑道：「上呀！你們那六個同伴正在向你們招手哩！」

鐵木青青却沉叱了聲：「沒用的東西，都給我下去！」

緊接着又道：「文素娟，妳也下去，督導他們向地下室進攻。」

「是！」

文素娟嬌應一聲，同那五個勁裝大漢一齊向下面飄落。

江小玉嬌笑道：「談笑用兵，指揮若定，妳老人家不愧是大將之才。」

鐵木青青並不理會江小玉的冷嘲熱諷，又沉聲喝道：「燕兒，妳也上，三對一先殺古劍……」

下面有人截口笑道：「好主意，本俠有賞……」

「賞」字聲中，一顆血淋淋的人頭，逕行向鐵木青青身邊射來。

那是剛剛下去的文素娟的人頭。

緊跟着文素娟的人頭飛登上來的，是古劍的大師兄「笑彌陀」劉烈。

劉烈剛好截住正待飛身協助皇甫正、牟百合二人準備三戰古劍的鐵木燕兒，裂咀笑道：「弟妹別來無恙？」

鐵木燕兒向他接連攻出無比快速的一十八劍，並怒叱一聲：「誰是你弟妹！」

劉烈一面長劍揮洒，見招拆招，一面笑道：「妳眞健忘，才不過四個多月的工夫，就將我二師弟的恩情一筆勾銷了。」

接着，又大喝一聲，道：「統統住手，聽我一言。」

他這一振聲大喝，有如平地起了一聲焦雷，不但屋頂上的龍爭虎鬬立即中止，逐漸稀落的王府內的其餘殺伐聲，也像刀切似地一下子就靜止了。

此時，東方顯出魚肚白色，黎明已開始降臨。

惡鬬了近千招的古劍、江小玉、鐵木青青、皇甫正、牟百合等五人，晨光曦微中，已可看到他們額頭上的輕微汗漬。

古劍首先含笑招呼道：「大師兄，你好。」

劉烈那笑口常開的胖臉，居然神色一正，道：「不怎麼好。」

江小玉笑問道：「此話怎講？」

劉烈道：「小玉，這句話，妳老公可以問，妳却不該問。」

「爲甚麼？」

「大師兄我千里迢迢，趕到這兒來，早已暗中告訴妳，妳也必然已轉告妳老公了？」

「是的。」

「那妳爲何還要問『爲甚麼』？」

「不懂才問呀！」

「眞是笨丫頭！妳想想看，一晝夜趕五百里的味道好不好受？」

江小玉嬌笑道：「是有點不好受。」

劉烈道：「那麼，方才我回答妳老公說『不怎麼好』，妳爲何聽不懂？」

江小玉嬌笑如故地道：「現在，我懂了。」

劉烈道：「到現在才懂，還是一個笨丫頭……」

鐵木青青截口冷笑道：「劉烈，你該不是爲了說廢話才趕到這兒來的吧？」

劉烈咧咀笑道：「當然不是。」

鐵木青青道：「你爲何儘說廢話？」

劉烈道：「我說廢話，是對雙方都有好處的。」

「是嗎？」

「當然是，妳想想看，目前情況，有沒有善罷干休的可能？」

「不可能。」

「那麼，借廢話的機會，讓雙方都調息一下，以便重整旗鼓，再作生死之搏，不很好嗎？」

鐵木青青冷笑道：「不是爲了等候助手前來？」

劉烈道：「沒有別的助手了，也沒有這個必要。」

接着又含笑說道：「我再說句不好聽的話，目前，就算是我不插手，妳的勝算也微乎其微，又何用甚麼別的助手。」

「吹大氣不管用。」

「待會，自有事實證明。」

鐵木青青冷笑一聲道：「好！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一頓話鋒，又注目問道：「劉烈，我外面那批助手，都是你殺的？」

劉烈道：「不！我只殺了一半。」

「另一半是誰殺的？」

「我二師弟。」

鐵木青青臉色一變，說道：「是冷無情？」

「不錯。」

「他爲何不上來？」

劉烈輕嘆一聲，道：「人到情多情轉薄，而今方悔太多情，現在的冷無情已經換了一個人，不再是『多情劍客』，而是名副其實的冷面無情。」

鐵木青青臉上一片冷漠，沒接腔。

劉烈又道：「相見不如不見，此情此景之下，他還有見妳們母女的必要嗎？」

鐵木青青仍未接腔。

劉烈話鋒一轉，道：「鐵木青青，咱們談點別的。」

鐵木青青道：「你認爲，咱們之間，還有甚麼別的可談。」

劉烈道：「怎麼沒有，比方說，關於貴教教主姚百化向家師尋仇的事，難道妳一點都不關心？」

鐵木青青沒接腔。

古劍插口問道：「大師兄，姚百化巳去過黃山了？」

「是的。」

「結果怎樣？」

「多行不義必自斃，那結果，你應該想像得到的。」

「姚百化給擺平了？」

「何止是擺平，他在悔、恨、羞、憤交迸之下，舉掌自碎『天靈』而死。」

鐵木青青厲聲道：「我不信！」

劉烈輕嘆一聲，道：「也難怪妳不信，姚百化這老魔的一身修爲，在當代武林中，的確是實至名歸的無敵高手。」

他邊說邊探懷取出一面金質令牌，向鐵木青青一扔，道：「妳是天香教的第二號巨頭，也是姚百化的床頭人，應該認識這玩藝。」

那是天香教教主的令牌，鐵木青青當然認識。

令牌到了「仇家」徒弟的手中，令牌主人的遭遇自不難想見。

因此，鐵木青青手捧令牌，久久沒吭氣。

劉烈注目問道：「現在，妳可相信了嗎？」

鐵木青青沉思少頃，才反問道：「逼死本教教主的，除了天龍子之外，還有哪些人？」

劉烈道：「還有小玉的兩位恩師，但我認爲，這些對妳巳經毋關緊要了。」

「是的，這些對我巳毋關緊要。」鐵木青青一挫銀牙道：「但我至少可以要你們幾個小輩給他墊背。」

劉烈笑道：「別說夢話了，鐵木青青，你們這些人能活到現在，我認爲巳經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了。」

緊接着，又道：「小師弟，方才爲何遲遲不下殺手？」

古劍苦笑道：「我……我總覺得有點兒於心不忍，尤其是對皇甫正……」

劉烈截口訝問：「你認爲皇甫正罪不該死？」

「不！皇甫正濫殺無辜，罪固該死，但他的遭遇，却也是其情可憫。」

「你說的是他老婆被强佔，以及以後的全家被處死的事？」

「不錯。」

「這簡直是婦人之仁，像這樣下去，你不該叫『千面殺手』，應該改稱『千面觀音』了。」

江小玉插口嬌笑道：「『千面觀音』也很不錯呀！」

劉烈苦笑了一下，道：「小師弟，你想想看，皇甫正對劉大山的報復，是否太過份？」

古劍也苦笑道：「是的。」

「至於他對恭親王的報復，更是找錯了對象。」

「是的，處死他全家的是皇帝，恭親王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巳！」

「既然你也想到這些，爲何還有甚麼於心不忍的想法？」

「我是經大師兄的提醒之後，才想通的。」

「『一路哭，不如一家哭，』你懂不懂？」

「懂！」

「殺惡就是行善，以菩薩心腸，行霹靂手段，作爲一個俠義道中人，有時候是不能太拘泥的。」

「多謝大師兄的金玉良言……」

鐵木青青截口冷笑道：「我認爲那都是狗屁！」

劉烈轉向鐵木青青笑道：「鐵木青青，冷靜一點，方才提到我二師弟的話，還沒說完。」

鐵木青青道：「有屁快放！」

劉烈道：「我二師弟說，希望妳們母女倆，也能像姚百化一樣，最好是舉掌自裁，可以獲得一個全屍。」

鐵木青青道：「他好像還有一點香火之情。」

「我二師弟的香火之情，還不止這一點哩！」

「好！說下去。」

「他說，他會替妳們母女辦理後事，並以修羅敎教主之禮，給妳隆重安葬。」

「還有麼？」

「還有，他說，以後每年的今天，他會親自到妳們母女墳前，獻上鮮花一束，美酒三杯。……」

鐵木青青巳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

儘管她的語氣很平靜，但却是俏臉鐵青，眉宇之間，煞氣騰騰，那紫電寶劍的劍尖上，更是冒出尺許的煞芒來。

這，巳經充分顯示，石破天驚，巳經迫在眉睫了。

但劉烈却好像茫無所覺，居然煞有介事地一嘆，道：「百年人生原是夢，萬里江山一局棋，鐵木青青，人生本來就是這麼回事，看開一點吧……」

鐵木青青截口一聲厲叱道：「匹夫躺下……」

叱聲與寒芒齊出，一道紫紅，向劉烈電疾地掃了過來。

幾乎也就在此同時，江小玉的青霜劍也橫裏攻向鐵木青青，迫得鐵木青青不得不迴劍自保，而劉烈却巳飄飛五丈之外，並呵呵大笑，說道：「小師弟，我代恩師傳令，限定你們小兩口，五十招之內完成任務。」

這時，不但江小玉巳跟鐵木青青殺得難解難分，古劍與皇甫正、牟百合二人，也重燃戰火。

而且，鐵木燕兒也巳經加入皇甫正那一組，形成三對一。

重燃戰火後的惡鬪，比方才更要激烈得多，只見一片刀光劍影，而難辨人影。

冲霄劍氣中，傳出古劍的朗笑道：「大師兄，我保證，二十招之內，一定完成任務……」

由於古劍心中巳沒有「於心不忍」的感覺，並巳將一身所學儘量發揮，所以，儘管是以一對三，却仍然是攻多於守，迫得對方三人團團直轉。

至於江小玉與鐵木青青，却仍然是勢均力敵的膠着狀態。

劉烈呵呵大笑道：「好！大師兄我拭目以待。」

古劍那冷霜丸寶劍上的寒芒忽然暴增一尺有奇，並清叱一聲：「躺下……」

精虹電掣中，兩聲慘號同時發出，一顆人頭滾向鐵木青青跟前。

鐵木青青心頭一震，驚呼一聲，疾退丈外。

刀光劍影齊歛，太陽由東方天際昇起來。

金色朝陽下，皇甫正巳變成一具無頭屍體，鐵木燕兒、牟百合二人的左胸上各自插着一把深得及柄的飛刀。

鐵木青青是被江小玉的鐵綫蛇所噬，刹時之間，臉色巳變成一片慘綠，但她仍然以紫電寶劍拄在瓦面上，沒有倒下，並凄然一笑道：「我居然能見到今天的太陽，老天爺好像對我巳經很不錯了。」

劉烈、古劍、江小玉等三人都是一臉肅容，沒接腔。

鐵木青青又道：「劉烈，叫冷無情上來，讓我見他最後一面。」

劉烈歉笑道：「現在，我老實告訴你，我二師弟沒有來。」

「原來你是在騙我。」

「但我現在沒騙妳，而且，剛才我所轉述的二師弟的話，也全是眞的。」

「就是那給我辦善後工作，每年今天，在我墳前獻花，獻酒？」

「是的。」

「好……請代我謝謝他……」

鐵木青青剛說完話，人也「砰」然倒下。

× × ×

小花廳中，水陸雜陳，正酒酣耳熱。

這應該是眞正的慶功宴了。

但席面上的氣氛，却仍然是低沉得近乎沉悶。

當恭親王將借自皇宮的青霜寶劍正式贈與江小玉之後，古劍才正容說道：「大哥，我有幾句本來是不該說的話，但却有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恭親王苦笑了一下，道：「那就快點吐出來吧！」

「還有，我這幾句話的對象是皇上，希望大哥能照實轉稟。」

「噢……」

「至於我要說這幾句話的理由，我想，不用解釋了。」

「好！兄弟！說吧！」

古劍沉思了一下，才又神色一正，說道：「大哥，我是一個江湖人，不懂得官家事，但我深信，眞理是不會有朝野之分的。」

恭親王道：「我同意。」

古劍道：「路須讓一步，味要減三分，這是人人都懂得的話，但能做到的人却是少之又少，我想，官家也必然懂得。」

「唔……」

「如果官家也能做到，培養祥和，不但有益於官家本身，天下黎民百姓，更是受益良多。」

恭親王霍然起立，緊握着古劍，搖撼着道：「兄弟金石良言，我一定轉稟皇上，我也相信，皇上一定會誠心採納的。」

接着，又含笑說道：「經過我這位兄弟的苦心開導，我的心境也開朗得多了。來，我敬諸位一杯，今天不醉不休……」

（全文完）

武林軼事

黃飛鴻拳陣稱雄

希雲

說到省港澳名拳師當中，最威水的一個教頭就係黃飛鴻，有許多人看過關德興演的黃飛鴻片集，拍了八十多套，故此對黃飛鴻有很深的印象，此外，又因黃飛鴻的徒弟林世榮，又名豬肉榮，在本港教授洪拳，名氣甚响，故此，大多數喜歡練武之人，對於黃飛鴻印象特別深，並非把他看做江湖賣武的傢伙。

黃飛鴻的武功係由黃麒英學習得來的，黃麒英的武功又係由少林寺陸阿采學習得來，可以說他得自武林正宗的眞傳，當時黃麒英擅長洪家的五形拳、五行拳，以及虎鶴雙形拳等，另有練習內功的鐵綫拳，棍法係五郎八卦棍，刀係子母刀，又有傜家耙，因此他到了十二歲巳經有多少成就，加上了早熟，身材高大，在江湖上走動時，頗受街坊賞識，紛紛拋擲銅錢，眞的對父親有很大帮忙，可惜他僅有十六歲，父親黃麒英就病逝，故此，黃飛鴻對他父親缺少供養，仍然感慨萬千。

黃飛鴻其實六歲巳經跟隨父親黃麒英賣武，不過到了十二歲，然後單騎出擊，由自己獨力賣武。有一天，黃麒英帶了黃飛鴻到南海縣的佛山鎭到處走動，剛巧有人賣武，黃飛鴻站着看看，當時有一個飛鉈拋出，本來是借此警告圍觀的人不要走得太近，留下空位讓賣武的人表演，怎料飛鉈拋出，剛剛傷了一人，額角流血，黃飛鴻湊巧就站在傷者身邊，立刻扶着傷者，讓賣武的人用布包裹此人的頭顱，大家彼此交談，賣武的傢伙才知道這個童子是黃麒英的兒子，至於賣武者，却是鐵橋三的首徒林福成，兩人喜出望外，黃飛鴻一向聽過黃麒英說過鐵橋三的一雙手堅如鐵石，乃係苦練鐵綫拳，故此他請求林福成把鐵綫拳教給他，後來就拜林福成爲師，於是，他未滿十二歲，巳經學到陸阿采、黃麒英以及林福成幾個名家的武藝，故此他長成之後，非同小可，只有十六歲，就出來做教頭，另外主持寶芝林藥局。

那時黃飛鴻雖然年齡太輕，因爲父親死後，他必須維持家計，雖然年輕，也要

挺身而出，由於他本人的武功認眞出色，故此十六歲做教頭亦有許多門徒，後來認眞出色的門徒紛紛自行開設武館，他僅有三十歲，已經係師爸的身份。

當時因爲他的跌打醫藥特別精明，加上了拳脚出色，故此他並非普通江湖賣武之類，可以說是武官，說到他變成武官的來歷，相當有趣，當時廣州凡係武館都有一隊獅隊，作爲舞獅之用，黃飛鴻教徒弟舞獅，係另有一格，館中分兩隊獅，一隊係男徒弟，另外一隊就由女徒弟去舞，兩隊獅就稱做金獅與銀獅，由於女獅極少，故此黃飛鴻的獅隊舞動之際，一定有許多人圍觀。

有一年金花誕，黃飛鴻率領男女徒弟在廣州對岸河南金花廟的空地前面舞獅賀誕，當時提督陳泰鈞在紫洞艇上飲酒看熱鬧，那一艘紫洞艇就泊在金花廟前，因爲所泊之處跟廟前空地十分接近，他看見黃飛鴻本人武功超卓，所有門徒舞獅都係恰到好處的，雖然他是滿州人，且係提督身份，由於他本人的武功相當好，在衙門裏面無人能敵，他覺得滿州人的功夫似乎跟黃飛鴻表演的功夫略有不同之處，便想跟他較量高下，互相切磋。

翌日中午，派了一個親信，拿着函件到寶芝林藥局給黃飛鴻，召他前往提督衙門相敍。

那一份函件只係召見性質，沒有講出提督何以想見黃飛鴻，至於黃飛鴻，因爲提督大人召見，不敢推辭，立刻肅整衣冠，跟隨來人同往提督衙門，見了提督陳泰鈞之後，陳泰鈞然後講出想跟他較量武功，黃飛鴻大吃一驚，初時婉詞推却，後來因爲提督講出這是兩派不同武功切磋，並非想打出輸贏來，換言之，那一方面輸了也不要緊。

既然提督盛意拳拳的邀請他，他就勉强答應，提督看見黃飛鴻答應之後，立刻派人伴着黃飛鴻到演武廳去，跟着他召見許多名的高級教練，叫他們到演武廳看看兩人過招的情形。

還沒有動手，提督陳泰鈞很鄭重的說：「黃飛鴻，現時我跟你較量高下，乃係武林中的子弟，並非提督，請你切勿留手，如果你把我打傷，我決不追究，反之，你處處讓我，我就不高興，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

黃飛鴻一聽就明，心裏暗想，最好打個平手，可是，怎樣才能够打個平手呢？兩個高手過招，必然很快就分出勝負來，怎能剛剛打個平手呢？初時提督採取攻勢，後來變成守勢，他發覺黃飛鴻仍然保留十分客氣的態度，不敢進攻，索性拚命搶攻，迫黃飛鴻出手。

提督陳泰鈞擅長的滿州拳，有些像羅漢拳的手法，喜歡用自己的一雙手搭住對方的手，叫做輾手，往往一招就把對方的手踭夾斷，這是非常厲害的絕招，黃飛鴻發覺自己的右臂給他夾住，如果繼續退讓，恐怕手踭夾斷，未免失威，迫於施展洪拳裏面的「游龍歸洞」，向對方雙手之間斜出，稍爲擺脫剪手的威脅，下邊用三星勾彈腿一勾，提督的馬步雖穩，仍給他勾鬆，隨即吃了一脚，整個向斜仆跌一丈過外，黃飛鴻趕快趨前把他扶起，連聲請罪，提督非常高興，認爲他文武全才，當天晚上就設宴欵待，翌日早上就向兩粵總督吳全美極力推薦，黃飛鴻立刻被聘爲軍中技擊教練，屬於相當高級的武官。

向來一個江湖賣武佬斗胆跟提督過招的人已經很少，何况打贏提督沒有加罪，反而聘爲軍中技擊教練呢？這種壯擧，使武林中人對黃飛鴻另眼相看，等閒之輩，不敢向他挑戰。

過了一段時間，當時打贏安南鬼的黑旗兵劉永福，因爲傷了麒麟臼，那是下半身的最大一塊骨，很難醫治，聞說黃飛鴻除了武功精湛，跌打醫術也很精，立即派人聘請黃飛鴻替他治療，不過旬日，便即走動如常，他就提了一個橫額，派人送到寶芝林藥局，上面寫着：「術藝皆精」四個字，跟着再聘他做黑旗軍的技擊教練，兼軍中跌打，那是黃飛鴻最有名氣的一段時間。

由於黃飛鴻身兼數職，除了做總督衙門以及軍中技擊兩種教練，又兼跌打醫生，此外，廣州市最負盛名的三欄，即係菜欄、菓欄以及鹹魚欄，分別重金聘請黃飛鴻主持，故此，黃飛鴻的武館裏面就很少看見他，只係由他的門徒梁寬教授。

論理梁寬的武功不弱，出身比較林世榮早得多，且係黃飛鴻首徒，綽號鬼脚七，黃飛鴻最擅長的是踢脚，能够踢人於無形無影，所有門徒當中，梁寬學藝最精，他本來是銅鐵舖的學徒，因爲每晚必到黃飛鴻門外看人習武，黃飛鴻見他如此苦心，沒有收他的學費，親自教他，他又精心向學，僅有二十歲，便即打贏許多名高手，有資格代替黃飛鴻教授武藝，殊不料他命短得很，僅有二十五歲，便因外感傳裏，發高燒，數日便即病死，於是黃飛鴻又再忙個不了。

說到黃飛鴻本人，他有兩個兒子，其中有一個兒子係排行第二的，叫做黃漢熙，樣子生得跟黃飛鴻一模一樣，但因爲黃飛鴻長子被人暗算，死於鬼眼梁的槍下，黃飛鴻非常痛心，叫第二個兒子專心學習英文，切勿練武，故此，在黃飛鴻武館裏面，沒有黃漢熙的踪跡，王桂蘭係黃飛鴻的結髮妻子，反而早晚代替黃飛鴻教授武藝。

黃飛鴻在廣州居住了一個時期，便到香港去，林世榮就是那時被收做徒弟的，有一天，廣州有一名徒弟叫做陸正剛，在大笪地搶地盤，跟幾名爛仔打架，黃飛鴻抱不平，挺身而出，一路殺出重圍，對方死傷數人，鬧出了命案，迫於離港，逃返廣州，在寶芝林照舊行醫兼教拳。

直到一九二三年，廣州商團之役，西關不少地方焚燬，仁安街亦被波及，寶芝林就在戰火中燒爲平地，一來他晚年感到一切蕭條，人情冷落，二來已失去了父親留下的藥局寶芝林，長子又被人暗算，各種不如意的事情集於一身，終於病倒，第二年就在城西方便醫院逝世，享壽七十有七。

黃飛鴻生前雖然已享盛名，仍然比不上死後他的大名那麼流傳深遠，因爲電影以及電視紛紛把他的事跡拍攝，觀衆認識他的人愈來愈多，然後有這樣輝煌的成就，追上廣東十虎。（完）

兩期完技擊鬥智小說

龍乘風·文
盧令·圖

獵犬（上）

艷屍陳室內 誰是摧花人

火車五殺手

（一）

黑夜中，長堤上，浪急風勁，一人帶醉獨立堤前，迎風嘶叫：「李邦！李邦！李邦！」

他在狂呼！

他在怒喊！

「總有一天，老子要親手殺了你！把你撕開一片一片，把你掉進溝渠裏，把你碎屍萬段……」

江中水滔流。

這人的名字，也就叫江滔流，是個四十歲的中年漢子。

江滔流是個怎樣的人？

除了譚登之外，沒有人能深切的了解他。

（二）

同日深夜十一點十八分。

這一天是十月二十六日，秋意已漸更深，但譚登還是穿着一襲質料單薄的淺杏長衫。

這時候，他在望堤軒的銀月廳上，凭欄眺望着江邊。

天上無銀月。

他也不是在看江邊的風景。

他只是遠遠的看着江滔流，隱約聽見他那憤怒的呼喊聲。

「李邦！李邦！……」

譚登神色黯然。

他忽然下了一道命令：「關棠、侯立，把江先生帶回來。」

立刻就有兩個行動敏捷的漢子，從銀月軒外飛掠出去。

望堤軒是一間酒家。

這間酒家的老闆，就是譚登。

× × ×

認識譚登的人，都知道他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經是一個黑道上的大哥。

直到現在，他仍然在這裏擁有龐大的勢力，但這位黑道大哥却已漸漸褪色。

沒有人敢動譚三爺的時代，已在兩年前結束。

譚登初時儘量忍耐。

但他的忍耐，並未能使侵犯他的强敵心滿意足。

他越是忍耐，越糟糕！

終於，一場無可避免的火併爆發。

然而，很不幸地，譚三爺敗了。

他把十二條街道的地盤，拱手讓給了另一個在黑道上剛冒出來的强人。

這人的名字，就叫李邦！

（三）

江滔流回來了。

他醉着回來。

其實，當他奔出長堤的時候，本來就已醉得很厲害。

× × ×

燈火昏黃。

江滔流的臉色看來也是黃黃的，就像

是廟院裏的神像。

譚登瞧着他，嘆了口氣。

「李邦！我一定要……」江滔流還在呼叫，那種聲音就像個瘋子。

譚登忽然說：「江四爺，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絕不能輕舉妄動。」

江滔流站直了身子，吼叫道：「他殺了我七個兄弟，雷復勇、孔林開、趙猛、古亭、駱駝子、符翚，還有邵一川，他們都一個一個的死在李邦的手下，三爺，你說，我還有臉回去老家嗎？」

譚登道：「他們之死，非戰之罪。」

「他們當然無罪！」江滔流嘶聲說：「但我有罪，當初若不是我硬要他們從甘草鄉帶到這可惡的城市，他們現在一定還活得很好！」

譚登道：「他們若不出來，現在只不過是小毛賊。」

江滔流道：「但做小毛賊總比做個死人好得多！」

譚登搖搖頭：「不！做小毛賊沒出息，與其一輩子鬱鬱不得志，倒不如轟轟烈烈的大幹一番！」

江滔流默然。

譚登接道：「當他們來到這裏的時候，我們已說得很明白，這是一個弱肉强食的地方，誰怕給人吃掉，最好還是馬上回甘草鄉。」

「但他們却自願留下。」

江滔流茫然地望着遠方。

「不錯，這就像是一塲賭博，在甘草鄉賭的不大，要幹也幹不出甚麼大事來，但在這裏，只要你有本領，再加點運氣，說不定會比昔年的我更强，甚至把李邦打垮。」

「可是，他們現在却已給李邦打垮，你可知道我心裏的滋味？」

「我了解……」

「甘草鄉，我再也沒有面目回去！」

「不！你一定要回甘草鄉，而且馬上就要去！」

「你說甚麼？」江滔流瞪大了眼睛，忽然用盡氣力說：「要我回甘草鄉，除非把我變成一個死人！」

譚登搖搖頭。

「難道你已忘記了這七個兄弟的血仇了？」

「忘不掉，就算化成飛灰，我的靈魂也會記着他們！若能化爲厲鬼，找李邦算帳，那更是萬死不辭！」

「世間上根本沒有鬼，那些厲鬼復仇的故事，在現實生活上絕不存在。」譚登臉上的表情很嚴肅，緩緩地說：「你若要報仇，絕不能不回甘草鄉，因爲只有甘草鄉的葛大先生，才可以對付李邦！」

「葛大先生？」江滔流臉色一變，接着說：「你說的葛大先生，是不是昔年在天津連環路上火併十一帮的葛伏痕？」

「不錯，正是葛伏痕！」

「他在甘草鄉？」

「你不知道？」

江滔流聳聳肩：「我從來都沒有聽人說過，名震黑白兩道的葛伏痕居然會在甘草鄉裏。」

譚登道：「別人的說話，你可以不相信，但我說的，你現在非要相信不可。」

江滔流道：「三爺，你的說話，我從來都沒有懷疑過。」

譚登嘆了口氣，目中似是露出了感激之色：「老四，你不愧是我的好兄弟，到了這種田地，你對我還是如此信任。」

江滔流默然。

譚登緩緩接道：「在五年前，甘草鄉是不是開了一間藥材店？」

江滔流想了想，屈指一算，點頭道：「不錯，剛好是在五年前，咱們的兄弟，還收過他們不少保護費。」

「保護費？」

「嗯，這有甚麼不妥？」

譚登瞧着他，過了很久很久，忽然冷笑起來。

江滔流一怔。

「這和葛大先生的事有甚麼關係？」

「當然有絕大的關係，」譚登直勾勾的盯着他：「你可知道，這間藥材店的老闆是誰？」

「吳六。」

「吳六的眞正身份，你又可知道？」

「這個……」江滔流呆了一呆，道：「總不會他就是葛大先生罷？」

譚登一笑，笑得很奇怪：「很湊巧，這位吳六先生，的確就是昔年雄霸天津，威震上海灘的葛伏痕，葛大先生！」

江滔流呆住，完全的呆住。

整整過了兩分鐘之久，他才長長的吁了口氣：「那個戴着破爛不全金絲老花眼鏡，走路時老是一跛一拐的吳老闆，就是葛伏痕？」

譚登冷冷一笑：「你不相信？」

「不！我絕對不是這個意思，三爺怎會騙我，只是實在是令人大感意外了。」

譚登握緊着拳頭，在江滔流的面前一揚，道：「你要爲兄弟們報仇，就得去求這位葛大先生相助！」

「他……他肯嗎？」

「別人也許不能，但你一定能！」

「我能？」

「不錯，因爲你還有個好表弟，而你的好表弟，一直都和吳六老闆的女兒很要好！」

江滔流呆着。

他想了想，總算明白了譚三爺的意思了。

「這個……」

「你還在猶豫甚麼？難道你忘記了李邦怎樣陷害你從甘草鄉帶出來的兄弟？」

江滔流咬着牙：「好！我拚着不要臉，也要回甘草鄉找葛大先生！」

× × ×

仇恨是一種力量。

但這種力量，帶給人類的並不是建設，而是毀壞。

江滔流心中有仇恨，而且太多！太濃厚！

他馬上就要回甘草鄉。

他把仇恨帶回甘草鄉。

然後呢？

以後的事，無人能逆料。

但已有五個殺手，不斷的在找尋着江滔流，務求要把這人置諸死地！

× × ×

翌日清晨，江滔流順利地登上了一列火車。

連他自已都感到有點意外。

上午八點三十三分，火車開出。

直到八點五十六分，才有人在厠所後發現了五個人。

五個身懷利器，但却同時在背後中伏身亡的死人。

沒有人目擊這件可怕的兇殺案。

但這兇殺案巳發生，而且立刻就震動了全市。

但江滔流已遠遠離去，他並不知道這件事。

失望並不等於絕望

（一）

十月三十日，正午。

乾燥的北風，把江滔流的衣衫吹得獵獵作响，但他的手心却彷彿在冒汗。

他終於回到了甘草鄉。

這是他出生的地方，這兩年來，他一直都有着思鄉病。

甘草鄉裏，幾乎每一個人都認識江滔流。

但這時候，他已經來到了甘草鄉最繁鬧的長街上，但却沒有任何人向他打個招呼。

因爲他戴着一頂闊毡帽，遮住了上半邊臉龐。

他以前沒有鬍子。

但現在，他的鬍子却有一大把。

這一大把鬍子，又遮住了他的下半邊臉龐。

所以，即使是甘草客棧的掌櫃先生朱一聽，也認不出這個「陌生人」原來竟然就是江滔流。

× × ×

江滔流的家在甘草鄉之北。

但他沒有回去。

他只是在甘草客棧裏，租了一間房子，然後又吃了一碗灼熱的酸菜蝦米麵。

吃完之後，他就離開了客棧，一直前往吳氏藥材店。

朱一聽怔怔的瞧着這個人，忽然問客棧裏的伙計阿樹：「你看他像誰？」

阿樹眨了眨眼睛，聳肩道：「他像你，也像我，就是那一把鬍子，你沒有，我也沒有。」

這是阿樹的答覆。

對於這種答覆，朱一聽當然是絕不滿意。

所以，他接着給阿樹的「賞賜」，是在頭上敲了一記。

朱一聽搔一搔脖子，腦海裏左思右想，就是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他只是覺得這個人似乎並不太陌生，但却又無法想起，這人究竟是誰。

（二）

賴金子也同樣認不出江滔流。

「抓藥嗎？」他問江滔流。

江滔流搖搖頭，說：「我不是來抓藥，而是來找人。」

「找誰？」賴金子一怔。

他在吳氏藥材店幹了五年，給人的印象是老實，平易近人。

江滔流沉默了片刻，忽然從衣袋裏拿出一件金光湛然的東西。

賴金子定睛一看，那是一面不大不小的金牌。

金牌上刻着一個「譚」字。

賴金子又是一愣，問道：「這是甚麼玩藝兒？」

江滔流道：「只要你把它交給吳老闆，他自然會明白。」

賴金子瞪大眼睛。

「你是來找老闆的？」

「不錯。」

「可惜你來得不合時。」

「吳老闆不在店裏？」

「他不但不在店裏，而且還巳離開了甘草鄉。」

「甚麼？他不在甘草鄉？」

「嗯，他回鄉下去了。」

「他的鄉下在那裏？」

「廣西吳家村。」

江滔流嘆了口氣，把金牌收回：「既然這樣，我不再找他了。」

他垂頭喪氣的在嘆氣。

賴金子瞧着他，心中暗暗失笑，忖道：「這渾蛋不知道是何方神聖，居然要找老闆！」

他想笑出來，但却極力忍耐着。

江滔流轉身要走了。

但他忽然又回來，對賴金子說：「皮膚痕癢該用甚麼藥治療？」

賴金子道：「這門子醫術，我不懂，你最好去隣村找彭大夫。」

江滔流道：「不必找他，我知道該怎樣才可以讓皮膚不再痕癢，而且這是獨門秘方，包管百試百靈。」

「眞的？」

「你想知道？」

賴金子一笑：「兄台如肯賜告，在下是感激不盡，實不相瞞，我的一雙脚經常都痕得要命，連彭大夫都拿它沒辦法。」

江滔流搖搖頭。

「我這種獨門秘方，不能醫脚癢，而且我的脚一向都沒有半點毛病。」

賴金子一愕，問道：「那麼你的毛病在那裏？」

江滔流慢慢地伸出了右手。

然後，他又把右手緩緩收緊，握成拳頭。

賴金子莫名其妙。

江滔流微微一笑，道：「我的毛病就是這隻拳頭。」

賴金子忽然覺得有點不妙。

他想縮開去。

但遲了。

「砰」然一聲悶响，江滔流的拳頭巳重重的打在他臉龐上！

（三）

藥材店裏，除了賴金子之外，還有崔義和邵南平。

他們都是跟隨着賴金子，以賴金子馬首是瞻的伙計。

賴金子忽然給人揍了一拳，他們都是又驚又怒。

邵南平衝了上來，大聲道：「你是誰？怎麼無緣無故的揍人？」

江滔流悠然一笑：「這是治療拳頭痕癢的獨門秘方，是他要我教的。」

賴金子「呸」的一聲：「小子，你以

爲這裏的人都可以給你揍嗎？」

江滔流道：「你若說眞話，我的拳頭自然不會痕癢，也就絕不會揍人，可惜你隱瞞事實，硬要說是吳老闆不在，那只好怪自己咎由自取了。」

賴金子道：「吳老闆的確不在！」

江滔流道：「但我不相信。」

賴金子怒道：「你要怎樣才相信？」

江滔流道：「你若連吃十拳，仍然說老闆不在，那就相信你並不是在騙我。」

邵南平、崔義俱是臉色一變。

「這還算是甚麼世界？」崔義怒道。

江滔流冷冷道：「這是拳頭世界，你的拳頭若比世間上所有的人更硬，更快，那麼這個世界就是屬於你的！」

「這簡直是蠻不講理！」

「吳老闆分明還在本鄉，但你們却隱瞞事實，這更加蠻不講理。」

崔義年輕力壯，而且也練過點拳脚功夫，這時候再也忍耐不住，運氣猛喝，揮拳直向江滔流撲去。

江滔流冷笑，

「不知死活！」

話猶未了，崔義的拳頭已撞向他的鼻樑。

但也在這一剎那間，江滔流的拳頭也猛力地向他的鼻樑上撞去！

先發拳的是崔義。

然而，江滔流却是後發先至，他的鼻樑絲毫無損，但崔義的鼻子却已給打歪！

崔義的眼睛紅了。

他是又驚又怒，臉上表情好像是恨不得一口吃掉江滔流，又好像想要哭出來。

但他沒有退縮。憤怒畢竟掩蓋着心中的驚懼，他竭盡全力，又再纏了上來。

江滔流的拳頭又準備發出。

這一拳若是再打在崔義的鼻子上，那麼眞的是黃台之瓜，何堪再摘。

但就在這一剎間，一人高聲大喝：「停手！」

崔義沒有停手。

「蓬」然一聲，他的拳頭已打在江滔流的胸膛上。

他這一拳力道不輕。

最少，連崔義都認爲，這一拳最少可以把江滔流痛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但江滔流却仍然站在哪裏，他沒有「出世」，也沒有「升天」只是悠然一笑。

崔義那一拳，他看來似乎和搔癢沒有多大的分別。

崔義呆住了。

對方若在這時候一拳反擊過來，那豈不是……

他不敢再想下去。

無論怎樣，對方已算是手下留情。

當然，這完全是因爲有人突然呼喝「停手」，而且這人正好是這間藥材店的吳老闆！

（四）

吳老闆初到甘草鄉的時候，看來就像個土頭土腦的老傢伙。

但現在，他這一喝之威，又豈是土頭土腦的人可以表露出來的？

江滔流立刻變了神態。

他不再粗暴，也不再無禮。

他就像個很聽話的小學生，乖乖的跟隨着吳老闆，進入了藥材店後的一座偏廳裏。

× × ×

吳老闆坐在一張木椅上，小心翼翼的抹着老花眼鏡。

這時候，在他眼中，彷彿沒有任何事情，會比抹乾淨自己的眼鏡更爲重要。

江滔流坐在他的身邊，靜靜的看着這個已退隱江湖的黑道大亨。

吳老闆抹眼鏡的手勢很別緻，比起女人綉花還要小心。

他忽然對江滔流說：「你可知道這副眼鏡的來歷？」

江滔流道：「你又可知道我是甚麼人麼？」

吳老闆淡淡一笑：「你是個來小號搗亂的人。」

江滔流道：「我的姓名呢？」

在老闆瞧着他，忽然伸手去拔他的鬍子。

江滔流沒有動。

一拔之下，一大撮鬍子被扯脫下來。

吳老闆淡淡道：「痛不痛？」

江滔流搖搖頭：「不痛，因爲這都是假鬍子。」

吳老闆忽然嘆了口氣：「江老弟，你走的時候，豈不是曾經說過，當你回來的時候，必然已經飛黃騰達，衣錦還鄉？」

江滔流點點頭：「不錯，那時候，我喝了不少酒。」

吳老闆道：「那麼你現在必然已經很清醒了？」

江滔流道：「那就像是一場噩夢！」

吳老闆道：「每個人都會有做夢的時候，有些人的夢永遠不會醒，但有些人的夢却會在甜蜜中驚醒，就像是你現在的情況一樣。」

江滔流道：「你早就知道我是江滔流了？」

直到這時候，吳老闆才總算抹乾淨眼鏡。

他慢慢的把眼鏡架在鼻樑上，然後才慢慢的道：「當你還沒有踏入甘草鄉的時候，我就已經知道，你很快就會找來。」

江滔流黯然道：「只可惜，我並不是衣錦還鄉，更沒有飛黃騰達。」

吳老闆道：「但你的氣燄還是很兇，一出手就打傷了我的伙計。」

江滔流忽然直勾勾的盯着吳老闆：「剛才的事，晚輩是有些逼不得已，那全然是因爲想見葛前輩一面。」

吳老闆嘆了口氣：「你已知道我就是葛伏痕？」

江滔流點點頭，然後又拿出了一面金牌。

吳老闆接過金牌，苦笑道：「這是譚登的玩藝兒，我這個老人家可不喜歡這一套。」

江滔流道：「前輩眞的就是葛大先生麼？」

吳老闆點點頭：「譚登沒有騙你，我就是當年的葛伏痕。」

江滔流道：「這一次，無論如何也要請葛前輩帮忙帮忙……」

葛伏痕摸了摸面頰，搖頭道：「譚登

是我的多年老友，他老了但我更老了。」

江滔流道：「事關重大，還望葛老前輩重出江湖，對付李邦。」

葛伏痕揮了揮手：「就算是二十年前，我也未必能敵得過今日的李邦，你們都找錯人了。」

江滔流道：「當年晚輩有眼不識泰山，冒犯了葛前輩，還望前輩海量包涵！」

「這些廢話不必重提。」葛伏痕緩緩道：「如今李邦正是當紅人物，正是炙手可熱，連市政廳的官紳議員，都有三分之一以上攏靠着他，奉勸老譚一句，還是收手算了。」

江滔流道：「話可不是這麼說，試想想，譚三爺若保不住他的江山，跟隨着他的手下，將會有怎樣的結果？」

葛伏痕的聲音漸漸變得很冷淡：「成者爲王，敗者爲寇，自古皆然，他們若不想死，那麼，最好就和你一樣，回到鄉下去！」

「葛前輩……」

「不必說下去，老實說，我一向都不太喜歡見你，尤其是在這種時候，你回去罷。」

江滔流呆住。

葛伏痕不再說話，只是冷冷的盯着江滔流。

他的眼神冰冷而堅定，彷彿世間上再也沒有任何人可以改變他的主意。

江滔流終於失望地離去。

但他還沒有絕望。

他又把那些假鬍子重新裝上去，然後去找雲青玉。

他希望雲青玉可以把事情改變。

雲青玉是他的表弟。

他還記得，今天剛好是雲青玉的二十五歲生辰。

重出江湖

（一）

江滔流沒有記錯，今天的確是雲青玉的生辰，但却不是二十五歲，而是二十三歲。

雲青玉的名字很有點女性化的味道。

不過雲青玉却絕不是那種娘娘腔的男人。

他高大、英俊、平素舉止溫文，但辦事却果敢決斷，只要是一小時之內能辦妥的事，他絕不會多花一秒，但却很可能還沒有半小時就已迅速完成。

他父親是個退役軍官，曾經是洪大帥麾下的第一員猛將。

但雲青玉沒有參軍。

他現在是甘草鄉的一間學校的高級主任。

他父親在軍政界煊赫一時，但兒子却是從事教育工作者。

他父親並不反對，只是說：「這份工作雖然蠻有意思，但對青玉來說，未免太枯燥乏味。」

一個教師反駁：「教育下一代的工作，怎會枯燥？」

這個退役軍官淡淡一笑：「知子莫若父，總有一天，你們必須另聘高明。」

大家只好拭目以待。

× × ×

知道雲青玉生辰日子的人並不很多。

雲青玉也從來沒有向任何人提起。

這一天，他在一座碧綠的小湖裏划着船。

船上並不只有他一人，還有霜霜。

霜霜是吳老闆的女兒。

她有一雙明亮嫵媚的眼睛，一張略圓、皮膚雪白的臉龐。

她比他年輕四歲，但說話的神態和語氣，經常都比雲青玉老氣橫秋。

但說來奇怪，他越是老氣橫秋的樣子，就越更嬌艷動人。

只要是個正常的男人，都一定會對她感到很有興趣。

在甘草鄉，對這位霜霜小姐大感興趣的人，絕不只有雲青玉。

但能夠令到霜霜大感興趣的男人，却就只有雲青玉一個。

雲青玉能獲美人垂青，不知羨煞多少旁人。

事實上，他們也是很登對的。

× × ×

雖然北風凜冽，但在小湖裏，却還是那麼謐靜。

霜霜很滿足。

令她感到滿足的，是雲青玉對她的體貼、關懷。

但她心裏還有個願望。

她希望有一天，能跑到大城市裏去看看。

雲青玉問她：「妳想看甚麼？」

她回答：「甚麼都想看，我已很久沒有到過城市了。」

雲青玉有點愕然問道：「妳在那裏出生？」

「天津。」

「那是個大地方。」

「我更喜歡上海。」霜霜有點眉飛色舞的樣子。「那時候我還很年輕，還沒有十歲，是姑母帶我去上海的。」

「後來妳却和你爹到了這裏？」

「嗯！」霜霜忽然皺起眉。「但爹曾經對我說，不要讓任何人知道我們是從天津來的。」

雲青玉道：「但我已知道。」

霜霜嫣然一笑：「你和別人不同。」

雲青玉凝視着她：「有甚麼不同？」

霜霜的臉却忽然紅了。

雲青玉突然放下了木槳，握住了她的手腕。

他凝視着她。

「霜霜……」他吸了口氣，連聲音都似乎因爲緊張而有些發抖。「妳願意嫁給我嗎？」

他說完這句說話之後，忽然覺得辭句很笨拙，很老套。

假如說話是可以收回來的話，那麼他可能馬上就把它收藏起來。

霜霜垂下了臉。

她的心跳彷彿在剎那間加快了三倍，一張臉龐灼熱得簡直可以烤熟鷄蛋。

一陣寒風吹過。

她突然抬起頭，瞧着雲青玉。

她甚麼話都沒有說，只是輕輕的點了點頭。

雲青玉却呆住了，就像個呆子，忽然

看見天上有隻熟燒鵝向自己飛了過來。

他忽然從小船上跳了起來，差點沒掉進冰冷的湖水裏。

（二）

這艘小船是王婆子的。

王婆子的家就在湖邊。

她平時靠販賣豆腐爲生，這艘小船是她外孫親手製造的。

王婆子已七十八歲，但精神和體力都很好。

只可惜現在連唯一的外孫都已不在這裏。

他跟隨着江滔流，到外面去「闖一番事業」。

他叫邵一川。

×　　×　　×

邵一川是跟隨着江滔流離開了甘草鄉的。

但他再也沒有回來。

江滔流本已沒有勇氣去見王婆子。

他累死了她唯一的外孫。

但現在，他不能不到湖邊，因爲他要找雲青玉。

×　　×　　×

王婆子認不出江滔流。

但她對這個滿臉「鬍子」的陌生人大表歡迎。

因爲江滔流給了她一封信，還有五百塊大洋。

這封信，他是模仿邵一川筆跡寫的，而那五百塊大洋，江滔流說是邵一川托他帶回來的。

王婆子已等待了很久。

她等待的並不是錢，而是邵一川。

她希望這個生性頑强的外孫，能够早一點回來，讓自己再看個清楚。

雖然，現在邵一川還沒有回來，但有信帶到，還是令她爲之雀躍不已。

×　　×　　×

看見這個熱淚盈眶，捧着那封信雙手發抖的老太婆，江滔流心中有着一種酸楚苦澀的滋味。

這老太婆不認識字，要求江滔流讀給她聽。

江滔流讀了。

他讀着這封由自己僞造的信件，哄騙着這個孤苦伶仃的老婦人。

信裏說，她的外孫現在很好，而且已漸漸出人頭地，將來還要把外祖母接到城市裏居住。

王婆子聽到這裏，笑了。

「傻孩子，我已在這裏活了一輩子，還有甚麼地方會比甘草鄉更好？」

江滔流苦笑。

「不錯，妳說得一點都不錯，這裏的確是世間上最好的地方。」

「嗯……你也是本鄉裏的人？」

「不！」江滔流連忙搖手。「我是在長沙出生和長大的。」

「你叫甚麼名字？」

「胡廣。」

「原來是胡先生，請到裏邊坐……」

「不，我還要等雲先生。」

「青玉？」老太婆指着小湖。「你要找青玉？」

「不錯。」

「這個孩子很好，只可惜他的表哥却是個可惡的傢伙。」王婆子哼的一聲。「他叫江滔流，若不是這小子，一川現在還在我身邊……」

江滔流的臉色一陣蒼白。

現在，他甚麼話都說不出來，倒想喝酒。

但這裏沒有酒，只有寒風和冰冷的湖水。

他忽然走到湖邊，把整個腦袋都浸入冰冷的湖水裏。

老太婆「唷」的一聲叫了起來。

「胡先生，你要洗臉，可以到我家裏來……」

江滔流連連搖頭：「不，湖水很清涼，很好。」

就在這時候，一艘小船划了過來。

他看見了表弟雲青玉。

×　　×　　×

雲青玉也看見了他。

雖然江滔流的臉上滿是假鬍子，但他還是一眼就認出這人就是自己的表哥。

對於這位表哥，他比甘草鄉裏每一個人都更認識、更瞭解。

但他實在想不到，江滔流竟然會在這個時候，在湖邊等着自己。

（三）

江滔流需要的酒已在眼前。

這裏是阿吉酒舖。

江滔流很快就喝了三碗酒。

這裏的酒，雖然比不上城市裏所能喝到的白蘭地，但酒性却更烈，而且還帶着一種江滔流永遠難忘的風土鄉味。

他第一次跟別人喝酒，喝的就是這種「一品官」。

那一次，他才喝了半碗，就已醉得連頭都抬不起來。

但那時候，他才八歲。

童年的時代，早已成爲過去。

現在，就算是喝上二十碗「一品官」，也未必能令江滔流醉倒。

但他寧願回復童年時代，那時候，他無憂無慮，也沒有仇恨。

雲青玉看着他，忽然問：「你一定要吳老闆助你一臂之力？」

江滔流一拍桌子：「我剛才已說過不知多少遍，他不是姓吳，而是姓葛，是昔年雄霸一方的大亨葛伏痕。」

雲青玉道：「他若是堅決不肯，我也沒有辦法。」

江滔流搖搖頭：「不！只要你能說服霜霜，葛大先生一定會重出江湖，對付李邦。」

「這個……」

「不必這個那個，這一次，表哥全靠你了。」

雲青玉考慮了很久，終於答應了江滔流。

×　　×　　×

十一月三日，雲青玉終於帶來了一個使江滔流精神大振的消息。

葛伏痕雖然拒絕了江滔流，但却無法抗拒女兒的「撒嬌攻勢」。

霜霜說：「你不能老是縮在這裏，像一頭老烏龜。」

葛伏痕氣得想揍她，但却又連動她一

條頭髮都不捨得。

霜霜又說：「江湖人講究的是義氣，譚三爺給人欺負，你坐視不管，算甚麼好漢？」

葛伏痕苦笑，拿她沒辦法。

霜霜最後說：「我要到外面闖一闖，不能老是困在這種窮鄉僻壤，你若不去，我自己獨個兒去！」

這一下，嚇壞了葛大先生。

他拗不過這寶貝女兒，最後還是答應下來。

霜霜高興極了，樂得就像個獲得一份可愛聖誕禮物的小孩。

現在距離聖誕還有五十多天。

又有誰能知道，到了聖誕節那一天，她是否還能像現在這般高興？

×　　×　　×

十一月八日，葛伏痕父女離開了甘草鄉。

甘草鄉裏的人，都不知道這位吳老闆爲甚麼忽然會離去。

×　　×　　×

十一月十日，吳氏藥材店突來惡客。

惡客總共十人。

他們要找吳六。

但吳老闆不在，這十人遂大肆搗亂，把這藥材店裏的一切破壞無遺。

賴金子極力阻攔，結果慘死於刀棒之下。

這消息一直到十一月二十三日，才傳到葛伏痕的耳朵裏。

這筆帳，葛伏痕已記下。

他把這筆帳寄在李邦的頭上。

絕毒的苦肉計

（一）

十一月二十五日，大雪紛飛。

李邦坐着一輛黑色的轎車，來到了春山路十六號門外。

他是一個穿着考究，儀態風度極佳的中年紳士。

除了在浴室之外，他永遠都是衣履整潔鮮明，襯托着一張英俊臉孔和健碩的身材，他實在比許多年輕伙子還更富男性魅力。

這一天，他穿着一套淡灰連背心的西裝，外加一件貂皮輕裘，皮鞋是剛從美亞蓮公司運送到李公館的法國貨，再加上梳理得整齊明亮的頭髮，使他變得更年輕，更具自信。

他是來找一位成熟、高貴、艷麗動人的小姐。她是本市市長的乾女兒韋櫻櫻。

×　　×　　×

上午九點正，李邦親自拉動門鈴。

但直到九點零八分，屋子裏還是沒有人出來。李邦臉上的自信，已漸漸變得有點焦躁、不安。

在他身上，有一枚八克拉完美無瑕的大鑽戒。這枚鑽戒，是他用來向韋小姐求婚的。

市長夫人曾經向他暗示，他若向她的乾女兒求婚，最少有七分機會。

對於李邦來說，只要有七分機會，已足够讓他去幹任何事。

他曾經擊敗過不少强敵，包括自己從前的老大哥夏漢勇。

那時候，他勢孤力弱，但却和夏漢勇展開大火併。

夏漢勇手下猛將如雲，個個能征慣戰，而李邦却只有十來個兄弟，而且還有一半以上是老弱殘兵。

這本是强弱懸殊的一戰。但李邦却還是毫不考慮，與夏漢勇一拚高下。

他是個叛徒。

他既然反叛夏漢勇，就絕不能在最後關頭怯弱下來，否則只有死得更快。

那時候，他也許連一分把握也沒有。

但到最後，最先躺下去的並不是李邦，而是夏漢勇。

因爲李邦在最後關頭，用盡所有金錢，收買了夏漢勇的一個親信手下。

他這一着，是非常冒險的。

假若對方臨時變卦，或者根本就沒有誠意和他合作，只是敷衍着他，那麼這一次的冒險，就會把他陷入萬劫不復之境。

這是一個考驗。

一個對李邦眼光的考驗。考驗的結果，證明李邦沒有看錯人。

他收買了一個唯利是圖，六親不認的叛徒。這個叛徒，他在夏漢勇最信任他，也最需要他的時候，突然一刀刺進了夏漢勇的心臟。

這人叫做姚一方。當他殺了夏漢勇之後，立刻就離開了這個都市，遠走高飛。

他需要的並不是權勢，而是金錢。

李邦給他的雖然不能算是一個太龐大的數目，但最少已比夏漢勇給他工作十年的酬勞還更多一點。這已是一個很足够的理由，可以讓夏漢勇倒下去。

夏漢勇一倒，李邦漸漸扶搖直上。

×　　×　　×

當時勢力最龐大的，是譚登。

但李邦採取一連串的壓逼行動，把譚登的地盤搶走不少。譚登的手下，也最少有四分之一轉到李邦麾下。

這是一個很危險的局面。終於，連場火併開始，他倆已是勢不兩立。

李邦充滿自信。

他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打垮譚三爺！

他與市長的乾女兒成親，也是打垮譚登計劃的一部份。因爲他知道，譚登唯一的侄兒譚遠橋，很喜歡韋櫻櫻。

但韋櫻櫻却總是對他若即若離，把他弄得神魂顛倒，患得患失。

李邦看得出，韋櫻櫻並不喜歡譚遠橋，但却不忍心表明態度，因爲這樣會很傷害他的自尊。

櫻櫻所仰慕的是自己。

每當李邦想到這一點，就有一種飄飄然的感覺。無可否認，櫻櫻實在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譚遠橋雖然年輕，但又怎及得上自己這種翩翩風度的紳士？

他現在是來求婚的。但是韋櫻櫻的家裏，好像竟然空無一人。

他們去了哪裏？難道這幢屋子裏的人都死光了？想到這裏，李邦臉色驟變。

他突然下令把這幢屋子的大門撞破！

（二）

大門很快就被撞破。

李邦立刻嗅到一陣濃厚的血腥氣味。

「櫻櫻！」他狂喊。

他像一枝脫弦利箭般，向屋內衝去。

這屋子裏的擺設，向來都是井井有條，很整潔的。但這時候，一切都變得紊亂不堪。他看見了橫七豎八的屍體，一具又一具的散佈在屋子的四週。

最後，他看見了櫻櫻。

櫻櫻躺在臥室裏。他身無寸縷，身上也沒有半點傷痕。但她的呼吸已中絕，一雙原來很美麗的眼睛已在驚懼、絕望中僵硬，就像她的胴體一樣，再也不會移動。

「譚登！」他嘶聲狂叫，「你一定不得好死！」他的聲音雖然嘶啞，但却也同樣响徹雲霄。

（三）

譚登沒有被捕。

因爲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這一樁血案，是由他一手策劃出來的。

沒有眞憑實據，就連市長也奈何他不得。然而，這已對譚登很不利。

人們一致認爲，這是譚三爺暗中主使的。還有譚遠橋，他的嫌疑也極大。

倘若譚登殺了李邦，沒有人會說甚麼。但現在被殺的却不是李邦，而是韋櫻櫻，還有她一家人。這就未免令人髮指了。

× × ×

十一月二十六日，清晨。

雪已停，風却仍急猛。譚登冒着寒風，坐着汽車來到了近郊的一間花園房子。

這是葛伏痕剛花了兩萬塊買下來的。

葛伏痕很有錢。他歎在甘草鄉並不是因爲沒有錢，而是想過一些安靜的生活。

他在幾間銀行裏的存款，和在各地購置的產業，仍然是一個極驚人的數字。

這時候，他東山復出，也並不是爲了錢。但要大幹一番，却不能沒有金錢作爲推動的力量。

錢並不是萬能。但世間上絕大多數事情，非錢不行，那又却是事實。

花一兩萬買一幢比較像樣的花園房子，對葛伏痕來說，這只是微不足道的事。

假如有需要的話，這種房子就算再多買十幢八幢，都絕對不成問題。但現在葛伏痕最需要的並不是房子，而是人手。

房子只能用來居住，却不能對付李邦。它不會動拳頭，揮棒子。也不會思想。

葛伏痕只需要一幢房子，但却需要更多的人手，來對付强敵。

他曾希望自己的晚年，能够平靜地渡過。但這時候，他又覺得自己並不是那種能够永遠歎在窮鄉僻壤的人。

他有錢，但現在更需要權勢。

他必需讓李邦知道，這地方還不完全是姓李的天下！

然而，縱然他要對付李邦，但對於韋櫻櫻滿門被殺的慘案，他還是絕不贊成。

他頻頻說：「這實在是太過份，太離譜了！」

（四）

譚登進入富麗堂皇的客廳，還沒坐下，就已聽見葛大先生的聲音在咆哮。

「三爺，這實在太過份，太離譜！」

他穿着一襲絲質睡袍，咬着一根雪茄，走到譚登的面前：「我不是來看你濫殺無辜的，韋小姐雖然是李邦的女朋友，但她不是江湖人，殺了她，這不算是大丈夫的行徑，相反地，那很齷齪，很卑鄙，而且也太愚蠢！」他罵人的說話有如連珠炮响，但譚登却一直緘默着。

直到葛伏痕的聲音停下來，過了很久，譚登才說：「我並不是大丈夫，我也許很齷齪，很卑鄙，但却絕不會太愚蠢。」

葛伏痕一怔：「你在說甚麼？」

譚登沉聲道：「你可以不相信我的說話，但我却不能不說，韋櫻櫻被殺，根本與我絕無關係！」

葛伏痕問道：「這不是你幹的？」

譚登道：「殺了韋櫻櫻，對我們可說有百害而無一利，我爲甚麼要這樣幹？」

葛伏痕默然。

譚登又說：「這也絕不會是遠橋幹的，他是我的侄兒，他的胆量有多大，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而且就算他要殺人，也絕不會去殺掉自己最心愛的女人。」

葛伏痕瞳孔收縮，終於說：「我相信你不會如此愚蠢，也相信譚遠橋沒有這種胆量，但這却又是誰幹的？」

譚登冷冷道：「聽說李邦發現韋櫻櫻被殺的時候，極其悲慟。」

「這是極合情理的事。」

「這是貓哭老鼠假慈悲！」

葛伏痕眉頭一皺：「莫非你懷疑這是李邦下的毒手？」

「難道葛爺認爲沒有這種可能？」譚登眸子裏閃動着森冷的光芒，「既然殺韋櫻櫻會對我有百害而無一利，那麼他殺了韋櫻櫻來嫁禍於我，又豈是奇事？」

葛伏痕沉吟半晌才道：「李邦心狠手辣，而且他對韋櫻櫻也未必眞的動了眞情，他用這種方法來打擊你，確非奇事。」

譚登冷冷道：「還有遠橋，這樁血案，他必然會蒙受不白之冤，事實上現在已有人私私竊議，認爲遠橋的嫌疑極大。」

葛伏痕道：「倘眞如此，李邦的手段，倒是不可小覷！」

「葛爺，我從來都沒小覷李邦，但直到現在爲止，咱們還是着着處於下風。」

「此風不可長！再一直處於下風，說不定你將會永無翻身之日！」

譚登嘆了口氣。

「形勢到了這種地步，要憑我一人之力扭轉乾坤，可不容易。」

「別沮喪，別忘記還有我這個老頭鬼，就算咱們拚掉兩副老骨頭，也絕不能讓李邦一直再揚威耀武！」

說到這裏，葛伏痕忽然問：「江滔流怎樣了？」

譚登道：「沒有咱們的命令，現在他是絕對不敢輕舉妄動的。」

「他在那裏？我想見見他。」

「昨夜他陪着遠橋！」

「遠橋的心情，一定很不好。」

譚登道：「江滔流亦然。」

葛伏痕皺了皺眉：「兩個心情不好的人在一起，可不是一件妙事！」

「你是怕他們會闖禍？」

「我是怕他們會去送死。」

「這倒不必担心因爲雲青玉也和他們在一起，這年青人却是蠻不錯的。」

聽到「雲青玉」這三個字，葛伏痕臉上微露笑容。

就在這時候，葛平匆匆走了進來。

葛平是葛伏痕的家僕，而且早在五十年前就已跟隨着他。他遞給了葛伏痕一封

信。「是從天津寄來的。」葛平說。

葛伏痕面色凝重，緩緩拆開這封信。過了半晌，他對譚登說：「你還記得莊血影嗎？」

譚登目光一亮：「血影刀莊鶴齡？」

葛伏痕點點頭。

「你的記性還不算太壞。」

「他豈不是已經死了？」

葛伏痕搖搖頭說：「沒有，十五年前，他在天津與六大天王浴血苦戰，結果六大天王一個不剩，但他也受了重傷，不少人以爲他再也活不下去，但結果，他還是沒有死掉，只是左手不見了一根尾指。」

「他現在仍然住在天津？」

「不錯，」葛伏痕淡淡道：「但明天早上，他就會和我們在一起對付李邦！」

譚登吁了口氣：「那好極了，莊血影若重投葛爺麾下，李邦必會提心吊胆。」

葛伏痕嘆息一聲：「他本來也和我一樣，再不想在江湖上担風冒險，但當他知道我這個老頭兒東山復出，却又是心癢難熬，忍不住巴巴的趕來。」

譚登道：「葛爺對待弟兄們太好，他們知道你捲土重來，那有不聞風歸附？」

葛伏痕微笑：「只希望我這個老頭兒不要讓大家太失望，也就很不錯了！」

譚登凝視着他，很肯定的說：「你一定不會讓他們失望的。」（未完）

李小龍苦練七星樁

麥海雲

李小龍全盛時期，認眞厲害，拳打腳踢，其快如風，一向能够出手這樣快捷的拳師，多數打中對方身體的時期，拳脚乏勁，但係李小龍就有些不同，他的拳脚認眞快速，不過，打到對方身體仍是很有份量的，故此，他能够在功夫這一行創下了奇蹟，除了獲得美國加州舉辦的國際自由搏擊冠軍之外，還經過許多次大戰小戰，穩定自己的地位，假如沒有斤兩，決不會得到如此的成就。究竟他的功夫從那一個門派學習得到呢？當然首推詠春，其實他分別學習過幾個門派的，並非全部係詠春的招式，其中有些招式係從蔡李佛門派抽取的，金星掛角就係其中之一，此外，左右鞭搥，亦係蔡李佛的絕招，他在精武門這套影片裏面多次施展出來，擊敗東洋的拳脚，還有一部份脚法從龍形拳的脚法抽取出來，側身踢出的佷鷄脚，係莫家脚法之一，總之，在他的身上可以找到中國許多個門派的拳脚，故此，他的成就可以講係中國功夫的成就。

爲甚麼他出手這樣快，兼且打中對方的時候，認眞有勁呢？關於這點，有許多人摸不透，向他詢問，他就把那些人帶到私人的健身室，讓他們看看健身室裏面的器具，在他重金買入的一座別墅之內，有一個健身室，相當闊大，健身室的一個角落，放置許多健身器具，但在健身室的中央却是很闊大的，沒有任何一種器具放置，原來他習慣了在那一個又空又闊的地方去做一種特殊的電器健身運動，可以說，那種健身運動對他的功夫大有帮助，由於他自己也不知道這樣做會不會有惡劣的效果，影响健康，故此他一直都沒有把這種健身以及練勁的方式介紹出來，只有認眞接近他的朋友才知道他確實是如此練功。

作爲電器健身運動的東西就係發電機，叫做電盒，那個電盒本身能够發電，綁在腰間，它所發的電就會透過手臂，直達指掌之間，如果開掣之後，只是坐着不動，就會令他凋身震，反過來說，閂了掣又跟住開拳踢脚，電力注貫到指掌和手臂以及一雙脚的大小腿，就會令到他的威力增加幾倍，又快又有勁。

利用「靜」電去刺激本人的肌肉，使它發生抵抗的力量，以至拳打脚踢特別起勁，這種健康運動器械是否有利呢？抑或有害呢？至今仍然沒法找到一個結論，因爲它要港幣兩千元過外才買得到，故此，練武之人，很少使用它，另一方面，有些人認爲用科學器具所發出來的勁，難以持久，且又担心那種勁會影响到內臟發生惡劣變化，故此，使用這種電盒的功夫佬不會很多。李小龍除了使用電盒練功之外，還有別的器械，十分玄妙，他生前的健身室有許多古怪的練武用具，都是一般人沒有想過的，其中有一種低樁的銅柱，只有三呎高，有彈力，一脚踢過去，它向後傾跌，隨即彈起，這種用具就是李小龍練習連環低撑脚之用，上述的銅柱作七星之形，一條柱被踢倒下，另外一條柱被踢，已經倒下的便即彈起，一口氣踢出七個低撑脚，確不容易。

打開外國的健身雜誌看看，很容易你就發覺到有些彪形大漢的一雙手充滿了肌肉，胸部向前突出，有如一頭野獸那麼粗壯，看到這種景象，你可能發生懷疑，認爲這種人如果眞的搏鬥，佔盡上風，李小龍未必是他們的對手，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因爲人體有許多地方非常脆弱，無法把它練習到堅如鐵石，例如眼睛，咽喉，以及下體，又或胸部當中的一塊軟骨，都是無法抵受沉重壓力的，只要揮拳踢脚，打中上述的要害，對方就算是世界上肌肉最發達的冠軍，也會倒下來，此外，人體有許多骨節比較突出，特別是一雙脚的膝蓋骨，搏鬥之際，一定伸展得比較遠，如果膝蓋骨給人踢爆，那就無法作戰，李小龍非常精於使用低撑脚去踢對方的膝蓋骨或照面骨，連環踢出，一招打贏，如果踢不中對方而又打到埋身，他就用軟掌出擊，十隻指頭好像鐵尺那麼堅硬，打中眼睛或咽喉，對方就捱不起，他也是一招打贏。

有一次李小龍在羅馬表演拳擊之後，回到酒店，深夜赴約，跟一個靚女在餐廳裏面喝酒，他搖搖晃晃的走出來，突然給三個羅馬拳師襲擊，他就像一陣風似的把他們擊倒，兩個被他踢爆膝蓋骨，一個打傷眼睛，前後不够兩分鐘，便即獲勝，很安閒的護送靚女到停車場。

上述那種戰鬥，在李小龍身上已經發生過十多次，每次都是他獲勝的，只有一次給十多人用棍棒向他頭上痛擊，那是發生在火車站的候車室，他然後受傷，可見懂得中國功夫的人確能够以寡敵衆，不怕對方是個重逾二百磅的彪形大漢。（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高遠心切報殺叔毀莊之仇，從死者被害現場觀察，判斷兇手必是關外「土行叟」孫壽，於是即與知友莊昭、趙雲山北行，追尋仇踪，當他們到達關外白馬溝時，人海茫茫，正感不知仇踪何處覓之際。剛巧在酒樓結交一名關東大漢唐鐵人，探詢之下，竟與孫壽相識，且願帶同三人前去孫壽的居所，孫壽從土裏鑽出來，高遠開門見山的質問孫壽是否殺害其叔高亮，孫壽直認不諱。高遠一聽，怒火中燒，即向對方進擊，兩人便打起來，結果孫壽被殺，他的啞子徒弟，得唐鐵人求情，才倖免一死，高遠報了殺叔之仇。三人隨即南返……

期完俠義恩仇小說／

馬騰·文
盧令·圖

海南隱士（下）

海南隱士　罪魁禍首

冒着漫天風雪，高遠莊昭趙雲山終於從關外回到關內。

今天是個難得的好天氣，風停雪止，廣濶的天空中，萬里無雲，溫暖的陽光晒在身上，與人一種暖洋洋的感覺，三人控轡緩馳，沿途有說有笑。

自從在白馬溝殺了孫壽後，高遠的心情開朗了不少。不似出關時那般沉重。

一騎前縱的趙雲山回頭道：「高兄，咱們是否直赴海南？」

高遠帶笑道：「既知那黎越是海南人，當然直赴海南，以了此心願。」

「海南風俗迥異中原，久欲一遊，見識一番，正好趁此一了心願！」莊昭一帶馬頭斜刺裏越過了趙雲山。

他們都是年輕人，年輕人本就活潑好動，趙雲山一見莊昭越過他，一磕馬腹，催馬追向莊昭。

莊昭一聲輕笑：「趙兄，久聞你騎術精湛，趁此正好見識一番！」

揮鞭策馬，往前路疾馳而去。

趙雲山豪興大發，回頭道：「高兄，前面見。」催動座下駿馬，潑刺刺如逐電追星般趕下去。

眨眼間，蹄聲漸遠，人馬已渺。

高遠看得豪興遄飛，收拾起一腔心事，叱喝一聲，也策騎飛馳趕上去。

× × ×

莊昭一騎領先，風馳電掣般往前飛馳，也不知馳了多遠，前面出現一個鎮集。

莊昭連忙勒轡，以免撞到行人。

前面鎮口處，三三兩兩，有人自鎮上行出來。

胯下坐騎被控，速度漸漸減慢，莊昭恰在這時，聽到背後隱隱傳來一陣急驟的蹄聲，以爲是趙雲山趕上來，連忙扭頭後望。

他才擰身回首後望，還未望得眞切，馬前已响起一聲驚呼聲，令到他不由疾回身探視。

這一看，令他吃了一驚，急忙滾鞍下馬。

你道發生了何事？却原來不知怎的，他的馬已撞到了一個鬚髮皆白的老翁，令到他怎不驚急交加。

他的馬竟然沒來由的撞倒了一個老翁，令到莊昭有點莫名奇妙，他剛才明明看到前面沒有路人，才擰身回頭向後望的，但這個老翁，這個看來被撞得不醒人事的老翁，不知打從那兒鑽出來的，竟會被他的馬撞倒。

這令他思之不解。

不容他多想，因爲救人要緊，他一步跨到那老翁身前，彎腰俯視，察看那老翁的傷勢。

一陣人聲傳來：「瞧，前面有人被馬撞倒了，快去瞧瞧！」

「喲，還是個老頭兒呢，那個冒失鬼竟然這樣橫行，大路上撞倒人。」

「那老漢躺着不動，別是死了吧？」

隨着嘈雜的人聲，隨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待到莊昭挺起腰，剎那間一大羣人已將他與那躺在地上的老翁圍了起來。

有人上前彎下腰察看那老翁。「不好，眞的出了人命，這位老伯沒了氣！」

莊昭一聽，腦門轟的一响，差點沒有昏了過去，惶急地分辯道：「這……」

圍觀的路人羣情洶湧起來，七咀八舌掩蓋了莊昭的語聲。「既然出了人命，少不得帶他去見官。」

「這小子別是存心殺人吧？這寬的路上，怎會將人撞倒？」

「別多說了，帶他去見官吧！」

在衆人的嘈雜聲中，莊昭已冷靜下來，細細回想一下剛才的情形，倏地心頭一跳，敞聲道：「各位請聽在下一言！」

但洶湧的人羣已不容他說下去。「有甚麼話，見了官再說！」有幾個已越衆而

出，抓拿莊昭。

莊昭既然心有所疑，如何肯就範，身形一幌，脫出幾名路人的抓拿。「各位叔伯兄弟，請等一等，那老伯只怕是昏了過去也未定！」

他是想緩一緩洶湧的羣情，再徐圖後計。

另一方面，他也盼望趙雲山，高遠能及時趕來，幫他解圍。

只可惜，此刻趙雲山與高遠也有了痲煩。

× × ×

趙雲山縱馬馳出不到百十丈，倏的胯下坐騎驚嘶一聲，前蹄一蹶，向前顚跪！

趙雲山驟不及防之下，差點從馬鞍上拋跌落地。

尚幸他騎術精湛，反應神速，身形隨着前拋之勢，甩蹬離鞍，身形騰空而起，手一揚，抓住了路邊一棵樹斜伸向天的一椏橫枝！脚下嗤嗤破空之聲亂响，跟着响起一聲馬嘶悲鳴聲。

趙雲山不用看也知道出了甚麼事，身形一蕩，手一鬆，呼的直蕩出去，接一伸手，又抄住了四五丈外的一枝橫枝。

在他身後，响起一陣暗器掠空聲！

再一蕩，落地時，已離開遇伏處足有十丈過外。

身形一轉，目光及處，但見那匹馬已倒地死去，身上中了不下十種暗器，路上橫着一條絆馬索，兩頭繫在兩邊樹上，剛才馬匹就是被這根繩索絆倒的！

目光接一轉，在他剛才抄拿住的橫枝身上，已佈滿了暗器。

他不由倒抽了口冷氣，暗忖：若不是剛才反應快捷，此刻怕不也像那匹馬一樣，躺倒在地上！

一念及此，心中悚然一驚：我既已遇伏，只怕高兄與莊兄也不能免了。

× × ×

他想得一點也沒有錯，既然他與莊昭先後遇伏，遭到痲煩，顯見這是一項有計劃的行動，高遠又焉能倖免？

高遠一人一騎奔馳出不到數十丈，驀地他覺得頭上一黯，一物疾速罩下！

悚然驚覺之下，他來不及瞧清楚頭上罩下的是何物件。一拳擊在馬股上，接一歪身，來了個馬腹藏身，整個人倒掛在馬頸上，雙腿脫蹬，隨時向前標射。

馬匹負痛嘶叫一聲，向前急竄，但那從天而降的物件已罩落，罩住了馬匹的後半截，纏絆住馬匹的後腿，馬匹立時撲跌在地．發出一陣驚嘶聲。

即時，一陣密如牛毛的暗器破空生嘯，罩射向那匹獨自在掙扎的馬匹！

而一條人影亦在馬匹倒地的那剎，從馬腹下斜射向路旁樹側！

脚才點地，身形一閃，繞到樹後，掩蔽身形。

這人影當然是高遠了。

從樹後窺望出去，罩住馬身的是一面大網，那匹業已倒地死去的馬身上，佈滿了飛刀、透風釘、鐵蓮子，鐵蒺藜等暗器，不下七八種之多。

高遠出了一身冷汗，暗自慶幸不已。

但隨即他想到了趙雲山莊昭兩人，他既遇伏，他們又焉能倖免？

想到這，他驚急起來，顧不了那樣多，身形如燕子迴翔，從這棵樹繞到那棵樹，然後身形一掠，掠上路面，提氣急馳起來。

但好奇怪，背後竟沒有人追趕。

但他仍然不敢將身形放緩，去勢反而更快，一邊急馳，一邊想：不知莊兄與趙兄情形如何？

× × ×

莊昭雖然沒有被人抓住，但也脫身不得，被圍觀的人圍住。

莊昭如若能當機立斷，不難脫圍而出，可惜他一直不敢肯定心中所疑，也就一直不敢拿定主意。

他懷疑這是一個預先設下的陷阱，有意坑他。

這時，那幾個抓他不住的路人，繼續向他糾纏，企圖抓住他。

莊昭在未弄清楚這件事前，當然不敢貿然動手，一味閃避，同時分辯：「各位請不要亂來，容在下說清楚。」

但洶湧的人羣沒有理會他的話，兀自抓的抓，吵的吵，亂糟糟的。

正在鬧得不可開交之際，驀地有人大聲叫：「快停下來，瞧，這位老伯不是醒了嗎？」

吵嚷洶湧的人羣聞聲立時停止了動手叫嚷，俱一齊望向那躺倒在地的老翁。

那老翁果然沒有死，正悠悠醒轉，雪白的鬍子抖動着，眼皮一開一闔，胸脯起伏着在喘氣。

「好了，好了，總算沒有弄出人命來！」有人說。

「雖然死不了，受傷是免不了的，一定要那小子負責老伯的湯藥費。」又有人說。

這時候，那老翁已能說話，低弱地向衆人說：「各位，是老漢不好，自己不小心，撞上那位公子的馬匹，不關那位公子的事。」

這老翁倒是個明白事理的人。

莊昭聽了那老翁所言，不禁鬆了口氣，暗忖：這老伯倒是個明理之人。

雖然不是自己將他撞倒，但這麼老的人，被馬匹撞倒，總是不安，也有一份歉疚，聞言忙上前道：「老伯，你不要緊吧，要不要去瞧瞧大夫？」

「不用，不用，」那老翁搖手道：「老漢沒甚麼，還能走。」

說着掙扎着站起來。

莊昭心中懷疑這時已消釋，見老翁掙扎要站起來，忙不迭俯下身，伸手攙扶。

老翁在莊昭的攙扶下，顫巍巍地站起來。

圍觀的人羣見那老翁能站起來，已沒有熱鬧可看，哄的走了一大半。

莊昭見那老翁顫巍巍的站不穩，只好仍扶着他。

倏的那老翁雙腿一軟，往地上就倒。

莊昭急忙用勁扶住老翁！

老翁身軀一傾，竟往莊昭懷中傾去。

莊昭一把將老翁的身軀穩住，關切地道：「老伯，你……」突的語聲一窒，人亦往後就倒。一雙眼睜得大大的，口微張，死死盯着那老翁。

那老翁突然變得硬朗了，反而一手扶住了莊昭的身軀，另一手並指如戟，點在莊昭的心坎大穴上。

心坎大穴乃人身重穴之一，如若被人以重手法點中，必死無疑。

如今莊昭正是被那老翁以出其不意的重手法，點中了心坎穴！

故此，莊昭必死無疑。

不過，他死得很不甘心。

但不甘心又如何，他人已死，所有的一切皆化爲烏有了。

那老翁帶着一臉詭笑，輕輕將莊昭放在地上。

剩下圍觀的人竟無一人出聲。原來這些人是與那老翁一伙的。

那老翁朝來路看了一眼，撮唇呼嘯一聲，剎時走了個無影無踪。

路上，就只剩下莊昭那具逐漸冷却的屍體以及那不知生死爲何物的健馬。

× × ×

高遠與趙雲山的距離不過相隔數十丈，是以一幌眼間，高遠已看到站在路上有點發怔的趙雲山。

看見趙雲山無恙，高遠一顆提起的心才安然放下，急聲問道：「趙兄，你沒事吧？」

趙雲山正在猶豫不決，因爲他在中間，不知是先趕往前路還是往回走，離遠已望到飛馳而來的高遠，遂決定先等高遠趕來再說。

同時，他見到高遠也平安無事，提起的心放下了一半。

另一半則仍懸念着不知情形如何的莊昭。

「高兄，小弟沒事，倒是那匹馬死了。」趙雲山指一指地上那匹馬。

高遠望了一眼，道：「小弟與趙兄也差不多，亦是坐騎死了。」接將他遭遇的經過說了一遍。

趙雲山也對高遠述說他的遭遇。

兩人幾乎是異口同聲道：「不知莊兄遭遇如何，但願他平安無事。」

× × ×

待兩人一口氣趕到那鎮口，老遠一眼望見躺在地上的屍體，以及那匹仍站在屍體旁邊的健馬，兩人雖然看不清地上那屍體是莊昭，但那匹馬是莊昭的無疑，而馬鞍空，地上躺着一人，不用再看，那必是莊昭無疑。

兩人手足冰冷，摒着一口氣趕到那匹馬前，一看，地上躺着的確是莊昭，先還存着一絲希望，高遠搶前蹲下來用手一探莊昭鼻息，悲聲道：「莊兄死了。」

趙雲山眼前金星直冒，差點沒有昏了過去，蹲下來，嘶聲大叫：「莊兄，是誰殺了你——？」

莊昭人已死，又如何答他呢？

高遠目含痛淚，已着手檢查莊昭身上的傷痕。

「趙兄，快來看，莊兄是被人用重手法點中心坎穴身亡的！」

趙雲山忙俯前察看，莊昭果然是心坎穴中指而亡的。

「是誰下此毒手的？」高遠趙雲山心裏同時升起這個疑問。

「一定是黎越那老賊！」趙雲山衝動地大叫。

他之所以如此肯定，是因爲他認爲，除了黎越，沒有人想殺他們，他與莊昭曾從黎越的手上將高遠救走，這無異與黎越作對。

「莊兄是被人出其不意點中心坎穴而死的，現場又絲毫沒有打鬥痕跡，看來，黎越沒有返回海南，他一直監視着咱們，設下陷阱，實行各個擊破。」高遠冷靜下來，加以分析。

「這老賊好陰險，看來，咱們遭到的伏擊，只不過是老賊阻延咱們馳援莊兄的手法，好讓他達到伏殺莊兄的目的！」趙雲山握着拳頭說：「高兄，咱們現在如何做？」

高遠强抑悲痛道：「首先買副棺材殮葬了莊兄再說。」

× × ×

高遠趙雲山與莊昭情如手足，如今莊昭不幸身亡，令到高遠趙雲山兩人傷痛不已，將莊昭的棺木暫厝在鎮外的一家寺廟中，一連三日，守在莊昭的靈前。

莊昭之死，有如雁行折翼，高遠心中有說不出的沉痛。莊昭是爲了他，才不幸身亡的，他爲情爲義，也要替莊昭報此血仇！否則，何以對莊昭泉下之魂？

高遠與趙雲山經過一番商議之後，決定留在鎮上，探查黎越的行踪。

兩人經過了莊昭的教訓之後，決定從今以後不再單獨行動，以免與黎越以可乘之機。

照說，以黎越的穿着打扮，只要他在鎮上現過身，是很容易打探到他的行踪的，但兩人經過連日來的打探，却絲毫探聽不到一點有關黎越的行踪，令到兩人大惑不解。

兩人甚至有點懷疑，這是否是黎越所爲。

但除了黎越，他倆想遍了，也想不出江湖上有誰必欲殺莊昭而後甘心的人。

在鎮上停留了五日，依然一點消息也打聽不到，兩人遂決定不再等下去，先送莊昭的棺木回他家園再說。

畢竟死者以入土爲安。

莊昭的家在淮南，是淮南望族，兩人也曾到過那裏幾次，對於路途是熟悉的。

於是，兩人在鎮上買了一輛馬車，將莊昭的棺木從寺廟中移出來，用那輛馬車載了，高遠趕車，趙雲山騎馬，前後照應，一路放馬急馳，趕赴淮南。

× × ×

這一天，馬車來到了淮北地界，由於趕了百多里路，人不累，馬也疲了，於是決定在就近的一個鎮集上歇一歇。

趕着馬車，進入一個名叫三岔集的小鎮集。

這個鎮集之所以叫三岔集，原因在於鎮集位於三條岔道的交滙點，故此名叫三岔集。

兩人因爲不打算在鎮上留宿，所以沒有住店，只揀了一間食肆，吩咐店小二將馬喂飽，照顧車輛，然後進入店中吃喝起來。

這時候才過晌午時分，雖然無雲，但風却緊，兩人吃喝完畢後，離開食肆，高遠趕着馬車，趙雲山騎馬領先，逆着風，馳出集口。

馬車馳到集口時，驀然一股强勁的旋風疾捲過來，頓時飛沙走石，剎那滿天塵霧，將車馬籠罩了，撲面的灰沙令到兩人目難視物，只好將雙目閉起，勒停車馬，待風沙過後再走。

這一陣風好大，呼嘯之聲不絕。

風聲呼嘯之中，閉起雙目的高遠驀然聽到一聲馬嘶聲。接着急驟的蹄聲响起。

高遠脫口喊道：「趙兄你沒事吧？」却聽不到趙雲山的回答。

高遠急睁眼，却被一陣强勁的風沙撲面吹來，風沙襲眼，實在睁不開，急將眼閉上，「趙兄，風沙太大，若抵受不了，到車上避一會吧！」

不知是風太大，將聲音捲去，還是趙雲山聽不到，仍然聽不到趙雲山的回應。

高遠這下可急了。背着身子跳下車轅用雙袖護着頭臉，一步步逆風向前走去。

這一陣風是來得突然，去得也突然，待到高遠行到馬車前面，風沙呼嘯往後掠了過去，捲着塵沙，恍如一條土龍，盤旋着捲刮向鎮內。

風已過，地上的塵沙被那股龍捲風捲刮得一乾二淨，而趙雲山也被那股風捲刮去。不見了影踪。

睁目四面張望的高遠驚得有點呆了，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人一騎，怎會在風沙捲刮中，失去了影踪？

剛才明明聽到一陣馬嘶聲及急驟的啼聲，莫非趙雲山的馬受了驚，控勒不住，往前跑了？

這可能性最大，高遠幾步縱到三岔路口，往路口張望。

但路有三條之多，高遠這下可作難了，很難斷定趙雲山往那條路馳了下去。

急得他在三岔路口團團轉，時而縱到這條路口張望，時而往那條路口張望，却始終瞧不到趙雲山的馬馳回來。

高遠眞是六神無主，倏的心頭一驚，暗忖：若是趙兄的馬受驚狂馳，那也只會跑出一段路，那馬情緒稍定，趙兄必能控制勒停馬匹，然後馳回來。怎的一去不返，別是出了意外吧！

想到這，目光很自然落在馬車上，馬車廂內，正載着莊昭的靈柩，高遠一想到莊昭之死，不禁一股寒氣從背樑上冒升起，一個不祥的念頭剎那從心頭閃過：莫非趙兄也遭遇到危險？

這念頭一現，由不得出了一身冷汗，莊昭已死，再不能失去趙雲山！於是急急忙忙躍上馬車，叱喝一聲，趕着馬車，往前急馳。

趕到三岔路口，却不知往那一條路趕下去好，只好勒停馬車，思索起來。

若照他與趙雲山停車勒馬的位置看來，受驚的馬若不是亂顚亂跑，而是一直跑下去，那麼應該是中間那條路，但若是馬發狂亂跑，那就很難說了，三條路皆有可能跑下去。一時間，高遠確是很難取捨。

但始終要作個決定的，况且若趙雲山發生意外，對於他的及時趕到，對生死將起決定性的作用，不能夠再猶豫下去了，不管如何，也要作出決定。

高遠選擇了中間那條路，是因爲中間那條路的機會較左右那兩條路多一倍。

決定了之後，高遠揮鞭趕馬，馬車以

最快速度，往中間那條路急馳下去。

高遠口裏不斷發出吆喝聲，心裏却在禱告：「希望在這條路上尋到平安無恙的趙兄。」

× × ×

可惜高遠的禱告不能生效，事實上也一點帮助也沒有。

而且，高遠也走錯了路。

他走中間的一條路，而趙雲山正在左手邊的一條路上遭遇到兇險無比的伏擊。

那種手法，與上次遭遇到的，如出一轍！

當風沙捲襲他們時，趙雲山忙勒馬停下來，側轉身，閉起雙目，以避免强勁的風沙撲襲，那知就在他閉上雙目後，驀的坐下馬匹發出一聲嘶叫，跟着蹦跳起來，趙雲山由於驟出不意，一時間控制不了那狂性大發的坐騎，竟被那馬馱着他，潑刺刺往前狂奔下去！

待到趙雲山施出渾身解數。將馬匹勒停，已不知跑入了三條路其中一條已有多遠，而這時候他才知道馬匹突然發狂的原因。

——坐騎的右後股上，中了一枚鐵彈子，深嵌入股肉內，鮮血流了一腿，怪不得狂性大發。

（要不是那股旋風將地上的浮沙泥土捲走——當然將滴在砂泥上的血漬也刮走了，憑着地上的血漬，高遠也不會找不到趙雲山的踪跡。）

趙雲山弄清楚了馬匹是受到暗器襲擊才發狂奔跑之後，心頭驚悚不已，立刻提高警覺，將佩劍拔出，同時不斷往路兩旁打量，提防偷襲，勒馬向來路急馳回去。

他雖然爲自己的處境担憂，但同樣爲高遠的處境担憂。

他清楚知道，這一切若是黎越所爲，其最終之目的，是要殺高遠，以達到斬草除根的目的。

至於對付自己，那不過是爲了削弱高遠的力量，打擊高遠的鬥志手段。

趙雲山一念及此，忙不迭策馬往來路急馳而去。

但驀然間路上一字橫排着十多名紅衣人，當中一個，正是那戴冠人——

海南隱士黎越！

趙雲山急忙勒馬停下來，憤怒地盯視着黎越。

黎越寬大的袍袖在風中飄揚，鷹隼般的目光冷酷地投注在趙雲山身上，臉上泛出一抹陰鷙的詭笑。

「你就是雲夢世家趙振宏之子，趙雲山？」黎越陰森地問。

趙雲山確是雲夢世家第十二代家主趙振宏之子，一身所學得之家傳，且青出於藍，是年青一輩中的佼佼者。「不錯，閣下就是海南隱士黎越。」

戴冠人確是海南隱士黎越。聞言臉色一變，語含殺機地道：「那老鬼將我的一切都向你們抖出來了？」

趙雲山道：「不錯！」

「可恨！」黎越恨聲道：「想不到那老鬼竟然不顧道義行規！」

趙雲山自見黎越出現，心裏一直在打着主意，他很想黎越在此現身，可能是先對付自己，那麽，高遠就暫時無恙了，但總要想個法子衝突出這裏，與高遠會合，那才不會人單勢孤，照這黎越沿途的手段看來，他是沒有把握將他們一齊擊殺，才採取這各個擊破的手法，那麽，只要自己與高遠會合，力量集中，黎越就不敢貿然對他們下手了。

主意打定，他決定出其不意，强闖出去。

趙雲山故意賣關子道：「閣下想不想知道孫壽的死活？」

黎越正自切齒痛恨孫壽將他的底抖出來，聞言鷹目一亮，脫口道：「那老鬼怎樣了？難道高遠沒有殺他？」

「閣下不妨猜猜……」趙雲山驀地雙腿一磕馬腹，再加一脚，那馬負痛嘶鳴一聲，發狂般往黎越及那些紅衣人疾風般衝捲過去！

可惜那黎越是個老奸巨滑的傢伙，他亦一直暗暗打着主意，怎樣才能一舉擊殺趙雲山，他剛才裝出被孫壽生死的問題吸引住，目的就是想分散趙雲山的注意力，然後出其不意驟施殺手，如今趙雲山搶先發難，不禁冷冷一笑，騰身而起，閃避過狂奔而來的馬，雙掌翻推而出，一股排山倒海也似的勁濤，湧撞向趙雲山。

趙雲山身子一仰，倒貼在馬背上，避過那兩股如濤掌勁，坐下馬筆直狂衝向那些紅衣人！

那些紅衣人慌忙往兩邊避開，以免狂奔而來的馬撞倒。

刹那間，怒馬狂衝而過，突破了紅衣刀槍手的攔截。

趙雲山心中竊喜不已，挺起腰身，雙脚不斷磕在馬腹上，坐騎在他的催策下去勢更疾！

但坐騎狂奔出不到五丈，驀地一聲悲鳴，猛然蹦跳起，隨即向地上撲落！

趙雲山料不到坐騎會突然衝撲落地，差點被拋跌落地，尚幸他收韁拗腰及時，才沒有被拋下來。

坐騎跪在地上，不斷嘶鳴掙扎，趙雲山再也坐不穩，急騰身自馬鞍上躍起。

恰在這時，一道勁風自他腦後襲到，要不是他躍離馬鞍，肯定會被擊中。

自背後偷襲他的，不是別人，而是黎越！

黎越一擊不中，身形在空中如怪鳥般撲向剛落在地上還未穩住身形的趙雲山。

趙雲山足尖一點，斜掠出二丈左右。

黎越腰一擰，在空中一拐，追撲趙雲山。

這時，這些紅衣刀槍手散開來，迂迴猛撲向趙雲山。

趙雲山在身形斜掠間，瞥到坐騎前腿被齊膝削斷，踣在地上，兀自痛苦地悲嘶掙扎，流了一地血。

却原來，那些紅衣刀槍手在閃避狂衝而來的趙雲山坐騎時，有兩名刀手左右滾倒在地，迎着馬腿揮削出長刀，將馬前腿一削而斷！

趙雲山在脚一點地的刹那，足尖一旋，身形滴溜溜一轉，劍光環身展掃，將三個紅衣刀槍手攔腰揮爲兩段。

血雨激濺中，他一伏身避過了追撲而到、臨空一抓抓向他天靈蓋的黎越一擊。同時，也閃避過自背身側挺刺向他的

兩管長槍。

趙雲山身形一伏的刹那，瞬即滾出，長劍貼地揮出，兩聲慘嚎中，又有兩名刀槍手被他削斷足踝，倒地亂滾！

黎越一抓不中，身形一墜，追着趙雲山翻滾的身形，亂拳擊出！

拳風呼呼中，兀自追不上趙雲山翻滾的身形，在地上擊出一連串坑洞。

趙雲山一劍削斷兩名紅衣刀槍手的足踝，左手在地上一撐，身形挺跳起，一劍倒撇而出，斜削向緊追不捨的黎越腹胸！

黎越見來勢迅疾，悶嘿一聲，不得不收腹閃退一步！

這時，三槍兩刀自身前左右三個方向向趙雲山砍刺到！

趙雲山端的了得，飛起一腿，踼開一桿長槍，手接一抄，抄住自左側刺來的兩槍。藉着那一握之力，一個蜻蜓倒竪，倒立在槍桿上，兩柄長刀挾着風聲自劈了個空。

趙雲山却及時一劍劃出，將一名刀手的手臂削下，另一名刀手則被一劍劃胸而過，肺臟盡露，慘叫着先後退倒。

兩名長槍手槍身被趙雲山抄拿住，忙奮力往回奪，趙雲山恰在這時放手，兩名長槍手冷不防有此一着，重心一失，往後傾跌。

趙雲山身形在空中一個倒縱，兩名長槍手還未來得及起身，眼前劍光一閃，已被縱撲到的趙雲山的一劍結果了！

這一切，皆是發生於一幌眼間的事。

黎越眼見自己的手下，在一接觸間，被趙雲山以催枯拉朽之勢，殺傷了大半，不由又驚又怒，鷹目中閃射出兩道凌厲無比的殺機。「好小子，果然不愧是雲夢世家的人！」

黎越叱喝一聲，如鷹隼般疾撲向趙雲山。

趙雲山冷叱一聲：「黎越匹夫！再見識見識本少爺的本領吧！」

劍光飛閃中，迎向黎越！

如珠落玉盤般，發出一連串金鐵相擊聲，接人影一分，黎越一身寬大袍袖無風自動，衣袖翻揚間，手上竟多了一把金光閃爍的金鈎。

雙目如電般投注在趙雲山臉上，陰厲地道：「好身手！」

趙雲山亦盯注着黎越，冷聲道：「匹夫不過如此！」口裏說着話，心裏却暗自焦慮不已：「只不知高兄現在如何，怎還不見趕來！」

他却想不到，高遠走錯了路！

× × ×

高遠坐在馬車上，一面不斷揮鞭，催馬急奔，一面翹首往前張望。

令他既失望又心焦，馬車急馳出老遠，仍然見不到趙雲山的影踪！

再往下趕了一段路，仍不見踪跡。高遠當機立斷，勒轉馬頭，往回急趕。

趕回三岔路口，猶豫了一下，不再多想，轉入了右邊那條岔路！

他之所以不再多所考慮，是因爲他覺得這是無從猜度的，倒不如碰碰運氣，這一條岔路尋找不到趙雲山，則立刻調頭往回趕，走最後的一條路。

這樣可以省去猜度的時間！

——時間，這是最緊要的，越早找到趙雲山，則越對趙雲山有利。

但可惜，他又一次選擇錯了。

× × ×

黎越像窺破了趙雲山所想的，陰冷一笑，道：「趙雲山，你別妄想高遠趕來救你了，只怕他現在也脫身不得！」

趙雲山乍聽黎越此言，不知眞假，但仍心頭一跳，脫口道：「我不相信！」

黎越詭笑道：「信不信由你，高遠那小子若不是脫不了身，怎會到這時也還不見趕來？」

他說的好像眞的一樣。

趙雲山被他這樣一說，疑信參半，心緒大亂，精神已不能集中胡思亂想起來。

黎越一直緊緊盯視着趙雲山臉上的表情，見趙雲山目光閃動不定，知道趙雲山已被他的話擾亂了心神，立刻把握機會，一聲不響，身形一晃，金鈎在空中劃起一溜金虹，鈎擊趙雲山的腰腹！

趙雲山由於心懸高遠安危，思緒紛亂，一個不留神，差點被黎越一鈎擊中。

一驚之下，疾忙閃身擰腰，往一側閃開！

裂帛一聲，避是避開了，但衣衫却被鈎鋒鈎裂開一道口子。

黎越見一招未能傷及趙雲山，沉嘿一聲，脚跟一旋，如影隨形般，反手一鈎揮出，仍然鈎劃向趙雲山腰脅！

趙雲山長劍反手一沉，錚的一聲，封擋黎越一鈎。

背後尖風刺體，一名紅衣槍手自背後一槍閃刺趙雲山。

趙雲山急偏抬臂，一槍自他脅下刺過，臂急落，挾住了槍身！

在此同時，另一名紅衣刀手却伏身一滾，一刀急削趙雲山雙足！

趙雲山雙足閃縮，刀光自他足下一閃而過！

左脚一彈，閃電般踼向那名刀手的頭面！

那名刀手一刀削了個空，心一慌，面上却中了一脚，登時滿面開花，一個身子反滾開去。

驀地，趙雲山但覺腰身一緊，如束鐵箍，不由心頭驚懍，一掙，竟然掙不脫！

——却原來是那名槍手見長槍被趙雲山挾住，棄槍撲前，張臂自後將趙雲山抱了個結實！

趙雲山一掙不脫，大急，暴喝一聲，掙脫了那槍手的箍抱！

但却避不開黎越的一鈎！

「噗」的一聲，黎越金鈎扎入他的腰眼中，接一扯，血肉翻飛中，腰腹被扯裂，血噴腸臟現！

趙雲山不由慘吼一聲，身形衝前兩步，目眦欲裂，張口噴出一股血箭，身軀搖搖欲墜。

黎越金鈎滴血，獰笑着逼近趙雲山。「趙雲山，黃泉路上，有莊昭陪你，該不會感到寂寞！」

趙雲山雙目怒瞪着，張口噴出一股血箭，噴向黎越……

黎越一閃身，避開了。

這時，那名被趙雲山掙脫摔開成丈的槍手，爬起身，順手拾起地上一桿槍，自

後一槍扎向趙雲山。

趙雲山已是垂死之人，如何閃避得開？被一槍自背後扎入，槍尖自胸前透出！

趙雲山身軀猛一挺，張口噴出一口血，啞澀地大叫一聲：「高兄——」

叫聲戛然而止，人亦爛泥般軟倒在地上。

雙目卻睜得大大的，眦裂出血！

那槍手卻一臉驚悸之色，沾滿了血漬的槍尖已自趙雲山身上抽出！

黎越踏前一步，注視着死不瞑目的趙雲山，恨恨道：「便宜了你這小子！」

接目光一掃，這才發現，他帶來的紅衣刀槍手，已然死傷剩那兀自執着槍尖滴血的長槍，呆怔怔的槍手。

黎越見手下傷亡慘重，忍不住氣怒地將趙雲山的屍體一脚踢飛，摔跌落二丈過外的地上。

一陣急促的車馬聲，恰在這時傳來！

黎越臉色一變，急擰頭回望，一輛馬車正風馳電掣般，向着這裏馳來！

一個年青人站在車轅上，執韁揚鞭，衣衫被風吹得獵獵飄飛，黎越不禁脫口驚道：「高遠！」

站在車轅上疾馳而來的，正是高遠！

× × ×

高遠終於走對了路。

可惜，到他趕到時，趙雲山已氣絕身亡！

眼看着趙雲山被殺得慘不忍睹的屍體，高遠手足冰冷，忙吸一口氣，强壓下心頭湧起的哀痛，俯下身，將趙雲山的屍體抱起，一步步向馬車走去。

大概是穩操勝算吧——高遠曾敗在他手下。黎越既沒有乘機逸脫，也沒有趁機向高遠下手，只是靜靜地站着，鷹隼般的雙目閃射出兇光，盯視着高遠一步步走向馬車，將趙雲山的屍體輕輕放在車廂內，身子一直都沒有動過。

那名僅存的槍手更加不敢動。

哀痛得心裏在滴着血的高遠，將趙雲山的屍體放下後，偷偷抹去忍不住流下的眼淚，然後轉過身來，痛恨地注視着二丈開外，殺死他叔父及兩名情如手足的好友的不共戴天的仇人——黎越，緩緩抽出了他的摔劍！

他在心裏暗暗發誓：就算千刀萬剮，也要將這賊子殺死！報却血仇。

同時，他努力平抑心中翻騰的血氣，冷靜下來。

他清楚地知道，面對這樣一個陰狠惡毒的仇人，千萬衝動不得，那只會將自己毀掉，而海樣深的血仇也根本報不了。

爲了報却血仇，手刃這兇惡的仇人，若不冷靜，那是自尋死路！

一步步逼前，高遠激動的情緒已完全平復，懷着鋼鐵一般堅强的復仇意念，在黎越面前一丈外停下來！

黎越終於不言不動，但却被高遠那股氣勢逼得心頭一窒，倒抽了一口凉氣。

待到高遠停下來，他才嘿嘿乾笑了幾聲：「高遠，你來得正好，若你早來一步，說不定趙雲山就不會死，黎某也要再花一番手脚了。」

他是想用這番話來激怒高遠，擾亂高遠的心神，而高遠眞的動怒，那功力及身手必受影响，動手時必然章法大亂，那就與他以可乘之機了。

高遠却出乎他意料之外，對於他的話，毫不動容，冷冷地道：「黎越，我知道你就是海南隱士黎越！我要殺了你！」

黎越望着高遠那深沉仇恨的樣子，心底泛出了一股寒意，不敢再對高遠心存輕視。「別只顧說狠話，忘了你曾經敗在黎某手上！」

高遠沉聲道：「莊昭可是你殺的？」

黎越獰獰一笑：「你以爲是誰？」

高遠不由激動起來，但立即警覺，吸了口氣冷靜下來。「你爲何要殺他們？」

黎越惡毒地道：「那兩個小子多管閒事，將你自黎某手上救走，令黎某又要花一番手脚！還有，他們與你在一起，令黎某很難下手，若不殺死他們，怎能削弱你的力量，最終達到殺你以除根的目的！」

高遠目光冷如寒星，盯注在黎越臉上。「那麼，你遠在海南，因何不惜迢迢千里，趕到關中殺害家叔，並毀莊殺我？」

黎越倏地仰天發出一陣亢銳的笑聲，笑聲歷久不息，良久才惡毒地道：「你可知令叔與黎某的關係？」

高遠心頭一動，暗忖：莫非叔父與他的關係很密切？但怎麼叔父一直沒有向我提說過呢？口裏却道：「不知道。」

黎越激動地道：「令叔與黎某是師兄弟！」

高遠一聽，如頭頂响了個焦雷，脫口道：「眞的？」

黎越冷冷道：「有騙你的必要嗎？信不信由你！」

高遠已有點相信了。「怎麼家叔一直沒有對我提起說過你？」

黎越鷹目中冷芒閃射。「他大逆不道，弒師叛門，如何還敢提過去的一切！」

高遠却不信道：「我記得家叔是出身黃山門下的！」

黎越恚怒地道：「那是在他弒師叛門之後的事！」

高遠仍不相信。「好端端的，家叔怎會弒師叛門？家叔不是這樣的人！」

黎越恨恨地道：「他因爲家師不傳他本門獨傳絕學，失望之餘，頓生怨恨，不惜弒師逃離海南，再投別派！你說，他幹出這樣欺師滅祖的事，該不該殺？」

高遠剎那間呆住了，他想不到叔父早年竟會幹出這樣罪無可恕的蠢事！

要知道，對於一個武林人來說，弒師叛門，無異是弒君叛國，罪大惡極，論罪當誅！

「現在你相信了吧？」黎越冷冷地望着發怔的高遠。

高遠一顆心直往下沉，照說，黎越殺高亮是報弒師之仇，並清理門戶，是值得原諒的！

但想到黎越殺人毀莊，欲殺他而絕後患，繼之將他兩位親如手足的好友殺害，莊昭趙雲山之被殺却是不可原諒的罪行！

咬着牙，高遠道：「就算你所說眞實，家叔確有該死之道，但也只是家叔一個人的事，爲何你却枉殺這樣多人，並必欲置我於死地而後快？」

黎越雙目中寒光一閃，語氣陰絕地道：「古語有云，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

，那會遺下無窮後患！至於莊昭趙雲山之所以被殺，一是因他們太愛管閒事，那夜將你自黎某手上救走，二是不殺他們，何以削弱你的力量，使黎某能從容下手？」

這一番强詞奪理的話，令到高遠氣炸了肺，怒聲道：「撇開家叔被殺之事不談，爲了我無辜被殺害的兩位好友，我也要向你討還公道！」

黎越拍掌桀桀而笑道：「你想討還公道，黎某想斬草除根，正好放手一拚，看看那個能一遂心願！」

高遠長劍一振，嗡的抖出銀光千點，豪氣干雲地道：「不殺你，何以酬吾友在天之靈！」

黎越亦亮出金鈎，獰聲道：「不殺你，黎某何以安心！」

兩人各持兵刄對峙着，剎那殺氣充盈，瀰佈在空間，令到那僅剩的一個紅衣槍手，被殺氣所逼，不自覺倒退了三步，挺槍作勢。

黎越沉喝一聲：「退下！」

那紅衣槍手大喜過望，他實在不想死，是以立刻退在一旁。

「小子，若論起輩份來，黎某是你師叔輩，你先動手吧！」黎越狂傲地說。

高遠呸地吐了口唾沫，毫不領情地說：「我沒有你這個心狠手辣，嗜殺成性的師叔，也不要你讓，咱們公平決鬥！」

「好個目無尊長的狂妄小子，黎某不客氣了！」黎越正中下懷，身形一動，疾撲而上，金鈎一動，化作一道金虹，劃刺向高遠眉心！

高遠一退盈丈，避過一擊，身形一退即進，長劍一抖，幻出千百點銀星，罩射向黎越前胸大穴。

黎越身形不退反進，金鈎化作一道光牆，護住前胸！

連串叮叮聲中，高遠點刺出二十一劍，而黎越也硬接了二十一劍！

高遠劍光一束，化作一道電光，穿過鈎影，疾刺黎越心窩！

黎越怪叫一聲，偏身一閃，金鈎倒敲，鏗的一聲敲在高遠的劍背上。

高遠雙腿閃電般連環踢出，脚脚不離黎越腰脅。

黎越被逼得身形一個風車大翻身，翻躍開去。

高遠藉勢凌空躍起，長劍一引，追刺黎越！

黎越身形一翻再翻，竟然避不開高遠那一劍！

黎越逼不得已，身形沾地，來了個懶驢十八滾，才算避過了高遠的一劍。

不過，却令他灰頭土臉，寬袍沾了一身塵土。

鷹目中兇光大盛，黎越兇惡地道：「想不到你這小子還有兩下子！」

高遠振劍道：「何止兩下子，讓你見識一下吧！」

身動劍動，身劍化作一道白芒，如電擊長空般，氣勢懾人地閃射向黎越！

黎越識得這一劍的厲害，不敢硬接，身形一拔，衝空而起。

如閃電般的劍光霎那從黎越的足下刺過，森銳的劍氣，令到黎越足底如針刺般痛！

黎越一拔二丈，身形在空中一轉一折，如天虹垂掛般，金鈎盤舞，捲擊向高遠背心大穴！

高遠一劍刺空，人劍在空中迴轉，身形斜射，人劍迎向盤空隕墮的金虹！

一陣金鐵大震聲中，劍光與金虹同時散碎，兩條身形各自倒翻墜落地面！

退站在一旁的那名紅衣槍手，何曾見過如此兇險絕倫快速精彩的拚殺，看得他大睜着雙眼，張口結舌，目定口呆了。

× × ×

兩人身形落地，各自蓄勢待發，但誰也沒有搶先動手。

黎越不是不想搶佔先機，但昔才那番交手，已令到他驚懍不已，對於眼前曾經敗在他手下的高遠，重作一番估計，才令他不敢貿然出手！

高遠經過這番驚險絕倫的拚搏，發覺自己那晚之所以敗在黎越手下，原因是自己當時急怒攻心，亂了方寸，出手自然也章法大亂，故此才會敗在他手下，如今他却充滿了信心，認爲自己絕對有把握殺得了黎越！

無論你是去殺人，或是做任何事，若想成功，信心是佔了很重要的比例的！

一個信心充足的人，成功的機會比較大，反之，則失敗居多！

黎越瞧着高遠充滿信心的堅毅表情，對於能否殺得了高遠，驟然失去了絕對的信心，氣勢也隨之減弱。

爲了在氣勢上扳轉過來，他色厲內荏地狠聲道：「小子，你肯定活不了，黃泉路上，令叔與莊昭趙雲山等着你呢！」

高遠却不爲所動，深沉地道：「匹夫，你害怕了吧？你已喪失了殺死我的信心了吧？你別打主意想逃，就算天涯海角，我也必將你追殺！」

黎越確曾生出了打不過就逃，等待機會再殺高遠的念頭，聞言臉上不覺一熱，爲了掩飾自己的心虛，吼叫道：「小子，你別是想逃吧？」

高遠冷哼一聲：「逃的是龜兒子！」

長劍一引，斜挑向黎越左肩頭！

但劍到中途，劍勢倏的一變，竟然變了下刺之勢，刺向黎越的腿膝！

黎越想不到高遠變招如此快速，劍勢毫不窒滯，一氣呵成，令到他差點來不及閃避。

身形一縱，雙腿一縮一彈，疾踢向高遠雙目！

縱身之時，金鈎一揚，勾劃向高遠頸脖！

這兩招皆陰毒無比，高遠隨便中上一招，非死即殘！

高遠一劍刺空，擧手一撩，恰撥擋開勾向頸脖的金鈎，雙足一蹬，仰身倒射而出，堪堪避過踢向雙目的兩脚。

黎越雙臂一振，兩隻大袖如鳥翼般展佈開，噗嚕聲中，身形如大鵰般追撲向高遠！

高遠的倒射的身形遠比他快，雙手一按地，一連七八個倒翻，直翻出七八丈遠，脫出了黎越的威脅，才落地轉身，面對着袍袖飄飛追來的黎越。

黎越見高遠蓄勢以待，只好剎住身形，雙足落地，等待機會才出手攻擊。

那知他雙脚才沾地，身形將穩未穩間，蓄勢以待的高遠却像一頭豹子般動了，脫兔般躍撲向他，劍風直襲他咽喉！

黎越驚得心頭一懍，慌不迭仰身擰頭，企圖避過高遠致命的一擊，同時金鉤迎着來劍，全力揮擊出！

金鉤却揮擊個空，黎越心頭大震，胸前裂帛聲中，血光迸洩，痛得他一跤仰跌在地，滾身疾轉，地上留下一溜血漬！

却原來高遠那看似凌厲無儔的一劍，只是虛招，待黎越仰身欲避的刹那，劍勢一沉，劃向黎越胸腹！

也所以黎越揮出的金鉤擊了個空，但胸前到腹部，却衣裂肉翻，露出一條足有尺多二尺長的血口，鮮血迸湧出，染得寬袍皆紅！

要不是他仰身得快，不開腔破腹才怪呢！但這也夠他受了，那道血口足有兩三分深淺，只痛得他牙齒咬得格吱作响，臉色青白，渾身微顫着！

——他在仰身倒下時，痛叫出聲：「還不給我上！」

他叫的是那個僅剩的紅衣槍手。

那紅衣槍手雖然已驚得破了胆，但在淫威之下，不敢不從，明知是送死，也硬着頭皮挺槍衝上去，一槍刺向正在追刺黎越的高遠！

高遠不得不擰身撥擋那刺向背心的一槍！

這就給了黎越機會，疾滾出一丈過外，忍着痛挺躍起，再掠出一丈，才停下來，滿臉驚懼之色，檢視胸腹上的劍傷！

那紅衣槍手如何是高遠的敵手，被高遠揮劍一擋，長槍被震得脫口飛出，人也一屁股跌在地上，臉色煞白，哀憐地望着高遠。高遠本就沒有殺他之心，喝道：「還不快滾！」

那紅衣槍手如獲大赦，慌不迭連滾帶爬，逃之夭夭。

× × ×

高遠目的是殺黎越這一人，喝聲出口，人亦轉望向黎越，這一望，不由令他驚急交加，長嘯一聲，長身掠射向正在躍奔向馬車的黎越。

原來黎越乘紅衣槍手纏住高遠的刹那間，萌生逃念，顧不得包紮傷口，向停在四五丈遠的馬車撲奔過去，想奪車而逃！

馬車上載着莊昭的靈柩及趙雲山的屍體，試問，高遠怎能讓他奪車逃跑。

黎越已亡命般的躍登上馬車，越過車篷，搶到車轅前，伸手執轡。

高遠展盡身形，還有丈許才能接近馬車。

黎越已執起轡繩，叱喝趕馬。

高遠心頭大急，怒吼一聲，縱身躍向馬車。

馬車已動，黎越抖轡叱喝連聲。

只差那麼一點點，高遠就躍上馬車。

也就在這時，黎越情急之下，抖手一揚，一溜金芒向着高遠當胸射到。

黎越將他的獨門金鉤脫手擲向高遠。

這時馬車在黎越催策之下，馳動起來，高遠若閃避金鉤，馬車馳出，那就很難再追上了。

高遠在情急之下，拚着身受一擊，也決不給黎越以逃走的時間，身形躍撲之速度不變，只在金鉤堪堪擊在他胸膛上的刹那，急偏身，避過胸前要害，肩膀處着了重重的一擊，疼痛欲裂。

馬車向前急馳起來。

高遠忍着肩膀劇痛，身形一落，却踏了個空。只一步之差他未能踏在馬車上。

馬車在黎越的催策下，奔雷一樣向前馳騁。高遠身形落空，心亦往下沉，若在這時不能搶登上車，那就休想阻止得了黎越，情急之下，急伸手拚命一抓，給他抓住了車廂後面的一條橫木。

馬車以全速向前飛馳。

高遠單手抓吊在車廂橫木上，幾次差點被劇烈顛簸的馬車震落地上，他咬牙拚力緊抓着，吸一口氣，身形一縮一彈，以雙腿勾向車廂橫木，腰一挺，終於整個人登上了車板。長長吐吸了一口氣，他掀開布帘，鑽進了車廂中。

黎越在馬車急馳下，不斷回頭張望，窺察高遠是否登上了馬車，却看不到他的人影，以爲高遠被他脫手擲出的金鉤擊中，翻跌落地，不禁竊喜不已，鞭下如雨，催鞭更急！對於高遠，他已感到心寒。

就在他長吁了口氣的刹間，他倏地覺得背後有輕微的銳風襲背，大驚之下，不及細察，身形驀地一個倒翻，凌空躍上了車篷頂。

在躍翻時，很自然的他放開了轡繩。

幸虧他反應快速，高遠從車廂中慢慢刺向他那一劍，竟被他生死一髮間避過。

馬車在無人控制的情況下，狂奔起來，馬車顛簸更烈。

黎越才落在車篷頂上，倏的脚下嗤一響，一劍自車篷下刺上來，將他的脚板刺了個對穿，鮮血湧出。

原來高遠於一劍刺空後，心頭倏的一動，他記起了在關外與「土行叟」孫壽搏鬥的經過，他是活學活用，聽聲辨位，一劍向車篷震响處刺去。黎越發夢也料不到高遠如此精靈，竟然在他落足的刹那，聽聲辨位如此準確，猝然之下，足板受創，痛得他怪叫一聲，打了個顫。

他正想彈跳起，好讓那只足板脫出劍鋒。驀地馬車猛烈一震，黎越頓時失去了重心，傾跌在車篷頂上，足板已被劍鋒劃着，前半截靴也削斷，痛得他差點沒昏過去，眼前一黑，死命抓着車篷，不讓身軀滾跌下車，那樣可能會被仍然狂馳的馬車輾斃。他雖然死命抓着車篷沒有被摔下去，但高遠的長劍却像長蛇般，驀然間從車篷下刺出，從他腰側刺入，腹腔前透出。

黎越禁不住發出一聲慘烈的痛叫，整個人如墮深淵，也像飄在空中，緊抓車篷的雙手鬆脫的刹那，他亦失去了知覺。

× × ×

仍然是那輛馬車，車轅上獨坐着高遠，表情呆木，一任馬車徐徐往前走，思緒飄上了雲端。他想着：三個活生生的人一起出來，如今只剩他孤單一人……

黎越已死，元兇伏誅，那又如何？莊昭與趙雲山已死，不能復生，高遠落寞地發出一聲長嘆，長鞭一揮，叱喝一聲，馬車急馳而去。

急馳的馬車，載着一個落寞孤寂的人，兩具棺木，馳向淮南，再馳向雲夢……

——續完——

武林軼事

梁寶山搭橋採青

嚴霜

滿清快要崩潰之際，國庫空虛，皇帝下令徵收「釐金」，全國各地有很多稅廠，已經抽稅，又再抽釐金稅，乃係百上加斤，三水河口鎮的舖戶雖然少，因爲那一個地方非常重要，扼住西北江的咽喉，當日鐵路未通，南北兩地的交通全靠水道，故此河口鎮與佛山齊名，清廷就設兩間廠在當地，一間抽稅，另一間則抽釐金的稅，兩廠都有緝私隊負責查緝走私漏稅以及各種私梟，所有緝私隊員俱係武功高强，彪形大漢，稅廠的緝私管帶係最高的負責人叫做李飛龍，釐金廠的緝私管帶叫做陳孟夫，兩人俱是武林高手，由於兩間廠都想出風頭，每年新春到了迎神賽會，舞獅採青之際，兩廠各搭一個竹棚擺設擂台，互相表演絕招，並且有懸賞，希望各路英雄人物上台表演，互相競爭，此種集會表演性質，並非比武，因爲兩廠各有各爭先，那就亦有可能因爲比武的緣故大打出手，故此，雙方配備人馬，隨時搏殺，至於台上張燈結綵，擺設十八般武器，並由台主先行表演絕技，如果有人能够照樣表演，便即獲勝，打賞十兩白銀，並有花紅金豬炮竹送上，有時亦有一兩名好漢登台表演，總是難以獲得賞金，因爲雙方的主將俱是武林高手，苦練多時，各有一種絕招，並非等閒之輩有本領學習得到，不過，登台表演之人，就算失敗，仍是台上台下拍掌叫好的，沒有人奚落他，因此有些武林中人，喜歡登台表演，出風頭，失敗亦在所不計。

有一年，綽號獨門腿李飛龍想出一種絕招在台上表演，聲明如果有人能够照樣表演的話，依照規矩打賞，這種絕招就係在台上疊起五大包米，由他一脚踢去，將最低一包踢離丈外，上面的四包米仍然不動，此種功夫當然難得，難就難在五包米的壓力非同小可，一定要將最低的一包米踢開之後，上面的四包米壓下來，沒有移動，那一脚眞係有千斤之力，李飛龍係稅廠的武術教練，認爲這一招不但難倒當地拳師，而且深信釐金廠的台主陳孟夫一定辦不到，故此他登台表演之際，威風八面，得意洋洋，吸引許多看熱鬧的人參觀。

陳孟夫係釐金廠的廠長兼武術教練，同時亦係擂台的台主，當然不甘示弱，由於他擅長七節鞭，先將三枝細小的竹竿作品字形排列，中間用細繩紥住，放一個酒埕，他舞動七節鞭之際，鞭風虎虎，突然一鞭打去，卜的一聲，那一條鞭打中埕底，酒埕沒有絲毫變動，竹枝也沒有跌落，可謂鞭法如神，各人讚賞不已。

當時李飛龍想學對方表演，又担心自己鞭法未够份量，不敢登台，另一方面，陳孟夫亦不敢踢李飛龍的盤，由於他自己的脚力不够，當堂失威，故此兩座擂台遙遙相對，彼此都沒有登台挑戰。

三日後，忽然有一個在江湖賣武之人到來，他本人姓廖，叫做彪熊，非常威猛，他走到老李的擂台之前，飛身一躍，向李飛龍請問貴姓名之後，自稱他能够照樣表演，踢離五包米最低的一包，李飛龍苦笑着叫他表演，他果然行到米包之旁，紥馬，大喝一聲，飛脚踢去，果然把第五包米打離二丈過外，上面四包照樣壓下，位置絲毫不變，掌聲雷動，李飛龍照例拍掌叫好，依照規矩送上白銀金豬花紅炮竹。

廖彪熊稱謝，正想走開，李飛龍靈機一觸，立刻拖住他的手，說：「廖師傅確係武功極佳，可否跟我同到稅廠之內坐談片刻呢？」

廖彪熊係江湖中人，當然願意入內細談，兩人喝了一盞清茶之後，李飛龍說：「本廠正在需要一個武藝高强的人做助教，希望你在緝私廠內任職，每月奉送白銀一百兩，未知廖師傅有沒有此興趣呢？」

廖彪熊說：「鄙人奔走江湖，只望有一技之寄，得到台主提拔，正合心意，怎會推辭呢？」

他說完跟住拱手作揖，李飛龍大喜，便即設宴欵待，即日聘他在稅廠任聘做副教練，兼且協助緝私。

當晚兩人飲飲食食，微醉之後，李飛龍就將他的心事說出來，希望他代表稅廠前往對面的釐金廠打擂台，落陳孟夫的威，然後回到稅廠台上表演另一絕技，廖彪熊既然任職李飛龍的副教練，當然照做。

翌日他單人匹馬，走到陳孟夫那邊的擂台，飛身上台，拱了拱手，說：「我就是昨天打擂台的廖彪熊，今天想試一試你的七節鋼鞭打爛酒埕絕招。」

講完他就向陳孟夫再度拱手，又轉身向台下觀衆拱手三次，跟住束緊腰間的綢紗帶，向陳孟夫取得七節鋼鞭，先行揮鞭打去，七節鞭一齊射出，有如一條劍光，跟住表演大放梅花的鞭法，鞭風虎虎，包住整個身體，突然聽到大喝一聲，七節鞭向酒埕打去，卜的一聲，酒埕當堂打穿一個洞，有如茶杯口大小，三枝竹仔仍然叉住酒埕，屹立不動，各人看見齊聲喝采。

廖彪熊聽見喝采掌聲，得意忘形，收鞭之後，向陳孟夫拱了拱手，說：「騷擾台主了，如果有花紅炮竹等物，請台主依言付給鄙人。」

陳孟夫滿臉通紅，但因條約所限，無法發作，只得强顏歡笑，叫門徒將花紅銀兩炮竹等物送給廖彪熊。

廖彪熊收了花紅炮竹銀兩之後，說聲多謝，飛身落台，行到稅廠那邊，走上擂台，將那些勝利品放在台上，跟住再表演另外一種絕招，希望以全面性壓倒的姿態出現，令到對方無法照樣表演。

廖彪熊確係藝高人胆大，叫人抬三張八仙枱以及一包藍綫米放在擂台上，跟住將三張八仙枱疊高，藍綫米則放在八仙枱附近的台上，然後走到台上對觀衆說：「

鄙人剛才在鼇金廠的擂台上面表演七節鞭打爛酒埕，今日為武功表演大會，故此在這個擂台表演另外一套武技，叫做齊眉棍挑藍綫米，如果有人能够依照鄙人一樣表演，鄙人就甘拜下風，依照擂台的條件賞賜。」

跟住廖彪熊手執齊眉棍，先來一手棍法，跟住將棍咀向藍綫米下邊使勁一挑，任何一包藍綫米重一百八十斤，竟然被他挑到飛上空中，落在第三張八仙枱上面，廖彪熊跟住飛身一躍，將手中齊眉棍向下一插，插入藍綫包米上，屹立不動，他手執棍尾，擺出蜻蜓點水的姿勢來，全身倒立於棍頂之上，如此安排，下邊疊高的三張八仙枱沒有絲毫變化，如果手力不平均，很快就會弄跌八仙枱，藍綫包的米登時散開，弄到一塌糊塗，看來非常不雅，他能够做到這種表演，的確不容易，故此，台上台下各人拍掌叫好，掌聲不絕，外地來看熱鬧的拳師，也自愧不如，至於陳孟夫，隔着一個擂台看見他作如此表演，亦感驚奇，自問不敵，不過，廖彪熊係稅局的人馬，這傢伙的武功愈精，他就愈加丟臉，因此之故，佩服之外，他覺得非常光火，悶着不做聲。

當晚陳孟夫回到鼇金廠內，直入客廳，那個鼇金廠不分早晚有閒人來往，廳中羅漢床上面擺設烟局，有一個人正在抽烟，他姓梁，叫做師爺梁，看見陳孟夫無精打采的走進來，料必有事發生，放下烟槍，說：「陳師傅近來認眞忙碌，吸一口舊公烟振作一番，好不好呢？」

陳孟夫嘆口氣說：「我有甚麼心情抽烟呢？有個江湖佬叫做廖彪熊，破了我的擂台，跟住在稅廠擂台上面用齊眉棍挑藍綫米，那一包藍綫米給他用根棍嘴一挑，飛上三張八仙枱上，他跟住將棍插入米包之內，全身倒立，看熱鬧的人齊聲喝采，我自問無法照樣表演，因此威風盡喪。」

梁顯南聽了此言，說：「想克服廖彪熊，絕不困難，他聘外人相助，你亦可找外人帮忙，我有一個兄弟姓楚，叫做阿坤，排行第三，武功極高，綽號鐵橋三，他跟我很有交情，今在廣州小北設館授徒，找他到來相助，一定可以壓倒李飛龍以及廖彪熊兩人，你的意下如何呢？」

陳孟夫聽了，喜出望外，立刻拜託他到廣州聘請鐵橋三來助戰，不過，梁顯南雖然奉命前往，鐵橋三却不肯答應親自出馬，說：「你的酬金多少呢，絕無問題，可惜我已經年老，氣力漸減，何必在陳壇社廟逞英雄呢？老弟既然到來，我當然樂意相助，介紹人代表我去表演一番，他是我的侄孫，叫做梁寶山，如果他一人前往，孤掌難鳴，我可叫徒弟林福成同行。」

梁顯南立刻懇求鐵橋三分別找尋兩人，火速搭輪渡回到三水，在河口鎮登岸。

前後三日，陳孟夫然後看見梁顯南歸來，看不見鐵橋三，只係帶兩個後生仔回來，心裏有點不悅，恐怕他倆年輕，無法勝任，正想開口，梁顯南早已看出他的心意，搶先說：「這兩位青年係鐵橋三的首徒，以及鐵橋三的侄孫，強將手下無弱兵，不必他老人家親自出馬，包管明日兩人前往踢盤，陳師傅準備慶功宴可也。」

果然翌日午後，梁寶山與林福成跟隨梁顯南同到稅廠擂台前面，看見擂台上面三張八仙枱放在當中，同時有一包藍綫米放在枱旁，擂台上面左右兩邊都有彪形大漢坐着，殺氣騰騰，兵器架上的十八般武器，寒光閃閃，梁寶山打量一眼，就對林福成低聲說了幾句，請他在擂台下面監視，如果他表演完畢，李飛龍本人不肯認輸，發生打鬥，便即接應。

講完幾句，梁寶山便發力向上一躍，跳上六尺高的擂台，身形一幌，站穩之後，便即拱手為禮，左邊有兩個彪形大漢從椅中躍起，問他是誰，報上名來，其中一人就是廖彪熊。梁寶山照規矩填寫姓名職業籍貫，故意寫清楚他係鼇金廠的緝私隊員，說：「前日貴台主到敝廠表演一番，今日到來獻醜。」

廖彪熊看見梁寶山年齡太輕，身型亦非特別雄偉，臉露微笑，說：「你想齊眉棍挑起藍綫米，而且令到一包米飛上枱上，你亦跟住飛身上台，這一包藍綫米一百八十斤，非同小可，如果你做不到這種表演，不必嘗試，否則，你自己無地自容，鼇金廠同人亦係面目無光。」

梁寶山哈哈大笑，說：「我有胆登台，當然有此本領，快些拿齊眉棍來。」

廖彪熊聽了，便將齊眉棍送上，梁寶山接棍在手，向各人行禮，跟住表演武功，先行表演洪家五郎八卦棍的棍法，化棍為槍，棍影飄飄，非常緊密，舞棍一番，行至藍綫包米之旁，大喝一聲，將棍嘴插入藍綫包下面，使勁一挑，但見那一包米飛上空中，剛剛落在第三張八仙枱上，那包米只係落下之際，梁寶山已經飛身跳高，標上空中，將手中所執之齊眉棍向米中使勁一插，插入一尺過外，他執着棍尖，伸直全身，頭向下，臉朝天，所擺出的姿勢叫做蜻蜓點水，跟廖彪熊相似，但因他的體重比較輕，年齡亦係較嫩，故此手快脚快，看來比廖彪熊更勝一籌，台下觀衆看了，掌聲如雷，齊聲喝采。

台上李飛龍看了亦唔自佩服，至於廖彪熊，却面目無光，但因有約在先，此種表演大會，歷年都係各有各的表演，沒有打鬥，兩人不想破壞規矩，故此廖彪熊心中不悅，口裏仍讚梁寶山，說：「梁師傅的武功厲害，不愧係武林中後起之秀！」

跟住廖彪熊將銀両花紅炮竹等物奉送梁寶山，梁寶山接過，說聲多謝，便即跳落台下，與林福成回到鼇金廠的擂台那邊，陳孟夫看了喜出望外，立刻將各物擺放在台口顯些威風，跟住當晚設宴欵待梁林兩人，此係慶功宴，羣雄畢至歡聲如雷。

喝了幾杯酒，陳孟夫說：「今晚得到兩位師傅駕臨，替敝廠增光，慶祝一番之後，可否明日舞獅，在台上表演一些絕招，留為紀念呢？」

梁顯南聽了，哈哈大笑，說：「陳師傅的說話正合老夫心意，梁寶山在廣州有獅王之稱，單係在鼇金廠的擂台上面舞獅，看熱鬧的人太少，還是翌日早上由他担任做獅頭，林福成兄做獅尾，一同在河口鎮上面各街道遊行，順便採青，那就更加熱鬧。」

陳孟夫聽了，立刻讚好，跟住準備一切，不必細表。

兩人打算明日舞獅遊街的壯舉，當晚

就傳遍河口鎮，李飛龍與廖彪熊兩人聞此消息，立刻商量大計，想辦法應付，廖彪熊說：「照例獅子遊街，逢青必採，如果有些人將銀両禮金紅包綠葉懸掛起來，舞獅的教頭不敢採青，認眞失威，我打算用非常難採的一種青，使他們無法採取，那就失威之至。」

李飛龍說：「是否將各物懸掛在六七丈高之處，叫做天青，借此令他們知難而退呢？」

廖彪熊說：「採天青並不困難，他們可以將長棍駁高，人疊人，由下邊攀登，高至十丈亦有辦法採下，我所說的一種青只係掛在台口，但却用一枝竹竿伸出台前，竹尾掛着一個球，叫做旱地取青，他就覺得不容易將那個球採下來。」

李飛龍說：「擂台僅有六丈高，獅子張口便即把青吞掉，怎會難倒梁寶山？」

廖彪熊說：「如果梁寶山站在地上採取這個青，武林人就會張口大笑，所謂旱地採青者，表示地上無水，仍然不能站在地上伸手摘取，只得象徵那一個球懸掛在水上，故稱旱地取青，那個青伸出台外六尺，既然不能站在地上去採，那就要在擂台上面採它，如果用橫頭棍作成天橋，舞獅的人行出採青，殊不容易，單頭棍最多九尺六寸，雙頭棍只有七尺二寸，我將掛青的竹竿伸到一丈過外，就算採青之人行盡兩條棍，仍然無法把那個青採取下來，照我看，他們實在辦不到。」

李飛龍聽了，非常高興，哈哈大笑，立刻叫人準備一個球，另外一些竹葉，叫做球，亦叫做青，懸掛於一丈二尺長的竹竿末端，至於那條竹係由擂台上面伸出去，看看他們如何採取。

當晚兩人商量之際，有旁人聽見，後來辦妥竹竿以及紅包柳葉各物，消息傳得更遠，到了深夜，陳孟夫那邊已經有人知情，向台主密報。

陳孟夫召見梁寶山與林福成兩人，梁顯南亦在旁，陳孟夫將對方的詭計說出，跟住研究如何應付。

梁顯南說：「對方有意為難，梁寶山與林福成兩人就算傾全力去採那個青，未必辦得到，但係加多一個人就有機會如願以償，此人姓鄭，因為生得矮細，故此稱做奀蘇，雖然他僅有四尺高，但係一雙臂膀如鐵，能够把自己拉長做一條橋，讓人在他的背上走過，這種功夫無人能及，假如漏夜找奀蘇回來，協助一臂之力，一定成功。」

對於河口鎮的武林高手，梁顯南懂得很多，故此，他所說的話立刻被他們接受，並且漏夜找鄭奀蘇到來商量大計。

鄭奀蘇到達廠內已經係凌晨兩時過外，他們為了安全着想，先行試一試鄭奀蘇的功夫，叫人把兩張特別沉重的太師椅搬到客廳中間放下，然後叫鄭奀蘇把自己的身體拉成橋狀，上邊一雙手抓緊太師椅的最高之處，並把他的身體伸長，那雙脚就放在另外一張太師椅的椅頂上面，看來就像一條橋，照計如此伸直身體，中間騰空，不易支持，何況擺出這個姿勢之後，還有人在背上走過呢？那就更加困難了，奀蘇眞係能够做得到這一點，連續有兩個大漢在他的背上走過，他絕不動搖，梁寶山看了，喜出望外，說：「奀蘇這一招跟我們配合，一齊採青，一定成功，我們先行飲酒祝賀！」

到了翌日中午，那一帮人就打鑼打鼓，把一隻獅子抬出來，以及舞獅應用的各種物件帶齊，然後出動，陳孟夫手下的緝私捕快以及門徒等百多人，打鼓打鑼，担着有稅旗令箭，十八般武器，列隊而行，鼓聲震天，震動整個河口鎮，跟住炮竹聲响，熱鬧的歡呼之聲，纏做一團。

醒獅由鼇金廠出動，先在河口鎮巡行一週，跟住向附近的大路走動，該鎮商店如果有人跟陳孟夫有交情，俱是掛青燒炮，所掛之青無非兩三丈高，僅靠兩個藤牌，便即舞起獅頭，順手拉下，易過借火，不久之後，醒獅一路行來，逐漸接近稅廠的一支青了，由於旱地取青，觀衆未曾見過，故此聚集於稅廠之前的人特別多，人頭湧湧，水洩不通。

李飛龍廖彪熊等站在台側，照例鳴炮犒賞，炮竹亂爆，烟火四射，觀衆紛紛走開，讓出台前一塊空地來，林福成鄭奀蘇兩人舞起醒獅來，前後左右領取犒賞，炮竹燒了半個時辰，兩人在台下舞動，過了一會，大喝一聲，獅頭獅尾飛身而上，到達台上，觀衆看了齊聲喝采，醒獅在台上再舞，然後採青。

到時梁寶山督戰，細心研究掛在台口的一枝竹竿，長達一丈三尺，就算他用身體做橋，仍不够長，立刻叫陳孟夫的門徒拿出兩條單頭棍，然後飛身到台上來，由懷中取出兩把小刀，行到台口，雙手拔刀揷在台口的橫木之上，運用內勁，全身垂直，兩手各執一刀，身體標開台口，凌空標出，有如一條橋。

梁寶山把身體架成一條橋，尚欠六七尺，然後能够採得此青，阿福阿勝兩人各取單頭棍來，梁寶山左右兩脚分別挾住一枝單頭棍，棍頭標出與竹竿平行，棍尾就被梁寶山之脚所挾，於是有足够的長度採青。到時梁寶山準備妥當，鑼鼓喧天，林福成鄭奀蘇兩人舞動獅子，表演過橋功夫，然後用脚踏在梁寶山的背上，行到盡頭，左右兩脚分踏兩棍前行，一邊走動，一邊舞獅，兩人共重百多斤，梁寶山竟能兩手之力支持全身，另外挾住雙棍，兩人行走其上，絲毫不動，有如鐵橋，各人嘆為絕技，李飛龍、廖彪熊，陳孟夫等高手，亦都非常欣賞，故此，沒有弄出意外。

鄭奀蘇人仔細細，舞獅之際非常勇猛，他捧着獅頭表演金鷄獨立，麒麟步，小跳雙飛步等，舞了半個時辰，然後把那枝青採下，吞入肚中吐出葉來，緩步行回台上，梁寶山一躍而起。只係有少許人認識，知道他係洪拳大師鐵橋三的侄孫梁寶山，各人齊聲稱讚，認為他有資格做鐵橋三的門人，梁寶山經過此次在三水河口鎮表演絕技之後，聲名大震，正月十六日迎神賽會的日期已滿，宣佈結束，陳孟夫欲留梁寶山林福成兩人在鼇金廠任職，兩人不允，只得厚贈銀両，然後送返廣州。

梁寶山林福成兩人到廣州鐵橋三的武館，把此行經過報告一番，勝利歸來無驚無險，且無打鬥之事發生，認眞出色，値得自豪，鐵橋三亦深感心慰，笑逐顏開。

——完——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

黃鷹·文
盧令·圖

天魔（一）

驚心見怪屍

七月十三。

在某人這只是一個普通的日子，在其他人，那些在這個日子出生，死亡，娶妻……的人，這當然是一個重要的日子。

但無論他們的遭遇怎樣離奇刺激，都難以與鳳棲梧的相提並論。

那非獨離奇刺激，而且驚心動魄，其間變化的恐怖，已不是任何的言語文字能够完全描述。

夜襲連雲莊

夜漸深，東天那一輪明月也越來越光亮，浴在月光下的連雲莊就像是披上了一層白雪，那本已刷得粉白的高牆看來也更刺目。

牆高四丈，筆直如削，最好的輕功，也難以一躍而上，鳳棲梧却沒有將這面高牆放在眼內。

中午之前他已經來到了這座山莊對面的山坡，觀察了半個時辰之後，他倒頭便睡，一直到太陽下山。

然後他將剩餘的乾糧塡飽肚子，再浸身溪中，讓頭腦在極短的時間完全冷靜下來。

他今年才得二十六歲，行走江湖已將近十年，處事早已學會了冷靜，可是一想到連雲莊，安富安順兄弟，仍然不由得怒火中燒，恨不得立即衝進去，一刀砍下這兄弟二人的頭顱。

刀仍在鞘內，距離出鞘的時期却很接近的了，鳳棲梧一些也不緊張，一雙手遠離刀柄。

幸得嬌無恙

這也許因爲那柄刀已追隨他多年，已成了他身體的一部份，他自信能够在需要的那一刹那迅速將刀拔出來，斬出去。

七月的夜風並不寒冷，「簌簌」吹開了他頭上的枝葉，漏下了一蓬月光。

月光與高牆的反光輝映下，他的面色就像冰封過也似，蒼白得可怕，那抿成一字的嘴唇亦彷彿毫無血色。

高牆外的樹木都不怎樣高大，而且有一段距離，莊院的主人顯然已考慮到敵人會利用樹木偷進去。

鳳棲梧却沒有動那些樹木的念頭，他有他更好的辦法。

風吹過，枝葉尚未合攏，鳳棲梧頎長的身子便已射出去。

他的一雙手先落在三丈高的牆壁上，在一按同時，身形已然倒翻了起來。

這一個倒翻只有一丈多高，但已經足够讓他立足在牆頭上，他整個身子立即伏倒。

高牆內是後院，異常靜寂，遠處的燈光到這裏已很淡薄。

兩隻獒犬在花木叢中徘徊，那刹那似有所覺，抬起頭來，慘綠的眼睛散發着令人心寒的光芒。

那兩隻獒犬都有人般大小，指爪銳利，留在這裏無疑等如留下了兩個兇悍的武士。

牠們嗅覺的敏銳更絕非一般武士比得上。

鳳棲梧是打聽清楚之後才決定在今夜採取行動，那兩隻獒犬的出現他一些也不奇怪。

在伏下的同時，他也已留意到沒有人在附近。

一隻獒犬咽喉發出嗚咽聲，已準備狂吠，鳳棲梧的身子也就在這時候落下來。

閃電也似的落下，一雙手亦閃電也似的抓出，扣向那兩隻獒犬的咽喉。

那兩隻獒犬同時人立而起，一切的反應都在鳳棲梧意料之內。

第一聲犬吠尚未响起，鳳棲梧已扣住了那兩隻獒犬的喉嚨，隨即將兩隻獒犬的頭撞在後面的牆壁上。

「砉砉」的兩下異聲，兩隻獒犬的頭顱當塲爆裂，在血還未濺出之前鳳僂梧已將手鬆開。

兩隻獒犬倒在花木暗影中，鳳僂梧同時從暗影中竄出，藉着花木的掩護迅速向前欺進。

一路走來，都沒有遇上任何人，這個連雲莊若不是太大，住的人未免少了些。

穿過一道月洞門，在接近迴廊之前，鳳僂梧終於聽到了脚步聲，他的身形立即閃進了一叢花木中。

一個老蒼頭隨即從一側轉出，雙手捧着一個木盤子，上面放着一壺酒，三碟小菜。

老蒼頭並沒有發現鳳僂梧，一直到鳳僂梧突然從花木叢中竄出來。

驚呼才到了咽喉，鳳僂梧的左手已掩住了老蒼頭的嘴吧，他的右手同時接住了那個從老蒼頭雙手掉下來的木盤子。

酒壺一晃又平穩，只是撞在碟子上那刹那發出輕微的「卡」一聲，鳳僂梧右手托着盤子，左手將老蒼頭推到一條柱子上，道：「你一叫，我立即要你的命！」語聲一落，將手鬆開。

老蒼頭沒有叫，只是惡狠狠的道：「朋友要發財，找錯地方了！」

「我是來找人！」鳳僂梧沉聲喝問：「三天之前安富安順抓來了一個叫做婷婷的女孩子，囚在什麼地方？」

老蒼頭吃驚的望着鳳僂梧，沒有作聲，方才的氣燄經已蕩然無存，他已經明白眼前這個人並不是一般鼠竊狗偸，也明白自己的處境很危險。

他看到了鳳僂梧眼中的殺機。

「說！」鳳僂梧接一聲輕叱，一拳痛擊在老蒼頭的小腹上，在老蒼頭呼痛之前又已掩上了他的嘴巴。

到手再鬆開，老蒼頭腰身已蝦米一樣弓起來，不敢再呼痛，惶恐的望着鳳僂梧，以顫抖的聲音回答道：「在……內堂下面的密室……」

鳳僂梧接問：「派了多少人看守？」

「兩個……」老蒼頭的眼珠子在轉動，小腹立時又挨了鳳僂梧一下重擊，痛得眼淚都冒出來。

鳳僂梧這才問：「內堂現在有些什麼人？」

「兩位莊主都在那裏……」

「血手安慶？」

「老太爺？」老蒼頭一呆。

「在什麼地方？」鳳棲梧最關心的就是這個人。

老蒼頭面露傷感之色。「老太爺四年前已經病逝了。」

鳳棲梧愕然。「江湖上却是完全沒有消息。」

——安富安順兄弟秘不發喪，就是要讓江湖上的朋友以爲安慶仍然在生，不敢輕視他們。

鳳棲梧隨即明白過來，吁了一口氣，手指那邊燈火最亮的地方，問：「那就是內堂？」

老蒼頭頹然點頭，鳳棲梧食、中二指一併，連點了老蒼頭三處穴道。

「……」老蒼頭惶恐的張着嘴巴，爛泥一樣倒下。

鳳棲梧托着木盤，向內堂走去。

× × ×

內堂燈火輝煌，光如白晝。

安富安順兄弟對坐在燈光下，神色看來都有些惶惑。

兩兄弟的相貌不怎樣相似，體形亦迥異，安順高而瘦，安富却是一個大胖子，由頭至脚每一部份幾乎都是圓圓的，好像就只有一雙眼睛例外。

那雙眼睛已經給面部的肌肉擠成兩條縫，從這兩條縫漏出來的神采却是異常靈活，狡黠而狠毒。

安順的一雙眼睛更就是狠一樣，說話也是有如狠嗥。「你已經查清楚？」

安富頷首，歎了一口氣。「那個女娃子眞的是鳳棲梧的？據說他已經趕往這兒來。」

安順道：「帶了多少人？」

安富搖頭。「你一些也不知道？這個人一向都獨來獨往？」

安順冷笑道：「一個人，起得了多大作用？」

「這個人一柄刀縱橫大江南北，聲名之盛，一時無兩，怎也有幾下子。」安富目光一閃。「而且，他還有一個很强的靠山。」

「你是說鳥王鳳生？」

安富無力的點頭。「他們是兄弟，鳳棲梧若是給我們擺平了，鳳生肯定絕不會罷休。」

「我們可也不是省油燈。」

安富歎了一口氣。「我只知道若不是老頭子的餘威，我們現在已經很麻煩。」

安順沉默了一會。「那你意思是怎麼樣？」

「我已經去信給三位長輩，若是在他們還未趕到之前鳳棲梧已經到來要人，我們只好將人送還。」

「只怕他仍然不肯罷休。」

「拳頭不打笑面人，而且對我們的老頭子，他不無顧忌。」安富笑了笑：「何況我們對婷婷那個女娃子，到現在仍然很客氣。」

安順亦笑笑，却笑得有些勉强，安富的目光也就在這刹那凝結，穩盯着安順。「二弟，你好像有很多心事。」

「沒……沒有。」安順一聳肩。

安富沉吟道：「今天我外出打聽消息，你一個留在莊裏……」

安順終於道：「我喝了一些酒，有些事都忘掉了。」

安富脫口道：「你將那個女娃子……」

安順摸了摸唇上髫子。「我們還是準備兵器迎接鳳棲梧到來的好。」

安富雖然已想到，仍不禁一聲歎息，放軟了身子，倒靠椅背上，安順沒有說出來，但那已等如坦白在帶醉之下，他對那個女娃子曾經很不客氣的了。

安順接道：「鳳生怎樣厲害，只是傳說而已，沒有人看見……」

「那是因爲看見他怎樣厲害的人，沒有一個能夠活下來。」安富又一聲歎息。

「鳳棲梧再强也只是一個人。」安順的嘴巴仍然很硬。「而且我們將那個女娃子抓進連雲莊，好像也甚爲秘密。」

「你喝的酒實在太多了。」安富搖搖頭。

安順握着拳，接道：「連雲莊除了我們兄弟之外，還有三十六柄快刀，鳳棲梧不來倒還罷了，一來——」

他的話被門板碎裂的聲響驚斷，回頭望去，只見那扇門四分五裂，散落了一地，一個黑衣青年標槍也似當門而立。

安富脫口道：「鳳棲梧——」

他並不認識鳳棲梧，但眼前這個青年除了鳳棲梧，還會是誰？

鳳棲梧的眼瞳彷彿有火焰在燃燒，他聽到的並不多，但已經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了。

安順颯地站起來，身形橫移三丈，雙手迅速將牆上掛着的一對鐵爪取下，在身前「霍霍」一揮。

安富那片刻已經冷靜，猛一聲暴喝：「來人！」

人已經來了，四個值夜的大漢聞聲趕到，聽安富一喝，手中利刀立即向鳳棲梧當頭斬下。

鳳棲梧的刀刹那出鞘。

那柄刀闊三指，長三尺六，比一般的要長，看來却好像薄得很，但一刀劈出，破空聲奪人心魄，刀光閃電也似，一落，「嗆」的一柄刀被劈斷，握刀的那個大漢亦被劈開兩爿！

這一刀的威勢實在驚人，其餘三個大漢都皆嚇了一跳。

鳳棲梧的動作沒有停下，迅速欺入那三個大漢當中，接連三刀！

沒有一刀落空，三刀砍下，地上又多了三具屍體，那三個大漢竟連鳳棲梧的一刀也接不住。

安順面色大變，安富雖然仍坐在那裏，一身肥肉都似已抖起來。

鳳棲梧人刀一轉，目光閃電般落在安順面上，一聲：「來——」

安順應聲大叫，那雙鐵爪一錯？便要飛身撲上。

安富即時站起來，道：「慢——」

安順厲聲道：「讓我將這小子活生生撕裂！」話是這樣說，脚步仍停下。

安富接向鳳棲梧一拱手：「朋友。」

「不是朋友！」鳳棲梧語聲冷酷。

安富乾笑一聲，道：「這件事是有些誤會……」

鳳棲梧冷截道：「沒有誤會。」

安富道：「大家都是江湖人，有話好說！」

鳳棲梧道：「江湖人以血還血，以眼還眼。」刀一振，發出一下尖銳破空聲。

安富道：「閣下莫非以爲有鳥王撑腰，便可以在連雲莊之內爲所欲爲。」

「鳳某人現在只是一個人！」鳳棲梧刀展開，移動脚步。

說話間，連雲莊的人已蜂擁而來，鳳棲梧彷彿完全沒有把他們放在心上，繼續迫近。

安富沉聲叱道：「連雲莊可不是沒有人。」

鳳棲梧冷冷的道：「血手安慶四年前已經病逝，連雲莊還有什麼人？」

安富這才變了面色。「是誰給你的消息？」

「當然是貴莊的人。」鳳棲梧冷笑。「否則今夜我就是由大門殺進來。」

安富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那個女娃子現在還在我們的手上。」

鳳棲梧大笑。「沒有人比我更清楚，她現在若是仍然在生，那才是奇怪。」

安富看了看安順，安順的面色又是一變，道：「她已經嚼舌自盡。」

安富苦笑，鳳棲梧狂笑不絕，那種笑聲却比哭聲還要難聽。

這時候，他距離安富安順兄弟已經很接近。

安富也就在這時候發動攻勢，擋在他前面那張八仙桌首先被他一脚踢起來，飛撞向鳳棲梧，他的一雙手同時從桌底下取出了一對圓圓的刀盾，身形接展開，與一對刀盾化成一團光滾斬向鳳棲梧！

安順也動了，瘦長的身子凌空拔起，猛一個翻滾，那雙鐵爪當頭抓下，活像一頭大鵰！

這兄弟二人果然都不是省油燈，而且也不是第一次合作，配合得恰到好處。

鳳棲梧的狂笑聲幾乎同時急斷，右手刀急落，那張八仙桌被他劈開兩爿，他立即看見貼地滾刺過來的安富。

安順的鐵爪也到了。

鐵爪與刀盾之間的空隙並不大，鳳棲梧的身形却在這條空隙中橫裏射出，射向兩丈外的一條柱子。

他的左手往柱上一按，身形便倒飛而回，回時比去時更加迅速！

刀與人飛滾斬下，安順雙爪落人，身形還未穩，刀已經斬到，他半身一偏，左手鐵爪急擋，「嗆」的鐵爪便斬斷，裂帛一聲，他的腰亦有三分之一被斬開！

刀快而鋒利，刀鋒斬過之後，血才狂噴出來，安順也才覺痛，一聲慘叫。

安富從地上彈起，刀盾搶上救援，這雙刀盾還未接近，鳳棲梧已乘隙又斬了兩刀，第一刀斬斷了安順的右臂，第二刀再斬斷他另一邊三分之一的腰。

安順再也支持不住，倒地慘叫不止，瞬息變成了一個血人。

那些從外面衝進來的大漢觸目驚心，但仍然向鳳棲梧衝上。

連雲莊內有三十六柄快刀，他們都是由已故的血手安慶一手訓練出來，據說，單就是練習拔刀出鞘，都已過萬次。

非獨拔刀快，他們用起刀來也很快，安慶雖然還不很滿意，亦認爲刀用到他們那個地步已經很不錯。

他們當然都覺得很了不起，一直到今夜，看見鳳棲梧用刀，才知道實在還很差勁，才知道什麼叫做快刀。

鳳棲梧的刀快得與他的目光幾乎是一樣，目光一閃，刀光亦落下。

快且狠，迎着那刀光的大漢，沒有一個能夠保得住性命。

沒有一刀是多餘，好像這樣又快，又狠，又準的刀法，安富還是第一次看見，他本來已準備衝上跟鳳棲梧拚命，突然又停下。

看到第十六個大漢倒下，他再也待不住，轉身往外疾竄了出去。

他原以爲剩下那些大漢怎也可以替他擋上半盞茶時候，那他就可以逃出連雲莊，怎知道那些大漢已經給鳳棲梧殺得心驚胆戰，一見他逃命，鬥志立時崩潰，一齊往堂外開溜。

「那裏走！」鳳棲梧嘶聲咆哮，人刀一道閃電也似追斬向安富！

擋在安富那邊的大漢倉皇左右讓開，閃得較慢的一個立即倒在鳳棲梧刀下。

刀一抖，那個大漢的屍體飛開，鳳棲梧的身形未停，箭矢般射前。

安富衝下了門前石階，腦後已寒風颯來，怪叫一聲，回身急舞雙盾擋開！

鳳棲梧連斬十七刀，都斬在盾上，盾雖然沒有被他斬開，安富的魂魄已幾乎被斬散。

他倒退三丈，才接下這十七刀，後背猛撞在一株樹幹上。

鳳棲梧三刀緊接斬下，安富不由又怪叫一聲，雙盾左擋右遮，總算將這三刀接下。

鳳棲梧不讓他有繞過樹幹的時間，一刀一刀緊接斬下，看似亂斬亂劈，實在每一刀角度變化都不同。

安富的武功絕無疑問在安順之上，雖然肥胖，身手却仍靈活得很，鳳棲梧接連三十七刀都竟然給他雙盾擋住，一身衣衫已汗水濕透。

那些大漢片刻之間已走得一個不剩，他們本來都曾經誓死効忠連雲莊，可是他們現在突然都發覺，性命更寶貴。

他們而且走得一些也不內疚，在安富逃命之前，他們還沒有逃命這念頭。

安富目光及處，發覺自己已完全孤立，心頭又寒幾分，一股熱血却這時候從心底冒起來。

他怪叫着發狂的反撲鳳棲梧，希望拚死殺出一條生路。

鳳棲梧沒有被嚇倒，他的怒火仍未散，同時咆哮着揮刀狂斬向安富！

兵器交擊聲密如雨下，鳳棲梧三百六十七刀斬下來，將安富的氣勢完全斬散。

安富連衝幾次都衝不出，再看見鳳棲梧那種兇悍的表情，意志終於崩潰。

鳳棲梧的刀勢却越來越猛烈，安富後無退路，一對刀盾只有封擋的份兒，再擋百刀，怪叫已變成哀鳴，後背不由貼着樹幹往下滑。

他的一雙手臂已被震得麻痹，鳳棲梧把握機會一刀從空隙搶入，「鳳凰雙展翅」，一招兩式，挑飛了那對刀盾！

安富哀呼，整個身子癱軟在地上，那對刀盾飛上半空，亦旋轉着掉下來，砸碎

了石階的兩角，兀自滴溜溜旋轉。

鳳棲梧那柄刀的鋒尖隨即抵在安富頷下，厲聲道：「站起來！」

安富一面惶恐之色，雙手反抱着樹幹，緩緩站起身子，鳳棲梧接喝道：「帶我到密室——」

安富囁嚅道：「鳳公子……」

鳳棲梧恨恨的道：「她的屍體怎能夠留在這種地方——」

「是——」安富的語聲顫抖得很厲害，那一身肥肉更有如水母般蕩漾。

「走！」鳳棲梧暴喝，刀一翻一掠，在安富的脖子上劃了一道口子。

安富哀呼着身子一縮，脖子脫出了刀尖威脅，雙手猛可齊插向鳳棲梧的胸腹，那剎那，他的一雙手之內，已各自多了一柄七首。

那柄七首只有八寸長短，非常薄，也非常鋒利，寒氣迫人，一看便知道絕不是凡品。

知道了搶來的女孩子與鳳棲梧有關係之後，他便將那兩七首藏在袖中，以備不時之需。

現在他果然用到了。

鳳棲梧反應的敏銳却是在他意料之外，裂帛聲中，跟着那雙七首已劃破鳳棲梧胸腹的衣服，那剎那，鳳棲梧的身子猛一轉，電光石火之間，移開了半尺。

七首立時刺空，鳳棲梧的刀亦在那電光石火之間斬下，斬的不是那雙七首，是安富的一雙手臂。

刀落臂斷，鮮血狂噴，安富慘叫聲中整個身子猛打了一個旋子，倒仆在那株樹幹之上。

他的眼淚也流了下來。

鳳棲梧的刀緊接又削至，却是以刀尖連封了安富雙臂四處穴道。

鮮血立時停止了奔流，安富的一張臉却已轉變得有如白堊，混身的鮮血彷彿都已在那片刻之間流盡。

鳳棲梧那柄刀仍然沒有沾上血，他用刀無疑很快，那柄刀也絕無疑問，是一柄好刀。

「叮」的刀入鞘，鳳棲梧冷冷的道：「下一刀我斬的就是你的頭，走！」

安富忍痛轉身，咬牙切齒的道：「你儘管神氣，安家的人絕不會放過你。」

鳳棲梧沉聲道：「你若是以爲我貪生怕死，可就錯了。」

安富冷笑道：「我只知道你今夜是偷進來。」

「你以爲那眞的是因爲我害怕血手安慶。」鳳棲梧嘶聲道：「那完全是爲了婷婷的生命安全。」

安富一怔，他沒有忘記鳳棲梧方才那一份慓悍，那一陣漠視生死的瘋狂砍殺。

鳳棲梧隨即一把將安富抓住，疾擲了出去，這一擲用的力眞還不少，直將安富擲上了石階。

傷口撞在石階上，安富只痛得死去活來，打了兩個滾，掙扎爬起，眼淚奔流。

鳳棲梧緊接追上，道：「不用你我也能找到去，你這雙脚若是走不動，我便乾脆給你斬下來！」

這句話出口，安富雙脚已慌忙往前奔去。

血仍然在奔流，安順也還有氣，却已氣若遊絲，一個身子不停在血泊中顫抖，那張臉龐的肌肉已因爲痛苦完全扭曲，看來簡直就像已變了另一個人。

安富在安順身旁停下，看了一眼，偏過頭去，繼續往前行，在對門照壁停下。

照壁塑上的是一頭斑斕猛虎，咆哮在疾風勁草之間，神態威武，栩栩如生。

安富緩緩回過頭來，恨恨的盯着鳳棲梧。

「密室的暗門就在這面照壁上？」鳳棲梧喝問。

安富道：「虎眼是開機括所在，先按左，再按右！」

鳳棲梧一隻手已舉起來，突然停頓在半空。「你來——」

安富大笑，揚起那兩條斷臂。「我看你不是記性這麼壞的人。」

鳳棲梧冷笑道：「你還有一雙脚！」猛可探手抓住安富的腰帶，將安富舉起來，再抓着他右脚往那頭猛虎的左眼踩去。

安富立時又一聲怪叫：「先按右—」

鳳棲梧一笑，仍然是抓着安富的右脚踩向虎眼，却是改了往右眼。

那隻虎眼一踩之下陷了下去，一陣奇怪的「軋軋」聲接響，照壁上緩緩移開了一道可容三個人並肩走過的暗門。

那扇暗門看來不怎樣厚，却是鐵打的，進門是一個平台，相當寬闊，兩旁還設有欄干，全都是用大理石磨成，光潔而瑰麗。

凭欄下望，是一個頗爲寬闊的大堂，當中一張彫螭桌子，配與同樣的椅子，再過，是一道珠簾，燈光中晶光閃爍，有如一道道發亮的瀑布。

燈盞都是嵌在兩旁的石壁上，明亮而不覺刺目，在建造的時候顯然下過一番心思。

欄干當中一道適中的石階往下伸展至大堂，舖上錦墊，着足無聲。

鳳棲梧將安富放下，仍然是要安富前行引路，就像已看出這個密室遍置殺人的機關。

他的刀斜擱在安富的脖子上，拾級緊隨而下，安富若是要擺脫他那柄刀的威脅，是沒有可能的事。

下了石階，更覺大堂的寬闊，鳳棲梧目光一轉，脫口道：「這不像是你們的地方。」

安富冷笑道：「我們有的是錢，甚麼地方弄不出來。」

鳳棲梧道：「我只是奇怪，以你們兄弟的粗鄙，你們的父親相信也不會是一個長樣風雅的人。」

安富悶哼了一聲。

鳳棲梧四顧一眼，道：「他像你們這種人，是絕對不會將地方弄成這樣的。」

安富冷笑道：「偏是你明白。」

鳳棲梧道：「到現在爲止，就只有石階那塊錦墊像是你們的東西。」

安富眼瞳中露出了詫異的神色，鳳棲梧接道：「若是我推測不錯，這個連雲莊祇怕也不是你們這家人弄出來。」

安富冷冷的道：「不是我們是誰？」

鳳棲梧笑笑道：「你們要將一個地方據爲己有，應該有很多辦法。」

安富只是冷笑，鳳棲梧接道：「血手安慶以我所知本來是一個劇盜，這個連雲莊大概是他從甚麼人手上搶來。」

「胡說！」安富嘴巴雖硬，目光却閃縮。

鳳棲梧搖頭，道：「怎樣子，都與我無關，我現在也是只向你要人，並不是向你要屋子。」

安富冷笑道：「你也不是向我要人，是要屍！」

鳳棲梧一張臉立即沉下來。「你很懂說話，但無論你怎樣說，我也不會將你的頭斬下來。」

安富冷笑道：「你甚麼時候變得這樣好？」

鳳棲梧冷酷的道：「我已經砍掉你一雙手，其他的事爲甚麼不留給別人呢？」

「別人？」安富一怔。

「那該說，你們的仇人。」鳳棲梧的語聲更冷酷。「我相信你們的仇人絕不會比我少。」

「你這是甚麼意思？」安富雖則問，面色都已經變得非常難看，顯然是心中有數。

鳳棲梧仍回答：「你雙手俱斷，那一個仇人相信你都不能夠應付得來。」

安富厲聲道：「安家還有人！」

鳳棲梧道：「只是不知道他們能否保你一生。」

安富的面色更難看，鳳棲梧接道：「不過你放心，看見你已沒有了雙臂，他們相信也不會要你的命。」

安富叫起來。「鳳棲梧，我就是活不下去，化爲厲鬼，也與你算清這個賬。」

鳳棲梧大笑，道：「好像你這種人，死入地獄，永不超生，化爲厲鬼，那是廢話。」

安富悶哼一聲，轉過身子，雙肩欲聳未聳，鳳棲梧冷冷的盯着他。「你一動，我連你雙脚也砍下來！」

安富雙脚立時像給釘穩在地上。

鳳棲梧的刀往安富臉頰一拍，道：「走！」

安富再次提起脚步，往前走去，鳳棲梧亦步亦趨，刀倏的一翻，一道珠簾被削下，無數珠子化作一蓬光雨四面激射了開去。

珠簾後還有珠簾，鳳棲梧揮刀不停，那柄刀在他的手中，簡直就像玩魔術也似，飛靈巧幻，又像已變成他身軀的部份，隨意變化。

光雨一蓬蓬濺開，落下，鳳棲梧刀停下的時候，十多道珠簾已只剩下了兩道。

鳳棲梧本待將這兩道珠簾也斬下來，可是就在這時候，他看見了血。

不是一點一滴，也不是一片一灘，那簡直就像是一片血海，染紅了整塊大理石舖成的地面，也正從珠簾下緩緩湧出來。

安富目光一落，嚇了一跳，鳳棲梧的面色更有如白紙也似，看來非常恐怖。

安富不由自主瞟了鳳棲梧一眼，看見鳳棲梧的面色變成這樣，由心寒出來。

那片血海繼續往前湧，鳳棲梧的情緒本已安定，這時候又激動起來。一把霍地抓住安富的胸膛，喝問：「這到底是甚麼回事？」

安富苦笑。「我也想知道……」語聲顫抖。

珠子在燈光中閃爍，隔着珠簾，他們看不到那後面的情形，看久了眼睛竟有些發花。

鳳棲梧一聲怒吼，刀再揮，「嘩啦啦」最後兩道珠簾化作光雨迸射，燈光下七色繽紛，難以言喻的瑰麗，也難以言喻的詭異。

那些珠子不少灑落在血上，一顆顆仍然閃光，就像是一顆眼珠子也似，全都瞪着鳳棲梧。

鳳棲梧無意瞥見，竟然不由自主的打從心寒出來，安富亦一陣心悸，他雖然一向殺人連眼睛也都不眨一眨，却從未見過鮮血通流如此。

那兩道珠簾被斬下，他們終於看見到底是甚麼回事。

血是從一具屍體的頸子流出來。

那是一具女人的屍體，肌膚白皙，却並不光滑，簡直就像是剛取出來的骨髓。

肌膚絕無疑問已皺摺起來，那種皺摺却又絕無疑問，並不是因爲年紀的關係，倒像是肌膚下的水份血液完全被抽乾而萎縮。

屍體是赤裸的，一絲不掛，因爲萎縮而變得佝僂，那個乳房癟得如兩個空布袋，斜貼在身上。

屍體的頭亦沒有例外，離開了脖子也不太遠，只不過丈許。

那面部的肌膚雖然萎縮皺摺，但依稀仍然可以看出是一個美人胚子，一把長長的秀髮，就像是幾條黑蛇般蜿蜒血海中。

斷口很整齊，用來砍下這個女人的頭的那柄刀或劍什麼的，必然是件好東西。

血仍然從斷口湧出來。

血海中就只有這具屍體，若是所有的血都是從這個屍體之內流出來，這個屍體只怕就是血做的了。

也只有這樣，才會有麼多的血，也只有這樣，這屍體才會萎縮皺摺。

鳳棲梧目光落在那個人頭上，一雙劍眉深鎖，突然問：「這是誰？」

安富呆了呆，道：「是……」竟有些結結巴巴。

鳳棲梧厲聲喝道：「誰？」抓住安富搖了搖。

安富傷口被牽動，痛得一滋牙。「是……是老二的寵妾……」

「寵妾？」鳳棲梧懷疑的瞪着安富。

「那是他三個月前搶來的女孩子，叫憐憐……」

「你們兄弟二人也可謂色胆包天。」鳳棲梧冷笑。

安富呆望着憐憐的屍體，呆應道：「這個女孩子很特別？」

「特別？」鳳棲梧順口應一聲，目光一掃。

兩丈外垂着一重薄紗，之後不遠，隱約看見有一張很精緻，很華麗的床，錦帳低垂。

安富接說道：「簡直就是一個小妖精，既可愛，又可怕——」

鳳棲梧目光回到安富面上。「你不是

跟她私下勾搭上吧？」

安富一怔，好像現在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閉上嘴巴。

鳳棲梧冷笑。「畜牲——」

安富面色一變，眼角肌肉顫抖了幾下，但仍然緊閉着嘴巴。

鳳棲梧轉問：「她怎會倒在這裏？」

安富沒好聲氣應道：「你問我，我問那一個？」

鳳棲梧嘟喃道：「她既是安順的寵妾，殺她的當然不會是安順，莫非有人先我一步闖了進來？」

安富冷笑道：「我們兄弟耳目一向很好，這一個密室在連雲莊雖然人所共知，却不是隨便可以進來的地方。」

鳳棲梧不能不同意，接問道：「那事情如何解釋？」

安富道：「老二他一定知道。」

「那他爲什麼不說？」

安富想不透，只是道：「也許他要說的了，給你闖進來……」

話口未完，鮮血已湧到了他脚下，他看在眼內，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竟然接不上話。

鳳棲梧也看在眼內，心頭一陣難以言喩的不舒服，轉問道：「婷婷呢？她在那裏？」

安富倒退一步。「她一直給囚在這裏，也只是她一個人……」

鳳棲梧冷笑道：「你不是要告訴我，地上這個女人就是婷婷——」

安富苦笑了一下，又倒退一步，鳳棲梧一把將他抓回來。「好了，玩笑開到這裏，快說，人在那兒？」

安富吸了一口氣。「我沒有跟你開玩笑，除非安順在我外出之際將她送到了第二個地方。」

「哦——」鳳棲梧沉聲道：「連雲莊還有第二個這樣的地方？」

「沒有。」安富又歎了一口氣。

鳳棲梧的刀又出現在安富眼前。「我沒有心情，也沒有時間聽你胡謅。」

安富道：「這裏到底出了什麼事，我毫不知情，你就是一刀將我的頭砍下，也是這句話。」

鳳棲梧看得出安富不像在說謊，安富目光又落下，道：「這件事肯定絕不簡單，那有這樣的屍體。」

鳳棲梧緊抿着嘴唇，一聲不發。

安富接又道：「你看，這具屍體像什麼？」

鳳棲梧從咽喉裏應道：「像什麼？」

「蛆蟲——」安富的口腔發苦。「我從未見過這麼可怕的屍體。」

鳳棲梧目注安富，冷笑。「不是說她是一個小妖精？」

安富一怔，鳳棲梧又道：「我也從未見過一個流這麼多血的人，這簡直就像是一具用血漲大的軀殼，所以血才蓄得這麼多，也所以現在血都流出來，肌膚立卽萎縮皺摺。」

安富又一呆，那刹那他突然像省起了什麼，呻吟道：「不會的……」

鳳棲梧看在眼內，方待問，一聲呻吟又入耳。

這不是來自安富，也根本就是從床那邊傳來，鳳棲梧一聽，霍地轉首，目光一亮，脫口呼道：「婷婷——」

沒有回答，鳳棲梧一把推開安富，縱身躍前，靴下曳着兩縷鮮血。

雲石的地面濺開了幾朶血花，鳳棲梧身形一落，一刀削出，削開了那重薄紗，再一挑，那被削下的一片薄紗一片飛霧也似飄落在血海中，眨眼被染紅。

安富半邊身子的衣衫亦已被鮮血滲透，他心神恍惚，冷不防給鳳棲梧一推，立時倒摔在血海中，在憐憐那個人頭之前。

憐憐的眼睛仍然睜大，眼瞳中一片空洞，一種有如白痴的空洞。

安富完全不能夠從這雙眼睛看出憐憐臨終那刹那是什麼感受，但這雙眼睛却彷彿仍蘊藏着某種魅惑，誘使安富繼續看下去。

安富的視綫才與這雙眼睛接觸，心頭便一陣迷惘，憐憐與她之間的好些事都不由湧上來，每一件都是那麼刺激，那麼誘惑，就像憐憐生前赤裸的身軀。

纖巧的腰肢，豐滿的胸膛，渾圓的小腿，憐憐最令人迷戀的却是她的臉，浮現在那臉上的神態，

她的臉很美，神態在多人的時候像一個貞婦，只有兩個人的時候却像一個小妖精，傳說中那種迷死人沒命賠的小妖精。

只有親身經驗的人才知道那張臉的神態變化竟然會那麼複雜，那麼狂野，那麼誘惑。

憐憐是安順的，安富很清楚，在安順不在家時，他還是不由自主找到去，雖然每一次動念之際總是深感不安，但這種不安，很快就被憐憐那種強烈的誘惑驅散。

他的年紀已不輕，對女人的興趣已沒有那麼大，性格亦較爲冷靜，却竟然禁受不住憐憐那種誘惑。

憐憐是怎樣動人，怎樣可愛的一個女人，也可想得知。

這個女人在生的時候顯得是那麼不尋常，現在死了，給人的感受也不一樣。

安富本來噁心得要吐，可是現在却變得有如一個傻瓜，看他臉上那種神情，若是那雙手沒有斷去，只怕還會把憐憐的人頭捧起來。

鮮血在燈光下閃光，憐憐那雙眼睛也一樣，那種光看來都那麼詭異。

鳳棲梧若是留上心，不難發現那雙眼睛就像冰石一樣，而現在他只要回過頭來，亦不難發現安富的眼神亦變得白痴般沒有生氣，白痴般空洞。

而他再留心，更就會發現，安富這雙活人的眼睛與憐憐那雙死人的眼睛並沒有多大分別。

但即使如此，他也絕不會想到那許多，絕不會想到事情以後會變得那麼恐怖。

現在畢竟才只是開始，無論多麼可怕的事情，在開始的時候總是不會太惹人注意。

除非那個人本就是一個不尋常的人，慧眼天生，看得到很遠很遠。

鳳棲梧現在仍然是一個很正常的人。

他沒有回頭，整副心神現在都放在另一個女人的身上。

那個女人貓一樣蜷伏在床一側，看來仍然在昏迷的狀態中。

她眼睛仍然閉着，長長的睫毛下凝着淚珠，衣襟半敞，雪白的胸膛在微微起伏，這看來非常動人。

鳳棲梧以刀將錦帳挑開，目光落在那個女人的面上，立時凝結。

那個女人絕無疑問是一個很漂亮的女人，但最主要還是她就是婷婷。

鳳棲梧拚了命闖進來，就是爲了她，本以爲只會找到一具死屍，却竟然還是一個活人，那能不意外？

「婷婷——」他再叫，刀一翻，一邊錦帳被削飛，「叮」的刀隨即入鞘，他同時探身入羅帳內。

婷婷沒有回答，長長的睫毛在鳳棲梧呼喚同時微微的顫動起來。

鳳棲梧伸手將婷婷抱起來，摟進懷中，再伸手輕拍她的臉，一面連聲呼喚。

一滴淚珠從眼角淌下，婷婷終於張開了眼睛，露出極之迷惘的表情，在她的雙眼睛之上彷彿多了一層淡霧，矇矇矓矓。

「婷婷——」鳳棲梧喜極大呼。

婷婷應聲混身一震，籠着眼睛那層淡霧刹那盡散，她的面上旋即露出了恐懼的表情，發出了一聲尖叫，然後用力掙扎。

鳳棲梧冷不提防，給婷婷掙開，婷婷身子一縮，坐進了床上一角，雙手拉起那張錦被，遮住了自己的身子。

那顯然是一種下意識的擧動，在她昏迷之前，顯然受過很大的驚嚇。

鳳棲梧不禁一怔，道：「是我，鳳棲梧——」

婷婷這時候亦已經看清楚，錦被在手中掉下，呆望着鳳棲梧，突然叫起來：「鳳大哥——」

語聲很激動，也顫抖得很厲害，突然撲入鳳棲梧懷中，放聲痛哭，雙淚奔流。

鳳棲梧緊摟着婷婷，沒有說話，只是憐惜撫着她那把長長的秀髮。

好一會，婷婷才收住哭聲，身子仍然在顫抖。

鳳棲梧這才道：「不要害怕，那些人不會再傷害你的了。」

婷婷抬起頭，含淚望着鳳棲梧。「鳳大哥，我只道以後再見不着……」

「現在不是見到了，還說這些話。」

婷婷又埋首鳳棲梧懷中，鳳棲梧一面撫着她的秀髮，一面道：「我現在才來，讓你受苦了。」

婷婷搖頭，顫抖着道：「都是我不好，不留在家裏，才讓他們抓起來。」

她說着又將頭抬起來，到現在她才看見那遍地的鮮血，連隨又驚呼一聲。

鳳棲梧目光一轉，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婷婷道：「安富吩咐了不得傷害我，可是那個安順喝醉了，走下來要對我……」她的臉一紅，一頓才接上。「我被他推倒在床上的時候，那個女人就來了……」

鳳棲梧目光一轉。「那個叫做憐憐的女人……」

「開始的時候兇得很，據說安順曾答應過她不再找別的女人……」婷婷蜷縮在鳳棲梧懷中，不敢看憐憐的屍體。

鳳棲梧追問：「是她阻止安順侵犯你麼？」

婷婷頷首。「她纏着安順，給安順重摑了一巴掌，便兇不起來，却又哭又嚷，安順只好轉頭去安慰她。」

「後來怎樣了？」

「他們，他們……」婷婷訥訥地接不上話，臉頰羞紅得有如晚霞。

鳳棲梧目光一落，已明白幾分，低聲問：「他們做了那回事——」

「在……在地上……」婷婷臉頰有如火燙。「安順好像只是在敷衍，要將她趕快送出去，憐憐却怎也不依，兩個人不知怎的又吵鬧起來，我用被子把自己蓋着，又掩着耳朶，所以也不大清楚他們吵嚷什麼，一直到憐憐尖聲慘叫，我……才忍不住拉開被子一角看一眼……」

「看見安順殺死了憐憐？」

「我只是看見憐憐倒在地上，身首異處，安順拿着一柄刀，呆在旁邊，很後悔的樣子。」

「跟着又怎樣？」鳳棲梧不由又緊張起來。

「他呆了一會，突然笑起來，就像個瘋子，然後拿起酒壺，將酒往嘴裏狂倒，當時我實在很害怕，準備跟他拚命了，可是他却東倒西歪的走了出去……」

鳳棲梧這時候才鬆過口氣，接問道：「之後他沒有回來？」

「沒有——」婷婷的身子又顫抖起來。「我等了一會，本是打算下床去看看，可是……」

「又有什麼事？」

「憐憐的屍體不知怎的，竟好像有聲音發出來——」

鳳棲梧詫異的道：「是什麼聲音？」

「聽……聽不清楚……」婷婷的語聲顫抖得很厲害，「跟着……她……她就……就動了……」

「動了？」鳳棲梧霍地又回頭，吃驚的望着憐憐那具屍體。

安富仍然跪伏在那兒，一個頭却已垂下，鳳棲梧看不到他的表情，更看不到他驚懼的眼神。

婷婷顫抖着接道：「她身上的肌肉不住的起伏，鮮血一股一股的從傷口冒出來，還有些血泡『噗噗』的爆開，我從就未見過這樣的死人。」

鳳棲梧聽着亦不由寒心，却並不懷疑婷婷的說話，憐憐的屍體事實已經非常怪異。

婷婷的語聲顫抖得更厲害，又說道：「那就像有一雙無形的手，不停在她的身上推拿，要將她混身的血肉從皮膚內擠出來。」

「你聽到的其實就是那些血泡『噗噗』爆開的聲音？」

「那是另一種聲音。」婷婷搖頭。「我本來也以爲是那些血泡，可是後來聽仔細，却好像是由她的嘴唇發出來，所以我多看了她的頭顱一眼……」

婷婷倏的打了一個寒噤，鳳棲梧不由追問：「你看到什麼？」

婷婷低聲說道：「她瞪着眼，好像在瞪着我，嘴巴張開，似笑非笑的，太可怕了。」

鳳棲梧道：「也許是你當時驚慌過度，生出這種幻覺。」

「不是的。」婷婷搖頭。　（未完）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秦　紅・文
盧　令・圖

武林一條街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林歌除去身上的蠱後，和朱五絕回到客棧中，他倆懷疑客棧的食物恐會被人下迷藥，故先在外頭吃飽才回客棧中，準備晚上一夜不睡，看看「武林一條街」的人物會有什麼動靜，此時，又見鐵槍王楊世雄，他來大理是要尋找「神出鬼沒」董來福的踪跡，一陣交談之後，林歌等人懷疑「武林一條街」是董來福攪出來的名堂，但又無法肯定……半夜，林歌見伍鶯鶯在花園中呆立，正和她談話之際，忽聽客棧中傳來朱五絕的喝叱，忙趕去看個究竟，朱五絕說有一小婆薩叫他，但接又縱身跑掉，各人只嘆可惜……

追踪假鶯鶯　初次嘗敗績

林歌回到房中，向朱、楊二人說道：「我猜那店小二不是死了便是逃了。」

朱五絕微驚道：「會麼？」

林歌道：「昨夜他們行動失敗，心知咱們會懷疑到客棧裏的人，因此『武林一條街』的首領不是叫他逃走，便是將他殺以滅口。」

語聲微頓，又道：「眞相如何，等一會便可分曉了。」

三人在房中等了約莫半個時辰，伍崇南來了，他一脚跨入房中就連聲嚷道：「奇怪！奇怪！」

林歌請他坐下問道：「何事奇怪？」

伍崇南道：「阿福不見了！」

林歌道：「那小二哥？」

伍崇南道：「對呀！剛才老漢聽前面說林老弟在找他，老漢便派人去小寡婦那裏找他，小寡婦說他沒去，可是又不在客棧裏面，他會跑到那裏去呢？」

林歌說道：「他在你這家客棧幹多久了？」

伍崇南道：「好幾年了呀！」

林歌道：「他家在何處？」

伍崇南道：「他沒家，是個孤兒，老漢見他做事還勤快，便把他收留下來。」

林歌微笑道：「伍掌櫃的，如果我說他是『武林一條街』的人，你相信麼？」

伍崇南呆了呆道：「他……怎麼可能？老漢幾乎是看着他長大的，他屁股有幾根毛我清楚得很，怎麼可能是『武林一條街』的人呢！」

林歌道：「你是說他不會武功？」

伍崇南道：「是呀！」

林歌笑道：「他可能只是被『武林一條街』所收買，聽命幹一些不須動武的事情，譬如說下毒等等。」

伍崇南面現怒容道：「果眞如此，那我可不會輕饒了他，老漢是清清白白的人，在這大理規規矩矩的開客棧，他怎麼可以幹出這種事！」

林歌道：「昨天夜裏，我這位朱姓朋友見到一個小婆薩，她顯然是來帶他去『

武林一條街』的，因發現他神智清醒，立刻就跑了。」

伍崇南一驚道：「你們沒抓到她？」

林歌道：「沒有。」

伍崇南眉頭皺成了一團，道：「眞是糟糕，果眞他們在老漢這家客棧活動害人，消息傳出去時，老漢還能做生意麼！」

林歌道：「伍掌櫃的，在下對你有個不情之求，希望你能够答應。」

伍崇南道：「是，老弟請說，只要是老漢辦得到的，無不從命。」

林歌道：「在下想與令嬡談談。」

伍崇南一怔道：「這……談……甚麼呢？」

林歌道：「談談她和賈彎刀的事。」

伍崇南有些爲難道：「唉！常言道家醜不可外揚，此事老漢本來不想讓人知道，怪只怪小女太不懂事，如今……唉！老漢眞不知該怎麼辦才好！」

林歌道：「讓在下與令嬡談談，也許我們能帮她的忙也未可知。」

伍崇南想了想，點頭道：「好吧，不過小女不便與太多的人見面，林老弟請隨老漢到舍下去便了。」

於是，林歌隨着他來到他的住宅，這是緊隣客棧的一座宅院，佔地雖然不大，却佈置得相當華麗．林歌在客廳上等了一會．伍鶯鶯便來了。

可是，這個伍鶯鶯却不是昨夜那個伍鶯鶯，雖然這個伍鶯鶯也長得很標緻，而且也是大腹便便．却絕對不是昨夜在後花園出現的那個伍鶯鶯！

林歌暗暗叫妙，却不動聲色，對她拱手一揖道：「伍姑娘？」

伍鶯鶯含羞答答的回了一福，在一旁坐下來。

伍崇南道：「鶯兒，這位林大俠是賈彎刀的朋友，他有些話要問妳，妳就據實回他的話好了。」

伍鶯鶯低首應了一聲。

林歌先向伍崇南問道：「請問伍掌櫃的，你有幾個女兒？」

伍崇南道：「就這一個呀！」

林歌一哦，才轉對伍鶯鶯問道：「伍姑娘，請恕在下冒昧，妳可否告訴在下是怎麼認識賈彎刀的？」

伍鶯鶯低頭輕輕答道：「在花園裏認識的。」

林歌道：「那是說：他投宿客棧，到花園中見到了妳？」

伍鶯鶯點頭道：「是的。」

林歌說道：「那是他投宿客棧的第幾天？」

伍鶯鶯道：「頭一天吧。」

林歌道：「白天還是晚上？」

伍鶯鶯道：「黃昏時候。」

林歌道：「之後呢？」

伍鶯鶯沒有回答，似是羞於啓口。

林歌道：「那麼，請回答我：他在客棧裏住了幾天？」

伍鶯鶯道：「大約半個月。」

林歌道：「他有沒有告訴妳他被帶去『武林一條街』失去功力之事？」

伍鶯鶯道：「沒有。」

林歌道：「沒有麼？」

伍崇南插口道：「他怕小女受到驚嚇，所以沒有告訴她，後來聽老漢說了才知道的。」

林歌沉吟半晌，轉向伍崇南問道：「伍掌櫃的，你定居大理期間，可曾得罪過人？」

伍崇南搖頭道：「沒有。」

林歌再問道：「你們父女希不希望賈彎刀回來？」

伍崇南嘆道：「這個當然，他若肯回來與小女完婚，老漢還操甚麼心呢！」

林歌道：「賈彎刀在中原武林名氣極大，爲人也相當正派，他沒有立刻回來與令嬡完婚，可能與他失去武功有關，我相信他遲早會回來的。」

語畢，起身告辭，因爲他覺得已沒有甚麼好問的了。

×　×　×

回到客棧房間，朱五絕告訴他有兩個從中原來的武林人物投入客棧。

林歌問道：「他們是誰？」

朱五絕答道：「一個是君山五柳莊的老莊主『五柳婆娑劍』冉得意，一個是山東的『石翁』雷金龍雷老爺子。」

林歌驚訝道：「這兩位武林前輩不是早巳歸隱林下了麼？」

朱五絕道：「正是，如今却連袂來到了大理，你說奇怪不奇怪？」

林歌道：「你和他們相識麼？」

朱五絕道：「有過一面之緣，只是不太熟，剛才我原想過去跟他們見面，後來一想，還是等你回來再作決定。」

楊世雄接着問道：「你去見那伍姑娘，結果如何？」

林歌微笑道：「有趣得很！」

當下，將見到伍鶯鶯以及與她交談的經過情形說了一遍。

朱五絕道：「平平無奇，怎麼說有趣得很呢？」

林歌壓低聲音道：「有趣的是，我剛才見到的那位伍姑娘，不是昨夜見到的那位伍姑娘！」

朱五絕一怔道：「不一樣？」

林歌點頭道：「完全不一樣！」

楊世雄訝然道：「怎麼會有兩個伍鶯鶯？」

林歌笑道：「所以我說有趣得很！」

朱五絕眨着眼睛道：「哪一個才是眞的伍鶯鶯？」

林歌道：「不知道，不過兩個都大腹便便，快要臨盆了。」

楊世雄眉頭一鎖道：「一定有一個是假的……」

林歌說道：「當然，如果昨夜那個是眞的，那麼剛才那一個便是假的！如果昨夜那一個是假的，那麼剛才那一個便是眞的。」

朱五絕問道：「你看哪一個才是眞正的伍鶯鶯？」

林歌搖頭道：「兩個都楚楚可憐，實在分不出眞僞。」

朱五絕道：「如果能够證明誰眞誰僞，事情就好辦了。」

林歌道：「不錯，你有甚麼辦法能够分辨出誰眞誰假？」

朱五絕道：「賈彎刀就能。」

林歌道：「可是他人不在這兒。」

楊世雄道：「我想，昨夜你見到的那一個八成是假的，因爲伍崇南的女兒咱們以前雖未見過，左右隣居却一定識得，伍崇南絕不敢弄個假的來矇騙咱們。」

林歌點點頭道：「我也是這樣想，所以我打算找個識得伍鶯鶯的人去見見她，先弄清楚伍崇南這個人再說。」

說到這裏，隨即起身道：「現在，咱們先去見見『五柳婆娑劍』和『石翁』兩位老前輩吧！」

於是，三人一起來到客棧前面的座頭上。

五柳婆娑劍冉得意和石翁雷金龍都已是七十以上的老人，這兩人當年在武林中極負盛名，冉得意的「五柳婆娑劍」在武林中被稱爲一絕，是武林公認的少數「名劍法」之一；雷金龍則以「硬漢拳」聞名於世，是第一流的拳法大家，兩人早在十多年前即已息影武林，各在家中安度晚年，今天忽然一起來到大理，自是一樁值得注意之事。

他們正在相對淺酌，說話的聲音不大，舉止極具儒者之風，若非朱五絕以前曾經見過他們，誰也看不出他們曾是當年叱咤武林的風雲人物。

朱五絕當先上前，抱拳道：「二位前輩，可還記得晚輩朱五絕麼？」

五柳婆娑劍冉得意和石翁雷金龍聞言皆是一怔，他們早已忘記以前見過朱五絕的事（十多年前，朱五絕尚非武林十大高手之一），當然認不出他是朱五絕，但是這些年來，朱五絕三個字已是人人皆知，他們當然也已「大名如雷貫耳」，因此立刻起身面還禮，露驚喜之色道：「原來是朱大俠，幸會幸會！」

朱五絕笑道：「十多年前，晚輩曾有幸得會二位前輩一面，想必二位前輩已經忘記了。」

五柳婆娑劍冉得意哈哈笑道：「沒有！沒有！只是十多年不見，朱大俠模樣改變了一些，老夫一時認不出來罷了。」

石翁雷金龍聽到當代十大高手之一的朱五絕口口聲聲稱呼自己爲前輩，心裏十分受用，也哈哈笑道：「朱大俠，你如今已是武林十大高手之一，怎麼還這樣客氣呀！」

朱五絕笑着答道：「晚輩浪得虛名而已，眞正的高手還得數二位前輩和眼前這二位……」

當下，爲他們介紹林歌和鐵槍王楊世雄。

鐵槍王楊世雄是「鐵槍會」的會主，他們自然知道，最使他們感到驚喜的還是林歌，因爲林歌的事蹟早已在武林傳開，兩年前擒殺「武林第一殺手宋七刀」，以及協助反清復明的義士搶救呂留良、西出陽關尋「俠骨」和長白山血戰浪人等等，都是江湖上最叫人敬佩的奇事，他們沒想到今天竟然在此見到林歌，心中的驚喜自不待言喻。

大家寒暄客套一番，便一起坐下，冉得意叫來店小二，吩咐添置杯筷，多加酒菜，圍桌歡敍起來。

朱五絕問道：「二位前輩早已歸隱林下，此番連袂南來大理，是遊山玩水還是有重要事情？」

石翁雷金龍經他這一問，面上突然佈滿愁容，長嘆一聲道：「老夫老矣！若要遊山玩水，怎麼會跋涉千里到這裏呢！」

朱五絕說道：「這麼說，是有貴幹的了？」

石翁雷金龍點頭道：「正是，不過老夫與冉老莊主是在路上不期而遇的……」

林歌說道：「爲『武林一條街』而來的？」

冉得意聞言面色一變，驚詫道：「你們……也知道『武林一條街』？」

林歌微笑道：「看樣子，夢遊『武林一條街』的人當眞不少，大理這地方要熱鬧起來啦！」

石翁雷金龍急問道：「你們三位也有朋友在此遇上夢遊『武林一條街』的怪事嗎？」

林歌道：「是的，單是晚輩所知五起之多，加上二位前輩，共是七起了。」

爲了敍述方便起見，他只得從頭說起，化了足足兩刻時之久，才將一切敍述完畢。

冉、雷二老聽得驚奇不已，但是他們仍然不大相信「武林一條街」眞有其事，聽完之後，石翁雷金龍立刻問道：「你說你來到這裏的頭一天即被帶去『武林一條街』，那麼你確實感覺那是眞實的情景而非夢境？」

林歌點頭道：「是的，因爲晚輩醒來的時候，床上有很多冥幣，那是晚輩出賣劍法的代價，其次，晚輩發現鞋底沾滿泥土，那表示晚輩曾經走了一段山路。」

五柳婆娑劍冉得意連連搖頭道：「這太不可思議了！這太不可思議了！」

林歌問道：「二位前輩是否也有門下在此遇上這樁怪事？」

雷金龍頷首道：「不錯，老夫一個孫兒雷小虎三月前從這裏回到山東老家，說在此遇上這麼一樁怪事，情況就如剛才你說的那樣，唯一不同的是他不僅賣掉了老夫的『硬漢拳』，還賣掉了一身功力！」

林歌道：「由此可知，『武林一條街』是眞有其事，不是做夢。」

雷金龍嘆道：「老實說，老夫實在不相信這種事，只是經不起孫兒一再的要求，便派次子雷二鼎前來查究，不料二鼎離家二月至今音訊全無，老夫覺得不對勁，只好親自前來看看，却在路上碰上了這位五柳莊冉老莊主！」

冉得意接着也述說自家的情況，原來他育有七子二女，最小的兒子冉九韶今年二十三歲，却是他七個兒子中資質最佳者，一路「五柳婆娑劍」已練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在武林中已闖出一些名氣，上個月他遠遊返抵家門時，冉得意發現他神情憔悴，好像生了一場大病，經詳加追詰，冉九韶才說出南遊大理出了事，夢遊「武林一條街」賣掉了「五柳婆娑劍」和一身功力，其遭遇與雷小虎完全相同。

「老夫認爲他在說謊，但他指天發誓確有其事，老夫便決定前來看看，剛才聽林大俠這麼一說，所謂『武林一條街』看來當眞有這麼回事，這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

林歌道：「從各種跡象看來，主持『武林一條街』的人旨在收集天下各家上乘

武功以壯大自己，晚輩很担心若不趕快遏制其行爲，在不久的將來，將有一股滔天巨浪席捲中原武林，不知二位前輩以爲然否？」

雷金龍點點頭道：「不錯，這件事當眞不能等閒視之，只是……林大俠到此已有多時，依你看『武林一條街』究竟設在哪兒？」

林歌道：「根據各方所說情形以及晚輩親身體驗的經過來推測，『武林一條街』距大理絕不會太遠，可是晚輩幾乎已將大理附近幾十里以內的地方全踏遍了，就是找不到它坐落的地點。」

冉得意問道：「所有夢遊『武林一條街』的人，都是在投宿這家客棧後發生的麼？」

林歌答道：「到目前爲止，是的！」

冉得意道：「那麼，這家客棧脫不了關係，只怕這是一家黑店呢！」

林歌微笑道：「有句話說『兔子不吃窩邊草』，如果這客棧與『武林一條街』有關，那豈非太過胆大妄爲？」

冉得意道：「剛才林大俠說發現伍崇南的女兒伍鶯鶯不是你昨夜在花園所見的那一個，這不就有問題麼？」

林歌道：「是的，不過有問題的可能是昨夜在花園裏出現的那一個。」

雷金龍插口道：「誰眞誰假，只要找個隣人去指認一下就行了！」

林歌道：「晚輩正準備這樣做，因聽朱兄說二位前輩駕臨此店，故先來拜見就教！」

雷金龍笑了笑道：「林大俠太客氣了，老夫年事已高，雖然還有一些蠻力，腦子却不大管用了，這件事仍由林大俠來發號施令，老夫聽你的。」

冉得意道：「對，林大俠來此多時，對這裏的一切比老夫兩人清楚，該怎麼辦，由你決定。」

林歌謙遜了幾句，便向朱五絕道：「五絕，你去找個人來好麼？」

朱五絕應是而去。

伍崇南適於此時回到客棧，林歌便請他過來，介紹了冉、雷二老，說明他們的來意，然後說道：「伍掌櫃的，你知道在下剛才爲何要求和令嬡相見麼？」

伍崇南面呈迷惑道：「林老弟說要與小女談談，難道還有別的用意？」

林歌道：「是的，昨夜在下曾在花園裏見到一位姑娘，她自稱是伍鶯鶯，可是剛才在下見到令嬡時，却發現她不是昨夜那一個。」

伍崇南聽了大吃一驚道：「啊——有這等事？」

林歌笑道：「在下相信昨夜那一個是假的，只是爲求一個肯定，我想請你的一個隣居去見見令嬡，一旦證明令嬡無訛，我們便可全力去尋找那個假的，這一點你同意麼？」

伍崇南苦笑道：「這麼說，林大俠連老漢也懷疑起來了？」

林歌道：「你同意麼？」

伍崇南點頭道：「同意！」

不久，朱五絕帶來了一個老嫗，她是伍崇南的隣居，經常去伍宅走動，自稱是「看着伍姑娘長大的」，林歌便請朱五絕陪冉、雷二老喝酒，他自己隨與老嫗和伍崇南再入伍宅！

伍崇南立刻叫出女兒伍鶯鶯，老嫗一看就道：「不錯呀，這位便是伍姑娘，老身連她的生日都還記得，那年她生下來的那一天，剛好是我兒子娶媳婦之日，那是九月初三，第二天街尾發生大火，燒掉了十幾間店鋪，鶯鶯她娘慌得甚麼似的，我說別慌別慌，已經有人去救火了，篤定不會燒到這邊來，果然被老身料對了，可惜鶯鶯她娘經那一嚇……唉！眞可憐啊！」

× × ×

這天，林歌，朱五絕，楊世雄，冉得意，雷金龍五人一起離開客棧，在大理的附近走了一遍，沒有任何發現，乃於黃昏返回客棧。

在客棧裏吃過飯後，五人又在一起聊到深夜，臨就寢之前，鐵槍王楊世雄各給一顆抗毒丹，以防中毒被帶去「武林一條街」。

林歌因連日無進展，心情不好，一直無法入眠，便搬了一張椅子在後窗下坐下，從窗內看着後花園，希望見到那個假伍鶯鶯再度出現。

他料那假伍鶯鶯必不敢再現身，自己此舉必徒勞無功，那知到了三更時分，正當他感到眼皮有些澀重的時候，一個白色的人影忽在他眼前出現了！

他以爲是眼花生幻覺，但揉揉眼睛再仔細一看，一點不錯，那個假伍鶯鶯又出現了！

她像昨夜一樣，獨自佇立在花園中，仰首痴痴望着天上的月亮！

林歌心中大喜，當即取劍越窗而出，箭也似的向花園飛掠過去。

那假伍鶯鶯適於此時移動脚步，也不見她活動身形，倏忽之間竟已走出數丈遠，到了一處圓形牆門下！

林歌再向她飛撲過去。

假伍鶯鶯忽然回首對他嫣然一笑，嬌軀一幌，閃入那圓牆門裏面去了。

林歌於次瞬間衝入牆門，定睛一望，只見假伍鶯鶯已在一間屋頂上，當即縱身飛了上去。

假伍鶯鶯一聲輕笑，好像脚下生雲，身形冉冉而起，一眨眼工夫又到了另一間屋頂上，輕功之高，武林罕見！

林歌心中暗暗冷笑道：「不信追不上妳！」

當下脚下加勁，疾若怒矢猛撲過去。

假伍鶯鶯身形起起落落，一路施展絕頂輕功越過民房，始終不讓林歌追近，保持着七八丈的距離。

兩人一逃一追，快如流星趕月，不久已遠離街市，來到野地上。

林歌見始終追她不上，心裏着實吃驚，暗忖道：「我的輕功在中原武林已難有敵手，想不到這姑娘的輕功竟不在我之下！林歌啊林歌，今夜你若追不上這姑娘，還想跟『武林一條街』的人作對麼？」

這麼一想，登時激發一股好勝之心，體內潛力立刻發揮無遺，三四個起落便已追近二三丈。

假伍鶯鶯忽於此時在空中打個盤旋，雙脚落地之際，手中突然多了一柄利劍，向林歌分心便刺！

林歌人在空中，而且飛撲之勢甚疾，換了旁人這一劍必難躲避，但他早在提防她突施攻擊，一見她身形在空中打轉 立刻拔劍出鞘，所以當假伍鶯鶯一劍刺出時，他的劍也如响斯應的刺了過去。

「叮！」

雙劍一觸，迅速的對拆了幾招，雙方才各自往旁躍開。

林歌躍開之後，立刻開口喝道：「妳是何人？」

假伍鶯鶯發出一陣嬌笑，聲如珠走玉盤，道：「等你擒下我的時候，你問一句，我答一句，好麼？」

話聲再落，劍尖上突然抖起數朵劍花，似天女散花拋了過去！

林歌一見大驚，斜開一步，喝道：「慢着！這是我的劍法，妳怎麼學來的？」

假伍鶯鶯笑道：「是你的劍法麼？」

林歌沉容道：「不錯！」

假伍鶯鶯笑靨如花道：「現在已不是你的獨門劍法了，你難道不記得你已將這路劍法出售給我們了麼？」

林歌呆了呆道：「妳是『武林一條街』裏的人？」

假伍鶯鶯點頭道：「正是，我的綽號叫『二世林歌』！」

林歌又一呆，問道：「何謂『二世林歌』？」

假伍鶯鶯笑道：「這意思就是說：世上有一個林歌，我們這裏也有一個林歌，世上有個張三，我們也有個張三！」

林歌沉聲道：「這又是甚麼意思？」

假伍鶯鶯回答道：「我們創造出二世人物來打敗一世人物，換句話說：我是『二世林歌』，現在我要打敗你這位一世林歌！」

林歌心中暗驚，又問道：「這就是你們『武林一條街』的目的？」

假伍鶯鶯道：「是啊！」

林歌道：「武林一條街在哪裏？主持人爲誰？」

假伍鶯鶯又發出嬌美悅耳的笑聲道：「還是剛才那句話，等你擒住我時，你問一句，我答一句！」

劍花又現，似拋出一籃鮮花！

林歌見她施展自己的劍法，手法極之精熟老練，心裏非常驚駭，一時竟不知怎麼去破解自己的劍法，連忙拖劍縱退。

假伍鶯鶯劍及履及，仍以同一招式進擊，一面還嬌笑道：「你還手呀！你還手呀！」

林歌的一身武功原是得自天山一位武林異人的傳授，那位武林異人不但創出一路神奇無倫的劍法，而且對天下各門各派的劍術都有一番深透的認識，他將一身絕技傾囊傳授給林歌後，曾對林歌說過這樣一句話：「好徒弟，你現在的劍術造詣已極不凡，天下各大門派的劍術在你眼中已形同無物，不過還有一路劍法你是無法破解的。」當時林歌便問是哪一路劍法，其師的回答是：「爲師的劍法！」

後來，林歌藝成下山之後，常常苦思破解師門劍法之策，結果發現自己所學的劍法，每一招每一式都極之神奇完美，實在想不出破解的方法，因此便放棄了「破解」的念頭。

所以，他現在能夠破解任何一家的劍法，就只不能破解自己的劍法。

因此之故，當他發現眼前的假伍鶯鶯使出自己的劍法來對付自己時，不由大感手足無措，心中又氣又急弄得狼狽極了！

假伍鶯鶯連連運劍出擊，招招都是辣着，要不是他識得厲害而先一步躲避，早已傷在她的劍下，他一連被迫退了幾十步後，忽然腦中靈光一閃，暗忖道：「我雖然不能破解我自己的劍法，但我用自己的劍法與自己的劍法『搶攻』總可以吧？」

此念一生，立即運劍搶攻而上！

假伍鶯鶯當然也不能破解，於是也跟着搶攻，這一來便形成一幕極爲有趣的現象，兩人發出同一招式，兩人都無法破解，每每到了即將「同歸於盡」時，兩人才迫得只好各自撤劍躍開。

然後，再進招，再躍開……

這樣打了四五十招後，林歌先自着急了，心想這樣打下去何時能夠分出勝負？必得另出「奇招」不可！

另出奇招，即是發出不屬於師門的劍招，他對武林各大門派的劍法都有認識，要發出不屬於師門的劍法自是不難，當下劍法一變，使出一招武當劍法「仙鶴啄日」疾攻上去。

假伍鶯鶯笑道：「好極了！」

長劍猝絞猝鑽，發出一招「來者不拒」，迫上了林歌的「仙鶴啄日」！

這一招「來者不拒」，是林歌師門劍法中最神奇的一招迎敵之策，它發出時，其威力就如天羅地網，可以吞噬任何猛烈的攻擊。

林歌一見大驚，知道弄巧成拙了，趕緊一頓足，往後暴退。

但退出三丈開外時，那如網如幕的劍法仍在眼前，劍氣森森迫體，逼面生寒。

林歌一着錯滿盤皆輸，急忙一個懶驢打滾，飛快的再往旁滾開。

他也知道這一滾未必能夠逃過對方的攻擊，因此在滾出二三丈遠時，就地振劍上沖，發出師門一招「絕處逢生」——

說時遲，那時快，只聽一聲劍响，他的長劍已被震開一邊，而假伍鶯鶯的劍尖已抵上他的咽喉！

林歌慘敗了！

自下江湖以來，他幾乎每戰必勝，從來沒有像今夜這樣被人迫得倒在地上動彈不得，他心中好傷心好難過，長嘆一聲，閉目等死。

但假伍鶯鶯沒有刺下去，她只抵住他的咽喉，吃吃脆笑道：「是不是？我二世林歌打敗了一世林歌，你服不服呀？」

林歌閉目不語。

假伍鶯鶯接着笑道：「現在你總該明白你沒有能力跟我們作對了，這是給你一次警告，你如想活命，立刻返回中原，從此退出武林！」

林歌冷冷道：「不要說退出武林，即使要我爬着回去我都可以答應，只不過我必須和我的朋友金劍葫蘆客一起回去！」

假伍鶯鶯道：「金糊塗已經把他整個人賣給我們了，他這一輩子將老死於『武林一條街』！」

林歌道：「他並沒有賣給你們，他是在神智不清的情況下受騙上當的。」

假伍鶯鶯又說道：「他簽有賣身契爲證。」

林歌道：「那沒用！」

假伍鶯鶯冷笑道：「林歌，你知道麼？你現在已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我的劍只要輕輕向前一推，你就完了！」

林歌道：「我知道。」

假伍鶯鶯道：「既然知道，你還跟我嚕嗦甚麼？你應該爲你自己求饒才是！」

林歌睜開眼睛對她微笑。

假伍鶯鶯啐了他一口道：「你還笑得出來呀！」

林歌含笑道：「我的好姑娘，妳如想做『二世林歌』，就該學學我的脾氣。」

假伍鶯鶯瞪他一眼道：「你的脾氣怎樣？」

林歌道：「我最不喜歡婆婆媽媽。」

假伍鶯鶯聽了怒道：「你說我婆婆媽媽？」

林歌道：「正是。」

假伍鶯鶯又說道：「我怎麼婆婆媽媽呢？」

林歌道：「如果妳想做『二世林歌』，妳應該一劍把我殺了才是。」

假伍鶯鶯道：「你不想回去見你的嬌妻水蜜桃了是不是？」

林歌道：「她早知道我總有一天不得好死，不會太傷心的。」

假伍鶯鶯斜睨他片刻，忽然笑道：「我告訴你，你罵我婆婆媽媽我不在乎，因爲我是女人，女人本來就免不了婆婆媽媽嘛！」

林歌嘆了口氣道：「說得也是，不過我也要告訴妳：除非你們釋放金劍葫蘆客，否則我絕不會回去！」

假伍鶯鶯斷然道：「我們絕不放他回去！」

林歌道：「爲甚麼？」

假伍鶯鶯叱道：「不要問理由！」

林歌點點頭道：「那就不必再談下去了。」

假伍鶯鶯玉面一寒，冷冷道：「你聽着！仔仔細細的聽着！你立刻給我滾回中原去，到了明天晚上，如果你還留在大理，那麼你只有死路一條，言盡於此，信不信由你！」

語畢，突然撤劍縱退，再一個轉身飛撲，迅速向南飛去。

林歌坐起大聲道：「慢慢的走，小心別動了胎氣，那會早產的呀！」

× × ×

垂頭喪氣的回到客棧時，才是四更時候，整個客棧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音，朱五絕、楊世雄、冉得意、雷金龍四人的房中仍有黯淡的燈光，看情形他們還不知道林歌已成了一隻鬥敗的公鷄。

林歌走去敲朱五絕的房門。

沒聽見朱五絕回答。

林歌頓感不妙，立刻開聲道：「五絕！五絕！你在不在？」

夜深人靜，他這一開聲呼叫，聲音特別响亮，別說是朱五絕，就是那分住左右各房的楊、冉、雷三人也都會聽見才是。

但四人的房中仍是一片死靜，不聞一絲聲响！

林歌急了，用力一推房門，發現房門未上門，一推便開，他一脚跨了進去，目光一掃全房，但見床上被褥疊得整整齊齊，而朱五絕却已不知去向！

他再轉去推開楊世雄的房門。

楊世雄也不在！

再去推開冉得意的房門。

冉得意也不在！

最後去推開雷金龍的房門。

雷金龍亦不知所終！

林歌登時心慌意亂，呆若木鷄，一顆心往下直沉，背脊陣陣發寒……

他們哪裏去了呢？

發現自己不在房中，而分頭追出去了麼？

不，只怕是……只怕是夢遊「武林一條街」去了！

林歌呆立了一會，才急步出房，來到前面櫃台上，向那個又在櫃台裏面打瞌睡的老頭子問道：「老人家，你見到我那四位朋友沒有？」

老頭子發怔道：「你……你的……四位朋友？」

林歌道：「朱五絕、楊世雄、冉得意、雷金龍！」

老頭子呆了呆道：「他們不是在房中睡覺麼？」

林歌一聽就知他還不知道客棧裏面發生了變化，心知再問無益，便轉問道：「那個叫阿福的店小二回來了沒有？」

老頭子搖頭道：「沒有，那小子眞不是東西，一定是小寡婦逼他成親，他怕養不起，撒腿跑了。」

林歌再問道：「你們伍掌櫃呢？」

老頭子道：「他在家啊。」

林歌掉頭回到客棧裏面，再入朱、楊、冉、雷房中仔細察看，發現四人的包袱都沒有動，而各人的兵器却都不見了，心想可能出去尋找自己，也許等一會便可回來，於是返回自己房中等候。

左等右等，眼看天已破曉，客棧中開始有人起床响動，但朱五絕四人仍是杳如黃鶴。

林歌又開始不安起來，暗忖道：「或許他們昨夜也被『武林一條街』的人引誘離開客棧，我且到郊外找找再作道理。」

主意一定，立刻携劍而出。

天剛破曉，街上行人不多，他快步離開市街，來到郊外，便施展輕功飛縱術在郊外各處奔馳搜尋起來。

當朝陽從東方天邊升起的時候，他已在大理市街外圍轉了一大圈，仍未找到朱五絕四人的踪跡，心想他們四人如未出事，此刻必已回到客棧，乃又立刻趕回客棧而來。

結果，他的僥倖想法落了空，朱五絕四人並未回到客棧！

至此，他已知朱五絕四人必然落入「武林一條街」之手了，他有一種欲哭無淚的感覺，不禁喃喃自語道：「林歌啊！你曾經對付過天下最凶暴狡猾的人物，爲甚麼此次來到這南荒之地竟然束手無策？這客棧中明明潛伏着『武林一條街』的人，爲甚麼你竟不能將他們抓出來？」

想到這裏，他突然覺得應該對伍崇南施加壓力才行，不料正想去找伍崇南時，伍崇南却已一脚跨入他房中。（未完）



民初江湖俠義故事／

曹若冰·文
盧　令·圖

浪子白如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一撮毛常信通把「羅刹女」梅雪芬誘至魏元亮家中之後，在魏元亮那兒拿了一千塊大洋，接着常信通又到「浪子」白如龍那兒，向他報告梅雪芬被魏元亮抓住的消息，又向白如龍收了一千塊大洋，常信通正高興之時，忽有一個神秘人對常信通來個「黑吃黑」，常信通乖乖地送上一千元大洋……白如龍知道梅雪芬被魏元亮制住，一夜，他來到魏家大宅院，鍾海清出來相見，白如龍向他要梅雪芬，但鍾海清硬說她不在此地，白如龍只好用强，硬闖進一間精舍中，梅雪芬睡在床上，他剛想抱起她，忽然白如龍中了毒，昏倒在地。

赤手除三惡

鍾海清冷然一笑說：「魏家在遼陽落戶十幾年了，無論那一樣買賣，都是貨眞價實，童叟無欺，遼陽城的官也好，民也好，沒一個信不過魏家的。」

「那或許因爲他們不清楚魏家究竟做的是什麼買賣。」

「聽白爺的口氣，白爺似乎相當清楚？」鍾海清臉色猛又一變。

「不敢說相當清楚，只能說略知一二，就這略知一二，已經很够了。」

「既然這樣，你就該知道，魏家大院可不是任人上門找事兒，任人撒野的地方了。」

「事實上我已經來了，而且，就站在你魏家大院裏。」費玉琪淡淡說：「魏元亮三個不在，我懶得多說，你最好也少說，我不妨告訴你，就是沒有賺梅姑娘這件事，我既來了遼東，有一天也一定會找到魏家大院來。魏元亮幾個不在，我不願難爲你這做晚輩的，梅姑娘在什麼地方？」

「姓白的！」鍾海清冷冷一笑說：「

刀下不留人

是非只因多開口，災禍只爲强出頭。你這是找死，別以爲誰怕了你，只不過彼此一向河井不犯，不願意徒惹麻煩而已，現在……哼！哼！黑寡婦就在魏家大院裏，有本事你只管帶她走就是。」

「這才够爽快，是個英雄人物。」費玉琪點頭一笑，一大步跨到三個黑衣漢子面前：「告訴我，梅姑娘在什麼地方？」

那三個黑衣大漢心中一驚，匆忙間三人同時出手，三個拳頭倏地猛搗了過來。

費玉琪雙手奇快，一圈一掃，三人同時悶哼彎腰。費玉琪的一隻右手已落在中間的一個黑衣漢子左肩上：「說話！」

「我……我不知道……」那黑衣漢子臉色刷白，結結巴巴地說。

他嘴裏說不知道，兩眼却向費玉琪身後瞄。

費玉琪笑了，一鬆手，轉身往那間精舍走去。

「姓白的！彼此一向井河不犯，黑寡婦也不是你的什麼人。」鍾海清一個箭步竄到精舍前攔住費玉琪。

費玉琪冷冷說：「我剛才說過，即使沒有眼前這件事，我既然已經到了遼東，遲早也會找到魏家大院來。現在魏元亮三個不在，我不願意難爲你這個晚輩。鍾三爺！請讓讓路。」

他嘴裏說着話，腳下已不停地向前邁去。

鍾海清右手突然探腰，手裏立時多了把短刀，揚了揚說：「姓白的！你只要逼我一刀揮出，你就算跟魏家結下樑子。」

「要是在乎這個我就不來了。」費玉琪淡然一笑，人已逼近鍾海清身前。

鍾海清雙眼猛瞪，突然大喝一聲，一刀揮出。

費玉琪身軀一側，左掌拍向鍾海清持刀的右腕臂。鍾海清身手不弱，飛快地縮腕變招，刀鋒一偏橫掃，其勢快速無倫。

可是，費玉琪比他更快，左掌一下子拍在刀身上，震得他虎口一麻，短刀脫手落地，而費玉琪的一隻右掌跟着遞到，輕輕地在鍾海清的胸脯上按了一下。

够了，就這麼輕輕一下，鍾海清身子蹌踉後退，一下撞在精舍牆上坐了下去。不知道是怔在了那兒，還是被震住了，沒敢再動。

費玉琪沒理他，又一大步跨到了精舍門口，一掌震開了精舍的兩扇門。

門一開，精舍裏的情景已能看得一清二楚了。

好豪華，好氣派的佈置——紅氈舖地，香冷金猊，牙床上紗帳低垂，烟籠芍藥般靜靜地躺着個人，正是「羅刹女」梅雪芬。

她，衣衫整齊，秀髮未亂，連腳上的那雙鹿皮靴都沒有脫。

不知道這原是女子的香閨，還是專爲梅雪芬佈置的，一陣陣的幽香撲鼻沁心，令人說不出那是什麼香。

「我那一千塊大洋沒有白花。」費玉琪淡然一笑，邁步跨了進去。

鍾海清的嘴角忽然泛起了一絲奇特的笑意，霍地從牆根下跳了起來。

費玉琪走到床前，掀開紗帳。

「她服過迷藥，沒有解藥是醒不過來的。」背後精舍門口突然響起一個蒼勁低沉的話聲。

「魏元亮？」費玉琪身子站在床前沒動。

「不錯！正是魏某人。」

費玉琪緩緩轉過了身，精舍門口站着四個人，除鍾海清之外，是兩個老頭兒跟一個白白胖胖的中年人，不問而知是魏元亮把兄弟三個。

費玉琪笑了。「我就知道，等我一進了這間屋子，三位就非回來不可。」

魏元亮淡淡說：「我三兄弟回來，姓白的！你也該留下了。」

費玉琪笑了笑，沒說話，轉身就要去抱床上的梅雪芬，可是他手剛一伸出去就停下了，霍然轉回身，兩眼精光灼灼，直逼魏元亮。

「怎麼樣？姓白的！我魏某人不是空口說大話吧。」魏元亮陰笑地說。

「魏元亮！」費玉琪暗吸了口氣說：「暗算人算得什麼英雄好漢？」

「姓白的！你該知道兵不厭詐，只要能克敵致勝，還講究用什麼手段？」

「你認爲這有用？」

「要沒有用，你早就抱起黑寡婦往外闖了。」

「那麼咱們試試看吧。」他舉步向前邁去。

「怎麼他還能？……」魏元亮臉色一變。

「看不出麼。」查天祐查爺陰陰一笑說：「大哥！他是强撐着的。」

費玉琪身軀忽然一閃，一步跨到。

魏元亮等心中同時大吃一驚，齊地彈身倒退出門外。

他四個嚇得彈身倒退出門外，費玉琪却沒有追出去。人站在門口，手扶着門框，目注查天祐：「閣下可是查二爺？」

「正是查天祐。」

「查二爺眼力高明，只是我想知道一下，你們是在什麼時候做的手腳？」

「我在檀香末裏摻了點東西。」魏元亮含笑抬手往精舍裏指了指。

費玉琪回頭向那隻正在冒着輕烟的香爐看了一眼，淡然一笑說：「謝謝！上一回當，學一回乖，以後我會小心的，我保證以後絕不會有第二回了。」

突然間，他感覺到渾身無力，身子變得好軟好軟；一雙眼皮好沉重好沉重，順着門框滑下了地。

「姓白的！我也保證，以後你絕不會再有第二回了。」查天祐陰笑地說。

「小三兒！」魏元亮一擺手：「你進城去一趟，務必要見着他們一個能做主的，做不了主的不管用。」

鍾海清忙答應了一聲，哈個腰轉身走了。

范登吉三爺跨步進入精舍，提起桌上的一隻細瓷小茶壺，朝那還在冒烟的香爐裏倒了下去。

× × ×

費玉琪有知覺了，頭一個知覺是頭疼疼的，還有點兒昏沉沉的。第二個知覺是覺得身邊香香的；第三個知覺是覺得眼前挺亮。

睜開眼睛，他看清楚了，人還在精舍裏，而且跟梅雪芬併肩一塊兒躺在床上。

范登吉坐在對面一張櫈子，只他一個人，手裏拿着把細瓷小茶壺，嘴兒對嘴兒的喝着，那神情好自在的。

費玉琪的第四個知覺是雙手在背後被繩子綁着，綁得雖不怎麼緊，可是稍微一掙便會自動地緊上一分，腳上也是一樣。他明白了，綁他的不是一般普通繩子，是油浸過的。

他沒有多掙扎，腰後頭擱得難受，只有忍了。他吸口氣，緩緩地開口道：「我請教？……」

「醒了？」范三爺連眼皮都沒抬：「我姓范，范登吉，行三。」

「哦！范三爺。」

「別客氣，也最好別這麼叫我，『浪子』白如龍這麼叫我一聲，會折了我的陽壽。」

「范三爺的福氣眞够薄。」

「姓白的！」范登吉抬了眼：「在這個節骨眼兒，你不該說這種話。」

「我知道，奈何我天生就一副臭脾氣，跟塊糞坑裏的石頭一樣，既硬又臭，就是有人拿刀架在我脖子上，我還是該說什麼就說什麼。」

「哼！」范登吉一拍桌子站了起來：「我姓范的從來不信邪，也一向愛整那些自命骨頭硬的，那怕他是鉄打的，我也非讓他變成繞指柔不可。」放下小茶壺，走到床前伸手抓住了費玉琪的左脚踝，五指一用力，嘴角噙着一絲陰森的笑意：「姓白的！滋味兒怎麼樣？」

「自然不大好受。」

任何一個練過武的人指力腕力都够瞧的，何況范登吉這種好手，可是費玉琪却連眉頭都沒有皺一下，臉色平靜依舊。

「還那麼硬？」

「范三爺！我說句話你信不信？」

「什麼話？」

「如今我還能活着躺在這兒，必然有我能活着躺在這兒的道理，范三爺你要傷了我那兒，你那位把兄面前恐怕不大好說話。」

「少跟我姓范的來這一套，我不妨告訴你，只要能拿着你，死活都是一樣。只不過活的要比死的值錢一點罷了，只要你還有一口氣，就是砍爛你也不要緊。」

「哦！」費玉琪目光微凝：「活的要比死的值錢一點，你兄弟是要？……」

「我大哥已經派小三兒到城裏去了，到時候那些吃公事飯的提走了你，我兄弟就落得不少的一票。」

「原來如此，怪不得我還能活着躺在這兒。聽人說，魏元亮兄弟手眼通天，而且生財有道，果然所言不虛。只是，這我就有點不懂了。」

「你什麼不懂了？」

「你那師侄曾口口聲聲跟我說咱們彼此井河不犯，素無怨隙，怎麼現在你…」

「那是剛才，現在不同了。」

「怎麼不同了？」

「你要是不找黑寡婦，咱們當然是彼此井河不犯，素無怨隙。」

「我明白了，是我千不該，萬不該，我不該來找梅姑娘。」

「其實，這只是原因之一。」

「有一必有二，我請教之二的原因是什麼？」

范登吉陰陰一笑：「之二的原因跟你說的一樣，就是沒有黑寡婦這件事，你既然來了遼東，遲早也非找我兄弟不可。有你在一天，我兄弟就過得不踏實一天；所以，不管如何，我兄弟也非得把你放倒在遼東不可。老實對你說吧，我兄弟所以把黑寡婦弄到手，只是要把她當作餌來釣你這條魚。」

「哦！」費玉琪神色很平靜：「我明白，敢情你兄弟跟一撮毛是串通好的。」

「可以這麼說，不過我兄弟並沒有讓一撮毛給你送信兒去，這也是因爲我大哥深知他是怎樣個人，料準了他會兩面兒伸手的。」

「原來如此，我完全明白了，這必是一撮毛最先認出了我，他自己奈何不了我，往上報又不一定能拿得到賞金，所以就把我賣給了你兄弟。這樣不但可以現落個實惠，而且還可以讓你兄弟放倒我，來個公私兩便，兩全其美。至於你兄弟嘛，殺我，可得不到什麼，不如把我往北洋軍手裏一送，北洋軍閥一直恨透了我，他們絕不會讓我活下去，而且你兄弟還可以撈上不少的一票。對不對？」

「對！」范登吉陰笑地點頭：「你確是完全明白了，可惜你明白得太遲了。」

「我確是明白得太遲了些。」費玉琪淡淡地笑了笑，雙目倏又一凝：「范三爺！一撮毛拿了你兄弟多少？」

「一千塊現大洋外帶一個黑寡婦。」

「外帶一個梅雪芬？」費玉琪神情愕然一愣：「這話怎麼說？」

「他跟我兄弟事先說好的條件，他把黑寡婦賺到我兄弟這裏來當餌，只等你上了鈎，黑寡婦就歸他所有。」

「哦！」費玉琪呆了呆：「他跟我說的那些話當中，只有這一點是假的。」

「什麼意思？」

「他說梅姑娘是你兄弟的人賺來的，弄了半天，原來都是他的傑作，從今後我可要高估他點兒了。」

「你是應該高估他點兒，他簡直比猴兒還精。」

「這種人要是讓他長此在遼東待下去，實在不是件好事兒。」

范登吉臉色微變了變，旋即嘿嘿一笑說：「你錯了，姓白的！我們巴不得遼東地面上有這麼個人，我們是他的衣食父母，他也是我們的財路，要是撤走了他，換個整天價板着臉孔，不開竅，點都點不透的，我們就沒得混的了。」

「天下烏鴉一般黑，北洋軍一夥裏那會有不開竅、點不透的。」

「但是生人總不如熟人好。是不？」

「他跟你兄弟共事有不少時日吧？」

「不錯！」范登吉道：「他到遼東三年多了，三年多來倒有千把個日子跟我們相處得很融洽，合作得很愉快。」

「那只怕是表面上吧？」

「姓白的！你少在我面前饒舌挑撥。」范登吉臉色一沉，手一伸又抓着費玉琪的脚踝，五指又用了力。

「范三爺！」費玉琪仍是連眉頭也沒皺一下，臉上笑意不減：「何必生這麼大的氣嘛，即使我說的一針見血，入木三分，現在的我又能拿你們怎麼樣？你范三爺在遼東地面上也是響叮噹的人物，是人物就該有是人物的風度修養，動不動就動氣，那豈不有損你范三爺的身份？」

「姓白的！我勸你最好別在我面前耍嘴皮子，否則便是你自討苦頭吃。」范登吉寒着一張臉。

「范三爺！」費玉琪淡笑了笑：「我跟你打個商量好不好？」

「你要跟我打什麼商量？」

「讓我起來坐一會兒，這樣擱着腰實在不是味兒。」

「你難受了，挨不住了？」

「還有我跟個姑娘家這樣併排兒躺着也不成體統，待會兒她醒了看見了，讓她日後怎麼嫁人？」

范登吉冷笑了笑，正要開口說話。

「現在起來已經來不及了，要爲我着想，當初你就不該躺下來。」梅雪芬突然開了口。

費玉琪怔了怔：「妳醒了。妳該知道，當初可不是我自己願意躺下來的。」

「不管怎麼說，便宜總是讓你佔去了。是不？」梅雪芬忽然側過臉來，她的臉一下子離費玉琪的臉好近好近。

「姑娘！妳我都在難中。」

梅雪芬吐氣如蘭地說：「你也知道你我都在難中？既然這樣，你還怕什麼我嫁不嫁得出去？哼！怕不怕都遲了，現在我可是眞沒臉嫁人了，你看着辦吧。」

費玉琪苦笑一聲：「早知道妳已經醒了，我就不多說一句了。」

梅雪芬忽然笑了。「范三爺！謝謝你了。以前他不理我，我拿他沒一點辦法，只有老跟在他後頭跑，跑得我好慘，差點兒沒有把兩條腿跑斷。現在好了，總算讓我揪住了他的辮子，以後他不能再不理我了。」

范登吉冷冷一笑：「過了今兒就沒明兒，他還有以後麼？」

「范三爺！你沒聽懂我的話，生不同衾死同穴，以後的日子生生世世，長得很呢。」

「可是妳跟姓白的不同，姓白的不想死，却有人非要他死不可，妳想死，有個人却不讓妳死，妳要是死了，那人就沒指望了。」

「我知道，我聽見了，你說那個姓常的是不是？你看着吧，看他能不能碰我一指頭。」

「不見得吧，梅姑娘。」

隨着話聲精舍門口走進個人來，正是那一撮毛常信通。

范登吉一怔：「你什麼時候來的？」

「兄弟我剛到，咱們都是老朋友了，所以我沒有驚動魏老跟查老就溜了進來，三爺不會見怪吧？」一撮毛咧嘴笑嘻嘻地說。

「我還不知道常老弟有這一套本事哩。哼！」范登吉的神色很冷很冷。

「三爺！」一撮毛依舊笑嘻嘻地：「我天生的皮厚不怕損。其實，幾位早知道兄弟我會來，事情成功了，我該來領賞了，是不？」

「要帶走梅姑娘可以，不過得等我大哥點個頭。」

「魏老早在當時就點過頭了，當時三爺也在場。」

「話是不錯，只是現在人是由我看守着，沒我大哥的話我不敢擅自做主，隨便放人。」

梅雪芬忽然嬌笑地開了口：「看來范三爺是想賴帳了！」

范登吉臉色剛自一變，一撮毛已然乾笑接了話：「梅姑娘！妳多慮了。范三爺或許會賴帳，但是魏大爺絕不是賴帳的人，交往多年了，誰還不知道誰麼？」轉臉望向范登吉：「是麼？三爺！咱們是公事公辦，兄弟我這就找魏大爺去。」轉身往外走去。

「去不得呵！一撮毛。」費玉琪忽然開了口：「你兩邊兒伸手，佔的便宜比誰都大，魏元亮正等着你找他呢。」

一撮毛扭回頭咧嘴一笑說：「姓白的！你少費點心機吧，我跟魏大爺交往多年了，一向都很愉快，你再挑撥也沒用的。」

「好吧，你既然這麼相信魏元亮，那就算我沒說好了。」

「梅姑娘！」一撮毛轉向梅雪芬咧嘴一笑：「別着急，忍着點兒，我這就找魏大爺去，見過魏大爺之後咱們就走，乖乖地等着我呵。」

「呸！」梅雪芬一仰頭，一口唾沫吐了一撮毛個滿臉花。

一撮毛一怔，旋即抬手一抹臉，然後伸出舌頭在手掌心上舐了舐，嘿嘿一笑說：「我這輩子吃過女人的唾沫不少，可從沒有吃過這麼香的。還沒有怎麼樣呢，就先給我口唾沫嚐嚐。梅姑娘！我謝謝了。」他帶着一臉的邪笑扭頭走了。

梅雪芬可怔住了。「這個人怎麼這麼下賤。」她定了定神，紅了臉兒。

費玉琪閉着眼睛，沒吭聲兒。

「我跟你說話呢，你聽見了沒有？」

梅雪芬轉過臉兒望着他。

「聽見了。」費玉琪淡淡地說。

「那你爲什麼不說話？」

「我怎麼知道他怎麼這樣下賤？妳問我我問誰？」

「你！」梅雪芬雙眉微微一揚：「到了這時候你還要氣我？」

「我要告訴妳，刁蠻，對一個姑娘家來說，有時候並佔不了便宜，甚至反而會吃虧。」

梅雪芬雙目猛地一瞪，似乎要發作，但是，她旋即忍了下去，深看了費玉琪一眼，低低說：「謝謝你！我懂了，我以後要儘量使自己像個女兒家。」

費玉琪仍閉着眼睛，沒說話。

「你！……」梅雪芬遲疑了一下：「你爲什麼要來救我？」

「妳認爲不該麼？」

「我拖累了你，我很不安。」

「妳既然早醒過來，就應該聽見范三爺所說我說過的話，即使沒有妳這件事，遲早都有一天我會找到這兒來的。」費玉琪睜開眼睛平靜地說。

「我聽見了，可是你那時候找來跟現在大爲不同。」

「怎麼不同？」

「現在你心裏有掛慮、有顧忌，所以你一來便着了他們的道兒。」

「那只怪我自己太不小心，經驗還不够。現在我才明白，他們是預先設好陷阱等我的，魏元亮三兄弟躲在暗處，故意讓我往這間精舍裏闖。」

「現在才明白實在太遲了。」范登吉在旁冷冷地風涼了一句。

「以你范三爺的身份，在這兒看守着我們倆，似乎有點大材小用。」費玉琪還了他一句。

「看守人固然有點大材小用，但看守大洋錢就該另當別論了。」范登吉放開費玉琪的脚踝，退回桌旁坐下。

「白……如龍。」梅雪芬柔聲地：「咱們的時間不多了，等姓常的再來時，他就要把我帶走了。」

「如龍。」

「嗯。」

「我不會讓他碰我一指頭的。」

「我沒辦法攔阻他，我很抱歉。」

「別這麼說，等會兒城裏衙門裏的人一到，你也要被他們帶走了，我不也救不了你麼？」

「羅刹女」說話從沒這麼溫柔過，她此際比任何一個女兒家都顯得溫柔，低聲細語，分外動人。

范登吉坐在一旁瞧得呆住了。

費玉琪忽然吁了口氣：「我倒希望城裏衙門裏的人能夠早到。」

「你希望他們早到？」梅雪芬訝然地：「為什麼？」

「讓他們先把我帶走，這樣我就看不見姓常的帶走妳，我心裏會好受點兒。」

梅雪芬一陣激動，深深一眼：「你倒想得好，讓我看着你被他們帶走，讓我心裏難受，是不？」

費玉琪沒說話。

范登吉突然冷笑一聲開了口：「這可眞叫黃蓮樹下撫瑤琴（苦中作樂），也不看看這是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居然在這兒郎情妾意，你說我訴的，也不怕肉麻。」

費玉琪淡然一笑：「范三爺要是聽不下去，大可以躲到外頭去。」

「我幹嘛看不下去，我生平無他好，就愛瞧這個，這點兒還不够，我想瞧點兒更親熱的，乾脆我帮你們一個忙吧。」他冷聲一笑，過來伸手抓住了費玉琪的兩隻脚：「我把你掀到她身上去，讓你們兩個心貼心，嘴兒對嘴兒，好好親熱親熱。」

梅雪芬臉兒一紅：「你敢……」

「妳看我敢不敢，黑寡婦！別他娘的假惺惺了，這是有我姓范的在這兒，要沒我……」

他話未說完，費玉琪的雙腿用了力，猛地一蹬，這一下范三爺的苦頭吃大了，一連退了好幾步，身上撞着了桌子，桌子翻了，人也跌了個元寶蹺。那把細瓷小茶壺摔在地上，地上鋪着地毯，小茶壺雖沒摔破，但范三爺却被茶壺裏的茶弄了個一屁股濕淋淋的。

梅雪芬笑了：「踹得好，如龍！你怎麼不多用點勁兒，踹死他算了。」

范三爺白了臉，紅了眼，兩手一撐竄起了身子，一個箭步到了床前，右掌一揚，便要砍下。

就在這當兒，門外傳來一聲沉喝：「老三！住手。」

這一聲還眞管用，范三爺硬生生沉腕收勢向後退了一步。

精舍門口一前二後走進了一撮毛、魏元亮跟查天祜三個人。

「喲！三爺！您這是怎麼啦？褲襠濕淋淋的。」

「少廢話！」范三爺臉一紅，怒聲說道。

「怎麼了！」一撮毛一怔：「三爺！幹嗎這麼大火兒？」

「怎麼回事兒？老三。」魏元亮的目光掃視那翻了的桌子一眼。

「沒什麼。」丟人現眼不光彩的事兒誰肯說，范三爺臉色好難看。

魏元亮是何等的老江湖，腦子裏一轉也就明白了八分。他沒再問，轉眼望向一撮毛：「現在我來了，你把人帶走吧。」

「您聽見了吧？三爺。」一撮毛望着范登吉咧嘴嘻嘻一笑。

「少廢話，趕快把人帶走吧。」范登吉冷冷說。

「謝謝三爺。」

范登吉又冷冷開了口：「姓常的！這朶花可帶着刺兒，一不小心就會扎了手，你最好先點住她胳膊腿上的穴道。」

「對！對！謝謝三爺。」一撮毛笑嘻嘻地點點頭：「黑寡婦是出了名的潑辣，要不先點住她的穴道，讓她來個穿心脚可不是鬧着玩兒的。」

范三爺臉一紅，眼一瞪：「姓常的！我是一番好意，你可別不識好歹。」

「三爺！您這話從何說起……」

「少嚕嘛！」范三爺瞪着眼睛：「要就趕快帶着人走，不要就夾着尾巴滾你的，再在這兒冷一句熱一句的，可別怪我姓范的翻臉不認人。」

好漢不吃眼前虧。一撮毛很明白這個道理，儘管范三爺話說得這麼難聽，可是他臉色却沒有變一變，連連點頭：「是！是！兄弟我這就走。」他轉身出指便要往梅雪芬的腿上點下。

「住手！姓常的。」梅雪芬雙目一瞪，冷冷地開了口道：「我話說在前頭，你若敢碰我一指頭，今兒就咬斷舌頭死在這兒。」

一撮毛一時還眞被嚇住了，神情一呆，手指頭硬是沒敢往下點。「這……這……魏大爺！您聽聽，她要玩兒命。」

「我已經把人交給了你，這是你自己的事兒，我兄弟可帮不上忙。」魏元亮冷冷說。

「姓常的！你總不能讓我兄弟幫你按住她吧。」范登吉陰笑着。

「當然不用，這種事兒怎麼好要第三者帮忙，那也不像話。」他勉强地笑笑。

「一撮毛！別再躭擱時間了，要等我大哥變了主意，你就什麼都落不着了。」范登吉實在够陰損的，他偏偏在這時候擠逼上了一撮毛。

「三爺！您這不是故意整我麼？」他嘴裏說着話，眼珠子一直在轉。突然他一指猛向梅雪芬腰間點下，出手奇快。

梅雪芬大吃一驚：「姓常的，你…」她抬腿要踹，可是她腿只抬起一半，一個你字剛出口，立即眼一閉，頭一偏，腿兒無力地落下，不再動也不再說話了。

一撮毛吁了口氣，抬起袖子擦了擦額上的汗，咧開嘴笑了。

費玉琪突然也笑了。

他笑什麼？這時候他竟有心情笑，笑得出來？

一撮毛看得不由一怔：「姓白的！你笑什麼？」

費玉琪淡淡說：「閣下這一着高明，我為閣下感到高興，不該笑麼？」

「謝謝誇獎。」

一撮毛又笑了，笑得狡猾，也有點兒得意。

× × ×

「老爺子！人到了。」

精舍門口人影一閃，急匆匆奔進來個人，是鍾海清，他朝魏元亮一欠身，外面夜涼如水，他却滿頭是汗。

一撮毛本已彎腰要去抱起梅雪芬的，聞言立刻直起了腰，轉過臉雙眼直瞅着魏元亮跟鍾海清。他不明白是怎麼回事，他想知道是怎麼回事兒。

人都是好奇的，尤其是像一撮毛這種人。

「來了幾個？」魏元亮正眼也沒看他一下，也不怕他知道。

「三個。」鍾海清恭敬地答。

「什麼身份？」

「是特務隊的一個分隊長，還有兩個隊員。」

「哈！」一撮毛笑了：「鍾三爺連夜跑了趟城裏，魏老！這是幹什麼？」

「人呢？」魏元亮沒理他，望着鍾海清問。

「來了。」

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傳了過來，魏元亮三兄弟一齊抬眼向外望去。

精舍外頭，夜色裏，一前二後走來三個人，都是一身便服，黑綢長袍腰裏紮着寬寬的黑綢帶，綢帶上都別着一把快槍。

三人都是三十多四十不到的年紀，前頭一個身材魁偉高大，個子和魏元亮差不多，濃眉大眼，一臉的胳腮鬍子，臉上沒有一點表情，神色很沉冷。

「丁隊長！犯人在屋裏，您請進。」鍾海清一步跨到門邊，哈腰陪笑。

丁隊長大刺刺的微一點頭，跨步進了精舍。

「丁隊長！勞駕您了。」魏元亮上前一步含笑抱拳。

查天祜跟范登吉也都上前抱拳見禮。

「嗯！三位別客氣。」丁隊長架子十足地一擺手，然後雙目灼灼地掃視了常信通一眼，轉望着魏元亮：「他是誰？」

「兄弟姓常，朋友們都叫我一撮毛，跟魏大爺是朋友。」

魏元亮還沒答話，一撮毛已然跨前一步，含笑抱拳，搶先答了話。

「哦！」丁隊長冷冷說：「這兒有你的事兒麼？」

「沒有。」一撮毛搖搖頭：「沒我的事兒。」

「出去。」

一撮毛怔了怔，隨即點頭說：「是！是！兄弟這就出去。」他轉過身就要去抱起梅雪芬。

「慢着！」丁隊長突然一聲冷喝：「你要幹什麼？」

「這個女的是兄弟的，兄弟要把她帶走。」一撮毛回過身來說。

「你好沒禮貌。」丁隊長一瞪眼：「你跟誰稱兄道弟的？」

「是！是！我改口。」

「你怎麼說？」丁隊長威凌逼人地：「這個女的是你的？」

「事情是這樣的：這女的是白如龍的朋友，是我把她賺到這兒來用她當餌才把白如龍引來了這兒。事先我曾跟魏大爺約定好，事成之後，這女的歸我。」

「那是姓魏的答應的，我不答應。」

「為什麼？」

「白如龍的朋友就是他的同黨，我要把她一塊兒帶走。」

「這……」一撮毛怔了怔，轉望着魏元亮：「魏大爺……」

魏元亮冷冷說：「老百姓做不了官家的主，丁隊長不答應我也沒辦法。」

一撮毛目光瞥視了梅雪芬那美艷的臉兒一眼，吸了口氣：「丁隊長！看來我要跟你談談了。」

「嗯。」

「你要跟我談談？」

「憑你還不够資格，給我滾！」抬手一巴掌猛朝一撮毛的右頰抽了過去。

「喲！怎麼動手了。」一撮毛一仰臉躲了開去。

丁隊長一巴掌沒抽着一撮毛，心中大怒，下面突然抬腿就踹。

可是一撮毛身子一閃，又已躲了過去，同時右手往腰裏摸出一樣東西遞到丁隊長面前：「丁隊長！先瞧瞧這個再動手不遲。」

丁隊長入目一撮毛遞過來的那樣東西，臉色立刻一變：「你！你是京裏特務營的……」

「够資格跟丁隊長你談談嗎？」一撮毛把那東西塞進腰裏含笑問。

丁隊長一雙目光掃向魏元亮跟鍾海清，鍾海清頭一低，沒吭氣。

「我們兄弟只知道這位常老弟是吃公事飯的，可不知他是那兒的。」魏元亮輕咳一聲說。

「你為什麼不早說？」丁隊長轉眼望向一撮毛。

「我本不願暴露身份，是你逼我，你現在知道也不算遲。」一撮毛臉色一扳，端了起來。

「你要跟我談什麼？說吧。」丁隊長似乎不怎麼吃他這一套，神色平靜淡漠。

「一句話，我要把這個女人帶走。」

「你憑什麼？」

「就憑我的身份，够麼？」

「你要明白，咱們這兒的人，並不比你們特務營的人低什麼，也並不一定非賣你們的賬不可。」

「那麼我要問問，你又憑什麼把這個女人帶走？」

「因為她是白如龍的同黨。」

「你既這麼說，那咱們就公事公辦，你是來買人的，價錢多少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你們雙方談的只是一個白如龍，現在多了這麼個雌兒，價錢應該另議。」

「你不是賣主，你憑什麼說話？」

「不錯，我不是賣主。」一撮毛一聲冷笑：「可是這是件瞞上不瞞下的事兒，有好處就該大家分分，要不然抖露出去大家都沒好處。」

丁隊長臉色一變：「姓常的！你想幹什麼？」

「不幹什麼，要不想張揚就有好處大家分。你們把白如龍弄回去，既記功又領賞，你們那位頂頭上司說不定還會因此往上爬一級，該知足了。」

丁隊長深看了一撮毛一眼，點點頭：「好吧，姓常的！一句話，只是你可不許壞事。」

一撮毛笑了：「你放心就是，我嘴上抹了油，張不開。」

丁隊長又點了點頭，轉眼望向魏元亮，探懷摸出兩張銀票遞出：「我要帶人了，這是我們局長私人開出來的，你過過目吧。」

「局長開的，又是丁隊長您帶來的，那還錯得了，咱們一手交錢一手交人，錢收下了，人丁隊長您隨時可以帶走。」魏元亮滿臉堆笑伸手接過，接過立即揣進了懷裏。

丁隊長一擺手，他身後那兩名隊員跨步走向床前，把費玉琪抬了起來。

「走。」丁隊長轉身邁步往外走去，那兩名隊員抬着費玉琪隨後。

「小三兒！代我送送丁隊長。」魏元亮抱了抱拳：「丁隊長！我還要陪陪這位常老弟，恕我不送了。」

沒聽丁隊長答話。

「常老弟棋高一着，令人佩服。」望着丁隊長跟兩名隊員抬着費玉琪去遠了，魏元亮回過身來說。

「好說，是兄弟我沾魏大爺的光。」

「時候不早了我不留你常老弟了。」

「魏大爺不必逐客，兄弟我這就走。」一撮毛咧嘴一笑，彎腰伸手把梅雪芬揹在了背上：「乖乖！軟綿綿，香噴噴的，今夜可眞個銷魂啦！」大步向外行去。

就在這時候，精舍外，夜色裏走來個人。不！是兩個人，前頭一個是鍾海清，鍾海清的臉色刷白刷白的，後頭一個赫然竟是費玉琪。

一撮毛最先看見了鍾海清跟費玉琪，一怔脫口驚呼：「哎呀！怎麼是你……」

魏元亮三兄弟也都看見了，一怔，臉上都變了色。

「小三兒，你……」

「那位丁隊長很够意思，一出大門就把我放了。」

魏元亮剛說個「你」字，費玉琪跟鍾海清已到精舍門外，費玉琪含笑接了口。

鍾海清趁着費玉琪說話的機會，身子一動便要向前竄，要跑。

可惜，他身子剛一動，費玉琪的一隻右掌已經搭在他的肩頭上，含着笑：「令高足也很够意思，他把我又帶了回來。」

一撮毛很機靈，一見這情形不對，揹着梅雪芬馬上悄悄往後退去，情形顯然，他是想從後窗偷偷開溜。

「魏元亮！我拿你高足換梅姑娘。」費玉琪又開了口，他已經看穿了一撮毛的心意。

范登吉也是個機靈人物，他立刻後跨一步，擋住了一撮毛。

一撮毛臉色一變：「魏大爺，他的話聽不得，丁隊長三個準遭了殃，他絕不會放過眼前咱們任何一個的。」

暗影裏閃身躍出兩個黑衣漢子，兩把短刀悄無聲息地撲扎向費玉琪背後。費玉琪的背後像是長有眼睛，右手抓着鍾海清的膊胳扯向背後，鍾海清嚇得叫出了聲，那兩個黑衣漢子更是嚇得收刀後退不迭。

「不長眼的東西，給我後退！」魏元亮瞪眼沉喝。兩個黑衣漢子乖乖地往後退出了老遠老遠。

「白如龍！」魏元亮雙目逼視：「你要是傷了我這個徒弟，你也走不了的。」

「你要是有意思，咱們不妨試試。」

費玉琪神色平靜而淡漠。

「魏大爺！」一撮毛接口說：「捨不得小的就得捨老的，這是一定的道理。」范登吉突

「姓常的！我兄弟捨你。」

然一聲冷笑，劈手抓了過去。

一撮毛側身躲過：「人家還沒動手，咱們就先起內鬨，那可是大不智。再說你要是碰着了羅刹女那兒，白如龍可是頭一個不依。」

這句話眞管用，范登吉竟沒敢再動。

「我眞糊塗，現成的一個護身符竟然放着不用。」一撮毛探手腰間拔出一把七首，抵在梅雪芬的後頸上，嘿嘿一笑說：「諸位請讓讓路，我姓常的要告辭了。」他邁步便往外闖。

「魏元亮！可不能讓他走呵。」費玉琪說。

魏元亮立刻跨步便攔。

「白如龍！」一撮毛冷笑着說：「人急了拚命，狗急了跳牆。現在我對你們是一視同仁，誰碰我那便是誰殺梅雪芬。」

「殺了梅雪芬，你也走不了。」費玉琪神色冷凝，目蘊殺機。

「那不要緊，横豎是走不了，殺一個至少可以賺一個。」一撮毛笑笑說。不過，那笑却是胆戰心驚的强笑。

「看來你是棋高一着，放下梅姑娘，我放你走路。」費玉琪吸了口氣。

「你這是拿我當三歲小孩兒麼？」

「我白如龍向來說一句是一句。」

「你這麼一說，我不能不承認有點兒心動，奈何我有點兒捨不得這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兒……」

「那也只有由你了，你走吧，只要你自信能走得了，儘管走就是。」

「有這個護身符我還怕什麼？我不但走得了，而且還要大搖大擺的走，不信你可以等着瞧。」一撮毛咧嘴笑着，果眞一步跨出精舍的門。

費玉琪雙眼忽然一睜，急聲地：「魏元亮！不可以……」

一撮毛大吃一驚，一步横跨，扭頭往後看，魏元亮站在精舍裏根本沒動。他明白了，費玉琪使了詐。

可惜，他明白得遲了些。就在他扭頭往後看的同時，費玉琪已出手奇快地一指點在他的腰眼上，他眼前一黑，就什麼也不知道的往地上倒下。

費玉琪伸手從一撮毛背上接過梅雪芬放在身旁地上，隨即鬆手放開了鍾海清，鍾海清像一隻脫了鷹爪的兔子，一步竄進了精舍。

「白爺！事已至此，我兄弟再不敢貪圖什麼，這就備馬恭送白爺跟梅姑娘回安家屯去。」魏元亮一抱拳說，他懸着的一顆心算是落了實。

「不！」費玉琪淡然一搖頭：「我不敢爲自己添罪過。」

「白爺這話……」

「你兄弟在這遼東一帶地方上披着羊皮，跟當地北洋軍閥勾結，殺人越貨，專做黑買賣，多少人受害有苦沒處訴，多少人被害得家破人亡，有寃無處申訴。我要是放過了你兄弟，那不是爲我自己添罪過麼？」

「白爺！」魏元亮臉色一變：「我兄弟也是爲混飯吃……」

「世上要吃飯的人不只你把兄弟三個，要是都幹這種殺人越貨的勾當，那還成什麼世界，還有那些善良老百姓過的日子

麼？」

「白爺！咱們可是素來井河不犯。」

「是麼？」

「我兄弟一時糊塗，都是受了姓常的蠱惑……」

費玉琪淡淡一笑接口說：「你怎麼對付我，那都無關緊要，我不能不爲這遼東一帶善良百姓的將來着想。」

「白如龍！」魏元亮臉色又是一變，吸口氣說：「魏某兄弟只是不願多事，可並不是怕事。」

費玉琪冷冷說：「那你就用不着再說什麼了，我給你兄弟一個放手一搏的機會，你是一對一也好，聯手齊上也好，只要能撂倒我，你兄弟就可以繼續稱霸遼東，仍舊幹你兄弟的黑買賣，否則你兄弟就只有自認倒楣了。」

「姓白的！這話可是你說的。」魏元亮雙目在費玉琪身上來回搜索。

費玉琪似乎明白他的心意，淡淡一笑：「我的兵刄留在安家屯客棧裏沒帶來，我打算就憑一雙拳脚跟你兄弟見個死活，但必要時，我也許會從你們手上借一件兵刄用用。」

「浪子」白如龍又號稱「快劍」，最厲害的只是他那把劍，現在他手上沒有劍，又能發多大的威風？

證實了白如龍身邊沒帶着劍，魏元亮心裏立刻寬了不少，胆子也當即壯了起來，他邁步跨出精舍，查天祐、范登吉跟鍾海清緊緊跟在他身後。一出精舍立即四下散開，分四方把費玉琪圍在中間。

「看樣子你們是打算聯手一起上了。」費玉琪含着笑，毫不在意。

「你要是怕了，咱們也可以一對一的單挑。」

「我要是怕，剛才也不會說那大方話了。」查天祐冷冷說。

查天祐嘿嘿一聲冷笑，探手腰裏往外一抖，一陣「叮噹嘩啦」聲響，抖出一條鍊子槍來，緊接着范登吉跟鍾海清也都抬手探腰亮出了兵刄。

范登吉的兵刄是一支鐵手，鍾海清的兵刄是兩把短刀。

魏元亮站在那兒沒動，雙手還空着。

「魏元亮！只剩你了。」費玉琪淡淡說：「也讓我見識見識你的兵刄吧。」

「你這麼說，我就不客氣了。」他朝暗處抬了抬手，一名黑衣漢子雙手捧着一柄光如冷雪的九環大刀，急步奔了出來。

費玉琪看的雙眉不由暗暗一皺，他沒想到魏元亮用的是這麼一種沉重的兵刄。用這種刀的人也必有驚人的臂力，刀沉加力猛，其威勢可想而知。

他兩手空空，查天祐、范登吉跟鍾海清的兵刄都好應付，只有魏元亮的這把九環大刀不好應付。

他心念正自轉動，魏元亮已經握刀在手，一振刀身，九環一陣「叮噹」震響，擺開了門戶。

費玉琪吸了口氣，連忙沉神靜念，雙目凝注在對面魏元亮手中的那柄九環大刀上。

就在這時候，站在他身後的鍾海清首先發動了攻勢，兩把短刀一上一下直扎了過來。

費玉琪身軀一側，伸手便抓鍾海清右腕。於此同時，查天祐也發動攻勢，鍊子槍頭直奔他腰眼扎到，查天祐人陰狠，出手更毒辣。

費玉琪口中一聲冷哼，脚下靈巧的一滑，身子一側，躲過鍊子槍。而他也就利用這刹那間，一把抓住了鍾海清的右腕脈，五指微一用力，鍾海清右手的那把短刀已輕易地到了他手裏，然後他順手把鍾海清往前一扯，直向查天祐的鍊子槍撞去。

此際，魏元亮也出了手，九環大刀直劈而到。

費玉琪急地横跨一步，躲過九環大刀，右手短刀往前一遞直刺魏元亮的右臂。

他身軀靈巧，行動敏捷，奇快，快得令人目不暇給。

魏元亮不是庸手，他如果躲費玉琪這一刀，就得再躲那已撲了上來查天祐的鍊子槍，又迎面撞到的鍾海清。他右臂一偏，大喝一聲，一刀横裏斬出。

費玉琪後跨一大步，突然一個大旋身，閃電般後撲。查天祐慌了手脚，他鍊子槍纏在鍾海清身上，一時間收不回來，倉促間他不得不先顧自己，一鬆鍊子槍，抽身往後急退。

遲了。

費玉琪已決心要取他兄弟性命，替遼東地方除害，豈會容他逃出手去。右手一揚，短刀脫手飛射，刀身沒入了查天祐的胸膛，只露出刀柄在外頭。

查天祐雙眼一瞪，嘴一張，捂着胸膛踉蹌再退。

費玉琪手往下一撈，恰好撈住了查天祐鬆開的那條鍊子槍，沉腕一扯，鍾海清踉蹌地撞了過來，正好迎上魏元亮那横裏斬出的九環大刀。紅光一閃，鮮血四濺，鍾海清的身軀被他那勢沉力猛的一斬成了兩斷。

魏元亮呆呆怔住了。

也就在他這一呆怔間，那鍊子槍的槍頭已勢疾如箭的直向他咽喉扎到。他心頭一懍，掄刀便磕，奈何慢了。他刀剛舉起，「噗！」地一聲，鍊子槍頭已扎進了他的咽喉。身軀一幌，人便脫力的趴了下地，一把九環大刀扔出了老遠。

四個人躺下了一對半，范登吉心胆欲裂，扭頭便跑。

「殺過那麼多人的還怕死麼，放走一個就是我的罪過。」費玉琪說着丟了鍊子槍，探懷裏摸出一把飛刀，揚手一道白光電射打出。一聲慘叫，五寸來長的飛刀直入范登吉的後心，身子撲在地上，伸了伸腿，不動了。

四個人躺了兩雙，那些黑衣漢子不知道上那兒去了，一個人影兒也都不見。

費玉琪輕吁了口氣，回身走到一撮毛身旁，抬手一掌拍開了一撮毛的穴道。

一撮毛睜開眼睛，站起身來，目光只一環掃，立刻白了臉：「白爺，話，當初我跟您說得很清楚……」

「所以現在你還能站在這兒說話。」費玉琪淡淡說。

「白爺，大恩我不敢言謝……」說着他身子就要往下矮，要往下跪。

「謝倒不必，我有條件。」費玉琪抬手攔住他。

（未完）

超人的故事／馬雲·文　盧令·圖

邪教風雲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拜月教將阿蘭釋放，阿蘭隨即逕回士多店。不久，即有拜月教徒及警方人員先後前來找她，阿蘭終於在警務人員陪同之下前往警署，及她從警署出來，又被再生學會的人強將她「請」去。在再生學會，她在威迫利誘下帶了該學會會員到老虎山去參加拜月教擧行的再生大會，蓋因拜月教與再生學會這兩個古靈精怪的組織，立場各異，形同水火，彼此都想揭穿對方的騙局。當晚，再生學會會員隨同阿蘭雜在人羣中，參加大會，在拜月教的黑衣主持整蠱弄怪下，將一個死屍復活時，再生學會會員立即要予以揭發眞象，引起台下觀衆議論紛紛……

逃出毒氣室　陷入猪籠車

「根據醫學上的理論，一個人心臟停頓，亦即呼吸停止下來，其身體內的一切活動也告進入靜止狀態，這就是死亡。沒有理由馮奇死了多時，停止了的心臟又告活動起來。」

「但事實却擺在眼前，最低限度已有人由棺材裏走了出來。」

「你只可以說『有人由棺材裏走出來』，却無從證明他是一條死屍，對嗎？」

「嗯——你的意思，似乎不大相信他們這一套。」

「這是八十年代了，你以爲還是巫術年代嗎？」

「唏！別吵，看吧。」

台上，黑衣人把金髮女郎伊娃拉到台前來，面對觀衆；其他「再生學會」的男士們，則仍在黑衣武士的監視下。

「這位是來自美國的伊娃小姐，屬於主張雪藏屍體的再生學會，與我們拜月教經常針鋒相對。」黑衣人又說：「現在我想當面與她討論一些問題。」

伊娃不高興地說：「你別得意洋洋，台下觀衆之中，有着警方人員在着。你們這種把戲，根本只配騙騙無知婦孺，稍有知識的，也不會信你們。」

「你開罪了台下的朋友們了。」黑衣人道，「你不如說說你們冷藏屍體的理論吧。」

「再生學會的宗旨，無非讓一些患了絕症的病人，有機會再生存一次。所以當某種絕症的病人死了，我們立刻進行急凍，然後把屍體長期置於零下三百餘度的溫度底下；將來科學家終會發明某種新藥去醫治某種絕症，這就等於阻止死者死得寃枉，對嗎？」金髮女郎伊娃站在台上，就好像傳道一樣。

台下觀衆發覺再生學會既然與拜月教之間，勢成水火，正奇怪黑衣人怎會這麼大方，讓已成了俘虜的伊娃站出來大發謬論。

黑衣人却在這時候「格格」地大笑了一陣！然後又說：「你們這套理論分明騙

人，而且目的只限於欺騙一下富有人家，因爲冷藏一具屍體，費用極大，非窮人所能負担。正如中國俗語所講：風水先生呃你十年。但你們剛才所講的，却可能永無止境，因爲沒有人曉得新藥何時才可以面世，對嗎？」台下教徒，鼓掌叫好。

黑衣主持人一拍手掌，三口銅棺的另一口，又被推到了台前中央來。

黑衣人對台下觀衆道：「我們拜月教所宣揚的並非巫術，而是宇宙間的種種神秘力量。此等力量，只要善加利用，對我們地球上的人類，就大有用處。現在我要當住大家面前解釋另一種神秘力量。」

說完，黑衣人順手將那塊黑布扯了下來；由於角度與高度的影响，台下觀衆根本見不到銅棺內的情形，惟有看黑衣人的手勢了。

只見黑衣人好像玩魔術一樣，把銅棺的蓋推開了之後，有個人影，隨住他的手勢站立起來！然後，那人影再升高丈許。

黑衣人用手在人影脚下來回撥了幾次，表示一切並無掩眼法的機關，下面亦無任何物件支持升空的人影。台下觀衆這一回果然看得口呆目瞪。

黑衣人道：「現在事情眞相已擺得十分明白，再生學會用的只限於目前我們地球上的理論，他們絕未懂得利用宇宙間的超然力量。但拜月教就可以，而且做到了。我們利用一個最新的理論，那就是：生命中的一切力量來自宇宙，所以要令到一個死了的人再獲得一次生存的權利，亦惟有求諸於宇宙諸神；而月神亦即宇宙衆多的神聖之中最具威力的。……」

話未說完，台下傳來哄動的人聲！

原來升上天空丈許的人影，在黑衣人大發謬論時，已越升越高，眨眼之間不見了。

「請大家靜下來，聽我解釋。」黑衣人拍着手掌，讓人聲稍靜才道：「剛才那些情形，並非各位的幻覺。是眞實的。」

伊娃和其他再生學會的男士們，在這一刹那之間，也看得呆住了，他們無話反駁。

但台前的黑衣人，這時却故意問面對住的伊娃：「剛才的情形，可是什麼妖法邪術？伊娃小姐，請用你們再生學會的一套理論去解釋吧！」

伊娃道：「我們如何能證明那一個眞人？說不定只是一個汽球，汽球可以升空，對嗎？」

「哈哈……」黑衣人道：「我早知道你會這麼說，但是我想問問你，汽球可以下來嗎？」

伊娃道：「當然可以。」

「來自外星球的人，他們就可以來去自如，對嗎？」黑衣人也頻頻望向空際，但那人影一直未見下降。他心裏開始焦急起來。

這時候，台下又引起一陣騷動。

原來雜在人叢中的阿蘭，已認得那正是超人章日明的身形，拜月教的人分明在利用他，但超人此刻可能已飛返市區去了，所以阿蘭也想離去。

超人章日明的飛行姿勢沒有人比阿蘭更熟悉了，所以當台上有人凌空飛起之際，阿蘭已經又驚又喜。她喜的是超人終於無恙，驚的是担心超人已受拜月教控制。

其實在拜月教的秘密基地之內，阿蘭已有理由深信超人被人利用。就她所知，超人絕非一名色情狂，但當時阿蘭却見超人擁抱住一名裸女，正在親熱，當時她又生氣又妒忌。

但後來回心想想——拜月教既是邪教，也許他們可以用種種方法，例如催眠等等，控制超人，企圖利用超人供他們宣傳亦未可料。

超人一飛冲天，竟然去得無影無踪，阿蘭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去！

超人章日明還有個父親章心波，他一向孝順，如今有機會恢復自由，會不會乘機飛返市區去，所以阿蘭也就不顧一切，企圖擺開再生學會的人，闖出人羣，直返市區，因而立即引起混亂。

但是二名再生學會的人立即知會其他同伴，原來阿蘭的身邊不止那二名男子負責監視她，附近人叢中還有另外一些再生學會的人在着。

那些人湧了過來，他們企圖制止阿蘭離去。

豈料人羣之中，除了再生學會的人之外，還有不少拜月教徒在內。所以對方的人有所行動時，拜月教的人也急急出面制止。二派的人又起衝突。

場面十分混亂。

阿蘭本來是個目標，現在反而變得不重要了。她正好乘此機會離去。

她鑽過人羣，直奔下山。

但是，只走了幾步，樹林中閃出了幾個人影，攔住她的去路！

那是拜月教的黑衣人。

阿蘭極力反抗，無奈那幾個黑衣人全是孔武有力的大漢。

經過一番糾纏，大漢們已將阿蘭擊至昏迷，匆匆把她抬下山去。

山脚下，許多看來並不重要的大小汽車，其實有不少是拜月教的。阿蘭被人推進了其中一輛卡車裏面去，急急開走。

這時候，山上亦有一股人潮湧了下來，他們是再生學會的人，原來再生學會的人，也趁住混亂之際，派人衝上台去，把那四男一女俘虜救出，拜月教的人自然不肯就此罷手，於是啣尾追來！

人羣中亦有警探，但他們只以個人身份參加。

在一般情理上，那兒有事發生，警務人員不管是否正在當值，也要加以阻止。

但是這是比較環境特殊的場合，那班人不是一般羣衆，而是宗教的狂熱擁護者，即使是在場的警探們，也有信奉二派宗教者。

因此，他們也就視而不見，頂多爲保清白起見，匆匆離開現場就夠了。

那一晚老虎山頭的集會，終告不歡而散，一場混亂雖然有人受傷，但無人報警，即使參加過該次集會的人，事後也守口如瓶。

他們反而要担心的，就是第二天晚上的集會——拜月教正式向警方申請獲得批准的集會。

至於超人章日明，事後也沒有回到會場去，拜月教的「再生大會」，終於草草收場，沒有人知道冲天一飛，無影無踪的

人是誰，也沒有人知道馮奇怎麼會復活。但是拜月敎徒却百份之一百相信這是「月神的法力」，自然又廣爲宣傳。

章日明正如阿蘭所料一樣，爲了太過掛念父親，於是乘機飛返市區。

豈料回到章記士多店時，店內却空無一人。

超人本來知道阿蘭已獲得拜月敎的釋放，却不知道他後來的情形如何。

章日明正在章記士多店裏面歎着的時候，突然有個女子走進店裏來。

「你可是章日明先生？」她的態度溫文，外形也十分艷麗，一身緊身衣服，十分性感。

「嗯——你是誰？」章日明打量了她一遍。

「令尊大人很想見你，請跟我去一次。」說完她回頭就走，根本不等超人的回話。

超人章日明急於要知道父親的下落，自然急不及待地跟了出去。

門外有一輛房車正在等待着，車內另有一名司機，是一名大漢。

女郎親自開了車門，讓超人上車，然後她自己才坐到他的身邊去。

一陣幽香，她親熱地倚偎着超人的肩膊：「你可知道，我們已等了你好久？」

「你們？」超人又是一怔，「你們到底是什麼人？小姐。」

那女郎故作神秘地說：「等會兒你自會知道，何必焦急。」

超人章日明心裏忐忑不安，却又偏偏身不由主，惟有靜觀其變。

那輛黑色大房車匆匆向郊區駛去。

章日明終於忍不住問身邊的女郎：「我爸爸爲甚麼會在你們手上？」

那女郎道：「那是爲了他老人家的安全計，拜月敎想利用你做宣傳，要脅你替他們做事，所以遲早也會把他綁走，我們有見及此，不得不行先一步。」

「然則，你們又是什麼組織？」章日明怔怔地問。

女郎道：「我們是一個造福人類的國際性組織，再生學會！」

「嗯，就是今晚在山上與拜月敎針鋒相對的？」超人章日明想起當他躲在第三口銅棺內聽到的情形。當時因爲拜月敎要利用他，以增加宣傳的聲勢，所以他也樂得來一個順水推舟，乘機逃脫。

但是章日明事前絕未想到這外面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當然他也不會知道有這麼一個「再生學會」的什麼國際性組織。

那女郎於是又向他解釋冷藏屍體，伺機復活的理論。可惜超人章日明心上掛念他，又怎麼聽得入腦？

車子來到了郊外。

時間已是凌晨四點，四野無人，靜得有如墳墓。

車子轉入一條分岔小路，那女郎更加熱情如火，不斷挑逗着超人章日明。

章日明已經極力保持冷靜，只希望能够快些見到他父親章心波，但是那女郎的柔聲軟語，以及主動的挑逗，令到章日明難免心猿意馬。

車子終經開進了一幢建築物之內。

章日明就憑眼前所見，發覺這兒防範頗爲嚴密，那些不爲人注意的黑暗角落，都可以見到人影幢幢，分明是有人守衛。

那女郎帶着章日明跳出了那輛房車，穿過車房橫門，拐進了一條長長的走廊，然後進入一間房間。

這是一間睡房。

章日明難免又是一怔，問道：「我爸爸呢？」

女郎含蓄地一笑：「瞧你吧！怎麼還像小孩子一樣？爸爸總會見你的，急什麼嘛？」

她把房門關上了。然後親自動手替章日明脫下身上的衣服，章日明立即拒絕。

然而她並不因此而罷手，反而變本加厲，一邊擁吻他，一邊在挑逗中爲他寬衣，然後又在他耳邊低語：「三更半夜，所有人都要睡覺的，你爸爸和我上司也不會例外，我們既然有緣碰在一起，何不快樂一番。一切事情也留待明天再說吧！」

章日明已失去了理智，任由那女郎擺佈。

這是一間睡房，附設有洗手間的套房。超人想先洗個澡，女郎却急不及待，她沒有放開他，一邊擁吻着他，一邊已把他摟在地毡之上。

她如狠似虎，熱情如火，他却諫果回甘，來者不拒。自從在拜月敎秘窟中被安排作了一次性的試驗之後，超人已懂得男女之間原來除了愛之外，還有慾。

她開始氣喘如牛，用鼻子支吾着說：「你果然是名副其實的超人，怪不得拜月敎那班魔女不放過你了。」

章日明雖然身在溫柔鄉中，仍有着幾分理智。他忍不住問道：「爲甚麼你會說他們是魔女？我所見的拜月敎徒也多是男性啊。」

「但眞正控制着拜月敎的，都是女人。」女郎滿足地吻了他一下：「起來吧，我們一齊洗澡，然後一齊去尋夢，明天，我會帶你見我上司。」

章日明一邊進了洗手間，一邊問道：「你們爲甚麼要針鋒相對，看來你們的組織和宗旨，並無衝突的地方，但你們表現得好像勢不兩立。」

女郎已跳進了浴缸中，也把超人拉了入去，開了花洒，先替他洗澡，淋水，抹香梘以及擦背，服侍得十分周到，令到章日明在無限舒適之中，又覺得衝動！

女郎並沒有正面答覆超人，只輕輕告訴他：「這世界上誰有心情做一些對自己毫無利益的事情？所謂爲人類幸福設想等等託詞，只是歛財的藉口而已。所以我勸你得快活時且快活，機會過去了，你只有輕嘆和後悔。人生苦短，那又何必？」

超人從未被人這樣服侍過，也從未試過這麼舒適。

眼前這女郎不但身材健美，樣子也十分性感，她如此細心服侍超人原來也有代價，那就是要超人照樣學樣，在浴缸之內服侍她。

超人既感新鮮，更覺刺激，所以他不但沒有拒絕，還更加細心、溫柔，超人很聰明，那女郎教過他的，他都不會忘記。

於是他專向那些敏感地帶動手，她很快又軟化了，躺在浴缸之內，與他摟作一團。

由地毯到浴缸，全由那女郎主動，但

超人玩得性起時，女郎再苦苦哀求也無用，他把她由浴缸抱上床去，任性地不肯罷休，就彷彿小孩子愛上了糖果一樣，母親勸他不要吃得太多，太多就會壞了肚皮，但他吃上癮了，不肯聽母親的話一樣。

現在那年青的「母親」，却被超人這大孩子吃着另外一種糖果，像提子，又像櫻桃，弄得她渾身發軟，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半昏迷狀態。直至到有人悄悄開了房門偷了入來，超人仍然一無所覺。

超人章日明只感到屁股被一些物件刺了一下，隨即停止了一切動作。

一名像女護士的少女，將一枝針筒拔出，她並未理會超人，將他推過一邊，立即照料陷於半昏迷的裸女。

門外又已走進一男一女，同是穿上了白袍的醫療人員打扮。胸前掛着有脈搏測聽器，他們進來後，立刻對那裸體女郎施救，沒有人去理會超人。

女郎面色蒼白，渾身冒着冷汗，手足冰凍，當男女醫生正爲她測探脈搏時，門外又有一女護士推着一架活動几子入來。

几子上有好一些針藥儀器，四名醫療人員合作得十分有默契，所以他們根本無須多講說話，七手八臂的忙於爲那裸體女郎施救。

過了好一會兒，那女郎才開始呼吸正常，但仍閉上了眼睛，一言不發。

床邊的男女醫生舒了一口氣。

那男醫生道：「還好她急救得快，否則也算死得風流。」他又瞪住躺在床上另一邊的超人：「這傢伙果然是大有來歷，難怪拜月教要利用他，他的確是名副其實的超人啊！」

女醫生却指揮二名女護士：「叫人把他推到實驗室去。趁他昏迷時，我也想分析他，看看他是甚麼人。」

女護士退出房外。

男醫生說：「如果我估計不錯，他不會是地球上的人類。拜月敎要利用他，也許早已知道一切關於他個人的秘密。愛媚這次大難不死，只不過爲了過份貪婪。」

那女的立即更衣：「不！愛媚出發之前，已與我有約在先；她要試驗傳說中的超人，是否眞的來自外星球的生物，抑或像地球人一樣有情有慾。所以她在床頭安裝了一個緊急求救的訊號掣！像愛媚這種享受型的女性，只有男人怕了她，故此我事前估計她永遠也用不着按這緊急求救訊號。但是——」

門外這時又來了二名男護士，他們推着一張活動躺床，直推到床邊，然後合力把超人抬了上去。

女醫生吩咐二名男護士：「把他送到實驗室，回頭我就來！」

超人被推走。床上的裸女已被加蓋了一張白色的被單，但當她從半昏迷甦醒過來之後，仍覺面泛紅霞！

男醫生半開玩笑道：「愛媚，你總算立了一功；妳帶回來的果然就是超人！」

豈料話猶未完，外面走廊傳來人聲吵鬧。一名女護士匆匆走來報告說：「超人突然醒來，無人能將他制服。可能我們用的痳醉劑份量太少了。」

走廊上，超人章日明從夢中驚醒，發覺自己躺在那張活動推床之上，當初只是驚奇，然後是掙扎，最後則推倒二名企圖制服他的大漢！

但是，當他由推床上翻身而下時，才發覺自己赤條條的，於是他又回過頭來，從推床上奪取那張白色的床單，將自己的下半身圍住。

更多的男女出現於走廊上，企圖包圍制服他！可惜只要超人一動手，他們就有如斷綫風箏一樣，東歪西斜地跌了出去！

超人直奔向走廊盡頭處，眼看無人能阻止他逃去，曾經帶他進來的女郎愛媚，這時候却半裸着身體，出現在走廊之上，擋住他的去路。

愛媚正以一條毛巾遮掩住她身體的重要部位，含羞答答，地對超人道：「日明，你要到那兒去？難道你不想見你父親了麼？」

超人在這刹那間，當堂呆住了！

愛媚瞇着雙眼，雙臂繞着他的頸項，如此一來，她身上的毛巾立刻墮在地上。然而愛媚並沒有理會它，匆匆把他拉入房間裏去。

房門關上，一片昏黑，愛媚擁吻着超人，然而超人並非急於親近愛媚，只想知道他父親章心波的下落。

因此他問愛媚：「我爸爸呢？」

愛媚一邊撫摸着他，一邊說道：「你想見你爸爸，必須答允我兩件事：第一、讓我們的醫生檢驗你的身體。第二、協助我們再生學會剷除拜月敎。」

「爲甚麼要檢驗我？」

「因爲我們對你那强壯的體格，極感興趣。」

「對不起，我不會答應你的。」超人又問：「爲甚麼你們要消滅拜月敎？」

「說起來，我們兩派的明爭暗鬥，是由南美洲開始。拜月敎是一種邪門敎派，他們的巫師利用一種非洲山草藥，可以令到一個人的心臟恢復跳動。本來這對醫學界來說，無疑是一種貢獻，但是他們偏偏利用這些東西創立了拜月敎，到處招收教徒，目的無非爲了歛財。相反，我們再生學會是以醫學作爲根據的。由於我們之間互相矛盾，各地對生命感到興趣的人明明準備加入我們再生學會的，結果却改入拜月敎。這對我們的會務當然大有影响。」

超人想了想，說道：「坦白說句，我對你們之間的明爭暗鬥無興趣，甚至我懷疑我爸爸是否也在你們的手上，這才是我急於要證明的事！」

愛媚道：「好吧！讓我帶你到另外一間房去！」

愛媚和超人分別穿好了衣服之後，就離開了那間房，穿過長長的走廊，進入另外一間房。

這間房裏面，有一名頭髮斑白的外國人，和一男一女的中國人。愛媚給超人介紹：「三位是來自美國的醫學界人士。」

她又指指那美國人：「白醫生是我們再生學會的創辦人之一。這二位是僑居南美的僑胞宗醫生和童女博士。」她最後指指二名中國人。

超人只瞥了他們一眼，却沒有招呼他們。

那個美國人白醫生道：「章先生可否讓我們替你檢查一下身體？」

「不可以。」超人毫不考慮地答道：「我只想見我爸爸，他在何處？」

那個中國人宗醫生道：「令尊大人一直很平安，你放心。」他又伸手按下電視機掣；那是一列幾部電視機其中一部。

螢幕中出現的，竟然是章心波。

章心波睡在一間房內，雙目閉上，分明睡着了。

超人問道：「那是甚麼地方？」

「一間非常舒適的豪華睡房。」宗醫生把電視機關熄了，說道：「我們須要你的合作，消滅拜月教，然後才可以讓你見令尊大人。」

超人有些生氣：「你在威脅我？」

「不！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宗醫生道：「你是超人，萬一讓你見到章先生，我們自問無法可以阻止你把他救出去。但事實上，我們極之需要你的幫助。」

美國人白醫生也說：「拜月教狂徒未免太過明目張胆，竟公開招攬教徒，所以，明天晚上的集會，希望你令他們當衆出醜！」

那位女博士也插咀道：「我們在美國是有合法地位的，所以各地均有分會；但到了遠東各地之後，擴展會務時就受到拜月教的極大壓力。本來我們也不想利用這種手段，無奈他們出手更加毒辣，我們也惟有以毒攻毒了。請你多多帮忙，我們會非常感激你。」

超人不知怎的，只對這位女博士有些好感。他並不知道，原來當他和愛娟雙雙昏迷後，這位女博士就曾經見過他赤裸着身體。

超人於是開始有些誠意地問：「你們到底是個怎麼樣的組織，可否先讓我了解一下？」

女博士和她的二名同事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說道：「好吧！就讓我先帶你參觀一下我們這裏的設備。」

女博士單獨帶着超人到外面走廊去，然後轉進一部電梯，直落地牢。

到達地牢後女博士須要加衣，但超人卻無動於中。

他們走到一列玻璃棺材的前面。爲數五六副玻璃棺材裏面，都躺了冷藏着的屍體。

女博士口裏嚷着好冷，故意伸手去捉住超人的手。她發覺超人的手暖洋洋的，而女博士的手却有一種冷冰冰的感覺。事實上地牢下面的溫度很低。

女博士帶着超人繞到那一列玻璃棺材的後面，那是噴出冷氣的出口，所以更加冷。女博士故意停留下來，她的右手仍然緊緊握住超人的左手；她發覺超人的體格的確好得驚人。

女博士忍不住問道：「你難道一點也不覺得冷嗎？怎麼你的手還是那麼暖？」

超人苦笑聳肩：「我也不知道，我只覺得這兒一片清涼就是。」

女博士再探手撫摸他身體的其他部份，同樣有暖洋洋的感覺，她不禁嘖嘖稱奇：「你的確與別不同，在這種溫度底下，照計不可能保持這種狀態的。」

超人給她撫摸得渾身發軟，想推開她的手也不好意思。相反，他却猷在一旁，有點衝動地，將她摟進懷抱中來！

女博士好奇俯下身去，她發覺他昂着頭，有點面紅耳熱。但是她的雙手却是冰冷的，再握住片刻她的手也熱了起來。

超人再也忍不住了，吻她，然後將她按在一副玻璃棺材的上面。

玻璃棺材是透明的，所以那一具冰屍也就在下面。還好女博士被超人壓住，她面對住超人，那件臨時加上的皮裘却變了床褥一樣，攤在玻璃棺材之上。所以女博士根本見不到棺材中的冰屍，超人反而可以見到那栩栩如生的面孔！

超人顯得又衝動又粗魯，但女博士沒有拒絕他。

她只以好奇的目光瞪住他：「你一點也不覺得冷嗎？我眞服了你！」

超人道：「你不是說過，要仔細檢驗我嗎？」

「是的，你瞧吧！這裏有五具冰屍，全是男性，但都冷得縮作一團，你却堅挺得出奇！」

「冰屍是死人，我是活的，你怎可以如此比較？」

「但你不要忘記，這是三十多度──零下三十多度啊！要不是你！我冷死了！」她緊緊地擁抱着超人，幾乎要把整個身體也擠進超人的身體裏去！

突然之間，「嘩啦」一聲！被他們壓住的一副玻璃棺材，可能受不住二人身體加在一起的壓力，竟然裂開了！當堂把二人嚇得一跳！

女博士狼狽地把皮裘拉過來，遮掩住她那赤裸着的身體；超人却乘機伸手去摸觸躺在棺中的冰屍，女博士想阻止也阻止不及。

超人章日明的手伸到「冰屍」的面部，一片冰冷，同時也弄破了一點臉皮。

女博士這一驚非同小可！她說：「你幹什麼？你這樣會糟塌一條性命的。」

超人却輕輕一笑，道：「女博士，這裏幾具屍體根本不可能有機會復活。」

女博士面色大變：「你說甚麼？」

超人將破裂了的玻璃棺材碎片撥開，那兒有二個透進牆脚裏去的小洞孔。一個洞口上面有個「N」字，另一個則寫上「C」字。

超人說道：「對於冷凍學我雖然知得不多，却也懂得一點點，其實現代火箭征空時所採取的所謂液體燃料以及固體燃料，就直接與冷凍學有關。現在你們再生學會宣稱用以冷藏屍體的液體氮，其化學代號就是『N』，對嗎？因此這裏這個『N』字，亦即暗示你們會定期把液體氮由此洞口更換；而另一個有『C』字的洞口，就是經常灌輸超冷凍溫度的。你們宣稱這玻璃棺材之內，經常維持三百餘度──零下三百多度以下，所以屍體才不致腐壞。我講得也沒有錯吧？女博士。」超人說着又是輕輕一笑！

那位女博士一方面感到驚奇，一方面也在生氣！

她怔怔地說：「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超人道：「氮爲生物不可缺少的元素，它的份子並不活躍，所以屍體有大量的氮包圍，就不致腐爛，再加上冷凍學的巧妙運用，就以科學觀點而言，你們再生學

會所發表的一番理論，的確令人着迷。但是，可惜這不是容易辦到的事。也就是說：理論上可以，但實際上非大量金錢不可。因此，要證明你們對外宣傳的眞與假，最簡單快捷的方法，就是『破棺』，惟有把玻璃棺材破壞，才可以證明實際情形如何。」

女博士這時已將皮裘穿回身上，面孔冷得驚人！與不久之前當她和超人做愛時那一份熱情如火剛好相反。她冷冷地說：「然則，你分明是存心破壞了？」

超人道：「若非如此，我如何能證明這個『N』字小孔是否經常灌輸氮氣？其實要製造華氏零下三百餘度的液體氮，成本是相當高的。這也難怪你們專爲有錢人服務。」

「聽你這語氣，你不但知得很多，也分明帮住拜月教那班狂徒！」女博士嘿嘿地說，「早知如此，我就不會帶你到這裏來！」她的手在背後牆上一按！

突然「卡察」一聲！

超人所站立的地方忽然下陷，頭頂有一股壓力直將超人壓進了一個地洞中去。

超人會飛，這已經不是秘密了。所以每當遇險之時，他總會雙手高舉朝向天空，那樣往往會帮助他的身體上升。但是當時在地牢之內就不可以。

那並非因爲地牢之內的空氣極冷，而是當那位女博士伸手按動背後牆上的暗掣時，地板下陷的同時，頭頂之上的天花板也有一股强大的壓力直迫下來，令到超人身不由己，終於墮進了深淵去！

下面彷彿是一條又圓又滑的金屬槽，但嚴格說來，更似小孩子玩的螺旋型滑梯。因此當超人墮了進去之後，迅速沿住這條彎彎曲曲的圓槽滑下去。假如換上了普通人，早巳天旋地轉，暈倒過去了！

現在超人也有點昏迷，但他仍然保持若干程度的清醒。直至他的身體停止滑動之後，超人巳躺在一張手術床之上。那是一張預先放置在圓槽最後出口處的床，兩旁最少有三個人分別站立着。

這三個人非常有默契，首先是二名大漢的四隻手，利用第一時間伸過去，把超人按在床上，令到超人無法可以動彈！

當然，以超人的勁力，莫講二名大漢，十名八名也未必可以把他制服。但是，當時的超人却不似平時的超人；當時的超人巳陷於半昏迷狀態！

就當二名大漢，伸出四隻手將超人按住的刹那間，一名女護士立刻將一個氧氣罩似的東西，罩住超人的鼻子與咀巴。可惜那不是氧氣罩，而是一種迷魂氣體。

因此，它不但無助於超人，未能令他清醒過來，反而令他迅速陷於昏迷狀態。

不久，床邊二名大漢走開了。但是那名女護士却依舊留下；她始終不敢隨便放開那個灌輸迷魂氣體給超人的透明塑膠罩。好像生怕一拿開了這東西，就會讓超人活動起來似的。

那個被稱爲白醫生的美國人，以及中國人的宗醫生，這時正陪住女博士走近床緣。

白醫生首先替超人檢驗他的心臟和呼吸器官；然後是宗醫生爲他把脈。

女博士却感慨地怔怔的瞪住床上的超人，一邊示意女護士把那面罩移開，一邊對二位男醫生道：「憑我直覺，他不可能是我們地球上的人類。」

宗醫生說：「是的，根據我調查所得，他根本從未入過學校，亦未受過任何專業訓練。所以他不可能知得太多，但照你剛才所述，他簡直就是半個專家。」

白醫生則說：「我猜拜月教的人可能把許多有關我們的秘密告訴他。現在我們應該如何處置他呢？」

「他似乎知得太多關於我們的一切，殺了他吧！」

在再生學會的總部之內，白醫生、宗醫生和女博士等人，正在爭論着如何處理超人之際，超人巳經甦醒過來。

白醫生道：「爲了消滅拜月教，也爲了章老先生，我以爲我們應好好合作。」

超人道：「你們在騙人而巳，那些冰屍永不可能再復活。如果我協助你們去爭奪這個都市的地盤，豈不等於串謀？老實說，一個人死了，就應該讓他們好好地安息，還何必攪這一套？」

三個人交換了一個眼色！

宗醫生道：「讓我們先帶你見見你爸爸，也許你會改變你的主意亦未可料。」

宗醫生把手一揮，二名大漢隨即由那邊走過去：「把他推到K室去！」宗醫生道。

超人並不知道「K室」是什麼地方，只覺得他們的眼神中不懷好意。

女博士道：「如果你反抗，可能永遠也見不到你爸爸。我們一切事情必須和平解決。」

超人其實也只希望見到他爸爸而已，其他事情暫時不去想！

二名大漢把推床推向走廊的另一邊。這時候美國人的白醫生道：「博士，眞的殺死他？」

女博士道：「是的，如果不趁此機會殺死他，他知得這麼多，如果我們的秘密洩了出去，影响太大了。」

宗醫生也說：「是的，萬一讓他出去，我們所有會員可能對我們失去信心！」

三個人一邊說，一邊也併肩走向走廊那邊。但是他們並未尾隨着超人們，而是轉進一間控制室去。

原來所謂「K室」，是一間毒氣室，任何人被推入內，都必然會死，超人一點也不知道。

超人只以爲乖乖的躺在推床之上，不久之後就可以見到他爸爸。所以他動也不動的，躺在上面，任從二名大漢將他推着走！

控制室之內，白醫生、宗醫生和女博士等人，仍在爲超人的生死問題而爭論。

美國人白醫生以爲超人是個難得的人才，所以主張保留他，好好利用他！但宗醫生和女博士却主張殺人滅口。以防秘密外洩！

控制室內的機掣扭開，從螢幕上可以見到「K室」的燈光巳亮了起來；那是一間空空洞洞的房間，很細小；但房門却是可以從外面反鎖的，而且還是一度鋼門。任何人一經推入這間房，再由控制室按下毒氣掣，那人必死無疑。傳眞鏡頭下，「K室」的門開了，推床滑入室內，鋼門立

刻反鎖，毒氣機掣亦隨即被人按下！

躺在推床上的人已被人加蓋上一張白色的被單。所以傳眞鏡頭下所見，他一直在掙扎，直至毒氣機掣按下了之後，被單下的人才停止了掙扎！

毫無疑問，他必然是死了！因爲沒有一個人能抵受得住那一股足以殺人的毒氣。就算現在那個是超人，相信亦難例外！

因此控制室裏的人經過片刻的沉默，亦再無任何爭論。因爲爭論又有什麼用？人都死了！

現在他們要討論的，却是如何對付拜月教。

那個金髮女郎伊娃這時候正帶着一班人匆匆回來。他們是較早時到老虎山去參加拜月教集會的，要不是趁住混亂間逃走，恐怕此刻已成爲拜月教的俘虜。

伊娃聽到超人已被推入「K室」處死，非常生氣！因爲能以章心波要脅超人已是難得的好安排，如今又可以抓到了超人，正是出奇制勝的好機會。可惜她却回來遲了一步！一切都太遲了！

但是伊娃却想到拜月教在集會上的公佈，語調中顯然暗示超人乃外星球人。那麼，超人可能例外地抵受得住毒氣室所噴出的毒氣亦未可料。

因此伊娃首先衝過走廊那邊，找到了「K室」。

「K室」門外有四個掛鈎，每個上面掛住一套防毒面罩。伊娃取了其中一個，戴上了，就開門入內。

「K室」的毒氣噴霧掣雖然關上了，但是他們顯然担心毒氣仍在室內瀰漫。所以進入室內的人，必須先戴上面具。現在宗醫生也跟了上來，白醫生和女博士等人則走得較後。他們都集中在「K室」門口的走廊上。

伊娃伸手將白被單揭開了少許，登時呆了一呆。

她不知道在這刹那間究竟是驚是喜，驚的是超人的神出鬼沒令她意外。喜的却是超人原來未死！

躺在推床上死去了的，原來是一名「自己人」——負責把超人推入「K室」的二名大漢之一。根本不是超人。那麼，另外一名大漢和超人呢？

白醫生、宗醫生和女博士等人當時因爲沒有跟了上來，只在走廊那邊，所以他們根本不知道在進入「K室」之前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現在伊娃把整張推床推了出來，讓所有走廊上的人都可以見到推床上的人——那是一具紫色的死屍，但絕對不是超人！

所有人都陷入驚愕中！

「這是怎麼一回事？」圍在推床四周的人異口同聲地叫了起來！但沒有人能回答這問題。

不過所有人心裏都明白，超人已逃脫了，只是不知現在何處而已。各人想到這裏都難免緊張起來！

美國人的白醫生道：「我們根本不應該殺死他，現在證明超人的確有超乎常人的能耐。我們與他結怨實在很吃虧。」

中國人的宗醫生道：「從地牢裏發生的事可以反映出，他另有企圖，否則他不會借故弄碎我們的玻璃棺材。童博士亦即那位女博士。她面紅了一陣，那是因爲她的同事們都知道她對超人的「臨床實驗」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地牢進行之外，還可能上了超人的當。否則，也不敢把其中一副棺材弄毀。

不過從種種跡象看來，他們也確定了超人的做法是存心與再生學會過不去的。

美國人白醫生道：「現在我們必須找到他，無論如何也不能讓他逃離這裏。否則後患無窮。」

在場的人都同意白醫生的見解，於是一邊派人去找超人，一邊派人去找另一名大漢——就是負責推超人入「K室」的另一名大漢；相信他一定知道他的同伴是如何死去的。那大漢叫王孟。

再生學會總部之內，當堂緊張起來，幾乎所有的人都被驚動！

王孟被找到了！

但是，當各人聽了王孟的口供之後，更加驚愕不已！因爲那大漢王孟道：「我們推着超人進入K室之前，在走廊上遇到愛媚小姐，她叫我讓她代勞，另外派我到槍械室去取來了一枝槍。」

白醫生等人聞言，大驚失色！

愛媚是一名女頭目，亦即派往市區把超人誘回來的。只有她這一類頭目才可以令到王孟等人被差遣。

毫無疑問，一定是愛媚及時把超人救了！

她不想超人死去，只有用另一名大漢代替。

王孟又說，那枝來福槍已交給愛媚；那是他奉命到「槍房」取了一枝來福槍之後不久，愛媚再在走廊上出現，叫王孟把槍交給她的。

女博士聞言，恍然道：「愛媚大概不想超人死去，所以把他救出去。她太笨了，讓我們派人到外面看看。爲大衆利益計，必要時惟有殺了他們，包括愛媚在內。否則他們勢必對我們不利！」

白醫生道：「好吧！你們派人分別出動，我立刻去通知首領。遲恐不及了！」

宗醫生和女博士立刻去召集一些人，吩咐他們先到車房檢查一下，如果車子少了，證明他們用車逃走，否則就只有走路。結果，車房果然少了一輛小房車。管理人員也說出了愛媚就是用車的人。

因爲愛媚也是一名頭目，所以車房的管理人員也沒有阻止她用車。

宗醫生聞訊，立即率領各人，駕車抄捷徑追去！

另一方面，女博士童醫生也折返總部頂樓，去見他們的首領。

原來他們的首領荷夫曼是個美國人，只有四十歲左右的年紀。就住在這兒頂樓。頂樓之上是天台，天台之上却停了一架直升機。

當時金髮女郎伊娃和美國人白醫生都在那兒等待荷夫曼的接見。原來各人都想到：「只有動用直升機才可以兜截超人和愛媚二人。但是，除非荷夫曼親自下令，否則直升機不能隨時起飛。

各人正焦急萬分之際，荷夫曼已開門出來。他半裸着身體，睡眼惺忪，那龐大的臥室裏面，橫七豎八的，躺着幾個赤裸着身體的女人。

荷夫曼聽了各人的報告之後，就吩咐伊娃帶領二名槍手，立即坐直升機出發。

白醫生和女博士則被邀進臥室之內。荷夫曼對他們說：「你們的理論可能又有進一步的證明，我覺得這幾位女會員的健康似乎越來越好。兩位不妨替她們檢驗一下。」

那是日本式的臥室，所以那四個女郎睡得一點也不規矩，這時候更被白醫生等人的談話聲吵醒了。

女博士童醫生顯然跟這班人很熟絡，她走近其中一名裸女的身邊蹲下來：「陳太太，妳覺得怎麼樣？」

「這幾天我快樂極了，甚麼事情都忘得一乾二淨，根本沒有痛苦。」那女人看來最多三十出頭而已，但身材十分迷人。

她赤裸裸的面對女博士，絲毫不感到羞愧。女博士於是開始就地爲她診斷。

白醫生也在「榻榻咪」的另一角，爲其他女郎診斷。

事後他們到了室外，荷夫曼也跟了出來，問道：「你們有甚麼意見？」

白醫生道：「她們都是有錢人的妻子、棄妾或情婦，但她們並不快樂，所以才會先後患上了絕症。我和女博士同意一個理論：就是心境足以影響健康。她們來了我們這裏之後，只追求享樂，所以健康方面大有進展。不過，我却有些担心。」

荷夫曼問道：「你担心甚麼？」

白醫生瞪住他，道：「首領，你的健康啊！」

「哈哈哈……」荷夫曼神經質的狂笑一陣，拍拍心口，「我是鐵人，你少担心好了！」

一名助手匆匆回報：「直升機已發現了愛媚和超人的車子。」

荷夫曼的笑聲停止，命令着助手：「派人立即用汽車把章心波押往公路上，務求要令到超人就範！」

但白醫生立刻提出反對：「不能讓章心波露面，否則超人會把他一併救走。」

荷夫曼仍然示意助手：「快照我的意思去做吧，時間無多了。」回頭又向白醫生解釋：「這件事我另有安排，你儘管放心！」助手亦匆匆離去！

白醫生無可奈何，惟有不作聲！

荷夫曼又對女博士道：「我們的會務受到拖延，多少總與拜月教有關。」他又指向臥室之內：「那幾個長舌婦，看來對我們非常滿意，我想放她們走，這可能對我們大有帮助。」

女博士道：「我以爲先要對她們作進一步醫事檢驗，證明她們所患的病確有好轉，才好放走她們。因爲據我估計，她們出去後，勢必到私家醫生那裏檢驗。如果連她們的私家醫生也證明她們健康好轉，對我們再生會的會務確有極大的帮助。」

荷夫曼和白醫生都同意了女博士的建議。

荷夫曼返回那間日本式的臥室裏去。立刻又被那名三十歲左右的裸體女子纏住，但是荷夫曼只輕輕吻了她一下，就把她推開。

荷夫曼故意裝作滿懷心事，那女郎問他：「外面是否發生了甚麼事？」

荷夫曼乘機說道：「是的，哉絲，妳一定也聽過拜月教這名字吧？」

原來那裸女叫哉絲，這可能是英文名，但她却分明是個黑髮的中國女郎。她是一名議員的黑市太太，數月前才加入再生學會的。就像其他男女會員一樣，總有一個原因，然後才加入成爲會員的。

哉絲據講是患了初期的乳癌，但自加入再生學會之後，經常參加該會舉辦的秘密集會，心情大爲開朗，而她本身的病情却逐漸好轉；癌細胞不再擴展，因此，她對荷夫曼亦視作神明。她本來加入爲會員的目的，只希望有機會在死後變「冰屍」，以便若干年後「再生」，但現在看來，她還可以活上三四十年。也難怪她甘願爲荷夫曼做一切事情了。

室內的其他三名裸女，轉眼又睡去。荷夫曼却與哉絲躲在一角喁喁細語。

荷夫曼對她說：「我知你丈夫是極具影響力的議員，你可否替我們做一件事？就是破壞即將舉行的拜月教傳教大會。我會非常感激你！」然後他又將詳情告訴了哉絲。一邊却輕輕地吻着她！

哉絲想了想，終於也答應了。

哉絲只是一個英文名字，她其實是個中國女人；從她的大胆作風看，就已經可以想像得到是個新潮人物。難怪荷夫曼吻完她之後，還拍拍她的屁股，道：「妳回家去吧！別忘記先找妳的議員丈夫。」

其實只有哉絲自己知道，荷夫曼也許不清楚，那個極具勢力的議員李雄，並非哉絲的正式丈夫；只能夠算是情夫而已。

哉絲是個過氣電影明星，給李雄看中了之後，便一直收起來同居。但李雄大部份時間沒有回來，所以哉絲有一個時期悒悒寡歡，終於患上癌症！

但是，自從加入了「再生學會」之後，哉絲的心情顯得份外開朗。

原來「再生學會」經常舉行一些秘密集會，其實說穿了那只不過是性派對而已。哉絲就是如此這般的跟荷夫曼搭上了。

現在她跑進了浴室去，洗了一個澡，就匆匆更衣離開了「再生學會」的總部，獨自駕車離去！

公路上，直升機在發現了愛媚他們的車子之後，正待低飛，但給一聲槍响，嚇得機師急急把直升機高高地升了起來！機上的槍手立即開槍還擊！

愛媚和超人的汽車迅速竄進路旁的樹林中。直升機立即飛越樹林，到另一條公路的上空去！

那是進入市區的必經之路。金髮女郎伊娃偕同二名槍手在路上降落後，隨即再讓直升機飛上高空。

直升機上有無綫電通訊系統，機師立即通知地面上的車輛。

他們有一輛車子正趕來協助。

樹林中的愛媚，對這一帶的環境似乎非常熟習，她開着車子穿過了樹林；原來那是一條捷徑——到市區去的捷徑！

她對身邊的超人道：「我這次背叛了他們，完全爲了你。假如我不是及時巧施調虎離山之計，只怕你早已死得不明不白了。」

超人也承認這點！

他說：「有機會我一定好好的報答妳！但是，如果你早些這樣做，我們豈非可

以省回許多麻煩麼？」

愛娟道：「不妨對妳直說，我這主意是臨時決定的，因爲女博士爲我檢查過身體之後，發覺我身上的癌細胞已不存在。因此，我覺得不再需要他們。」

這時候，車子已駛出了樹林中的小路，眼看就要拐進大路之上。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砰」的一聲槍響！子彈擊中了汽車的輪胎！

由於那是拐彎的地方，加上天色又是一片灰黑，所以速度奇慢！

槍聲響後，那車子立即停了下來！

隨即又是「砰」然一聲！緊接着便是「嘩啦」連聲，汽車玻璃粉碎了！

超人和愛娟及時矮下了身子！

超人安慰着愛娟道：「你等在這裏吧，讓我先去收拾他們！」

說完，超人順手一推，把車門推開！

「砰！砰！砰！」一連串響起了三響槍聲！

然而這對超人並無影響；因爲車子右側才是面對着來襲的一方，左側的車門已被打開，而超人亦不知何時飛上高空去！

直至伊娃「呱呱」大叫：「瞧！他在上面呢！」

於是二名槍手又把槍咀一齊指向了天空之上。

槍手接連發射了幾響槍聲之後，那黑影彷彿中了槍，直墮下來！

任何人也有這種心理，就是對方既然已經中槍，又何必再開槍浪費子彈？

就當那黑影墮在他們身後時，一隻拳頭劈落一名槍手的下頷，那槍手想轉身舉槍相向時，也來不及。

那槍手手上執住的，是一枝長槍，所以要轉動時自有困難！他悶哼一聲，倒跌一旁！

槍手手上的槍迅速被金髮女郎一手奪去，因爲超人在這刹那之間，還要對付另外一名槍手！

另外一名槍手也感到意外，他絕未想到超人不但會飛，原來還可以抵禦刀槍的襲擊！就在萬二分驚愕之中，已被超人打倒！

「不要動！」伊娃緊扳槍掣，揚聲叱喝！「你敢再動，我就開槍！」

超人面對伊娃：「好！你試試吧！」

他一步一步的走過來，直迫伊娃！

伊娃手執長槍，槍咀對住超人的胸與腹部之間，假如面對的是普通人，她顯然已佔盡優勢。可惜她現在所面對的，是個超人！」

「砰」然一聲！

子彈射向超人的身體之上，火花四冒！但是，伊娃不但看不見對方倒下，她自己反而被來福槍的後撞力影響，倒後了一兩步！

超人乘機衝前，一手抓住槍管，用力一拗！槍管向上彎曲，看來十分之滑稽！

這時候，先前倒跌地上的第二名槍手亦已甦醒過來，立刻舉槍相向！臥地對住超人。

「砰」的一聲！子彈射在超人的腿部，但是超人並未倒下，反而引來反感，超人衝前一脚，那槍手被他連人帶槍，踢得飛出丈外！

金髮女郎手上的槍變了廢物，她嚇得不知所措之際，公路邊卻開出來了一輛卡車！

超人殺得性起，凌空飛了起來，他不但沒有退避，還迎着那輛卡車飛過去！

卡車立即停了下來。超人正待有所行動之際，卡車車頂上的播音器卻傳出了聲音，那聲音透過播音儀器之後，變得很大聲，聽起來更加令人有驚心動魄之感。當堂令到超人也呆了一呆！

「你不要亂動！」那聲音警告道：「請你先看清楚這是誰吧！」

卡車車頂立即滑開了一半，在射燈的照射下，章心波出現在卡車車廂之內。登時又令超人怔住了！

那人沒有動，怔怔地呆坐在車廂之內。車廂之頂卻有鐵枝阻攔。超人果然並不敢妄動，他沒有理由連自己的父親也不認得。所以他不想父親受到傷害！

「卡察」一聲！

車頂上的鐵板又滑回原狀！

播音器又再傳出聲音：「姓章的，跟我們回去吧！否則你父親就會完了！」

超人章日明就在車頂之上，一時之間不知所措！

那聲音又說：「跟我們回去，我們决不會虧待你，假如你與我們作對，你父親首先遭殃！」

超人想跟對方講話，但他却人在車頂，而對方的聲音只從播音器傳下來。因此他雙足一彈，一條身形凌空翻滾，落在卡車車頭旁邊。

那卡車司機吃了一驚！

司機位旁邊的人卻探首出來：「章先生，請跟我們回去，章老先生有話跟你說呢！」

超人望望那處路旁，只見愛娟已被金髮女郎伊娃從小房車內帶了出來，神情頹喪！

司機位旁邊的人推開了車門，對超人道：「請上車吧！章先生。」

超人沒有上車，只仰首對那人道：「我跟你們回去也可以，但有條件。」

「什麼條件？」

「我先要跟愛娟小姐講幾句。」

超人說着，朝住愛娟走過去，而車上的人亦透過擴音器向伊娃傳出了口令，讓愛娟過來與超人會合。反正他們已肯定超人不敢反抗了。

超人在公路上與愛娟重新會合，那位置應該是卡車與房車中間；卡車亮了車頭燈，所以公路上景物亦依稀可辨。

卡車上除了司機之外，好像還有三四個人，有些手上有槍。至於不能開動的房車，則停在靠近樹林的小路路口之上。而金髮女郎和那二名受了傷的槍手則停住了手，獃在一旁！

超人和愛娟所處的位置，就剛好在他們兩者之間。因此，他們的一舉一動，盡在對方的監視下！唯一聽不到的，大概只有他們的談話之聲！

「你沒有受傷吧？愛娟小姐。」超人第一句就這樣關心的問愛娟。

愛娟衝前就熱情地把超人擁抱起來。她的舉動令到超人也頗感意外。

「你小心聽着！」愛娟原來另有作用

，因爲這樣擁抱着交談，更加可以保證對方聽不到二人的聲音。「你我回去，一樣是遭殃！根據他們的以往做法，決不會放過我這叛徒；但我背叛他們亦無非爲了救你。你不會就此捨棄我吧？」

超人道：「但是我父親卻在他們手中，我怎麼可以不理他呢？」

愛娟問道：「你父親就在那卡車之上麼？」

「是的。」超人道。

「那就簡單了。別忘記你是個超人，你要救你父親，實在易如反掌。」愛娟又說出了她的想法：「你可以飛天，也有超乎平常人的氣力，何不立刻動手？」

超人想想也是道理，於是低聲問計於愛娟：「如何開始才保證成功？」

愛娟道：「你先制服卡車上那兩名槍手，扔一枝槍給我，目前只有我才可以帮你，明白嗎？」

「明白了。」超人又問：「萬一他們殺死我父親，如何是好？」

「剛才你看清楚了沒有？」

「看清楚了，那眞的是我父親啊！但是——」超人若有所悟，「他好像動也不動的，奇怪！」

愛娟乘機道：「這樣看來，你父親已被他們處死了；那只是一具屍體而已！」

「怎麼？他們殺死了我父親？」超人又驚又怒！

這時候，擴音器又傳來了聲音：「你們別三心兩意，快跟我們走！」

超人於是帶着愛娟走過去！當他們非常接近那卡車時，超人突然發難，衝上卡車去，愛娟則立刻閃過一旁！

「砰」然一聲！槍聲曾響過一下，但沒有人受傷。

跟着被摔下車來的，是一名大漢，他的手上已經沒有槍，跌得頭昏腦脹的。

超人一邊對付車上其他人，一邊把一枝來福槍扔到車下去。

一個女人的身形及時把那枝槍接過去，他以爲那女人是愛娟！

卡車內的人完全不是超人的對手，被他打得七顛八倒的，有些已主動跳下車去迴避！

卡車後面的車廂，像個金屬盒子一樣，只有一個小窗與司機位相隔，車窗上都鑲了鐵枝，超人想從那空罅望過後面車廂去。

但是，剛才在糾纏中，有人將車燈熄滅了。

因此超人由那兒望過去，只是漆黑一片，什麼也見不到。

「爸爸！爸爸……」超人由小窗叫過去！

但是那邊全無反應！

超人突然聽到車外傳來女人的尖叫聲，好像是愛娟的掙扎聲！

然而超人卻無閒理會，因爲他急於要救出他的父親章心波。

他用力抓住小窗上的鐵枝一拉一扯，鐵枝固然斷了，連同那些鋼板也被扯開了一個大洞。

超人立刻由那兒竄了過去！

後面車廂內一片漆黑。但是超人卻不顧一切地，到處摸索；憑住他的記憶，可以找到車廂的後半截去，他記得章心波就歎在後面。

超人本來可以設法亮了燈再進入車廂去，但時間上卻來不及了。

他知道車外的人遲早也不會放過他，而且他也不知道那燈掣在什麼地方。他只知道必須爭取時間，遲恐不及了。

但是現在，當他在黑暗中摸索時，卻不由自主地大吃一驚。

原來那只是一個蠟像——章心波端坐的蠟像。並非他的眞人。

章日明即使在黑暗中摸索，也可以感覺得到那並非他父親的眞人，怪不得叫他他也不應聲了。

超人章日明正待回過身去，驀地「卡察」一聲，那車廂的缺口突然關閉！

車廂之內頓然變得一片黑暗，伸手不見五指。

章日明記得那小窗上的鐵枝是他扯毀的，那缺口也是他弄開的，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特製的車廂，突然封閉了的活門，自然也是一種巧妙的設計，目的無非存心要引超人章日明入彀而已。

超人章日明在黑暗中幾番掙扎，那車廂也三番四次傳出「轟隆」巨響，但是，超人仍然無法離開那個特製的車廂。超人也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車子迅速開動，超人根本不知道外面發生過一些什麼事情，自然也不知道愛娟的遭遇如何。

超人又急又生氣！忽然想起這車廂之頂有一度活門可以滑開——記得當超人飛上半空，企圖襲擊這車子之時，那活門一度滑開；當時超人也就是由那缺口望入這車廂內，才可以見到他父親章心波的。不過那上面卻鑲了一列鐵枝。

現在超人輕輕一探手，就可以摸觸到那一列鐵枝，順勢用力一拉一扯，就將鐵枝拉彎；超人正待進一步摧毀車頂上那活門時，卻有人聲傳來。

「不要妄動！」聲音是透過傳音儀器傳過來的，「否則你會永遠也見不到你爸爸！」

超人正感愕然！背後卻傳來了「錚」的一聲。

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感到黑暗中好像有些金屬物體射出，但射不中他，卻在他的身後擦過。

超人正待躲避，立刻感到手臂麻痺；他想伸手去摸，但是，在黑暗中超人頓覺天旋地轉，迅速倒了下來，失去了知覺。

在另一輛車子之內，愛娟仍在極力掙扎；她被二名大漢緊緊抓住。金髮女郎伊娃卻用槍指住她，瞪住她笑。

愛娟無法可以掙脫他們。她不知道超人怎麼會如此糊塗和不濟，竟然會把那枝奪來的來福槍扔給伊娃；當時伊娃正衝至卡車車門外。可能在黑暗中，超人根本分不出彼此。

槍落入伊娃手中，當然對愛娟不利，於是愛娟立刻被捕；她幾乎全無反抗之餘地。儘管如此，愛娟卻是心裏明白；她明知此番被抓回去，必然是凶多吉少。

——未完——

武器科技

第三次世界大戰蘇機狂炸日本

刀戈・譯

一九八×年十月四日，蘇聯和日本開伙的第一天上午，蘇聯戰術空軍派出總計約四百架次飛機，幾乎全部摧毀了日本北部自衛隊的雷達站，地對空導彈和航空基地。蘇聯空軍對航空基地的攻擊，不只限於北海道和東北北部，在開戰第一天的下午，逆火式和眼罩式轟炸機即以超低空的飛行，侵入了松島，百里，小松，築城，新田原等航空基地，明顯地，蘇聯是一開始便能攫得日本全國的制空權爲目的的。

在面對日向灘的宮城縣的新田原航空基地的第五航空團的司令石本空將補，本來一接到北海道的千歲基地受到空襲的消息，便準備馬上把部隊調動，接替在千歲基地遭到全殲的第二航空團，担當北海道的防空任務，他認爲若不如此，北海道就會遭到蘇聯空軍的攻擊和任意蹂躪。但是，從九州宮崎縣的這個基地，到北海道的千歲，相距凡二千公里，雖然每年都舉行一次整個部隊參加的機動演習，而一個航空團的轉移，不是只把那十八架F—一五往北海道轉移了便算數的，還有的就是好幾百噸重的維修器材，以及好幾百名的維修援助人員，不然的話，到步了也無法加入戰鬥。

應該一起空運的器材很多，例如在地面發動F—一五的發動機的電源車，立決的測試F—一五的複雜而又精巧的電子設備檢查機器，把導彈掛上F—一五的主翼的彈藥搬運車等，這些器材，一旦決定了轉移，便得馬上全部裝入C壹型運輸機。

接到空襲千歲的消息之後一小時，五架C壹型運輸機已經自新田原飛出了，C壹型運輸機的續航力，是無法一下子便飛到北海道的，中途要在茨城縣百里基地着陸，補充燃料。

不過，現在已經十二點多鐘了，石本空將補想：「如果千歲基地跑道已經搶修好，那麽，第一批起飛的五架C壹型運輸機，應該已經到達了。」

就在這個時候，空襲警報忽然响徹整個基地，石本吃了一驚，連忙跑到基地指揮塔。「什麽一回事？」他問。

「根據南面高烟山雷達站的報告，在四國足折地角的南面海上約二百公里處，發現了轟炸機編隊，大約十五架，正朝着新田原基地飛來。」

石本空將補聽了這番話，臉色陡變，這時候，在這個基地上，二十架C壹型運輸機正停在停機坪上，緊急地接載物資，準備轉移，它們都是裝滿燃料的，此外，十八架F—一五爲了轉移，也已經在機翼下掛上了四個增添燃料箱，武器方面，麻雀和响尾蛇空對空導彈，因爲預定到千歲基地後才安裝，所以裝進了運輸機，在此之前，石本空將補想也沒想到，位於九州南部的這個航空基地會在開戰的第一天，就遭到蘇聯空軍的襲擊，同時，新田原基地的周圍，地對空導彈一枚也沒有的。

「完了完了。」石本禁不住悲鳴着。

不過，四架F—一五雖然沒有裝上導彈，但却裝滿了二十毫米機關炮炮彈，這種砲每分鐘能發射六千發炮彈，是六個槍身的速射炮，這四架飛機的飛行員，一聽到空襲警報，立刻便跑到自己駕駛的飛機上面，卸下妨碍空戰的四個沉重的增添燃料箱，跟着即一飛冲天，只留下一片呼嘯聲。

十五架逆火式轟炸機已經迫近眼前，它們是從堪察加半島南端的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基地起飛的，穿過千島列島和日本列島南部飛來單程距離也有三千多公里。

另一方面，從足折地角南面海上接近新田原基地的十五架逆火式轟炸機，爲了避免高烟山雷達站的發現，在離開該站三百公里時，即把飛行高度由一萬五千米降至離開水面僅二百米，可變翼的主翼，跟着又從深後掠角轉爲橫向，速度也由一點六馬赫降至零點八馬赫，活像在海面上爬行似地，緩緩地衝向新田原基地，每架飛機都載有十五枚五百公斤重的炸彈和兩枚空對地導彈的。

轉瞬間，新田原基地便變成一座地獄了，滿載燃料和彈藥準備起飛的二十架C壹型運輸機接連着發生爆炸，四分五裂，機翼下面裝着四個增添燃料箱，完成了轉移準備工作的F—一五，也變了五百公斤炸彈的犧牲品，石本空將補在指揮塔上目睹這情景，欲哭無淚，甚至痛不欲生，但是，已經再沒時間給他傷感了，雖然他很惋惜這支培養了多年的部隊刹那間便遭毀滅，還有的就是那些朝夕相見的飛行員，從今是永訣了。

現在，他惟有期待那四架在逆火式轟炸機飛到之前升空的F—一五了。

這四架F—一五拉大仰角飛到一萬二千米的高度，隨即拉平機頭，作水平飛行，用雷達捉到了在二百米高度的超低空侵入的十五架逆火式轟炸機，於是它們立即拉大俯角，俯衝下去，盯着剛在新田原基地的扔完炸彈的轟炸機的斜後上方，當相距一千米的時候，它們便同時的發射速射炮，於是三架逆火式轟炸機的燃料箱中彈了，在空中給炸得支離破裂。

=逆火式戰略轟炸機=

「展張時翼展闊三十五點二公尺，後退時翼展闊二十六點一公尺，全長四十公尺，全高十點三公尺，最大起飛重量十二萬二千五百公斤，使用兩具各有二萬一千三百公斤推力之庫滋尼柯夫NK—14A型引擎，最高飛行速度馬赫二，毋需空中加油之行動半徑八千二百公里，裝有一挺二十三厘米機關砲。」

1主翼後退狀態，2主車輪格納部，3飛彈懸吊架，4操縱室，5垂直安定板，6噴射引擎口，7水平尾翼，8主翼展張狀態，9AS—6型空對地飛彈，10主翼境界層板，11補助空氣取入口，12引擎空氣取入口，13對地下向雷達，14前部操縱小翼，16空中加油管。

逆火式中型超音型戰略轟炸機，由圖布諾夫廠製造，西方一向稱爲TU—26型，蘇聯在它出現後十年，才正式爲它命名爲TU—22M型。

逆火式戰略轟炸機，本來是爲對抗美國的次期戰略轟炸機B—1而製造的，在外形上，亦類似B—1，不過寸法比B—1小一皮，雖然B—1遭遇廢棄的命運，逆火却以月產三機的比例生存下去。

雖然逆火式戰略轟炸機的航續距離不過八千公里，但是它的空中加油裝置，却使它具有實際的無限航距，簡單的由蘇聯的邊緣空軍基地，進攻美國本土的中心地帶，加以毀滅。

而且它是一架擁有最高速度馬赫二的飛機，亦可以在超低空地形飛行，倘若安排得好的話，是可以避開美國的雷達發現，通過美國薄弱的防空網，對美加以攻擊而安全回航的。

它的武器搭載量，並不算驚人，祇有兩枚AS—6型空對地飛彈，最大射程五百公里，可以裝核子彈頭，肯定是一種難以對付的兵器；但是它的威力儼然不如ICBM彈道彈道越洲飛彈強大，其命中精度，依然發射後本身誘導，肯定不會太好。

另外已經下降至五百米高度的四架F—一五，又緊緊的咬住投完炸彈正要改爲上升的另六架逆火式轟炸機，用雷達測定好它的位置，可是，就在要按低速射炮的開關時裝在逆火式轟炸機機尾的三七毫米機關炮，却一齊噴出火舌，兩架F—一五隨即被擊中了，猛然地撞向地面。

逆火式轟炸機像誇耀着它的勝利似地，隨即加大發動機的推力，把可變翼轉爲後掠翼，以超音速循着來路回到堪察加半島去。

剩下的兩架F——一五無法降落，因爲新田原基地已經給炸得滿目瘡痍，到處都是彈壳，在這種情況之下，它們只好馬上飛到南面海上自衞隊鹿屋基地緊急降落了。

高烟山的雷達站給破壞無遺，不在話下，原因逆火式轟炸機發射的自動尋找雷達的空對地導彈命中了雷達天綫。這種導彈，具有受到雷達電波感應而自動命中雷達發射源的特點，爲了避免給這種導彈擊中，只好停止發射雷達電波，但是，逆火式轟炸機是超低空侵入的，從最短的距離發射了自動尋找雷達的導彈，因此高烟山雷達站要關上雷達，也已經太遲了。

結果，逆火式轟炸機便損失了三架，就把新田原航空基地和高烟山雷達站全部摧毀，日本全國的其他航空基地和雷達站，幾乎全遭摧毀。

幸免蘇機攻擊的，只有教練飛行隊的濱松基地，松島基地和日美軍共同使用的山口縣岩國和冲繩那霸的航空基地而已。到了開戰第一天的傍晚，總共約莫八百架飛機出擊了的蘇聯空軍，完全攫得了日本上空的制空權，日本剩下來的防空力量，便只有駐在東京以西的一小部份的地對空導彈部隊了。

到了完全喪失了防空能力的時候，總理大臣終於向自衞隊發出防衞出動令了。

「航空攻擊之後，必定會登陸的！」陸上幕僚長海野認爲這是不易的道理，於是他根據既定的防衞計劃，開始派遣地面部隊增援北海道方面。照他的判斷，因爲以北海道爲中心遭到了航空奇襲，蘇軍的登陸地點是北海道是不會錯到什麽地方的了。

十月三日傍晚，部署在青森，岩手兩縣的第九師和部署在秋田、山形，福島三縣的第六師最先接到了調往北海道的命令，這兩個師利用卡車陸續在青森集中，然後乘青函聯絡船在函館港登陸，一些部隊從仙台和三澤直接乘民用車輛渡船，由海路趕往苫小牧港，縱貫東北的公路已經建成，它幫助這些部隊加速趕往青森集結。

不過，叫人莫名其妙的是蘇聯的海軍和空軍，竟然完全沒有展開阻止陸上自衞隊往北海道增援的行動，第九師調至北海道之後，部署在名寄以北的北海道北部，第六師部署在標津，中標津和第子屈方面，警戒着蘇軍可能從國後島出動到北海道東部登陸。

另外，在新澤和長野的第十二師，較後一點時間，也按同樣的路綫調到北海道去，部署的地點是從面向右狩灣的錢涵到望來的海岸防禦地帶，這是預測蘇軍登陸船隊將要進攻的地區。

掌握了日本的制空權的蘇聯空軍沒有展開任何阻遏陸上自衛隊調往北海道作戰的行動，使到當地和東京都感到驚訝。

「難道蘇聯沒有要在北海道登陸的意圖？航空攻擊只是爲了要正在保衛北京的日本志願軍回國，以及中斷日中貿易而施加的外交壓力？假如是這樣的話，蘇聯採取的軍事行動是告一段落了。」

在霞關一帶，人們開始竊竊私議了。

外務省一位高級官員很自信地對部下說：「日本並不是捷克那樣同蘇聯陸路相連的國家，我們是一個島國，有一億的人口，它不是那麼容易登陸的，即使登了，不怕我們跟它作殊死戰嗎？」

社會上也有着這樣的傳說：

「日本已經把七個師的兵力集中在狹窄的北海道那裏了，使到那裏穩固得像金城湯池，日本的坦克是世界上最優秀的，能够自由地改變姿勢，儘會把那些大鼻子丘八打回海裏去的。」

一位著名的軍事評論家也發表了一段樂觀的談話：

「目前，蘇聯在軍事上關心的是中國，對於必須竭盡全力攻陷北京的蘇軍來說，能够派出針對日本的兵力，已經非常有限，或者可以這樣說，蘇聯這次對日本的進攻，相當於我國多年來的防衛力量設想所考慮的，規模有限侵略。這本來應該由日本自己解決，自衞隊有着爲此而制訂的計劃。因此，即使美軍不來支援，我們也不用悲觀，庸人自擾。」

自從蘇聯對日本開始了武裝進攻之後，三天了，亦即十月六日，這一天的晌午，在伊豆諸島的新島和三宅島之間的海域，一艘從中東裝滿原油正要駛入東京灣的日本超級大型油船，突然發生爆炸。

這艘油船是遭到了魚雷攻擊的，三十多萬噸的超級大型油船，船體是分隔爲幾個小隔艙的，所以沒有馬上沉沒。同時，那三枚魚雷所擊中的地方，只是船身中央略前靠前的部份，總算不幸中的大幸，不過，呆在後部船橋結構裏的四十六名船員，却受到爆炸的衝擊而受傷了，但沒有一個人死亡，後來全體船員改乘小艇，由正在那裏附近巡邏的海上保安廳的巡邏船救起了。

爆炸後，油船遭到了魚雷攻擊的無綫電報告，立刻被送到橫須賀海上自衛隊基地，因此，海上自衛隊便出動了三艘護航艦，以及從館山航空基地出動兩架反潛直升飛機，在附近海面搜索，但始終沒有結果。

潛在水中的潛艇是用聲波測知的，可惜電波在水中穿不過，使用了聲納搜索了三個小時，依然毫無結果，擊沉油船的潛艇，肯定它在發射魚雷之後便匆忙離開現場，從它的高速來看，可以斷定這是一艘核潛艇，但是，遺憾的是完全計不出它是朝那個方向開走的，在附近航行的多數商船所發出的螺旋槳音響，妨碍了捕捉潛在海裏的潛艇的聲音。

「油船被擊沉的消息，在日本海運界引起了極大的恐慌。日本海員工會發表聲明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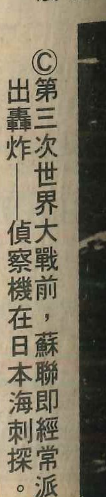
「在日本海上自衛力量軟弱的現狀下，直至蘇聯對日武裝進攻結束爲止，我們將展開拒絕出港的鬥爭。」日本遠洋輪船的船員，全部屬於海員工會的，海員工會是一個龐大的企業組織，它發出了拒絕出港的指示，政府當局是沒有法律手段可以阻止這種拒絕行動的，於是，日籍的遠洋輪船全部不能開動了。

現在，海上自衛隊的主要任務，便是保護國內沿海航綫避免潛艇的威脅，爲了這個緣故，自衛隊調動了護航艦，反潛巡邏機和反潛直升機。

在津輕海峽，屬於大湊地方隊的四艘「築後」型護航艦，爲了阻止蘇聯潛艇從日本海進入太平洋而進行巡邏。但是開戰以來，却始終沒有出現過蘇聯潛艇進入太平洋的跡象。



Ⓑ在蘇聯的制空權下，日本各大城市紛紛被破壞到變爲瓦礫一片



Ⓒ第三次世界大戰前，蘇聯即經常派出轟炸——偵察機在日本海刺探。

直至開戰後第四天——十月七日，反潛作戰終於取得了第一個成果，在離開紀伊半島南端潮地角三十海里的海域進行作戰行動的獵潛隊，由兩艘泛用護航艦，一艘對空導彈艦和一艘載有反潛直升機的軍艦組成，它要爲前一天給魚雷擊沉的油船報仇，拚命地在附近海面搜索。

「有聲納訊號。方位：右三十度。距離：四千六百碼。」

「羣英」艦的聲納兵叫道，反潛直升機立刻從後甲板起飛，成爲追踪目標的潛艇，好像測到了四艘水面艦艇的螺旋槳聲音，以超過二十海里的高速，很快地往東南方面逃跑了，從速度來看，顯然是一艘核潛艇。

「可以肯定，目標是維克多型攻擊核潛艇。」聲納兵報告說。

核潛艇速度很快，但有一個缺點，那就是越快聲音越响，給人很遠也可以探測到。

於是其他護航艦便同時朝着目標的方向加速前進，直升機可以停在潛艇的前上方，把聲納放入海中，開始探測。

不久，反潛直升機的聲納兵又叫起來了：

「有聲納訊號，幾乎就在正下方。」

「發射反潛短魚雷！」在反潛直升機的機長發出命令的同時，魚雷投下了，但是，過了五分鐘依然聽不到任何爆炸聲。

機長想：「敵人多半沒有被反潛魚雷的自動尋找裝置發現了，爲的是它大大放慢了速度，或者是突然停下來了。」

不久，開來了兩艘泛用護航艦，開始用聲納搜索海底，以便使用阿斯羅克反潛火箭魚雷進行攻擊，跟着又向反潛直升機發出指令，遠離潛艇潛伏的海面，避免危險。阿斯羅克魚雷射程約十公里，這是一種用火箭彈推進的短魚雷，在快要到達海面的時候，自會打開降落傘，以減少魚雷進入海面時的衝擊了，這時候，那兩艘護航艦便各自發射了一兩枚阿斯羅克魚雷，畫出了一道道拋物綫，轉瞬便落入海裏。

五分鐘後，海底發生爆炸了，一條條的水柱從海面上升起來，蘇聯的這艘V級潛艇和一百二十五名乘員一起，被深深的埋在太平洋海底了。

「打中了！萬歲！擊沉了！」

獵潛羣的全體乘員發出了一片歡呼聲。這是海上自衛隊創建以來，第一次擊沉核潛艇，這是值得紀念的一個時刻。以前人們担心擊沉核潛艇會做成放射能災害，但是，據測定，放射能被巨大的黑潮沖散後，幾乎是不會有異象發生的。（取材自第三次世界大戰——日本篇。）



Ⓔ蘇聯的空軍皇牌「逆火式」轟炸機。



Ⓕ日本自衛隊趕赴前線增援。



Ⓓ世界各國在第三次世界大戰時所使用的水底飛彈。

游俠英雄傳
青藏派乃柔門拳宗

作者·編者增刪·潤飾修訂本。

蹄風·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王維揚的長子春明，志大言大，常懷外出尋師學藝，在武林中創一番事業，於是王維揚便指點他到西北邊陲，訪尋一位江湖怪客，追隨習技，將來必有所成，王春明便告別父親、妻子，立即登程。他在陝、甘、青等省盤桓，逢人便問，但始終尋不到要找的人，經過兩年之後，幾經曲折，終於找到這位江湖怪客，他將自己的初衷向對方說出，江湖怪客大受感動，但碍於當時有要務在身，未能即時傳授武藝，介紹他到綿嶺從赤眉道人，先習吐納輕功，三年後孟蘭節前三天，到積麥山相見。屆時，王春明依約到達，發現江湖怪客正與一番僧比武……

西藏是世界上一個神秘的區域，滿清時候，以宗主國的身份，派有漢軍駐屯在拉薩、江孜，和亞東等地。西藏全境都充滿了佛敎的色彩，僧侶掌握着無上權威，那些藏族城市，和中世紀歐洲的城市一樣，包括了城堡、寺院、市場的三個部份，而寺院裏差不多就是當地的行政機構。

且說西藏首都拉薩的東北方，有一個城堡叫作「墨竹工卡」，那地是通往西康和青海的通道，最大的一間寺院，名叫「扎布倫廟」。那廟的長老，漢語譯名叫「鐵隱禪師」，是個有道行的尊者，也是藏派拳技的高手。他在武技上的成就，比他在黃敎喇嘛裏的名望還高，單是一手「柔拳十八雙推掌」，是當時中國十八行省的武林中人都曉得的，是柔門裏的特異功夫，聽說鐵隱禪師有一年來到了北京，那時大俠甘鳳池還沒身故，鐵隱在甘鳳池面前，施出一手名叫「八步趕蟬」的脚下絕技，令到甘鳳池也對他甘拜下風。

那年又值鐵隱禪師十年一次要往北京雍和宮講經，雍和宮是北京最大的喇嘛廟，在安定門大街側邊，最初由章克呼圖克圖主持，是黃敎喇嘛的上院，宮裏佛殿很多，其中有一所名叫「萬福樓」，內裏有一尊八丈多長沉香木雕刻成的大佛像，遍體綴滿了黃金珠寶，手臂上鋪着一方「哈達」（綢帶）。另外有一所「雅木得克樓」，供了一尊狗頭人身的佛像，腰間掛着一顆人頭，脚踏裸體的女人，離奇怪誕，不可思議，那主持雍和宮的大喇嘛章克呼圖克圖，每年都從西藏聘到高僧，在宮裏講經，由每年農曆正月廿九日起，宮裏講經開始，便有一班小喇嘛扮成各類妖魔鬼怪，一面誦經，一面跳着「布札舞」，叫打鬼迗邪。講經一個月，期內齋僧佈施，又將麵粉製成的假人頭，迗到龍鬚溝裏丟掉，算作把妖魔餵飽，此後便不會作祟。

閑話少提，鐵隱禪師那年帶了十幾個隨從，騎着馱騾，行囊裏帶備兩個月吃的「麥餅。」這是藏民的一種乾糧，用烘乾了的麥粉和着奶油、茶精，拌勻了作爲旅途上的主要糧食。他們從墨竹工卡起程，北上旁多城，經汗騰格里海，越唐古拉山口進入青海。那處正是青海四十土司的地域，一望無際都是大草原，到處佈着流沙淺澤。當鐵隱禪師一行將抵達星宿海的時候，行經巴顏額拉山的中部，忽然下起雨來，山洪暴發，把路上那十幾匹馱騾一衝，連人一起，隨流飛翻滾到山谷去了，這突然而來的變故，還幸鐵隱一掌把大樹推翻，架在缺口，這樣便將幾個隨從喇嘛救回但其餘的都巳隨波逐流冲到山澗裏去。

他們又走了幾天，糧食牲口巳給洪流冲去，幾個人便到處找野生青稞充飢，可是那一段路程，正是青藏道上最不毛之地，人烟稀少，就連野獸也絕跡的，漸漸走進沙漠地帶，更是難行，何況沒有了代步的牲口，往往一陣旋風吹過，面前的景物都全變了，日間陽光照射，熱得如置身火爐一般，但夜裏却凍得如同雪夜的寒冷，那幾個小喇嘛，都吃不起這種大自然的侵襲，飢餓寒熱，一個一個的死去了。

鐵隱禪師仗着自己的體力，繼續支持，預料再行幾天，出了「那木山口」，那處便有人居，他把一切衣物丟了，只剩下懷裏的一度牒文，那天黃昏漸近，他看到遠遠地一隊人馬如飛而來，心裏大喜過望，認爲有了救星，那料人馬走近時，不由得驚駭起來，原來那隊人馬是山裏的番子，這些番子全是未開化的民族，向來給四十土司派出騎兵緝捕，拿到了便就地斬決的，他們到處流竄，截刦沙漠的商旅，除了把駱駝、馬匹、貨物搶去之外，還把人肉割成一塊塊，懸在馬背，晒乾了作食糧，他們不特全身生滿了黑毛，所說的語言，也是啾啾的和野獸相類，是完全和野獸沒分別的一種人類。

當下鐵隱禪師知道向那些番子說話懇求也沒有用處，只希望他們見自己身上沒有財物牲口，看了便走。於是將全身內勁運起來，把身體外部施上了「鐵布衫」，頭部掩蓋上「金鐘罩」，這兩種都是武家保護身體的上乘功夫，一面閉上雙目，躺在地面裝起死來。

那隊番子如飛一般來到，見是一個單身僧人，像是餓殭了。便有幾個跳下馬來，把鐵隱身上檢搜了一番，見沒有行囊，也找不到金帛，都暴跳起來，其中一個把牒文撕毀了，覺得他身體還是溫暖，便想將他放到馬背上馱走，不料幾個人怎樣把他搬移也搬不動，跟着啾啾地又叫出聲來，這次是舉起籐矛，一齊戳下，想把鐵隱的身體挑起，這些籐矛雖然嵌上了鐵矛頭，但鐵布衫可以抵禦，不過鐵隱穿的那襲袈裟巳給他們戳得一片片毀爛了，番子見移也不動，戳也不入，巳有些驚起來。忽見地上那具屍體自己平空跳動，像是有彈力一般，躍離地面凡兩三尺，綳綳地一連幾次躍高，又復靜下來。他們雖然是充滿了野蠻的性格，但對鬼神十分畏懼，當即便躍回馬上去，不料那屍體這番却滾動起來，在沙地上一路旋轉到他們的馬前，番子嚇得目瞪口呆，連忙一窩蜂似的策馬便走。



突然崖頂兩度劍光，如飛下來，原來是個少年女子，持着一對鳳頭劍衝落。

先前鐵隱禪師的身體，跳起和滾轉，都是他的外功運用，這幸而把番子嚇跑了，他坐起來，看看日影漸向西沉，身上又疲又餓，大半天裏，連水也沒喝過一口，正想勉強前行，突然前面沙塵滾滾，一騎人馬風馳電掣的奔來，馬上的人全身白色，背後一面披肩，隨風飄起，料想不是番子回來，臨近一看，是一個回族少年，白袍白馬，頂上戴了黑色圓頂帽子，配了長劍，身體却生得十分矮小。

鐵隱合十站着，等候那人下馬，只見他衣襟上綉着星月敎徽，眼目雖然帶着英氣，但面黃鼻塌，眼眉長成三角形，眼角左右下垂，形容甚是古怪，那少年打起藏語來，問過了鐵隱來歷，他便伸出臂來，想把鐵隱舉上馬背，這是青藏人民優禮僧侶的舉動，要自己扶着馬步行相隨，鐵隱見那少年那樣對待自己，心裏巳喜歡了幾分，便故意運出「千斤墜」來，試把他爲難，這是禪師想測驗一下面前小伙子的性格，那回族少年見舉僧人不起，便運出氣力來，鐵隱立刻感到小伙子是有武藝根底的，至少能够扛起八百斤重的東西，他便把千斤墜向地面沉，少年這番轉過身來，想換過背他上馬，那知也是泰山壓下一般，沒法馱得僧人雙足離地，那少年心裏巳經醒悟了，𠵱得面前的是一位有道行的高僧。只見他向地面一扒，雙手支着，口裏說道：「活佛，請踏着我的身子上馬。」鐵隱禪師愈覺得這個小伙子能够謙恭忍受，便踏着他的背部坐上馬鞍。那少年即刻起來，拉着馬韁，一手撫着劍柄，步行相隨。

行了一程，鐵隱禪師才開口道：「小哥，你姓什麼，現在迗我到那裏去？」黃面少年回過頭來應道：「活佛，我叫大噶什兒，就是積石山麓『噶什呼圖爾』土司的兒子，我父親也是拉卜楞廟的主祭，你老家人累了，隨我回去歇息幾天再走吧。」鐵隱聽說，問問路程，還有幾百里，便着少年上馬來，趕着回去，那少年聽了，先叩了一個頭，然後躍上馬來，揮鞭前進，這坐騎的是一匹駿馬，一時展開四蹄，如風一般在滾滾黃沙中消逝。

原來這個叫大噶什兒的回族少年，就是回族一個部落土司的兒子，名字叫「噶什木倫多」，自小就練得一手騎射擊劍之技，他把鐵隱禪師帶返家裏，他們一家雖然奉信回敎，但向來對藏僧十分尊敬。鐵隱禪師休息過了幾天，便把牒文裱糊完整，打算起程上道。那少年的父親噶什土司便向禪師稟道：「活佛這番旅途上失去了隨從，現在單身就道，前途還有很多險阻，我打算遣什兒帶幾個僕從，護送活佛到北京去，免躭誤了行程。」鐵隱一想也是道理，而且這兩天來大噶什兒對他侍候得非常恭謹，心裏也有幾分意思要把這個孩子栽培，當下便答應了。

大噶什兒領着從人馬匹，護送鐵隱禪師，他們是本處人，路途上自然十分利便，他們取道同仁出到循化，轉過小積石山

，不久便抵達甘肅蘭州，以後一路上都有地方寺院招呼，好不容易到得北京，剛好是正月下旬，雍和宮已準備着設壇誦經，鐵隱禪師除留下大噶什兒隨侍左右之外，其餘土司派來的從人都遣回青海去。

轉瞬雍和宮的法事已是功德完滿，鐵隱仍留在宮裏，大噶什兒終日相隨，禪師看出這孩子品性不錯，又吃得苦，便開始傳授武技，還給他改了一個名字叫「宗流」。意思是萬法歸宗，源流合一的解釋。

半年之後，宗流已漸漸能說漢語，他天天跟鐵隱苦練「八步趕蟬」的步法，禪師擇定宮裏一塊荒地，叫人把塘底泥漿挖出來，堆成一個小丘，待泥土略略晒乾，還帶一些軟性，如果踏足上去便要陷進泥裏，他着宗流在上面滑走，這樣一直練習到來往如飛，泥土不會印上腳跡的時候，再把油傾到泥丘上面，命宗流滑過去，在拳技方面，也教他練一手柔門十八路雙推掌，這裏暫且不提。

且說雍和宮裏有一個青海番僧，是大喇嘛章克呼圖克圖的弟子，這人年紀和宗流差不多，武功也相當了得，學的全是藏派功夫。這番僧叫「明和札堪布」，來了北京已有十多年，對風俗人情都十分熟悉，他常常代表大喇嘛入宮裏去和太監總管領些物件，因此和一些太監打得很熟落，也有一同濫支浮報，朋比為奸，宗流在雍和宮日久，漸漸和明和札堪布成為好朋友，閑常也會研究一下武技，或到外間遊玩，不覺已是一年。

那年清朝，因為要把青海原有的各部落，移到柴達木河的南部，那一塊指定的的區域裏去居住，其中回民也有反抗的，都一一剿平了。宗流的父親噶什土司，也要遷徙到小積石山的南部去，他們感到離開田園草地，另到一塊荒地去開墾，無異驅迫他們走向死地。因此，噶什土司便派人到北京暗中找着兒子，叫他設法向宮裏賄賂，把噶什部落的遷移地區劃消，不在這次移民案子之內，宗流知道後，也曾稟告他的師傅替他設法，可是鐵隱是個高僧，不想去涉及朝廷政令。宗流便私下和明和札堪布商量，那明和是個城府很深的人，他知道宗流是回部土司的兒子，正可以藉這次詐取一筆財物，將來自己回到青海去，便不愁沒銀子來建大廟，作起大喇嘛來了，當下他便說向內務府進行，定有辦法，過兩天，他向宗流提出，如果有五百斤金子作賄賂，便能夠將噶什部落的移徙一筆勾消，宗流立刻遣人回報父親，那噶什土司召集全族人民到來，大家便決定把歷代遺下來的金銀飾物獻出，湊足五百斤金子，派族人暗運到北京，交給宗流去運動。

剛巧這時鐵隱禪師要返回西藏，宗流把金子交給了明和，叮囑過一番。那明和扎堪布也滿口應承，說宗流回去之後，便會看到公文，宣佈把噶什部落的遷移令撤消，宗流於是隨鐵隱回到青海，經過他的部落時，宗流特把這事向禪師稟告，說要回到部落裏聽候消息，當下又加派了族人護送禪師返「墨竹工卡」去。

那知等了一個多月，撤消移徙的公文猶如石沉大海一般，噶什土司父子都焦急非常，有一天，忽然大隊旗兵進到部落來，勒令噶什部落要於三天裏移到小積石山麓去，部落族民一驚非小，因為先日籌集五百斤金子，連牲口也差不多賣光了，那裏再有一筆遷移和重建部落的銀子，為了期限緊迫，有很多人因此自殺，土司徬徨驚懼，痛罵了兒子宗流一番，自問沒有面目對族人，便悄悄地引刀自刎。這時宗流眞是追悔莫及，他草草葬過了父親，眼看族人給旗兵驅逐，逼着遷徙，他只得含淚離開了噶什部落，一騎直趕往北京，晝夜奔馳，好容易才見到了明和札堪布，那料這番僧反眼若不相識，堅說並沒有這一回事，宗流盛怒起來，要和他決鬥，卻給大喇嘛撑了出宮，那時他眞是滿胸憤恨，有口難言。

那時清廷法令，回民出入境是嚴受限制的，尤其是剛指定柴達木河南部做各部落番民的徙置區，出入北京，如果沒有地方官府牒文，便作叛逆看待，第二天，宗流在一間破寺裏棲身，突然來了百多個「善撲營」的禁衞軍，進來將他逮捕，那些善撲營是宮裏訓練出來的摔角武士，是宮廷御用的禁軍，宗流這時自料沒能倖免，但一想到父親自刎，族人流離，他便本能地起來拒捕，他自從跟鐵隱學了一年多柔門功夫，自己也不知道有了進步，當下振奮神威，把十幾個圍着他的善撲營兵弁，狂風似的掃開，其餘的便一鬨撲前來，宗流眼看他們人多，自己處於不利地位，君子不吃眼前虧，連忙一點雙足，直竄上瓦，那殿脊離地兩丈多高，他也料不到自己的縱跳功夫進步到了這樣程度，原來他苦練了一年「八步趕蟬」絕技之後，身體輕盈，縱跳靈活，他一看屋上四處都是民房，便借着屋簷斜度，向前一滑，身子凌空飛出，直飄到三丈開外，這回他胆子頓壯，跟着沿着人家簷頭，一滑一滑的飄向前，轉眼間回頭望那間破寺時，已是遠遠在後，這樣不經不覺已走近城牆，才找一處僻靜地方躍下，幸而他走得快，九門提督還沒來得及傳令關閉城門，宗流急忙混出城外，才捏了一把汗。

經過一個多月的光陰，宗流已回到青海，沿路見到各關隘地方，都懸了榜文，當他是叛民領袖通緝。但都給宗流掩過守關人的耳目，回到往日噶什部落地區去，一天，他跪在父親「噶什呼圖爾」的墳屋前面，抽出配劍，在手臂上劃了一下，滴出血來，誓要把仇人「明和札堪布」手刃，向族民表白，以慰父親聖靈，他拜了三拜，便上馬如飛向前奔馳，原來他立心要前往西藏墨竹工卡見師傅鐵隱，再修練一番武技，才回來和仇人算帳。

鐵隱禪師知道宗流是個孝子，又是熱血男兒，這番給明和札堪布騙去了一筆金子，還設陷加害，自是含冤忍辱，便悉心把柔門掌法盡地傳授給他，又教他使用一柄鐵傘，那是武家稀有的器械，鐵隱把秘傳十八路掌勢變到鐵傘去運用，分為：戳、切、割、剪、衝、刺、旋、推、琢、插、飛、滾、翻、鋸、掄、遮、拍、射、共十八式，最後一式是個險招，因那柄鐵傘是特地打造的，持手處有一個暗鍵，如果遇了頑敵，便把暗鍵一按，那些鐵傘的鋼骨立刻脫開，乘着轉運的力量，一根根的射出，像箭豬給獵人追得緊時，把箭毛脫

射一般，發射的勁力和箭矢相似。

鐵隱教識了宗流一身武技，便暗地打發他離開墨竹工平扎布倫廟，宗流報仇心切，恨不得一步走到北京，找着明和札堪布清算。那知明和札堪布這時已離開了北京，回到青海柴達木河北部的都蘭城，建了一間大寺院，當起大喇嘛來了，這時候柴達木北岸屯駐了二十九旗兵，規定各部落移民不能越境到柴達木河北岸去，宗流本身又是叛犯，更不敢前往，同時青海回教和佛教的約束很嚴，雙方都不能尋仇打鬥，甚至越境放羊，也算犯了死罪的，如果敢於違反教條，闖進佛教寺廟裏行兇，無論有着什麼理由，也當作大逆不道看待，那時本族人就要把犯罪的人交出來，執行刑罰，宗流見眼前報仇已是不行，各地方又都把他繪影圖形通緝，只得單人匹馬，逃入蒙古，輾轉到了關外，和那處的綠林混在一起，幹着馬賊生涯。

轉瞬又是七八年，宗流在關外的名聲，鬧得震天價响，但他所截劫的都是些官宦富人，從沒有向正當商人下手，有一次正是皇帝巡幸熱河，車騎載道。這次不料皇帝在狩獵之後，病倒行宮，一住便是數月，那些內庭供奉的差使，便頻頻來往道上，所運送的都是一些御用物品和妃嬪的四季衣飾。

那時關外有一個著名的俠盜名叫孟英，本身是高麗人，有名的「黑山八俊」之一，混號「金刀狻猊」，這個俠盜和滿州是世仇，多年來在高麗邊境一帶橫行，率領着幾十鐵騎，飄忽如風，行踪難測，這次忽然帶領了他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走到熱河來刦奪解送行宮的一宗貴重物品，



崖上忽然垂下一根繩子，那怪人站在上面招手，王春明兄弟便緣着出了陷阱。

那次內務府派出押解的，剛好是宮廷裏的幾個禁衞軍高手，「金刀狻猊孟英」這番遇到了強敵，他們父女兄弟四個人殺足了一個時辰，禁衞軍愈來愈多，眼看脫身不得，正在徬徨焦急，忽然那邊山坡上，有一團黑東西滾滾飛來，遠看像是個馬車的輪子，那東西走近了，才看到是一柄鐵傘，旁邊有一個矮漢子執着傘柄，一路旋轉過來，只見他向官兵突圍便入，手裏一度白光，官兵紛紛倒下，瞬已衝到孟英等父子的面前，那矮漢子站起來，提起鐵傘向幾個宮廷武士衝刺戳割，弄得幾個禁軍高手手忙腳亂，他一面抵擋着官兵，一面喊孟英等落手，把幾箱金珠珍玩翻開，倒在背囊裏馱起，一聲「風緊！」便撇開官兵衝出重圍！那矮漢子掄動了鐵傘，一馬當先，兵器碰上都紛紛飛到半空，這樣便給他衝開一條大道殺出。

一剎間先前幾個禁軍高手已馳馬追來，矢如飛蝗，從後趕到。黃面矮漢子立刻擋在孟英父女身後，轉動鐵傘，撥開密集的箭矢，一路退走。但那些禁軍乘的是快馬，瞬已追近來，這番矮子把鐵傘一推，附着的鋼骨兒全部向外倒竪，他跟着一按一旋，那幾十根鋼骨都脫出傘頂，向來騎射出，說時遲，那些坐騎都已倒下，孟英見時機已到，便舞動金刀，把幾匹馬搶了過來，父子四人和那黃面矮子，風捲殘雲一般向東北消逝了。

那黃面矮漢子便是宗流，這次他救了金刀狻猊孟英，大家成了武林朋友，孟英又着三個兒女拜見宗流，叫他叔叔，那三個人便是後來有名的關外三英，大兒子孟剛，混號牛眼龍，二兒子孟強，混號剪尾虎，女兒孟嫦，混號雙劍鳳，這三人是康熙末年關外最強悍的馬賊，人家喊他們做「關外三英龍虎鳳」的便是了。

且說宗流得到了孟英分給他的一半金寶，計算價值千斤黃金之多，他立刻潛回青海，看看離別了多年的家鄉，這時官府尋他的緝捕令已成過去，也再沒人提起這事了，宗流返到噶什部落遷徙的新地區小積石山麓，族人見他回來，都歡迎土司後嗣歸來領導，宗流把金子全數拿出，散給族民重興牧場，又建了一間小楞廟，築起平房，一年間便出現一個座堡，他也當起噶什土司，族民對他如奉神明。

宗流在關外時，跟一個巫醫學習到一些旁門醫術，中國古代叫「祝由科」，是用符籙針灸治病的，這時他仍念念不忘父仇未報，因此每年都化裝成一個神醫，來往咸陽道上，希望能夠探到了明和札堪布的消息，他想：「只要明和札湛布有日再到北京，定然走這一條道路，那時便可當面決鬥，一雪十數年的深仇了。」他的行踪無定，路上歇宿的都是野寺荒店，不大受人注意，可是他遇到了紳商巨官和官餉貢物時，就在要道截擊，擇肥而噬，刦取的盡是一些金珠寶物，又且單幇獨幹，來去如風，令到官兵捕快無從捉獲。

那次他在臨洮附近的小鎮上，雪夜裏遇到了山西太極王家大公子春明，在客寓病重了，給店主人丢在草房裏，他認得王春明所配的那柄祖傳寶劍，是太極王家之物，於是用藥救治了春明。

原來這時宗流已探得明和札堪布的消

息，知道一年後他便要到甘肅天水城外的麥積山聖地來朝謁。這是青藏大廟的習俗，凡是當了大喇嘛僧人，掌寺十年，便要擇一處佛教聖地朝謁，有些遠到印度、緬甸、尼泊爾，但青海因隔印緬道遠，所以很多僧侶走到中國的龍門、雲崗、五台或麥積山等處來參謁便了。明和大喇嘛對於十年前施計害過宗流的一件事，仍深印腦子裏，他也知道宗流決不會放過的，只是料不到關外的黃面馬賊和咸陽道上的江湖賣藥郎中就是宗流的化身。因此，他便擇定了離青海不遠的麥積山作爲朝聖的地點，因這一舉是那地的一件大典，早在兩年前便要籌備，風聲才會傳到宗流耳邊。正是十年等候，這機會如何得放過。

現在書接前文，王春明依着師傅的約會，從綿嶺趕到麥積山，他四下裏踏勘找尋，終給他聽到了搏擊的音浪，循聲趕去，見他師傅黃面怪客正和一個番僧鬥着，他們兩人所鬥之處是一幅危崖，下臨千仞，一邊是雕刻無數石佛的巖洞。兩人在洞前決生死，看得他驚心動魄，那些巖頂沙礫給拳風掃到，紛紛墜地，就是匿伏在巖穴裏的蝙蝠，也給拳風逼到不能不飛出來，但一張翼出洞便立刻給拳風撮落地上，春明才曉得這兩個人的內功都已登峯造極，自己本待要上前相助一臂，可是自料不是那番僧的敵手，因此只得撫劍站在一旁，屏息靜看。

番僧鬥了半個時辰，拳勢愈來愈緊，看看就施出險招來。只見他把橋手一沉，格開了宗流的「五形掌」，退身一變施出一手「羅漢功」來。出手便是「韋馱獻杵」，衝向宗流腦前，宗流見來勢兇狠，連忙用「胸前交手」消解過去，番僧跟着是「二郎担山」，一彎腰子，右肩斜出，橫着右肘向上一撩，暗裏隱着一記「圯橋進履」，直攫宗流的下頷，出手快如閃電，宗流這時用醉八仙中的一記「穿心肘」攔截。這一記穿心肘，在太極派陳家溝的本門手法是最出名的，口訣裏所謂：「截進遮攔穿心肘，迎風接步紅炮鎚。」一刹間那番僧的來勢被消，宗流跟着運起「炮鎚」一擊過去，番僧也穩打穩紮，還來一勢「合手舉鼎」，他本身是藏派拳技高手，可說得輕靈敏捷，身手變化，處處沒有破綻露出。宗流知道一時不易勝他，心裏一急，立刻展開鐵隱禪師傳給他的絕技「柔門十八雙推掌」來，腳步配着「八步趕蟬」的姿勢，但見竄走迅速，左右閃取，那十八式是拳掌並用，連消帶打，共有二百多式姿勢，施出時走動也不像太極派的遲緩，却是連綿接續，勁力不斷，番僧給他逼得步步後退，凶性陡起，一發狠勁，把「鷹爪十路連環拳」接戰起來，順勢貼走，施出「殺腰掌」，「摔角拳」，「刁手撩陰」，「護肘插掌」，「上下纏手」。宗流不敢大意，沉着應戰，突然番僧變了一勢「仙人換形」，一翻便到，「貼身靠打」，竟和宗流纏上身來。宗流忙把「朝陽手」上截，想借式分開，已來不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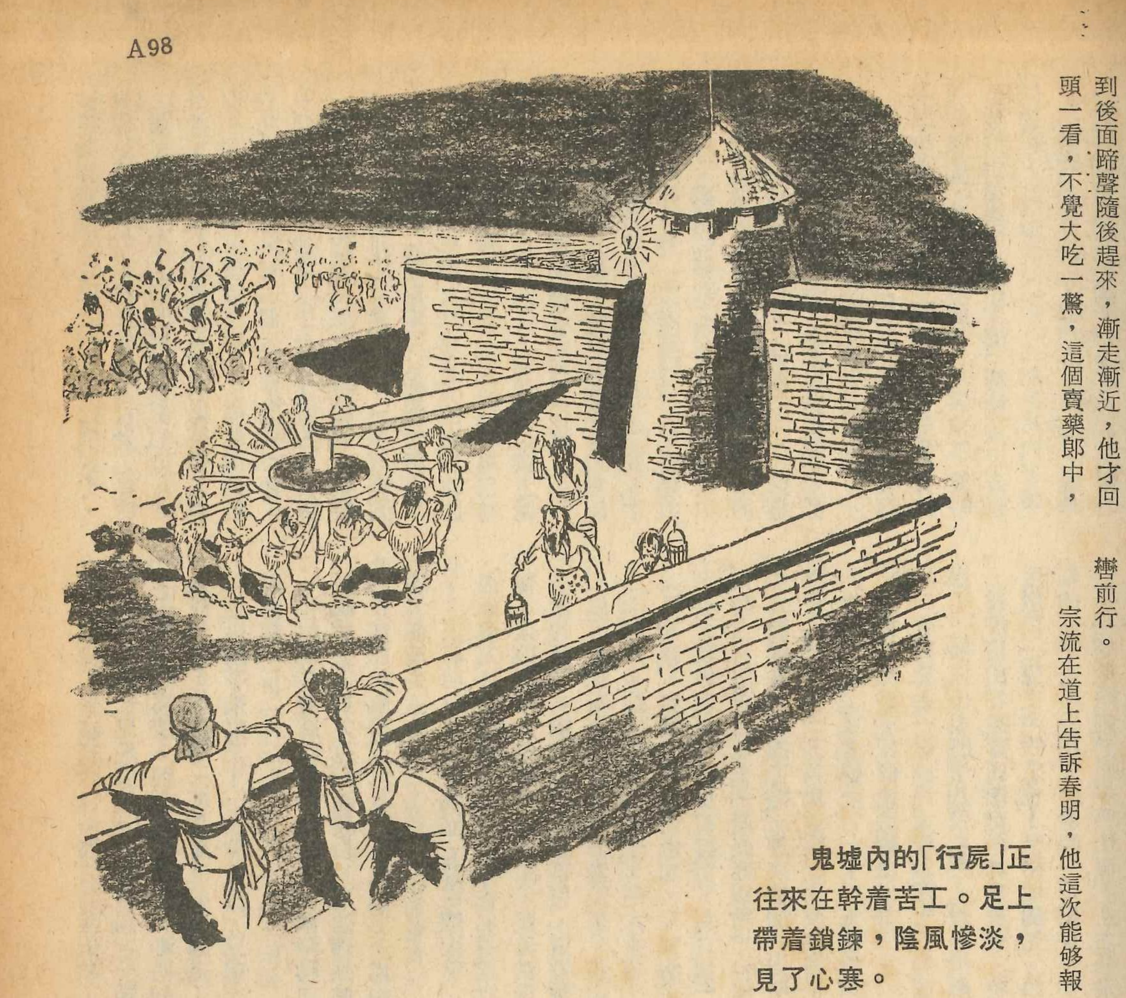
兩人一經纏上之後，臂絞着臂，互相鬥起內外功夫來，論氣力是宗流不及番僧，他只憑着多年來練就的內勁來抵擋，這樣也是僅可支持，王春明站在石巖背後偷看，眼看師傅漸漸給番僧壓下去，他的橋手也一路路彎起來，分明是支撐得十分吃力，春明不暇思索，一拉寶劍，鷹隼般衝上前，手起劍落，向番僧肩頭便剁，只聽到卜一聲，猶如剁到木頭上一般，他連忙翻手想趁勢再戳一下。不料那口劍拉起來動也不動，定睛看時，原來那番僧的肩膊上，登時突起了一團筋肉，那肌肉有拳頭大小，中間深陷着劍鋒，把劍夾得緊緊地，無論使出多大氣力也脫不開。春明這才駭得變色，便聽到他的師傅喝道：「春明，快走開！不要加進來。」春明稍一遲疑，只得鬆了手，說時遲，他那口陷在番僧臂膊上的劍，突然彈起來，劍尖翻轉，竟向春明身上飛來，這令到他駭愕萬分，一時手裏又沒有武器可以抵擋，急卒間只有向後急退，那劍還是直飛過來，春明用手接既不是，避也避不及，忽地本能地把口一張，一度丹田氣噴出來，讀者應會記得，他剛在綿嶺赤眉老道那裏學習了丹田吐納，朝朝到嶺上吹鐵鉈，已有兩年功夫，但他却不明自己已練了一股丹田內勁，這時丹田氣噴出，那劍叮噹一聲便跌下地去。春明一俯身拾起來，看面前師傅已是處在劣勢，剛巧他們兩人扭着走馬燈的轉，春明看準那番僧朝着自己時，立刻鼓動了丹田氣力，一連幾口氣向番僧面上吹去，一霎間勁風直射，番僧料不到那小子那麼厲害，雙目給他吹得一連幾眨，張不過來。宗流已乘這當兒，甩出一隻手來，「青龍探爪」，令到番僧不得不脫開閃避來，於是兩個人又分開來。

他們這次的決生死是沒有兩存的，不是黃面怪客死，就是明和番僧亡。所以分開不久，兩人連隨又合上了手，這番宗流使出絕技「雁翅掌」來，番僧也施出「雙推掌」來，左右一伸一攏，四掌即時搭着，大家都不敢先分開，因爲誰個先抽開便會吃到眼前虧，任誰一縮手那一霎兒，對方便會隨勢推過來，回手招架便來不及了。這樣的掌搭着掌，底下四足落地生根，兩人運出平生內勁，只見他們站着的泥土，漸漸低塌下去，四足站處已陷進了一寸多，印上了四個足印的陷洞，可見他們的內功多麼犀利。

春明仍然站在洞前，忽然斷崖沙沙的響，沙石紛落，春明眼看到的是師傅和番僧站着的一幅危崖，即時裂開一條地縫，漸漸擴展，耳畔聽到崖下沙石滾落的聲音，愈來愈響，他不由得喊道：「師傅，崖要陷落了，快些跳開！」說還未了，霎時間天崩地裂一般，那一幅斷崖已全部裂開，倒塌下去。一時塵土蔽天，連兩人的影子也模糊了，谷下雷鳴一般，連帶崖下的大小石塊，一齊衝到深谷去，下面壁立千丈，山邊叢樹，也給滾得折斷，谷底衝起一陣塵頭，四圍山谷回聲隱隱聽到不斷的雷響。

春明躍到裂開的崖邊，望下去時，泥土已變成一個小丘，久久都望不到兩人的影子，料想凶多吉少。他連竄帶奔，一直趕下山谷，尋到剛才石崖塌下來的所在，只見一堆泥土，石塊滾得滿坑滿谷，但師傅和那番僧的屍骸，却找不到，連衣履也尋不出一些，他呆站了半晌，只有走出谷去。

王春明在天水鎮的一家客寓，住了兩天，每日他都走到麥積山上，徇循尋了大半天，才回客寓去。



鬼墟內的「行屍」正往來在幹着苦工。足上帶着鎖鍊，陰風慘淡，見了心寒。

這天他賃了一匹驢，帶着行囊，無精打彩，想返回山西五台山，走了一程，聽到後面蹄聲隨後趕來，漸走漸近，他才回頭一看，不覺大吃一驚，這個賣藥郎中，不是師傅是誰？難道白日裏見鬼！正在驚疑，耳邊已聽到熟落的口音：「春明，是我來了，我沒有死呢。」春明立刻下驢叩在道旁，黃面怪客把他扶起，兩人一路並轡前行。

宗流在道上告訴春明，他這次能夠報却大仇，全憑那面斷崖塌下。因爲他幸而學過八步趕蟬功夫，祇要是腳下有多少置足，不論是泥土樹枝，都可以滑起來。當斷崖陷落的當兒，他早已有了打算，就乘塌下的一刹，把身子滑起兩丈多。那時明和番僧已隨斷崖一齊卸落，他也準備躍開，抓着懸崖野樹懸着來躲避。宗流乘他剛抓着野樹的時候，把三枚棗核鏢打出，這就是前回說過黃面怪客的一手奇特暗器。這時他曉得明和在身體懸空的時候，鐵布衫和金鐘罩那一類外功是施不出的。拍拍三聲。棗核鏢正打中明和的兩隻手，一枚却射中了脈門，這突然的暗襲，明和一鬆手，剛巧一連串大石塊滾落來，竟把他打得腦漿四濺，隨着沙泥埋在山谷裏去了，這也是應得之報。宗流因爲早就滑開，山石打他不到，當他一直墜下時，都展開兩臂來，向下飄身，雙足落到泥土上面，他的八步趕蟬輕功又是借力一滑，便竄出了危險區域。回頭看那斷崖墜下之處，泥塵滾起，轉眼間已變成一座小山，料想明和不會有生存之望，他才離開了麥積山，這時他又對春明說道：「本來乘危用暗器來傷人，不是武林人光明之舉，不過明和這凶僧在往日也用過不光明的詭計來陷害我一族，這番我回敬他三枚棗子核，也不算得過份的。」

宗流報却大仇，便偕同春明回到小積石山噶什部落去，把私事弄妥了，然後帶着春明，來到太行山綿嶺高峯，正式收他作弟子，把本身所有絕技授給他，春明也苦練下去，最後宗流又把他的鐵傘招數，教給春明運用到劍術上去。宗流這樣說：

「我的鐵傘是一類稀見的武器，不容易學得精，你有太極劍根底，若是把這十八式用到劍技上，定然出色。」

不經不覺過了幾年，宗流常常下山幹他的事，一去就是一兩個月。春明仍是苦練不輟，赤眉老道也不時督促着他，從旁加以指點，武功進步得很是迅速。

這幾年間，王春明的父親雲中劍王維揚因病身故，這位名聞南北的太極高手，當初是鼓勵兒子出外拜訪名師另創一番事業的，他遺命春明不必回原籍奔喪，要好好地跟宗流學技，春明遵從父命，只得遙祭一番，穿上孝服，沒有離開過太行山。

王春明的武功，這時已是青出於藍，宗流便帶他出外闖江湖，帶他和各地的武林高手會見。王春明見聞增多，對於那處地方有什麼江湖豪傑混跡，黑路人馬又是那幾個，都知道一清二楚，就是江湖唇典口訣，也學習得爛熟了。

那一次他隨宗流來到滄洲，有一天，宗流從外面回來便對春明說道：「徒兒，你該馬上回家走一趟了，你弟崇明這番惹來了關外三英的麻煩，快回去助他一臂，將來如果遇到了意外，你記着說出我是你的師傅，那就對你們定有點幫助的，你記着罷！」春明聽了，眞是喜出望外，他匆匆的叩別了宗流，晝夜趲程，回到山西五台王家莊去。

他抵家後，拜祭過亡父神位，又和妻子潘氏敍了一番，吃了晚飯便策馬趕出城外五台山，要見他的弟弟崇明，當他走到李老二那家酒鋪前，打算進內去餵一餵牲口，瞥見店門外停了三匹關外駿馬，背上

歇着兵器長囊，座頭上踞坐着三個漢子，見他下馬，都集中眼光向他上打量，春明走慣了江湖，看他們的裝束，便知道是關外旅客，但爲什麼都帶上了兵器長囊，春明心裏一思疑，便詐作解小，輕輕進到板壁間附耳一聽，那三個人都是關外口音，一個道：「班加這小子今天才走的。」另一個却道：「龍虎兩位大哥也說過，要我們不要過信這小子的說話了。」春明見到店裏有人出來，立刻走開。他到毛厠去了片刻，再走出來時，只見掌櫃的李二和店小二正在店前鬧成一片，原來他的馬已給那幾個關東大漢搶走了。春明連忙竄上樹梢一望，前面塵頭揚起，去得已遠。

王春明懊喪地向着五台山直奔，幸而身畔一口寶劍沒有放下來，將近二鼓，才望見白鹿苑禪林，他展開輕功，如飛登山，在林子裏給他尋到了四匹馬拴着，其中一乘正是他那匹被刼的馬。他便將自己的坐騎牽到一處崖下拴上，隱蔽過了，回過來把其他三匹解了拴，拿劍一拍馬背，都飛奔下山去了。春明這才趕往白鹿苑。

靜夜裏傳來金刄劃空的聲音，出自苑裏，春明一竄上瓦，便看到大雄寶殿面前火光照耀，階上有四個人刀劍交迸，看時是他的弟弟崇明給剛才的三個關東大漢包圍着。

現在書接前文，春明狂吼一聲，風車一般，直衝向三個漢子身後，崇明一眼看到他哥哥來到，胆子頓壯，劍風一緊，狂風掃葉，連戳帶刺，春明也像一頭猛虎一般，一開首便施出黃面怪客敎他的一手柔門十八式劍法，把三個漢子的大環刀逼得沒處迴旋。未够五六合，那三個漢子喊了一聲：「合子兒飛啦！」一齊縱開，一矮身子都出了高牆，輕功眞是了得。春明知道他們已失了坐騎，便招着他的弟弟道：「莫給鷂子飛去了！」一點雙足，兄弟一同追趕。

他們各展輕功，跨山越嶺，漸漸轉向長城嶺去，東方也漸漸發白，那連綿雄偉的長城已在眼前，只見敵人走進了一處山坳，便消失了。

王春明兄弟年少氣盛，都不願罷手，他倆個人提劍跟踪進入一處山谷，四處找尋，猛聽到有人桀桀的笑起來，跟着洪鐘一般的聲音，喊道：「王家哥兒，這番賺到你了！」石巖後走出兩個漢子來，年紀三十開外，臉上長滿了鬍子，高大身材，英風凜凜，春明兄弟追得性起，見突然又出現過兩個生面人，更不打話，兩口劍一齊衝上。那兩個漢子一個使紅纓槍，一個使九節鋼鞭，端的了得。那使槍的一出手便是「雙鎖喉」，「連環槊」。使鞭的也是捲地而起，「盤蛇吐舌」，「飛龍擺尾」，夾着風聲，好個連環鞭法。

春明兄弟一個展開太極本門十三勢劍法，一個施出柔門十八式功夫，着着消解，殺得出山谷裏塵頭滾起，林鳥驚飛。突然崖頂一聲：「我來也！」兩度劍光，如飛的衝下去。春明兄弟看時，是個少年女子，一雙鳳頭劍，向春明使個「左右分飛」，兩邊刺來，春明連忙格開了漢子的長槍，竄後一步，使一式「分花拂柳」，拆解了來勢。他究竟見過事面多，知道形勢對己方有些不利，立刻向崇明使個暗號：兩人佯作攻擊，跟住使個「敗式」，縱開了包圍，抽身退走，那兩男一女又笑起來，把兵器一收，却不追趕。

春明兄弟並非功夫不敵，只是看到形勢不利，因此退走，一路展開急行，走出山谷，正行經一處山隘，兩人一不留神，隆然一聲，都跌進山凹裏。原來這處是個斷崖，正當山隘，上面鋪了竹枝禾草，剛才給春明兄弟追趕的三個漢子，伏在一旁，一拉機關。眼看春明兄弟翻到陷阱裏去了。

春明兄弟落了陷阱，舉頭一望，四圍峭壁有十來丈高，都是平滑矗立，任你有翼也飛不上的。崇明試試輕功縱起，那峭壁也沒攀手之處，他們只得坐下來，靜想一個脫走的方法。

夜幕高張，山裏虎嘯狼嗥，輪流隨風傳來，陷阱裏黑沉沉地，舉頭只看到點點星光，他們兄弟伏劍躺着，輪流闔目休息。半夜裏山風怒吼，露濕衣襟，他們兄弟微微聽到上面有點息索聲音，似乎有人在走動，跟着見到了一條黑影，把繩索向懸崖一抛，套着山石。那黑影便踏着繩子走過。他們定眼看時，是一個穿着了獸皮的怪人，轉瞬間便影踪消失了。

關外竟有黑獄行屍

他們兄弟以爲這個怪人定是敵人的同黨，只有提劍在手，着意戒備。一會，崖嶺忽然垂下了一根繩子來，又看到先前那個怪人突在上面招手，他們審度那人沒有惡意，春明便抓着了繩子，用力扯了一扯，覺得套得牢了，他便先攀緣上去。到了穴口，才把手一招，崇明跟着他攀了上來。這裏暫作交代，書裏說過王春明兄弟都是會高來高去，飛簷走壁的俠士，怎麼一個十丈來深的地穴便會將他們困着呢？

原來華北各地的民房，都是建得很低的，沒有南方屋宇那麼高大，往往屋簷用手一扳便到。至於所謂壁虎游牆等輕功，也要有多少置足的地方，像城牆的野樹枯藤，高樓大廈的水槽桁角之類，才能够藉着攀緣上落，有些輕功超卓的人，把身體練得輕靈了，縱起來也特別高，但他們身上仍然時常帶備了一束繩子和兩把鐵鈎子，這就是準備必要時使用的。

且說王春明兄弟出了陷阱，借着迷朦月色，細看那救援他們出險的人，竟是個老漢。他戴上一頂狐皮風帽，裹着兩頰，但一部份銀白的鬚却露了出來。那老漢雙目烱烱，腰間插着一柄解腕尖刀，看他剛才在繩子上走動，身體輕如無物，便知道是個懷着絕頂功夫的人。正想走上前去拜謝，那老漢把他們攔着，用手指向崖邊，並不說話。春明兄弟隨所指處一望，原來有兩個人被縛在地上，衣襟撕去了一幅，給人用來塞了口，看清楚時，就是昨宵走進白鹿禪苑那三人的兩個。他們兄弟這時心裏明白，定是給那老翁制服後綑上的，但那老者爲何會把自己救援出險，這點好生思疑。那老漢似乎看出他們的疑慮，他一面把繩子收起來，一面把聲音放低，對着春明兄弟說道：「快隨我離開此地！」

他兩人爲着好奇心的驅使，立刻跟着老翁走出山隘。老人的脚步眞快，春明兄

弟施展起急行功夫，才能隨在老翁身後。他們向北走了幾十里，天色漸漸微明，面前蜿蜒着的長城，一似永無窮盡地跨山越嶺的伸展下去。他們轉過一處山谷，那裏有一條小河，春明審度一下地形，知道是滹沱河的支流。那時他們兄弟走得有點累了，肚子也餓得很，老人忽然回過頭來說道：「兩位公子，前面就是寒舍了。」王春明兄弟放眼一望，山坡下一帶樹林，掩着兩間土屋，門外圍着荊棘像是藩籬一般，面前一片菜畦，長得青青綠綠。

他們走近，屋外伏着的一頭黃毛犬子，見了老翁，吠出一聲，搖頭擺尾的奔過來；土屋的矮門打開了，走出一個小姑娘，穿了羊皮襖子，口裏喊着：「爺爺，我一早就起來等你返來，稀飯也早炊好呢。」老人含笑應了一聲，招呼春明兄弟進屋，他把獸皮脫下來，直引春明兄弟進到裏間歇息。王崇明一眼看到，神座上供着一個牌位，寫着：「大明督師前鋒右都督副經略洪……」座前又插了兩面青龍會的令旗，心裏一怔，他的哥哥春明也覺着了。那老翁看到他們都愕住，便走到王崇明跟前，行了一個青龍會兄弟的見面禮，說道：「老漢洪成棟，參見少舵主。」就要跪下。崇明連忙把他拖着，說道：「老伯請勿，這裏不是行禮的地方，原來你也是帮裏『香主』，幾時請得令旗的，恕在下見面不識英雄。」當下也把青龍帮見面時的「手式」和幾句「切語」說了。老人請他們到火盆邊坐下來，才把身世說出，他道：「少舵主不知，先父就是大明督師輔臣史閣部前鋒都督洪經武，自從揚州陷後，先父自刎不死，給部將救出重圍，後來把創傷治好了，先父便走到關外熱河綏遠等處，和一班舊部落草，暗裏幹着反清復明的行動，那時就結交了青龍會的幾個創始人：盤龍劍俠、黃梅居士等。後來又加了盟，請得令旗，回到『喜峯口』外去，把帮會勢力逐漸擴大，手下兄弟已有幾千人，但禁不得清兵來了幾次圍捕，最後家父也殉了國。」洪成棟說到這裏，聲音頓時咽住，他望着父親神位，面上顯得陰沉。隨又說道：「老漢後來才遷到這裏隱居起來，仍然和青龍會聯繫着，就是令師凌空長老，從前在滄州盤龍掌印那裏也見過幾次。其後老漢跟着天池怪俠，在黑龍江混了二十多年，才和青龍會失去了聯絡。前年老漢爲着一點事，回到這裏來，就此住下。先日剛接到消息，說少舵主到了金陵，巳接受了華北五省把舵的職掌，老漢正在欣慰我們青龍會有了繼承人，不料跟着又探悉關外三英要和少舵主爲難，因此跟踪相救。」

那時小姑娘把早餐開出來，洪成棟便說：「兩位且先用過早點，老漢還有很多話要說的。」王春明兄弟正在飢腸轆轆，見桌上除了稀飯之外，還有一大盤饅頭，一鍋鹹菜凍肉。兩人巳經整天沒吃東西了，這才放量地吃個飽。

洪老人等他們吃罷，自己拿起旱烟管慢慢地吸着，又向兩人說道：「兩位賢姪，你們昨天遇到的，不是別人，就是有名的『金刀狻猊孟英』的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綠林人叫他們做『關外三英龍虎鳳』的，孟英巳死了幾年，他們兄妹三人比他爹還强：大哥叫獨角龍孟剛，二哥叫剪尾虎孟强，妹妹叫雙劍鳳孟嫦。他們多年來隨着父親在江湖上闖，孟剛智勇兼全，敢作敢爲，見識也多，他的弟弟孟强性烈如火，有着正義感，嫉惡若仇，只是魯莽一點，獨有孟嫦這女孩子，生就一身能幹，沉潛機智，遇到兩個哥哥有事不能解決的當兒，就常常靠她當機立斷的。這幾年間就幹過幾件出色的事兒，但對江湖中人，向來不會下毒手……」洪成棟還未說完這句話，王春明巳忍耐不住，截着問道：「洪老丈，那麼他們這番賺我兩兄弟出來，又是什麼意思？」洪成棟略不遲疑，答道：「事情說來很複雜呢，不過他們對你兄弟是沒有惡意的。就是少舵主師傅凌空長老的死因，他們也知清楚了是誰幹的，將來或者可以帮你們一臂，把殺你師傅的仇人除掉。」這時王家兩兄弟愈聽愈摸不着頭腦，崇明忙開口問道：「老丈，我們住在山西，和他們河水不犯井水，爲什麼要派他的手下到白鹿苑來惹我們？」洪成棟立刻道：「兩位且聽我說下去，這次是你們白鹿苑的人不好，勾結了外道人，要偷取五台山下藏寶的秘密，當少舵主未去金陵之前，禍根早巳伏下了，那時關外三英還沒有加進來。你兩位該知道，金刀狻猊孟英是高麗人，往日他曾加入『黑山八俊』起義，要把滿洲人勢力逐出鴨綠江，後來失敗了，很多部下給滿洲人抓了去，放到一個很秘密的地點充當苦工，永世沒有重見天日的機會，孟英昔日也曾一度落在滿洲人的手裏，幾乎做了『行屍』，後來幸得天池怪俠把他設法救出來，此後他便糾集了一班豪傑，定要尋到滿洲人囚禁過他的秘密地點，把黑獄裏全部變了『行屍』的奴隸解救出來。可是他費了不少時間精神，都沒有成功。到了他臨死的時候，便把這個未完成的責任付託了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吩咐他們聯同他的結義兄弟繼續去幹。孟家兄妹自父親死後，初次領着父親在日那班江湖人馬，時刻把父親遺命記着，隨處打聽，終給他們尋得黑獄的一些綫索……」

洪成棟說到這裏停下來，他從火盆上面把茶壺取出，斟了兩杯遞給春明兄弟。王崇明是個精細的人，他聽到剛才老人提過滿洲人有個把俘虜關禁一生的秘密機關，又說過受囚禁的人叫作「行屍」，這名兒好生奇怪。當下便問洪成棟道：「老丈，請再說清楚一點滿洲人怎樣設立秘密機關來拘禁俘虜，孟氏兄妹怎樣打聽出一些端倪來？」

洪成棟呷了一口茶，才慢慢地答道：「這話說來就長了，你兩位出自武術名門，在江湖裏的日子也不少了，相信定聽過『鐵馬神功』這個名字。他是峨嵋派數一數二的人物，本來名字叫史雲程，是峨嵋山昇宵道人的大弟子；這個老道功夫，當時武林裏推作第一人的，他最厲害的一手『穿雲掌』，暗藏着打穴拂穴的隱勁，此外創出一套『行龍臥虎拳』。史雲程跟他學技十幾年，把昇宵道人的絕技都學上了手。他離開峨嵋之後，初次出來闖，便把幾個有名的高手擊敗了，當時最有名的幾個一流劍俠，都不敢去會他，這十幾年來，他簡直未逢過敵手。他的內家拳技巳到

了登峯造極的境地，現時內外家稱做『行龍』和『臥虎』兩派的功夫，祇有史雲程一個人把它全學到了，因此武林人給他一個外號叫『鐵馬神功』。這個人在武林裏本來是很受人敬仰的，但二十年前忽然不見了踪跡，有人說他已遁跡到名山隱居，也有說他給清廷鷹犬害了，總之，後來便沒有人再見過他，漸漸也被人忘記了。

「那時是滿清入關之後幾十年，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和耿精忠等藩王先後叛變，都給魔王蕩平了。以後更幾次掀起了文字獄，把國內一些懷有民族思想的智識份子，斬殺的斬殺，囚禁的囚禁，連呂留良生前著過了一本書，魔王也認為是教人造反，所以要把呂留良死後戮屍，還誅了一族，這些冤獄一宗一宗的興起，那些能人俠士就不斷的暗地裏幹起反清復明的壯舉。這時魔王學乖了，他收羅一班熱中功名富貴的武林中人，把潛伏各地的反叛份子抓來，集中一起囚禁。有些人常常一夜失踪，以後便不知下落。聽說那些秘密黑獄有數處之多，有些設在青海境內，有些遠在瓊州。只要是平日行動上和言談上有多少可疑的，都認為是反叛『愛新覺羅氏王朝』的舉動，列進黑名單裏面，不久便都遭受到同一的命運了。」

王春明兄弟聽說，面上都漸漸變色起來。

洪成棟說下去道：「那些秘密黑獄，都有一些武功很好的人主持着，手下耳目衆多，羅織得非常廣泛，甚至酒樓妓院，也有黑獄的『幹捕』潛身混進，他們的任務除作狩獵鷹犬之外，還物色一些黑道人物作引綫。自從金刀狻猊孟英給他們抓去後，他的結義兄弟走遍了關外，都查不到他的下落，這才疑心到關外也有秘密黑獄的設着。不過當時武林同道都在想：『像金刀狻猊那樣的好身手，武藝底子比他更强的沒有幾個人，就算能和他較量的也多數是他的武林至交。』後來一般人疑心是天池怪俠作了清廷鷹犬所幹的勾當，因為長城以外，天池怪俠是盡人皆知的一流武術高手，只有他才可以把孟英挫倒。可是天池怪俠的行縱，一向就如神龍見首不見尾，沒法可以尋到的！

「那時候老漢正隨着天池怪俠，在黑龍江內與安嶺雅克山那裏棲身。有一天，怪俠突然回來對我說道：『成棟，現在有一宗很重要的事情，要你隨我一行，這番說不定會遇到了極大的危險，你把十六柄朝陽飛刀和軟索帶在身上，還要準備幾天糧食。』第二天，我們飛馬登程向着西南奔跑了兩天，抵達甘珠寺，那地正是和外蒙古的交界地方，哈爾哈河在兩地邊境流着。天池怪俠帶了飛刀軟索，教我在甘珠寺等候，直到第二天深宵，才見他回來，另一匹馬上馱着一個人，面目憔悴，瘦得不似人形。天池怪俠露出很疲倦的樣子，似乎是經過了一番劇鬥的，他的一襲皮外套都裂開了片片，臂膊受了創傷，看來似乎不十分重要。他一進門便把馱回來的人抱進室裏救治，又遣我到屋外把風，看他的神色，從來都未有過這樣嚴重的。我在雪地裏守了一宵，第二朝天剛破曉，他便帶着那人上馬向着遼寧方面直馳，我一路護送過了索倫，他才着我返回雅克山等候，臨行叮囑我切不可把此行經過對任何人說出。

「過了幾個月，天池怪俠才回到內興安嶺雅克山來，他把內裏情形略略提及：原來他救出來的人就是金刀狻猊孟英，他說一生中所遇到的勁敵，還算這次是最危險，差不多是從鬼門關裏逃出來一般。我當時問他遇到的是什麼人，因為關外的武林人物，不論綠林豪傑或是湖海梟雄，我都知得一清二楚，沒有幾多人是他的對手。那知天池怪俠說出的，竟是『鐵馬神功史雲程』，這教我們如何不吃驚。天池怪俠還有這樣說，如果他到達時不是史雲程外出，那麼，他定和其他『行屍』一般，成了肉身的鬼物，幸好他這次帶了飛刀軟索，把黑獄的防禦網割開，才能夠用飛索把孟英救出來。但剛出去黑獄的時候，史雲程已經返到來了，這個巨憝從來未會過天池怪俠的，仍把頭巾扯下來掩着半面，這一瞥間已給怪俠認出了史雲程的廬山面目。兩人在黑獄外交手，鬥了十幾個回合，怪俠出盡平生之技，終脫出了史雲程的魔手。天池怪俠又說：他把十六張朝陽飛刀一起擲出，才能脫身上馬。史雲程因為空着雙手和他的劍拆招，所以佔不到上風，後來又奔着來追趕他的馬，到了湖邊，怪俠早就跳下羊皮小筏駛開，大概史雲程不諳水性，才得脫險。若在平時，恐怕鬥不過那廝的一手行龍臥虎派拳宗呢。天池怪俠說後，又再三吩咐不能洩露一些兒風聲，否則危險立刻便到。他說：不是怕死在史雲程的手裏，而是怕做了黑獄裏的『行屍』，那就比進到地獄裏還慘了。

「以後天池怪俠一直避開金刀狻猊孟英，不願和他見面，怪俠是避免孟英苦苦要追問那黑獄的地點，怕孟英去招惹史雲程，再給抓去變成『行屍』，那就無法再把他救出來了。因此孟英直到臨死之日，還尋不出那黑獄的地點。」

洪氏老人說了大半天，已到了中午，小姑娘把中飯開出來，鷄兒青菜，夾着熱的饅頭，充分映出田家風味。王春明兄弟剛聽到出神，那老人說得又充滿了神秘氣氛，他們如何肯放下。崇明首先追問道：「老丈，鐵馬神功史雲程這個武林名宿，從前多有聽過他的武術功夫。不過小姪有點還未明白的，就是孟氏三英這番前來招惹我們和他也有關係的嗎？」

洪成棟答道：「少舵主，先前我不是說過了嗎？這事的起因，皆因你們白鹿苑的人不好，俗語有說：『物必先腐，然後虫生』。這就是一個好例子。你試想想，白鹿苑同門兄弟之中誰個熱中名利，耐不得金錢的引誘？」王崇明不假思索，答道：「這還有誰，我也猜想是班加這小子，師傅在日已說過他和關外綠林的黑道朋友來往，叫我提防。不料他竟然勾結到魔王手下的鷹爪頭子，這番我回去定把這廝了結，省得留下禍根。」那知洪成棟聽了，立刻搖手抑止了他的話頭，說道：「少舵主，這個萬萬使不得，須知這事關係非輕，舉動還得十分謹慎。兩位且聽我把內情說下去，便知牽連衆多。原來你的師弟班加一向就好揮霍，他往日瞞着令師，常到外間去飲酒賭錢，嫖私窰子，結果負了一身錢債，便給史雲程派出來引綫的手下看

中了，漸漸和他打起交道，借給金錢任他揮霍，到後來便引他和史雲程會面，威迫利誘，他便落在人家的圈套裏，聽說史雲程每次收羅一個新人，總要他飲過一杯毒酒，聲明在指定的日期裏，如果不回來服解藥的話，逾期定必毒發身死。班加第一件任務，便是要設法探得青龍會歷來保管的一片寶藏圖記玉塊的下落。因為這宗財富就惹起了不少外間人的覬覦，只是沒人清楚那圖記玉石交給誰個保管罷了。班加這小子怎樣去查探，這個我不大清楚，總之他定然是乘少舵主去了金陵的時候落手的。恰在那時，班加和官裏鷹爪勾搭上的行動，給關外三英的手下探到了，當時孟家兄妹還料不到鷹爪頭子竟是鐵馬神功史雲程，他們的消息也很靈通，一猜便猜中班加要出賣青龍會那件寶藏圖記。於是，孟家兄妹便潛踪到關內來，着着監視班加的行動，這回的確眞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了。

「一天晚上，班加帶着一條黑影，在五台山白鹿苑的叢林裏，鬼鬼祟祟地。那知後面早就伏着獨角龍孟剛和他妹子雙劍鳳孟嫦。一會，班加走回白鹿苑裏去了。半夜時分，白鹿苑閣上燈光一閃，叢林裏那條黑影如風的竄出來。孟氏兄妹看那人的輕功，眞是超卓得從未見過，知道這個人武功相當高强。他們只得小心翼翼地老遠的暗暗跟隨，那黑影像幽靈一般只一閃便進了白鹿苑。孟氏兄妹縱身上到瓦面時，已不見了踪跡。他兩人蛇行鼠伏，展出輕功，從前殿尋到後殿，見一處微露燈光，獨角龍孟剛着他的妹子把風，他緣到廊脊向下張望，只見班加這小子站在一間房舍面前四圍張望，面上帶着驚惶的神色；那房舍像是方丈室，門扇關上了。孟剛心知有異，他便繞到屋後，見方丈室後面有一扇窗門，剛好打開，外面是個院子。孟剛不敢走近去，只有在院外的牆頭掛着身子，遙向窗裏窺望。他運起夜目來看個眞切，原來方丈室裏站着一個人蒙上面巾，就是剛才那條黑影子，這時蒙面人站在榻前，伸出雙掌，對着榻上的一個老和尚施勁，他一雙掌離老和尚一尺多遠，那和尚瞪着了他，幾番想起來，都給他的掌風按回下去。看情形正在施出暗勁來，和尚怎樣抵抗也沒法坐起。孟剛看到那人的內勁竟是這般厲害，不由得暗暗吃驚。只一會兒，那和尚睡在榻上，雙目愈是瞪得兇，漸漸地似乎呼吸停止了，一霎間便喪在那人手上。這時黑影忙把自己頭髮拔出幾根來，放到和尚鼻子上去，大概看和尚已斷了氣，他才微微一笑，把室裏的東西亂翻一通，舉動來得很迅速；跟着又見他伏在地上，像是要找尋一些東西似的。一會才輕輕敲門，班加把他接出門外去。孟剛在牆頭看到前殿冲起一陣黑烟，那人已經走了，他才乘着那一忽兒，從窗口竄到室裏，看到榻上的和尚死得雙目睜開，榻前地上，一塊青石，留下兩個足印，陷進半寸多。忽然外面有人喊道：『師傅圓寂了！』孟剛立刻穿窗上瓦，和他的妹子一口氣奔離五台山。」

王崇明聽洪成棟講述他的師傅凌空長老被害時的情形，眞是熱血騰沸，及聽到那人竟有這一種毒手，不禁冒出冷汗來。他知道師傅凌空長老雖在病中，但斷不致輕輕地便喪在那人暗勁底下，一定是具有了不起的內家功夫。於是哽咽着聲音，問洪成棟道：「老丈，請你說下去罷。」

洪老人倒滿了各人面前的酒杯，請兩人喝一口，才繼續說道：「後來孟氏兄妹回去，聚起來把這事的眞相推敲，還是雙劍鳳孟嫦見識多，她猜測像那人的掌勁那樣超絕，除了『穿雲掌』之外，沒有別的掌法可以做得到的。那穿雲掌只有史雲程一個人練得，餘外並沒第二人，她那晚跟在黑影身後，見到的身形像輕烟似的，這樣好的輕功，武林裏也沒幾個人，所以斷定這人是鐵馬神功史雲程，孟氏三英當下研究出那人身份，立刻記起父親臨終時的囑託。他們定下第一步計劃，便是把班加架來。這一行動在他們三人來說，是輕而易舉的，這裏我也無須多說了。

「龍虎鳳三英把班加架到，一輪下馬威，不由得加班這小子不招出來。孟氏兄妹把班加見到的鷹爪頭子相貌和舉動細加研究，更證實是史雲程無疑。原來班加直到這時還不曉得他的主子的眞姓名，說起來便覺他可憐可笑了。孟氏三英第二步計劃，是想班加說出史雲程暗設那黑獄的地點，可是班加確不曉得。他們只有進行第三步計劃，問清楚了班加對那寶藏圖記玉塊的收藏地點已否查得，那小子也直供出來，說沒法找到那塊玉石的藏處，也不知師傅放在那裏，所以他還是甘作小人。」

洪成棟說到這裏，他望着王崇明，嚴肅地道：「少舵主，你是青龍會華北五省把舵的繼承人，自然會曉得那塊寶藏圖記玉石的下落，而且也是你的責任，老漢也不多說了。總之，孟氏三英已猜中了由你保管着，因為他們的智囊雙劍鳳孟嫦，料事如神，算得是女中諸葛。因此，這番才會牽連到少舵主身上去呢。」

王崇明這時挺直了腰子，聚精會神的聽下去。那老漢又道：「這說他們好意也得，因為三英的敵人是史雲程，他們要設法阻止那寶藏玉石落在史雲程手裏。若果明白找到你當面說，你或者說疑心他們不懷好意，更恐打草驚蛇，把事情弄壞了。他們惟有對班加又施出威迫利誘的手段，要他等候你從金陵回來，便立刻向他們報知，還要他誓願不把玉石的消息和你的行踪向史雲程透露，如果辦妥了，答應給他雙倍的金子，這才將他放走。此後，班加果然把少舵主的行踪，隨時向孟氏三英報告，他們也在這裏附近設了機關，暗中對你保護，防史雲程這廝會對你下毒手。」

王春明兄弟聽到這裏，方才明白關外三英對他兄弟兩人的確沒懷着惡意的，當堂舒了一口氣，先前腦子裏的陰影都拋開了。作書人這裏也暫交代一筆：各位看官，你們以為洪成棟老人和關外三英是否站在一起的呢？否則他為什麼會知道其中的經過一清二楚？倘如是同黨的話，他為什麼又要把守陷阱的人縛倒了，才把王家兄弟救出？這種種內幕，恕作書人暫時不提讓讀者去猜猜，好在將來總有個交代的。

他們這時已吃過了中飯，洪成棟便道：「今夜就請兩位在處屈駕一宵，我們還得商量一些大事，想兩位定不見却。」王春明兄弟這時對洪成棟已有了信任，也不

推卸，應承過了。王崇明便又問道：「老丈人，班加前天說過有事要到外間歇幾天，這時怕還沒回到白鹿苑呢，難道他是留在孟氏兄弟那裏嗎？」洪成棟還沒答話，他的哥哥春明忽地「啊」的一聲，答過來道：「是了，前天我趕往白鹿苑時，道過李二的酒舖裏，偷聽到那三個白衣漢子說：『班加這小子剛離開這裏。』跟着又說什麼『龍虎大哥吩咐過不要信那小子的話。』現在看來，班加未必會在孟氏兄弟那裏的。」洪成棟在旁聽了，向兩人回道：「大丈夫作事得恩怨分明，關外三英這番把你們賺出來，並沒和班加合幹，而且不會讓這小子知道。他們這樣做法，是想暫時把你兩人軟禁起來，免給班加把你們行動報告給史雲程，恐怕他們會裏應外合來暗算你們。因爲孟氏兄妹預料史雲程拿不到那玉塊時，決不會就此罷手的。」

王春明應道：「這點我們兄弟現時明白了，且不去說它；可不知孟氏兄弟發覺我們逃了，他們下一步計劃又是怎樣？」洪老人給他一問，一時愕住了，但立刻把聲音放低，湊近春明耳邊說道：「這點兩位無須考慮，我曉得他們目前正在急於去查明那黑獄的地點，因爲那裏還有他父親的結義兄弟被關着，『變了沒靈魂的行屍』。不久就要和鐵馬神功史雲程作一次生死鬥，他們顧慮到的只是功夫鬥不過史雲程把性命犧牲無益。」洪成棟停了一停，望着王崇明，嘆了一口氣道：「唏！我想令師的慘死，此仇今生都沒有報復的日子了。」

王崇明把桌子一拍，拔出龍吟劍來，面筋暴漲，說道：「我王崇明若不把史雲程這個老奸除掉，誓不爲人！」洪成棟忙起來拱手道：「少舵主這番義烈行爲，定得青龍會裏全帮兄弟支持，也不愧是我們的把舵。盤龍劍俠和凌空長老地下有知，定當含笑九泉了。」王春明見他弟弟如此氣慨，也誓言道：「我們兄弟一起去幹吧，誓要達到目的爲止。」

列位看官：洪成棟剛才的一激，就是要把王家兄弟激起來，和關外三英合力去破黑獄，除巨憝。這晚他們便留在洪成棟家裏，大家商量計策。洪成棟究竟是將門之後，他獻出一個計策來，名叫「十面埋伏」，這是一次聚集所有武林一流俠客，攻取黑獄的總行動。這計劃聽得王家兄弟不停地拍掌叫好，不過要聯絡各地名手，非三幾個月時間進行不得。洪成棟和他們兄弟說定了，便拿出酒來，敬王春明兄弟滿飲一杯。

第二天，王春明兄弟告別洪成棟，出到門外，早巳備好兩匹馬，他們趲程至夜，才返到五台山白鹿苑禪林。方丈邯曇和尚正憂愁他們走了沒消息，當下歡喜非常。王崇明只說把三個賊人追趕了半天，失了踪跡，他們便乘機到長城口外去遊覽一番，到現在才歸來。邯曇和尚和各僧衆聽了。都替他們欣慰。王崇明又問及班加，邯曇說至今還沒見返來，崇明兄弟不禁疑上心頭，只得暫放下不去追問。

王春明兄弟在白鹿苑住過一宵，便回到城內王家莊去，對人說是他們兩兄弟久別重逢要聚一番。過幾天，他們又輕騎來到白鹿苑，對邯曇和尚說要往江南一帶遊玩些時，見見武林朋友，此行或者要三數月回來未定。邯雲和尚聽了，勸告師兄沿途小心，送至山門外。王家兄弟即日乘馬到城裏，第二朝兄弟果然束裝就道。

光陰迅速，瞬又是冬去春來，積雪未溶。關外朔風仍是晨昏怒號，氣候在零點下二十度。那時在滿洲黑龍江西南部，沿着哈爾哈河的草原上，有三騎人馬冒着塞外烈風，向着外蒙古交界地方的貝爾湖疾馳。三人都是全身裹上了皮大衣，黑靴子，頭戴了風帽，只露出了兩眼，後面拖着一匹沒人乘坐的馱騾。一陣北風捲過，草原上茂草都偃伏下來，古詩所說的：「風吹草低見牛羊。」這時景色恰是相似，不過那處人烟稀少，草低處沒有牛羊便了。

那三騎一路向西行進，面前遠遠看到一片汪洋，原來是個內陸湖泊，此地在黑龍江和外蒙的交界點，名叫貝爾湖，面積要比整個九龍半島還大。那三騎人默計一下路程，還有幾十里，他們便折過一帶矮林子那方面去，林子下炊烟升起，是一條小村落，有幾十戶人家。

三個人入到村裏，居民都是那地的滿洲族老鄉，住的是蓋上麥稈的土房子。老鄉們見生客來到，都紛紛出來接過馬韁，牽去料理；隨把三個客人延進屋裏，在炕上歇息。這是那處地方欵待客人的風氣，不必細表。

這三個不速之客，就是洪成棟和王春明兄弟了。他們進到土房子裏，鼻子裏嗅到燒馬糞的氣味，薰得滿屋子都是烟，土炕鋪了禾草也還溫暖。洪成棟拿出三吊錢交給一個老鄉，他們便喜得裂開嘴唇，一會把酥茶和黑饅頭捧上，聚得一屋子都是人，原來是隣舍到來打聽客人在路上有什麼新見聞的。洪成棟和王家兄弟只說是販羊皮的商人，路過此地，問起老鄉們的生活來，他們個個愁眉苦臉。原來他們先日都是湖裏的打漁人，靠貝爾湖來生活的。十年前湖裏的一片沙洲，出了些神怪事蹟，從那時起，村民便不敢到湖裏去打魚，年中替人家放羊，因此不得溫飽。

王春明看到屋角還放着一些舊漁具，便問那屋的主人道：「老伯今年貴庚？住在這裏恐怕不祇一代了，那湖裏的神怪究是什麼東西，從前有過這樣的事嗎？」那老翁答道：「老漢世代居處湖濱，今年七十多歲了。貝爾湖向是個產魚的地方，一年間只有秋冬季結冰時，下不得網。十年前湖裏的小灘出現了鬼怪，後來愈鬧愈兇，有時半夜裏響着雷聲，電光閃閃中看到鬼影幢幢。從那時起，漁民便不敢再駛近小灘。第二年，有一個老道士來到附近漁村，說是龍虎山張天師派他前來收妖的，村民半信半疑，翌天他果然獨個兒駕着小舟到小灘去，到夜裏村民都聽到喊殺連天，一連三夜，老道回來了。他說湖裏的妖怪巳給他收服了，但要建一所地窖才能把鬼怪永遠禁着。他拿出重金來，僱用漁民到灘上工作。有些胆子大的隨老道去了，從此便不見回來，那老道也沒有露面。那時，還有一些漁民冒險到湖裏去打魚的，見到了灘上蓋了不少房子，可是不久，那些打魚的人屢屢無故失踪，只剩下漁舟在水面漂流着，漸漸便沒有人敢再到湖上打魚了。」

王春明便問道：「這年來有人到過小灘去嗎？究竟老道士是否仍在那裏？」旁邊一個老大娘插嘴答道：「有呢，那可使人見了嚇得半死。有一次，我的姪兒把麥稈子運到湖西李家墟去，給旋風捲到灘上去。他親眼看到小灘上都是鬼物，有些揹着石塊，有些推磨旋，個個都是目定口呆，不會說話的；脚上鎖着鍊子，來往幹個不停。那些鬼物的形容，我姪兒一想起來便幾晚睡不着了。」王春明聽了便道：「那些可能是人幹的也未定呢，光天白日，那會有鬼物出現的。」那主人立刻答道：「客人們不可不信，有時在隆冬的夜裏，湖上結了冰，常常聽到鐵鎖鍊星星的聲音，原來鬼物在湖裏冰塊上走動，有一次竟來到村前斬伐樹木，扛回小灘去，這不單祇老漢一人見到的。因此我們都叫小灘作鬼灘，更沒有人敢走近去了。」老漢說罷，一個老鄉又道：「還有活無常鬼出現呢，每逢湖上結冰時，夜裏便有穿上白衣的無常鬼來往岸上走動，他們行起來像飛一般快的。」

那些村民在處談虎色變，洪成棟等一一記在心裏，又問過老鄉們附近的地形，這晚便在土屋裏睡過一夜

第二天，他們三人故意說因事要在處逗留三幾天，又給了屋主人一些碎銀子，那一家人自是巴不得多招待一些時。他們睡的土房子，和其他屋舍隔開，王春明看看正好便於行事。這晚他們睡下不久，便偷偷起來，結束停當。原來北方下露時日多，所以黑路人馬所穿的夜行衣也是白色的。洪成棟帶着王春明兄弟，虛掩了屋門，直向湖上奔去。不一刻巳到了湖濱，結冰未解，平滑如鏡。他們展起輕功在冰上滑行，轉瞬間巳來到了小灘。那處是天然的湖心沙洲，四邊長滿了灌木叢，把小灘隱蔽着，灘上港汊紛歧，眞是個設秘密機關的好所在。

三個人在灌木叢中靜伏了一會，遠望灘上，一帶都是高牆，每隔十丈左右，牆頭便築有小望樓，圍牆高有七八丈，外面繞着一條深溝，更開便是鐵絲網。他們看見建築得這樣嚴密，知道望樓上定有人巡邏，不敢造次。洪成棟領先，沿灘邊蛇行，不久便看到一處通道。那處鐵絲網外，又築起兩重木柵，中間一扇大閘門，用轆轤啓閉，護城河設了吊橋，高高架起；前面碉樓上兩盞射燈，不時向圍牆外照射。圍城內靜得一點聲息都沒有，只聽到一些鐵鍊息索聲響和磨房的木輪咿啞在轉動。

三個人不敢趨向大門，轉過一處圍牆，走近鐵絲網去。洪成棟把王崇明那口寶劍取過來，在地面上橫戳了幾遍。原來那一段地面滿佈着鐵蒺藜，植在土裏，如果踏上時定給絆倒。王春明兄弟跟着走近鐵絲網，洪成棟着兩人用力把着鐵網一邊，免牽動了鈴子响，這才用劍把鐵網削開。面前便是深溝，那知洪成棟剛踏足沿溝的石上，兩邊石隙突然彈出了兩把鐵鑿子，把洪成棟一夾，像螃蟹的螯一般，正夾在腹部。洪成棟也忒機警，他立刻把肚子一收，縮成一寸的薄小，雖然傷不到，但皮外衣巳戳穿了，兩邊肋骨阻着，一時脫不得身。王春明兄弟在旁看得急了，兩人用力想把鐵鑿子拉開，那料鐵柄連在石縫裏，像生了根一般，休想動得分毫。洪成棟想了一想，說道：「不要拉了，恐防下面還連着機關，再拉便會驚動了他們。」崇明猛然想起剛才他的劍削開了鐵網，毫不費力，急忙從洪成棟手裏取過龍吟劍來，輕輕地向那鑿子的尖端削落，果然寶劍削鐵如泥，幾下手便將那鐵鑿子削落了，洪成棟才脫了開來。

他們這番不敢再行前，知道越過壕溝還有很多危險，只得蛇行退開，伏在一處草叢裏躲着。

過了一會，遠遠看見一團東西行前來，漸漸走近，原來是個滿身披着禾草的人，頭上帽子也蓋滿了蘆草，手執長矛，緩緩行過。他們三人立刻跟在那人後面，走了一程，便到了一個土丘，丘上長滿了雜樹亂草。那人前後望了一望，然後把長矛在地面撞擊了三下，草叢下面似有人問話出來，那人回答了一句：「月黑風高」。突然土丘的草叢一動，露出一個穴口來，似乎穴內有石級透進，那人一俯身便下去了。

王春明等看得眞切，知道剛才那人答的是個暗號。片刻，前面又有一個人走來，裝束和先前那個一般。崇明等他走近，一竄便出，閃電一般，用臂箍緊那人的咽喉，龍吟劍插進肚子裏，那人一聲不響便倒了。

崇明忙把屍體拖過一邊，把衣服脫下來，自己換上了，提了長矛，便行向土坡，洪成棟和王春明躡足跟在後面。

崇明照先前那人做法，把長矛撞擊地下三下，草叢裏立刻有人問道：「今夕何夕？」崇明把聲調放沉，應道：「月黑風高」。面前立刻露出一個地洞來。崇明緩步下去，見石級下兩邊各守着一人，提着明晃晃的大刀。

崇明早有準備，一出手便把龍吟劍插向右邊一人，同時伸臂向左邊守衛的頸子一箍，飛出脚來把刀踢落。這一刹間，王春明和洪成棟巳飛身下來，匕首在那人咽喉上刺進，都解決了。

三個人把屍體拖過一旁掩蔽着。洪成棟、王春明又把守衛的衣服脫開披上，看看地形，原來是一條隧道，一直向下走。他們一路行前，漸漸露出火光，巳到了圍城之內。

幸而出路的四邊都沒遇到人，他們擇了一處牆角，洪成棟拿出飛索，扳上了碉樓，一點聲息都沒有。碉樓裏的守衛，斜倚着戟打瞌睡，洪成棟躍進去，一下子便將守衛刺斃了，向下一招手，春明兄弟跟着爬上。

三個人伏在碉樓向下一望，眞是看得心驚胆顫，在微弱的燈光下，幾百個「行屍」正在下面幹着苦工，那些「行屍」鬚髮拂面，似多年未修剃一般，雙眼沒神，裸着身體，下部圍了一塊獸皮，脚上拖着大鎖鍊，來往推着大磨旋，扛石子，牽鐵轆轤，沒個停息。旁邊也不見有人看管着，一片陰沉慘淡空氣，巨磨旋轉咿啞起來，鐵鍊聲音愈增加了恐怖氣氛。那些「行屍」比鬼魂還可怖，個個瞪着了不會轉動的紅眼睛，拖着生硬的脚步，絕不似生人的走動。他們除了會動之外，看去簡直是個殭屍，成羣的蠕動着。（未完）

劍仙列傳故事之三

文·逸　蕭
圖·令　盧

塞外飛虹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寒谷二老率徒到洗星堡鬧事，馮寒放出「屍光」攪到洗星堡堡主君也平手忙脚亂，幸得藍仙子及時趕來，以崑崙靈符破了屍光，並傷及馮寒，且傷勢不輕，這時輪到馮寒的弟弟馮谷亂了手脚，不知所措了。君也平爲消弭彼此間的嫌怨，便自動拿出家藏珍藥——玉璣珠，給與馮寒療傷，無奈馮谷不願領情，後經杜鐵池費了一番唇舌，始把二老說服。終於接受贈藥，馮寒服藥後，立即傷癒復元，但倔强、固執的牛脾氣又是發作，聲言君也平今日贈藥療傷的盛情，來日圖報，堅持要君也平將秦冰交出，否則決不干休……

怪蟒與風淚　仙劍降孽畜

洗星老人呵呵一笑，搖搖頭道：「谷道兄，這樣你未免……太强人所難了，恕難從命了！」

馮谷瞪大了眼睛，方要發作，即見馮寒十分淒苦的又自張開了眼睛，嘴角微動，似乎說了些什麼，馮谷立時神色大爲緩和——

「你的藥還贈不贈……呢？」

洗星老人原想借贈藥之情，多少可以打消一些雙方的仇恨，却沒有料到對方態度如此蠻橫，心中正思對策。

一旁的「飛花仙子」藍宛瑩却含笑道：「主人既已答允在先，總不便自食其言吧，寒道兄眼前正在吃緊關頭呢！」

她一眼即已看出馮寒此刻氣走玄關，絕非一時半刻之內所能打開，此刻正在尷尬關頭，按說此時如有意向其出手，對方絕無還手之力，自不便乘人之危，反倒促成洗星老人贈藥好事！用心不謂不厚了。

果然馮寒聆聽之下，立刻會意，睜開眼睛，看了藍宛瑩一眼，又即閉上！算是心照不宣！

洗星老人明白馮寒此刻之處境，情知時刻一過，即使對方服下所贈之靈藥，却也於事無補，倒不如現在成全對方人情的好！

想到這裏，遂即由瓶內倒出兩粒小小丸藥，看來大如桐子，其色純碧，一笑道：「谷道兄接好了，這物什沾地，藥性即失了！」

手掌略翻，兩粒小小的丸藥化爲兩點碧星，直向馮谷面前飛來。

馮谷情知乃兄傷勢危急，以馮寒功力，雖不致便成不治之疾，到底大費周章，這時見洗星老人慨然贈與，心中大喜，一伸手將來藥接住！

「多謝……了！」

一面彎下身來，隨即就要往馮寒嘴邊送去。

「慢着，」洗星老人含笑道：「谷道兄打算如何讓令兄服用？」

馮谷紅着臉道：「如……何服用？吃……下去不結了！」

「不然！」洗星老人搖搖頭道：「玉璣珠藥性太强，若是兩粒一次服用，只怕令兄雖是功力精湛，也是吃受不住，反倒受害更深了！」

馮谷楞了一下，冷冷哼了一聲，他原是自尊心極强之人，被對方兩句話一說，頗覺得臉上掛不住，頓時羞窘不堪，偏偏對於「玉璣珠」的藥性不知，逞强不得，一時弄得面紅耳赤！

他身邊那個形同殭屍的弟子李方，忍不住插口冷笑道：「這還不容易，那就吃一粒好了！」

馮谷哼了一聲，兩根手指拈起了一粒，正待向馮寒咀邊送去，却不意洗星老人一聲輕咳道：「這就又錯了！」

馮谷氣得幾乎發抖——

「怎麼……錯……了！」

洗星老人輕嘆一聲，微微搖頭道：「不是這麼一個吃法！道兄稍安勿躁，待我說明服用之法後再吃不遲！」

馮谷冷冷的道：「怎麼一……個吃法？哼哼：老兒，你若說……不出一個名堂，存心取笑於我，我可是……不饒你！」

洗星老人冷笑道：「虧你還是成了名的散仙，居然連這點道理也不懂，也不看看令兄此刻情況，你當是隨時就能吞服的麼？」

馮谷被他幾句話一損，眞有些吃受不住。

聆聽之下，向着乃兄臉上看了一眼，一望之下，才知道果然對方沒有說錯，看來馮寒目前正自運氣，走到所謂的「二氣相啣」地步——

此時此刻慢說碰不得，即使是出聲略大，驚動了他，也必將遺害終身，自己原是行事仔細之人，想不到臨到頭上，竟然會亂了章法，反爲對方輕薄取笑，一時又恨又氣，一張瘦臉，頓時變得雪也似白，乾脆便一句話也不說了。

一旁的杜鐵池看到這裏，微微一笑道：「谷道兄不必担心，令兄傷勢並不要緊，你何不助他一臂之力？讓他渡過一時之難？」

馮谷心裏一動，抬頭打量了對方一眼！由於方才只忙着與洗星老人對答，倒沒有十分注意杜鐵池這個人。

這時聞聽之下，一打量對方，不禁暗暗吃了一驚，只見杜鐵池儀表堂堂，看來年當少年，只是一身仙風道骨，分明全眞之士——

由此不禁使他想到方才藍宛瑩介紹對方，這個姓杜的像是七修門下的煉士，莫非此人竟是以前領袖羣仙的七修眞人門下獨傳弟子不成？

這麼一想，馮谷登時由不住心頭爲之一震，暗中嘆息一聲，警惕到今日大勢已去，一個洗星老人加上飛花仙子藍宛瑩，已令自己兄弟二人大感不敵，若再加上眼前這個七修門下傳人，自己二人將更非其敵了，倒是對方言出至誠，全身上下正氣逼人，不同於一般旁門左道，這一眼，竟使得馮谷對他大生敬仰好感！

當下面色微慚的微笑着道：「不是杜道友提起，我……我竟是忘了……」

一面說，隨即仔細的在馮寒身上注視片刻，從其出息判斷出血液運行之交合，再進而測知氣行之方位，忽然舉起手掌，直向着馮寒頭頂正中拍落下去！

這一掌果然恰到好處！

隨着他手掌落處，只見馮寒全身爲之大震了一下，倏地睜開了眼睛！

原來馮寒由於內傷過劇，胎息不足，氣岔玄關，正當不能上下之際，痛苦萬分，馮谷這一掌擊下，正是時候，立時二氣啣結，正如杜鐵池所說，暫時渡過了一時難關！

馮寒慶幸復汗顏的看了當前的杜鐵池一眼，算是答謝了他的指引。

——當下略微活動了一下筋骨，隨即站起身來。

馮谷乃把備好之一粒丸藥送上，馮寒苦笑了一下，倒也不再作態，老實不客氣的把這粒玉璣珠含入口內！

——立時一股芳香之氣，上衝「百匯」，下引「湧泉」，氣量甚足！

馮寒識得藥性，閉口屏息，共分三口，將滿腔靈氣嚥入下腹，登時神情爲之大爽，心內暗喜，悉知此番終算無妨了！

雖然如此，眼前已不便再多所逗留！

當下他轉過身來，目注向杜鐵池道：「杜道友仙鄉那裏？以前何以未曾見過？失敬得很！」

他兄弟二人性情相同，於羞窘無奈之間，竟然雙雙都對杜鐵池產生了好感，倒是杜鐵池所未能料及之事！

聆聽之下，杜鐵池莞爾一笑道：「豈敢——」

——他深知寒谷二老道行深厚，若以從道年月而論，較之先師七修眞人，也少不了多少，雖不便執弟子之禮，實也不能過於托大，正不知如何作答。

一旁的洗星老人却嘻嘻笑道：「馮老大，你可眞是孤陋寡聞了，這位杜道友與七修前輩可稱淵源深厚，爲七修仙長三世愛徒，此番轉刦而來，自然你以前未曾見過了！」

馮寒冷冷一笑，向着洗星老人點頭道：「足下贈藥之情，來日必當回報，這位杜道友與紅木嶺尚有淵源，來日尚有見面之日——」

說到這裏微微一頓，目注杜鐵池點頭道：「道友他日路過紅木嶺，尚請暫停雲駕，貧道或有討教呢！」

杜鐵池默默運神推算，遂即含笑點頭道：「歲在庚申，兩年之後的事了，到時一定造訪！」

馮寒冷澀的臉上，勉强顯出了一絲笑容，當下轉向其弟馮谷道：「今日之事到此爲止吧！」

馮谷忿忿不平的道：「那個姓……秦的……呢！」

杜鐵池在一旁道：「請容杜某說一言，秦道兄百年來身受地底冰封之苦，已極盡人間之慘事，今日始得一綫生機，二位道兄皆爲當今名重一方前輩人物，這件事不如到此爲止了吧！」

一旁的藍仙子、洗星老人聆聽及此，俱不由心內暗笑，實在難以置信寒谷二老會能聽進這番忠言！

天下事倒也每多意外！

杜鐵池這幾句稀鬆平常的話，想不到

竟然會對兩個個性怪異的老怪物，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只見二人聆聽之下，彼此對看了一眼，相顧無言！

良久——

馮寒才長長的發出了一聲嘆息道：「杜道友這番好意，我兄弟心領了，茲事體大，且容我兄弟返回之後，仔細商量一下，再定行止吧！」

杜鐵池一笑抱拳道：「這就足感盛情了！」

馮谷憤憤的瞪了洗星老人一眼，轉向乃兄道：「我們……走……吧！」

馮寒這才又轉向藍宛瑩道：「崑崙七子大名，久仰之至，今日幸會，果然名不虛傳，哼哼……馮寒功力不濟，怨不得人，他日當專誠拜訪，再請教益，今日之會，就到此爲止，老二，我們走吧！」

話聲一出，不容其他各人再行多言，袍袖揮處，捲起了一天狂風。

各人身處六角殿內，只覺得眼前疾風一陣，風勢極大，震得整個六角大殿都爲之搖動了一下，再看眼前寒谷二老師徒三人，却已無踪。

眼前杜、藍、君等各人，俱是高深道士，目睹之下，皆知寒谷二老離去時，顯然是借助風遁而去，睹其身法，端的高明之至！

洗星老人忍不住讚嘆一聲道：「這兩個老兒，實在厲害，設非是藍仙子即時現身相助，保不住我師徒俱要在他那化屍青氣之下吃了大虧！」

一面轉身向藍宛瑩抱拳稱謝不已！

藍宛瑩微微一笑道：「我那裏有這個本事？只不過是湊巧罷了！」

杜鐵池一笑道：「貴派靈符如此威力，當眞是世罕有其匹了！」

藍宛瑩笑看了他一眼，知道如今的杜鐵池，已非昔日「吳下阿蒙」，顯然自己出手，早已爲其看破，不由微微點頭道：「既爲你看破，也就直言無妨，這還是日前大師兄交給我的四道靈符之一，當日在煉魂谷已用了一道，現在又用了一道……我還是担心被兩個老怪物看出了破綻，再纏下去，靈符用盡，即使不見得敵不過他們，却也討厭得很呢！」

洗星老人哈哈笑道：「久聞這兩個老兒乃是出了名的手狠心辣，毫不講理，却沒有想到，完全爲杜道友三言兩語就打發走了，却也是料想不到！」

藍宛瑩一笑道：「這個，一來是他們有緣，再者……却只有他們彼此心裏有數了！」

杜鐵池點點頭道：「仙子說得不錯——這還是先師在時，未了的一段因果，却是應在了我的身上，有待我去完成……」

「這就好了！」洗星老人由是寬心大放道：「這麼看來秦道友未來之事，尙要道友你代爲周全了！」

杜鐵池微笑道：「一定盡力，只是能否如願，尙還不知！」

藍宛瑩抿嘴微笑道：「只要道友盡力，事情多半可成，倒是我與馮老大之間的這個樑子，結得可是有些寃枉，看來一時半刻還化解不開，不過，他如果眞敢來到崑崙尋我，我倒是不怕就是了！」

洗星老人哈哈笑道：「說的甚是，我看這兩個老兒是色厲內荏，他們能有多大胆子，胆敢以二敵七！」

所謂「以二敵七」，料必是指的「崑崙七子」七個人！藍宛瑩也是這麼想，才沒有過於憂慮，返回之後也沒有與各位兄弟道及，以致於日後寒谷二老練成「火鴉七炁」，崑崙尋仇，連帶着七子俱都吃了大虧，幾乎受害，這些後話，暫且不提。

心中大患，眼前一旦消除，各人俱都十分欣喜！

尤其是洗星老人，原以爲一場大刦在所難免，却是沒有料到如此輕鬆就已渡過，雖說自己苦心部署的一堂陣勢，吃寒谷二老就此破壞，到底爲害不深，較之想像的災難，實不可同日而語——

心中隱患一旦去除，心情大爲輕鬆！當下命人取來自製香茗，分饗各人，狀至愉快！

藍宛瑩因知秦冰在此地底寒泉，不久將可把身中餘毒清除乾淨，回復本來功力，心中也自爲他高興——

至於她與秦冰昔年之一段舊情，今後又將如何，她雖然凡事先知，但是事情臨到自己頭上，却也沒有這麼輕便，雖然屢作深思遠測，也未能得盡其詳！只得暫時丟開，不作預測了。

洗星老人此刻心情竟是出奇的好，又帶領二人至後堡，觀賞了一遍他所搜集的海內外、上窮碧落下黃泉的各式奇石異寶，確是令杜鐵池爲之眼界大開！

藍杜二人這一次來，自然旨在護送秦冰，既已達到了願望，也就不虛此行，洗星老人既是破例接待，也不好辜負了他的美意，一直留到了晚上，才向主人作別離開。

離前，藍宛瑩特別再入地室寒泉與秦冰告別。

杜鐵池在上面等候甚久，才見她轉回來，似乎雙目微紅，面有戚容！

杜鐵池情知他二人三世愛侶，却格於現實，偏偏不能結爲秦晉，以藍宛瑩今日成就地位，其勢自不能捨棄仙業，再墮情刦。

那麼剩下來的，便只有生離之一途，確是令人同情。

藍宛瑩自然知道自己心事瞞不過杜鐵池，倒也並不做作，見面之後苦笑道：「道友不要見笑，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想不到我在即將功業圓滿之前，仍然有所糾纏，眞是始料所不及。」

杜鐵池見她沾上了一點傷感，更加冷艷動人，料必方才告別情人，少不得有一番兒女情長，由是想到自身與瑩瑩一段情緣，將是何以結局，心中微一念及，即感覺到不勝情思，俄頃之間，瑩瑩之影相即現眼前——

忽然身側藍仙子微微一笑道：「道友你怎麼了？」

杜鐵池這才一驚，相視之下，未免心虛，臉上情不自禁的爲之一紅。

藍宛瑩自然心裏明白，微微一笑，想到自身遭遇，與對方並無二致，不由感從中來，輕輕又發出了一聲嘆息，看向對方欲言又止。

杜鐵池點點頭道：「時候差不多了，我們走吧！」

宛瑩默默然的點了一下頭，二人一逕來到堡前。

是時洗星老人師徒重整衣冠，來至殿前送客，相偕來至殿外。

洗星老人長揖作別道：「二位道友此去珍重，老夫也不遠送了。」

藍宛瑩點頭道：「賢師徒請回去吧，明年中秋，再圖一聚，至時還有杜道友，將有一番盛會呢！」

洗星老人恍然道：「哦哦——仙子神算，果然微妙，是了，是了……老夫記住了。」

杜鐵池自從道法功力恢復之後，實在較之崑崙七子不相上下，藍仙子眼前却這麼一說，及後他默運神思，略一推算，遂即合意，一時含笑點頭不已。

洗星老人微微點頭道：「杜道友還有事囑咐麼？」

杜鐵池會意的點點頭道：「你我尙有一段緣份未了，不過如今談來還言之過早，是吧！」

洗星老人一笑道：「確是言之過早，不過……」

杜鐵池插口道：「此事我自有分寸，賢師徒請在秦道友身上略費些心，此舉日後功德無量矣。」

洗星老人師徒連連含笑稱是。

藍宛瑩料將與己有關，一時粉面着春，她心裏有數，却不便出口詢問，只向主人師徒略略點頭，復向杜鐵池打了個招呼，右手略向空中一舉，即自閃出了一片霞光，將杜鐵池連同自己二人，一併托起當空，閃爍之間，已入太空青冥。

星皎雲淨，月色如銀。

二人駕馳着遁光，一路電掣前行，其速至快，瞬息之間，已是數百里之外。

杜鐵池與藍宛瑩併肩而立，各人俱都運用內炁眞氣護體，雖有尖銳勝刀的勢面罡風，亦不能傷害二人肌膚絲毫。

藍宛瑩由於秦冰事情已獲得解決，心情大爲輕鬆，長途飛行，未免單調，況乎二人經過連番過往，已稱得上「知己」之交，已是無可不談。

杜鐵池忽然想起一事道：「我竟然忘了一件重要之事——」

藍宛瑩道：「什麼事？」

杜鐵池道：「仙子莫非忘了現在貴處的蘭兒麼？」

「我怎麼會忘了？」藍宛瑩微微笑道：「怎麼，道友的意思是——」

杜鐵池道：「我是在想，若把他引薦到洗星堡君道友門下，豈非是好？」

藍宛瑩搖頭笑道：「不好——這件事你不必操心，我心裏自有主張！」

杜鐵池一笑道：「我明白，仙子莫非是自己有意，要把她收歸門下麼？」

藍宛瑩道：「我那有這個福氣，上次不是已經告訴過你，我們兄妹七人不久即將火海坐關，很長的一段時間，不復聞問外事，蘭兒若是跟着我，可就慘了，那可眞是糟塌了她的美質。」

杜鐵池點頭道：「所以我才想起了君堡主——」

藍宛瑩不以爲然的道：「我知道你的意思，是因爲君堡主曾習寒泉之功，與蘭兒家學淵源甚爲近似，泉石會合，可成大器——」

杜鐵池甚是欽佩的道：「仙子果然心細如髮，我正是這個意思，此女蘭心蕙質，如得君道友破格成全，泉石會合，未來實不可限量，莫非仙子不以爲然？」

「道友說的自然有理，」藍宛瑩道：「只是這件事我也算過，一來君老頭兒年歲已大，早已不再收徒，而且他門下都是男弟子，並無女性，再者各弟子中，良莠不齊，蘭兒生性至純，不沾一些兒世態心機，如果處久了，難免吃虧。」

微微停了一下，她輕輕哼了一聲道：「再說，君老頭雖然道法高深，但是觀其所學，終不是玄門正宗，蘭兒純金璞玉之質，一上來就從他入門，顯然可惜……我的意思，不若先把她推薦到別家，假以時日，等待蘭兒有所成就後，再從君堡主，只學他的寒泉合心之功，便不致於有那些弊端了。」

杜鐵池一笑道：「仙子說得甚是，自然這樣最好，只是這個能爲蘭兒的第一人選，可也不易找呢。」

藍宛瑩一笑道：「這也不見得就是很難。」

說着目光向杜鐵池瞟了一眼，微微含笑道：「這件事返回之後，杜道友自會知道，現在我暫且不說，以免洩了先機。」

杜鐵池頷首道：「我明白了。」

藍宛瑩知道他如今功力已與自己相伯仲，自己所料知之事，未必他就不知道！

當時聽杜鐵池這麼說，遂即含笑點頭道：「這也只是我的猜測，至於是否能如願，尙還不知，且看是不是如你我所猜想便知——」

說話之間，二人已進入到崑崙領域之內。

計算着此行耗時亦不過個把時辰，夜色既沉，只見空中明月與崑崙山上集雪交映出一派銀白光華，入目更覺清晰耀眼，十分鮮明。

二人駕御着遁光，按照入山慣例，先行在山巔由左自右盤旋一周，遂即壓低了，進入谷道。

就在這一霎，一道青光，由谷內箭矢也似的直射而起，直向二人遁光迎來。

杜鐵池一眼即行看出來人是一個年方十五六歲的翠衣少女，頭梳丫角，背繫長劍。

這個姑娘，杜鐵池原是認識的，正是前此藍仙子派來「觀濤閣」服務的那位弟子遲雲姑。

雙方遁光乍一會合，遲雲姑即改爲前導，低飛半轉，遂即在一塊凸出的石台上緩緩降落下來。

「七娘娘，杜師叔萬安！」

遲雲姑深深一福，遂即站起，臉上神色顯然不甚安寧，一副欲言又止模樣。

藍宛瑩微微點了一下頭道：「怎麼，莫非發生了什麼事情麼？」

「弟子該死。」嘴裏說着話，咽唵一聲，遂即跪倒下來。

「起來說話，」藍宛瑩寒着臉道：「我最是看不慣這個樣子！」

「是！……」叩了個頭，遲雲姑才緩緩站起。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是……」一面說，雲姑一雙眼睛向着一旁的杜鐵池看了一眼，「跟杜師叔一塊來的那位……石姑娘她……」

這一次該杜鐵池吃驚了——

「石姑娘怎麼樣了？」

「她……丟了……」

「丟了？」藍宛瑩皺了一下眉：「怎麼回事？」

「遲姑娘妳用不着急，把事情說清楚了……不要緊！」杜鐵池安慰她道：「大概是她到附近玩去了，你們沒有找着她罷了！」

遲雲姑搖搖頭道：「不是的……都找遍了！徐老前輩也帮着找，找遍了全山都沒有……」

她說的「徐老前輩」，當係指的是「徐雷」，說到徐雷，徐雷可就眞的來了。

只見眼前紅光乍然閃了幾閃，身材高大，滿面虬髯的徐雷，已來到了眼前！

藍宛瑩乍見之下，即迫不及待的問道：「徐道友來得正好——石蘭兒到底怎麼了？」

徐雷見禮之後，濃眉微蹙道：「這件事說來却是有些奇怪……據杜、齊二位姑娘說，她們陪同石姑娘在後山玩耍，忽然天上飛起了一陣怪風，眼前雲霧迷漫，等到風停了，那位石姑娘就沒有了！

「我得報之後，把那附近百里內外的地方都找遍了，却是沒有發現痕跡！」

杜鐵池道：「這位蘭兒姑娘精於地石之遁，也許遁入石內去了！」

徐雷道：「這一點我早已想到了，也曾身入地底，四處找尋……但是……沒有任何踪跡！」

杜鐵池想到了徐雷亦是精於地行之人，既然他也這麼說，大致是不會錯了，一時心中頗是納悶！

他二人對答之時，藍宛瑩却是閉目不言，像是運神在思索着什麼——

這時忽然睜開眸子，微微一笑道：「二位道友不必多心，這位姑娘此番前去，料必是有驚無險，說不定還會有一番遇合呢——」

說時，向着杜鐵池看了一眼，含笑道：「道友莫非忘了剛才我們說到之事，這就應上了那番造化，也算是一段少有緣份呢！」

杜、徐二人其實亦都精於神推妙算，惟限於崑崙一地，內外重重仙法限制，外人在沒有清楚以前，便有了種種限制，自然這番限制，對於崑崙本門中人，便沒有這些限制了。

杜鐵池見藍宛瑩這麼說，不禁略放寬心，一旁的遲雲姑原是担心藍宛瑩會因此降罪，這時見狀料必那位石姑娘並無大險，聽來似乎還有一番奇遇，倒是始料非及，一時寬心大放！

藍宛瑩看了她一眼道：「杜燕，齊雲兒兩個丫頭，怎麼不來見我？」

遲雲姑道：「因爲石姑娘走丟了，她們生怕七娘娘責備，嚇得了不得，現在還在觀濤閣待罪呢！」

藍宛瑩微嗔道：「傻丫頭，這也不關她們什麼事，平常不專心練功，遇見了事就一籌莫展，人家進了咱們禁區，把活生生的一個人帶走，她們近在面前都不知道，哼哼！我倒是不會怪罪她們啊，只怕師兄知道了饒不過她們呢！」

原來所謂的杜燕與齊雲兒，俱屬崑崙七子中「玉靈子」方昆門下第三代弟子，崑崙門規極嚴，如有門下弟子不愼壞了家風，一經處罰，便是不輕，眼前杜、齊二人這件事，說來可大可小，端看藍宛瑩是怎麼一個報法了，故此二女嚇得了不得，一來怕藍仙子降罪，更怕她通知「玉靈子」那邊，兩廂論罪，那裏吃受得起？是以，眼前在「觀濤閣」可眞是嚇得不輕！

衆人一併來到了藍仙子修眞之處，進入觀濤閣之內，果見杜、齊二女低首跪在一側，見了藍宛瑩只管伏地輕咽，不發一語！

「這件事情，我已經知道了，妳們起來吧！」藍宛瑩看向二女道：「把剛才發生的事再說一遍給我聽聽！」

二女叩頭站起，臉上神色猶是驚恐不定。

齊雲兒紅着眼睛道：「弟子陪同石姐姐，原來是在附近瀑布玩耍，石姐姐一時高興，說是要到瀑布去抓魚，我們拗不過她，只有由她去——」

藍宛瑩一驚道：「妳說的是這個谷下的瀑布？」

齊雲兒害怕的點點頭道：「是……」

藍宛瑩冷笑一聲道：「你們的胆子也太大了，難道不知道水裏藏有怪物麼？」

「這……？」齊雲兒轉臉看向一旁的杜燕道：「弟子們……並不知道！」

杜燕接下去道：「石姐姐在水裏玩了一會兒，抓了兩條金鰭魚，又放回水裏，倒也沒遇見什麼怪物！」

藍宛瑩哼了一聲道：「後來呢？」

杜燕遲疑了一下，遂即接下去道：「後來，我們就到山上去玩……」

「到了山頂上！」齊雲兒接下去道：「石姐姐因爲看見附近彩霞漂亮極了，就教我們收霞兒玩兒——很好玩！」

藍仙子忽然插口道：「什麼彩霞？」

杜燕道：「五彩顏色的，長長的……像一疋五彩緞子，美極了！」

藍宛瑩臉上略現驚異，淡淡的道：「說下去！」

「那些彩霞眞好玩，石姐姐施展仙法，由身上取出了一個葫蘆，把一大片五彩的彩霞收到了葫蘆裏，眞怪，剛一收完，又現出了一片！第二片收完，又現出了第三片……收都收不完……」

藍宛瑩與身邊的杜鐵池交換了一下眼光，似已心裏有數，杜燕說到這裏才臨時止住！

「後來呢？」藍宛瑩問。

杜燕吶吶的說道：「後來不知怎麼回事，忽然刮起了一陣大風，石姐姐就失踪了！」

藍宛瑩站起來道：「走，妳帶我看看去！」

杜鐵池、徐雷也都一併同行，遂即來到了那片山峯頂上，杜、齊二女指出蘭兒失踪之處，由於天色黑黯，只見一片白雲罩在山峯頂上，看不出一些兒異狀——

藍宛瑩在四周看望了一刻，見當前有一片矮小的刺蒺藜生得甚是茂盛，上着白

雪，間以一顆顆鮮紅的菓實，紅白相間，雖在夜間，亦覺其美！

杜鐵池看了一遍，心裏已然有數，轉向藍宛瑩道：「這裏沒有什麼，到別處去看看吧！」

一面向着藍宛瑩微微點頭示意，逕自先行離開！

藍宛瑩已經看出了一些端倪，見狀知道杜鐵池必然有所發現，當下隨同各人一併跟隨過去！

離開了這山峯，來到了另一座山頭！

藍宛瑩遂即問道：「怎麼，道友可有什麼發現麼？」

杜難池一笑道：「仙子莫非還沒有看出來麼？那片刺蒺藜生得古怪——」

藍宛瑩點點頭道：「你也看出來了，道友莫非以爲這是『青陽取暖』之術？」

此言一出，即連原先還在思忖的徐雷也恍然似有所悟，連連點頭會意。

杜鐵池微微點頭道：「正是此意，看來是一個苦修的煉士，想不到在貴門禁地之內，竟然隱藏有如此高人，實在是匪夷所思，我倒是生怕仙子盛怒之下，有所行動，壞了此人的廬舍，實在可惜。」

藍宛瑩一笑道：「你倒說得好，看來道友是在向此人求情了？」

「那倒也不是——總之，此人既然藏身貴門，顯然有托庇之意，必有其不得已之苦衷，仙子却不可妄動無名，還應小心察究才可從事！」

藍宛瑩微微一笑道：「聽你口氣，倒像是我多愛殺人似的……這件事一經鬧出來，被各位師兄知道，一定更取笑我，這人大概是看準了我好欺侮，才會單單選到了我的地方藏身，眞正豈有此理！哼，眞恨不能現在就把他逼出來，分個高下！」

徐雷搖手道：「仙子萬萬不可，以貧道所見，此人必有難言之隱，才會出此下策，再者，那位石姑娘的失踪，可能與此人有關！」

「那還用說，」藍宛瑩道：「除了他還能是誰？只是這人擒下蘭兒又是什麼用心？難道想把蘭兒用來作爲人質，跟我討價還價不成？」

杜鐵池微微點頭道：「很有這個可能，不過，最起碼，蘭兒在他那裏，不會有什麼危險，這一點似可認定！」

「諒他也不敢！」

藍宛瑩遂即又心平氣和的道：「怪不得近年來，我每每感覺到附近有些古怪，只以爲是潭底那個怪物在作祟，想到這個妖孽，早晚難逃我手，也就沒有再詳細追究，誰知道原來另有其人，這倒是我的疏忽了！」

杜鐵池道：「仙子不必多慮，今天這人既然胆敢擒下了蘭兒，看來離他現身已爲時不遠，說不定仙子不去找他，他也會來找你，只不知他居心爲何就是了！」

藍宛瑩點點頭道：「這人道法高超，也許不在你我之下，只看他能藏身在我咫尺之間，而不曾被我發現，就非比尋常，我倒要特別對他小心注意才是——我們先回去吧！」

一行人遂駕遁光，轉回觀濤閣。

是時天方微明，樓閣上翠簾未捲，却有一絲濛然如帶的淡淡天光映過來，整個樓閣就罩置在這天地朦朧之中。

遲雲姑接個兒捲起簾子，即見透過天地一綫之間，濛濛如汎潮一般的泛濫過來大片霧氣，滾滾如浪，恰似萬馬奔騰！」

當此陰泰交接，氤氳一氣，正是修道人「食氣」之時，所謂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欲出赤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飲清露，「清露」者，北方夜半之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之氣也。加上天地玄黃之氣，是爲六氣！

這「六氣」之食，正是修道人終身不可或少的功課，飯可以不吃，氣却不可不食！

時令正當冬初，按規當食「清露」之氣，這「清露」一詞實係夜露與天氣之混合，來時只在片刻之間，當在其未曾化露之前，便須收食腹內。

各人俱是個中高手，自不待說，頓時各人選定方向，面窗站立，各自施展出特殊的身法，開始吐納起來。

各人由於門派不同，服氣身法便也不同，然而大體上却不離「熊經鳥伸、鳬浴蝯躩、鴟視虎顧」這幾個動作！

頃刻之間，閣樓內靜寂無聲，便只有吐納食氣之長長呼吸聲，間以各人的微妙動作，形成了一幅活潑的仙家導引圖畫！

那一片清露之氣，終於如萬馬奔騰地掠過了現場閣樓，其聲沙沙——也只有出自仙家視聽，才能清晰的察覺得夜霧着地之聲。

這一番「行氣」之後，每個人看來更加精神抖擻，接下去便是例行的晨功，盤膝打坐，施行所謂的「胎息」「乘蹻」之術。

這番功課，一直持續了兩個時辰，直到天光大亮爲止，才算是告一段落。

這其中，幾個少女弟子功力尚淺，談不到有所參悟，但杜鐵池、藍宛瑩、徐雷却是功力深湛，靜坐之中，參悟出許多現在未來之事，對於眼前即將發生之事，俱都有了一個概廓的認識！

藍宛瑩微微一笑，看向杜、徐二人道：「我方才靜中參悟，潭底怪物，只怕有所異動，各位兄姐又因眼前課業不能分身，二位道友這一次來到，正是時候，當可助我一臂之力，將牠擒下來，實在是一大功德！」

徐雷一笑道：「這畜牲已與我照過了臉，又因我前所用『雲石之光』傷了他，對我懷恨在心，這一次出來，保不住便要給我好看呢！」

杜鐵池道：「我方才靜中參悟，悟出這畜牲確是已成氣候，竟然在水底佈有禁制，對我等留有深刻戒心，一旦動起手來，只怕還有麻煩！」

「道友說得不錯，」藍宛瑩道：「我所担心的還不祇如此，最可怕的是當年崑崙眞人所留下的兩件至寶，俱都落在牠的手裏，那卷『心蘭眞經』，諒牠還無能消化，只是『飄雪神斧』，顯然牠已摸清了用法，此寶爲當年眞人鎮山之寶，加以習練經年，又加入了許多本門心法，一經施展，非比尋常，二位道友倒是不可不事先加以防範呢！」

杜鐵池微微笑道：「這個方才我已有

所見，那神斧功用，看來牠還不能完全發揮，我已心裏有數，仙子是否還有事，請自便吧！」

藍宛瑩驚訝的看了他一眼，心知杜鐵池如今功力端的非比尋常，竟然連自己去留動象也都能事先測知，足見大有可觀！

當下微微一笑，站起來道：「我確是還有些小事，須到前面打上一個轉兒，二位道友偏勞了！」

徐、杜二人站起來道別！藍宛瑩轉身向外步出，俟到閣外，待去之際，又招手把遲雲姑招向近前，低低的囑咐了幾句！這才舉手化為一片霞光而去！

雲姑遂即走回來，向杜、徐二人施禮道：「七娘娘方才關照弟子說，萬一那個怪物眼前出現，觀濤閣的陣勢必然發動，那個怪物雖然厲害，卻未必能馬上攻破，七娘娘請二位前輩暫且將牠困住，並請代為留意藏在怪物身上的那卷本門至寶『心蘭眞經』，不要為怪物情急之下，把它毀了……」

杜鐵池微微一笑道：「這個我自然知道……」

一面說，只見他頻頻向閣外注視！徐雷也似有所覺，探頭窗外，向下看了一會兒，回頭向杜鐵池道：「恩兄可有什麼發現麼？」

杜鐵池道：「這個畜牲果然機靈，若非為你雲石充力所傷，只怕早已發作，看來牠已無能再行忍耐，道兄可曾看見這道光氣麽？」

原來就在潭頂橫跨兩崖之間，垂有一道五色光氣，先時各人還沒有看見，杜鐵池這一提起，才經留意到，看來分明是一道五色彩虹，任何人初看之下，也不會有所懷疑，即使留神細看，也不見得就能看出有何異態——

只是眼前，杜鐵池這麼一提起，徐雷首先悟出，禁不住呵呵笑道：「若非恩兄識破，連我也幾乎被瞞過了，這個畜牲果然陰險萬狀——」

一面說，他隨即回頭關照雲姑等三名女弟子道：「你們且注意了，小心那妖孽的毒氣厲害！」

雲姑聆聽之下，忙即由身上匆匆取出三粒丸藥，分與杜、齊二女各人一粒，各人接過來含入口中！

杜鐵池與徐雷也分別仔細留心，自行閉住了呼息！

只是這麼一會兒的工夫，那道垂掛空中的彩虹，看來已加大了許多，而且顏色愈見絢麗！

徐雷冷笑一聲道：「就要作怪了！」

話方出口，即見空中那道五彩絢麗彩虹，忽然「波」地一聲輕響，炸了開來，成為一天游絲，隨即四散了開來！頓時滿空俱是五色彩烟！

杜鐵池看了一旁的雲姑一眼道：「姑娘還不發動禁制，免傷無辜生靈！」

遲雲姑其時早已待發，因知杜、徐二人，法力不在七位師尊之下，藍仙子臨行以前，猶關照她一切須聽命行事，這時聽得關照，不敢遲移，嘴裏發出了一聲叱令，素手往空中四方，一連指了幾指，登時青霞連閃，迅急的擴散成一個極大的透明琉璃彩球，將整個潭子上空罩住！

也就在同一個時候，那片五彩烟霧已被風勢吹散開來，直向四方飄起，恰逢着為風勢所激起的四下毒烟，頓時被格阻其內，四下俱被困住，飄散不出！

潭底妖蟒，似乎還不知道，繼續自潭底向外噴出妖霧，狀況如前，先偽裝成彩虹一道，繼而炸開來，向四下飄飛！

一時之間，只見空中妖霧，越聚越多，越聚越濃，設非是為眼前禁制所封，如果事先不知，一旦擴散開來，其情況簡直不堪設想！

由於潭底怪蟒，已有千年道行，所噴毒霧，慢說為牠直接噴在身上，周身必將潰爛，化為膿血，必死無異，就是不幸吸上一些，也休想活命！

杜鐵池看在眼裏，冷哼了一聲，向着身旁的徐雷點點頭道：「道兄你看如何？我料這個孽畜，一經發動了毒霧攻勢之後，必將有所行動，只怕這就要出來了！」

徐雷點點頭道：「恩兄說得不錯，我也料定牠此刻就要出來了！」

杜鐵池道：「這個孽畜在潭底修煉千年，深精水土之性，要想阻斷牠的退路，也並非簡單之事呢！」

徐雷道：「這就要靠恩兄你大力施展了，」他自謙的一笑，又道：「若非恩人有見於此，我倒是還沒有料到，險些兒誤了大事，足見恩人你如今功力完全恢復了，可喜，可賀！」

他似乎現在才知道，杜鐵池功力恢復之事，一念觸及，大是欣喜！

杜鐵池微微一笑，沒有置答！眼睛却一直向着潭面注視着，不敢大意！

果然，就在這一陣子毒霧攻勢之後不久，先是水面上有如開了鍋的稀飯一般，咕嚕嚕一陣子亂响，滿潭子形成了一片蜂窩般的異態！

頃刻之間，滿潭大為震盪開來——

先是轟然一聲巨响聲中，爆開來一根百十丈高下的晶瑩水柱子！

這根水柱子一經昇空，有如一座水晶琉璃的高塔，尤其在當前朝陽映襯之下，更自幻化出一片五色斑斕，奇光眩目，耀眼難開，如就美之一字觀點上看來，確是美之極也！

各人乍見此景，俱都禁不住內心大為吃驚，弄不清潭底怪物到底是在鬧些什麼玄虛？

然而，杜鐵池、徐雷，顯然已有所察知！

即見空中這道五色斑斕的高大水柱，在筆直聳立，居高不下，一段相當時間之後，忽然像是內勁中空，嘩啦啦化為萬頃狂濤，自數十丈高空潑下，一齊打向水面之上，搖盪出推山倒海也似的巨大响音，其勢端的壯觀之極！

就在這一霎，只見潭面上紅光一時大盛，一道長虹，倏地由潭底直噴而起，狀若彩橋也似的向着岸邊搭落下來，橋既架好，才見一個周身光赤，頭生雙角，面若重棗的漢子自水底躍出！身形一出，不偏不倚的正好落足在那座彩色光橋之上！

杜、徐二人這已是第二次目睹對方，倒也不見吃驚，遲雲姑等三位女弟子却是第一次看見怪物顯現的人身眞相，一時驚詫萬狀！

原來怪蟒所顯現之人形，非但奇醜無比，且是全身赤裸，胯下陽物，尤其碩大無比，怪蛇也似的挺向當空，其色鮮紅，尖如利錐，眞個是惡形惡狀，不雅之至，這番形態，看在三個少女弟子眼睛裏，焉能不為之羞窘不堪，一時俱都怒形於色，脹得臉色通紅！

杜鐵池前此雖與這個怪物有過一面之緣，却因為當時只是瞬息之間，並未能仔細看清！

眼前情勢不同，在以逸待勞的情況之下，不免把對方看了個仔細！

原來這個怪蟒所顯現的人身，周身上下一片赤紅，其上滿生着極為細小濃密的一身逆鱗，由於膚色極為近視，若非映着陽光，竟是看它不出！

——怪物身高八尺開外，頭如巴斗，眼似銅鈴，朝天鼻，獅子口，却是上下兩頭尖，有如橄欖形狀，一雙巨大手掌，其上滿生紅毛！

這一次顯然，這個怪物有脫困遠走的打算，除了手上握着那柄前見被傳說的「飄雪神斧」之外，在牠背後，還緊緊繫着一個籐箱，裏面也不知盛放着什麼物什！

另外，在怪物一雙足踝間，各自繫有一根紅索，上面繫着一個銀色的鈴鐺，是以走動起來，發出了輕微的一串响聲——

自從這個怪物一經現身，即圓睜着一雙赤紅的眼睛，東西南北的四下打量不已！當然，立刻也就發覺到先時牠所噴出的毒霧，竟然並未如其所想的擴散開來，反倒拘限於眼前潭頂之上，一時既驚又怒！

只見牠仰空怪嘯一聲，霍地騰身而起，却受制於潭底禁制，一衝未破之間，也看見了閣內衆人，這才知道自己一時上當，第二次怒嘯一聲，頭下脚上的直向着潭水之內倒栽下來！

凭窗而坐的杜鐵池，早已防到了牠會有此一手，見狀自不容牠從容遁回——

只聽他一聲喝叱，右手靈訣向外一展，一片金光，在水面上閃了一閃，頓時形成了一道障碍！

怪物原是頭下脚上之勢，由於勢子極快，簡直不容中止，兩相接觸之下，只聽得「哧啦！」一聲大响，激起了金星萬點，怪物經此一衝之力，整個的反彈了起來！其勢有如跳擲星丸，反向前此所顯像的那片青光禁制上反衝了過來！

經此一來，怪物才知中了圈套，怒吼一聲，就空一個滾翻，捲起了一道紅色光焰，直直墜落在前此所顯現的五色光橋之上！

牠既有千年道行，功力當然不止於此了！

即見牠怒目瞪處，先自一雙銅鈴大眼裏逼出了兩道奇亮如電的紅光——

兩道目光一經逼出，直衝而上，竟有洞霧開雲之威，一逕直上，直詣觀濤閣，將閣內各人看了一個仔細！一時怪嘯聲聲，身上密鱗一片片俱都倒豎逆立了起來！

杜鐵池却於這時冷笑一聲，目注怪物道：「大胆妖孽，不在潭底蟄伏，還想乘機脫逃，為害四方不成？再不伏首認罪，休怪我飛劍無情！」

話聲一了，只聽得一聲龍吟，那口七修仙劍，先自化為一道銀虹，匹鍊也似的，直向着怪物身上飛捲了過去！

怪物不由大吃了一驚！

牠當然知道對方飛劍厲害，只是也確知手中神斧，尚可抵擋！是以一驚之下，並不十分慌張。

就見牠霍地把手中神斧向空中揚了一揚，一團半月形的光影，倏地自斧面上閃出！只聽見空中「嗆」地大震一聲，霧光流顫裏，已將空中杜鐵池所出的劍光實實架住，確是出人意料！

怪蟒所化人身，原本心存畏懼，此時見狀，胆力頓壯，只見牠一面揮動手上神斧，迎敵着空中劍光，一面怪笑連聲——

「你這人好沒有道理，本大仙與你素無仇恨，為什麼要苦苦跟我作對？……」

想不到牠居然能口吐人聲，聲音沙啞，極似苗猺族人習漢語口音，較之更為難懂！

杜鐵池冷笑道：「大胆孽障，仗着崑崙眞人的飄雪神斧，落在你的手上，便敢

人不敵獸

小雲

外國的拳師認為一個人可以跟黑熊搏鬥，有機會取勝，能够走到黑熊背後，施展鎖臂術去鎖住黑熊的頸子，直到黑熊無法呼吸為止，那就一招打贏，此外，有威力的拳師還可以跟大蟒搏鬥，任由那一條重達一百磅的大蟒捲住他，只要他伸手握住蟒的頸子，令到那一條巨蟒無法呼吸，渾身發軟，便即打贏，不過，他們以為沒有人能够跟袋鼠交手，而且打贏，那就相當奇怪。

是否袋鼠比較大蟒或者黑熊更加粗壯呢？並非如此，袋鼠企高的時候，跟一個人的體高相差不遠，雖然牠沒有一個人那麼重，肌肉也比不上一個人那麼粗壯，可是，牠的兩個前臂以及前蹄，都是非常結實的，又快又準，能够在一秒鐘之內打出十六拳，人類最快的不過一秒鐘打出七拳，故此，必輸給袋鼠，就算把拳師所穿的手套紮在袋鼠的兩隻拳頭上面，然後搏鬥，仍是輸的成份居多。

有經驗的拳師故意跟袋鼠練習搏鬥，借此增加自己閃避和出擊的力量，那是很聰明的，能够打贏袋鼠，肯定的他必然是個十分出色的拳師，打得又快又準。

袋鼠雖然看來有如一頭山羊，可是，牠的奔跑速度，非常厲害，僅次野豹以及駝鳥，能够一小時走一百一十里過外，比較汽車還快，如果人類跟牠搏鬥，無法鬥得過牠那種凌厲的攻勢，事實上袋鼠不單是用前蹄攻擊，還可以踢出一條腿，有如中國功夫用脚踢向對方的要害，牠的骨頭雖然細，但却堅如鋼鐵，給它踢中，膝蓋骨或者小腿骨立刻爆開，爆了一條骨，那就無法作戰，當然打輸。

李小龍曾經有這種想法，打算跟袋鼠交手，證明中國功夫的厲害，後來給人勸告，認為這樣做太過冒險，他然後取消這種表演。

胡作非爲了麼？聽我良言相勸，快快將當年眞人留藏潭底的二寶獻出，束手聽擒，念在爾多年修行不易，平生尚無大惡份上，本眞人可代你在七子面前討個情面，饒爾不死，否則，哼，只怕你悔之晚矣！」

怪人聆聽之下，即如鷄也似的笑啼了一聲——

「那一個又怕了你這個小輩？本大仙就要離開崑崙，看你們又如何攔阻？」

一面說，張開血盆大嘴，先自向空中狂噴出一股紅烟，雙手乍分，即如箭矢也似的射空直起——

同時間，牠手裏的那柄飄雪神斧，揮動之下，發出了一道長虹，直向着杜鐵池七修仙劍上硬砍了過來！

杜鐵池早已注意在先！——

這時見狀，嘴裏一聲斷喝，叱道：「大胆！」

七修仙劍尚未發揮威力，目的即在誘使對方大意輕敵，怪物果然上當！長劍隨着杜鐵池手指之處，一時白光大盛，前後伸縮之間，化「綫」爲「面」，蓆空一捲，已將對方那個怪人整個包裹其中！

這一手果然大出怪物意料之中，只聽牠嘴裏怪嘯一聲，突然間身形爆長數丈，向外猛快竄身，饒是如此，卻仍然慢了一步，全身遂爲杜鐵池仙劍所化光海，整個包捲其間——

一時之間，只急得牠有如凍蠅衝窗，四下裏連連衝闖不已，卻也一時脫身不得！這麼一來，頓時激起了牠的無邊怒火，狂嘯聲中，右手飄雪神斧再次揮出——這一次牠竟將神斧之上威力發揮出來，雖然並非全數，卻也不可輕視！

耳聽得一聲雷鳴輕震之下，手上神斧，頓時化爲一堆三角形的巨大光華，直衝向七修仙劍劍光所形成的壁幕之上，發出了一連串的嗆啷之聲。

杜鐵池頓時覺出心頭爲之一震，蓋因爲劍氣連心，雙方這般硬接硬架之勢，端非好兆頭！

雖然「七修仙劍」威力無匹，未見得就敵擋不過，只是斧劍力拚之下，最終必有一傷，觀諸怪物眼前只求脫身，不計後果的瘋狂運施飄雪神斧，很可能兩皆受其害——

七修仙劍爲玄門至寶，固是傷害不得，那飄雪神斧，亦爲崑崙七寶之一，關係該一門派未來發展甚大，亦是傷害不得！

如此兩相權衡輕重之下，杜鐵池便不得不暫時網開一面，以緩和眼前危機——

果然，那怪物在連番運斧攻克不出的當兒，凶性大發，神斧連晃了幾晃，平白又再加大了一倍有餘，正待合力向外揮出，杜鐵池卻於此刻手指微點，光圈自解，一弛一彈，直把怪物一顆碩大身軀，足足彈出了十數丈外！

於此同時之間，杜鐵池左手五指探處，發出了本身內烝之力，形成了五道青色光氣，直向着怪物當頭直抓下來！

怪物一聲尖嘯，就地一滾，霹靂雷鳴聲中，現出原形——敢情是頭生獨角的一條紅鱗巨蟒！

——這條巨蟒，模樣兒甚是稀罕，除了頭生獨角，滿身紅鱗之外，另外在其前下腹之處，還生有兩對形同鷄爪也似的短足，先時在怪物背後的那個籐箱，便緊緊的抓抱在這兩對短足之中！

另外先時揮舞在手的那只飄雪神斧，化爲一彎新月般的玄光，飄浮在其頭頂上空，卻由這條巨蟒口內，噴出了一道强光，敵住了杜鐵池所發出的內烝眞氣！

只聽得牠嘴裏吱吱怪叫連聲，腥涎順着嘴角，連連向下滴泗不已，狀雖猙獰，卻沒有半點伏首聽順之意！

以杜鐵池眼前功力，自是除牠不難，只是一來這怪蟒蟄伏千年，修行不易，又素無劣跡，再者崑崙七子等更似有留牠性命之意，這麼一來，便有些礙難出手，偏偏這條怪蟒，卻又不甘順服，心中正自思忖着對策，一旁的徐雷卻已怒吼一聲道：「大胆妖孽，杜眞人對你手下留情，怎個不知恩答謝，還自逞能，莫非就斬爾不得麼？」

話聲一頓，探手向着後腦上輕輕一拍，一幢紅雲昇起空中，卻有一道血也似膿的光華，直向着對方怪蟒頭上繞過去！

徐雷道法精湛，所煉「火神雷珠」，一向藏之腦後，收發由心，確是厲害。

這時一經發出，立刻便有大股奇熱難耐的焚熱罡風，直向着對方怪蟒撲去！

蟒性屬寒，徐雷的「火神雷珠」卻是至陽奇烈，雙方丹氣甫一交接，即見那條巨蟒通體簌簌一陣子急顫，嘴裏發出了極爲凄厲的尖叫聲，全身上下片片紅鱗，俱都爲之逆翻倒捲了過來！

——耳邊上只聽見「嘶嘶！」一陣子連串細响，散出了縷縷輕烟，巨蟒所噴出的大股丹氣，竟爲之全數炙燒，散爲一天腥臭之氣！

怪蟒才知厲害，怒叫一聲，巨口張處，「波」地一聲，將一顆大小如拳的內丹吐了出來，化爲一片强光，將自身全身上下通體包住，長大軀體一陣子疾盤速轉，捲成一團，卻把一顆三角怪頭，人立直起，分別由一雙碧色怪眼裏，瞪出來兩道碧森森的光華，分別直向杜鐵池、徐雷二人身上射來！

杜、徐二人立刻就覺出一陣奇寒氣息，直襲眼前！

那條怪蟒伎倆，當然不止如此，就見牠身形緊接着爲之一震，倏地自其頸下七寸處，飛射出無數道紅光，有如飛蝗萬點，直向着閣樓內外射去。

耳聽得一連串密如貫珠的爆响之聲，發自眼前各處，聲勢端的驚人已極！

敢情那陣子爆射而出的紅光，竟係巨蟒身上鱗甲所化，一經着物，隨即爆炸開來，觀其威勢，竟然與道家所煉神雷相彷彿，有異曲同工之妙！

一時之間，各處隨即傳過來連番爆炸聲，幾堵山石樹木，立刻被炸得片體灰飛，燃燒起大股火光！

所倖觀濤閣本身設有防護禁制，那些飛射而來的片片鋼甲，一經着的，即行爲護閣青光彈起，紛紛墜落四方，發出了震天價般地連串响聲！

各人萬萬沒有想到，這條怪蟒還有這麼一手，休看小小一片甲鱗，一經爆炸開來，竟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實在是不可思議。

（未完）

瑞典歐化寶
精緻傢俬
啱晒今日小家庭

點樣將一百平方呎客廳佈置到寬敞舒適而充滿時代氣息呢?
瑞典歐化寶最新設計的精緻傢俬，就是專爲適應今日的
居住環境而製造，欵式新穎品質精，佔地少過一百平方呎，
售價相宜，更可分期付欵，啱晒今日小家庭。

瑞典歐化傢俬門市部及永安公司均售



九龍紅磡漆咸道275號(近蕪湖街口) 電話:3－336286